

這
樣
幹
了
兩
年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著編纂委員會編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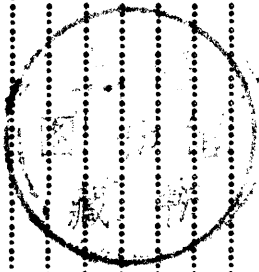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4 1364B

目錄

關於聯總物資暫停運華事件之說明.....	蔣廷黻.....	一
一年來的國內善救工作.....	霍寶樹.....	二
日內瓦聯總大會經過情形.....	李卓敏.....	七
筑柳途中災情及救濟工作.....	吳景超.....	九
廣西分署救濟工作觀感.....	吳景超.....	一三
看災歸來.....	吳景超.....	二一
災荒嚴重的湖南.....	吳景超.....	二六
廣東分署工作.....	吳景超.....	三八
江西分署善救工作.....	吳景超.....	四四
浙江分署視察歸來.....	吳景超.....	五一
冀熱平津分署北平辦事處的工作.....	吳景超.....	六四
河北境內河流的治理計劃.....	吳景超.....	六八
湖北分署面面觀.....	吳景超.....	七二
行總交通善後計劃及其實施.....	洪 紱.....	八八
善後救濟閒話.....	汪伏生.....	九六
這樣幹了兩年.....	錢宗起.....	一〇〇
安徽善救工作的回憶.....	葉元龍.....	一二七
東北分署工作記實.....	曹漢奇.....	一三一
兩年來行總冀熱平津分署工作的回顧.....	童冠賢.....	一四五

目錄



辦理蘇甯善救工作的回顧與觀感	鄭通和	一五九
體驗與教訓	余籍傳	一六三
我所得之經驗	孫曉樓	一六九
行聯總工作配合問題	延國符	一七二
舉例來說吧	柯育甫	一七五
一歲新猷	萬鴻開	一八〇
救濟工作中體驗到的幾個問題	陳樂橋	一八三
偽遣工作在廣東	何伯平	一八六
行總牲畜之接運與利用	許振英	一八九
半年來之魯青善救工作	趙文璧	一九三
葫蘆島放賑	呂砥愚	二〇五
柳州兒童收容所	廣西分署	二〇九
萬山羣島漁民散賑經過及觀感	謝文畏	二一一
淮陰辦事處成立經過及工作始末	李家琛	二一七
山東共軍佔領區內善救工作之展開	王師亮	二二六
晉綏察中共區發放賑衣紀實	威爾遜	二二九
動盪中的『行總』	平齋	二三二

關於聯總物資暫停運華事件之說明

蔣廷黻

——三十五年七月十二日記者招待會上談話——

此次邀請 各位光臨，首先欲報告本署半年來業務進展之情形，惟最近幾天，報載聯總署長宣佈暫停物資運華，輿論紛紛，茲就本人之觀點，對於此事作坦白而充分之說明，想必為諸君所樂聞。

聯總在滬職員聯名致電聯總署長之原文（載於本市英文報紙），諸君均已覽及。簽名者雖有到華不久而對於行總各地業務進展情形不甚瞭然之人，然余認為聯總同事之意見仍有重視之價值。外界對於本署之批評，如確為明瞭實況而富於建設性者，吾人無不衷心歡迎。查該電內容，述及兩點，一：聯總物資到華後，未能迅速轉運至需要最大之地帶，致大量物資積於上海碼頭；二：物資被利用為政治工具，分配時含有政治歧視，不合一視同仁之原則。

此種責備之詞已騰於世界各報，四十七個友邦曾慨捐物資運至中國，倘中國與各友邦之友好關係，因此發生不愉快，誠為最大之不幸——電文所陳若干觀點容或不無理由，然所舉之主要事實，則係出於誤解，而於八年創痛之後在中國實施善後救濟計劃所遇之特殊困難未加以考慮。

中國與歐洲國家情形迥異，若干歐洲國家之鐵路公路，戰後依然無恙，或雖經破壞而於戰爭末期迅速修復，而中國之交通系統幾已完全破壞。本年度本署上半年之工作程序，其大部時間適值江河水位特別低落之際，航行不便，盡人皆知，且中國在本年年初江運輪隻噸位，不及戰前噸位之一半，初期物資自不免積壓。余引據上述事實，非故設遁辭，而在指出本署運輸機構在困難之環境下已完成驚人工作，須知截至本年七月三日，聯總卸下物資五十五萬九千另四十噸，本署已內運物資四十八萬另一百四十噸。上述物資大部分別運往各省，本年四、五、六、三個月份，本署自滬內運物資之數量且超過聯總於各該月份內在滬進口之數量。茲列統計數字說明事實：

月 份	聯總物資到達數量(抵滬)	行總內運數量(離滬)
四 月 份	80,099 噸	103,248 噸
五 月 份	108,598 噸	150,518 噸
六 月 份	63,010 噸	78,631 噸

目前在港口碼頭上仍存有物資七九,〇〇〇噸。何以致此，自應坦白奉告。余決不規避責任，聯總會運大量寶貴物資至中國海岸，余更不願推卸責任加於聯總之身，但實際之事實，有不得不說明者：

太平洋戰爭突然結束後，最初三個月有十六艘海輪原係開往世界其他國家者，在公海中轉變方向開來中國，所載物資均為聯總所購，以最迅速之方式救濟中國者。聯總各位負責人其動機之良善，舉措之合時，除令人讚佩外，曷能稍作微詞；然事實上該批輪船之貨單極不完備。許多貨箱上亦錯添品名，數千隻貨箱，必須開箱後方能判明內裝何物。因該批物資乃整船購買而來，就中為中國需要之物固多，而不在聯總計劃之內，未必適用於中國者，或雖有用，而必須俟國內交通恢復後方能使用者亦為數不少。於是，初期到達之物資，使吾人難以作有系統之接收，於碼頭倉庫中亦難作有系統之處理。存於倉庫中之物資，聯總並未全部移交，本署亦未全部接收。最近聯總運來大批購自太平洋基地之美軍剩餘物資，其中不無損舊之物，亦非全部可以立即使用，因此接收及處理之問題益感困難。若干報紙對於本署在困難局勢下奮鬥之成就，報導殊欠公允。中國為接受救濟之國家，對於在外國獲取物資之次序及物資運來上海之方式實無力控制。

再就事實而論，無論本署轉運物資如何迅速，仍須經常有相當數量存留上海以便裝配改製。卡車須裝配，醫藥器材須分別裝箱，小麥須磨製成粉，罐頭食品須嚴格檢驗，棉花須製成紗布，諸如此類，均為本署重要工作之環。

關於所謂政治歧視問題，必須充分強調說明，余為國民政府特派出席歷屆聯總大會之正式代表，個人即為參加締構聯總大會議決案之一人，對於大會議決案之精神與原則極為重視，茲正告諸君，本署會不斷努力以合理數量之物資設法

運入中共控制區，若謂本署運入中共控制區之物資，不及聯總到華物資百分之二，誠為最大之誤會，因若干種聯總物資，如機車鐵路器材、輪船、器械、河防器材等等，本署向不配予人民，即卡車本署亦從不配予任何區域，惟依照工作之必要載運物資行駛各地，以濟災民，此其一。再者吾人分配聯總物資必須根據需要之情形而定，聯總運抵中國之物資，其百分之八十為各種食糧，而大部共軍控制區，均為產糧之地，收成尚佳，此其二。

若干共軍控制區距交通線甚遠，且戰雲彌漫，隨時可能發生危險，本署職員仍根據主席及院長之訓示及本人之行政命令，不避艱難，以公平數量之物資源源運入共軍控制區。在共軍控制區辦理救濟，極為不易，有時因地方當局未接其上峯命令，或未能遵照上峯命令，以致本署職員及物資不得進入該區。最近本署已在山東中共控制區設置兩辦事處，一在烟台，一在荷澤，專辦該區之救濟事宜。湖南災情目前極為嚴重，現有災民一百五十萬人賴本署食糧延續生命，本署每月運一千噸物資赴湘，假定湖南在共軍控制之下，余必照樣運輸物資赴湘接濟災民。

茲順便報告，本人根據職務之立場，經常與周恩來，董必武兩先生保持聯繫，兩位中共領袖從未因分配問題向余提出抗議或表示稍有不滿。

本人得向諸君報告實情，極感欣慰，本署各事均係公開，本署之公文可以公開審議，本署之成績及其困難問題以及分配數量之統計，工作之進度，均向聯總大會提出報告，各國代表均得公開審核。吾人與不遠千里而來之聯總在滬職員共同工作，深感愉快。余深信聯總署長於檢討中國工作之實況後，即將恢復對華運輸。

遠瞻本署工作之前途，余深具信心。任何工作之初期自不免有若干缺點。聯總同事之建議，吾人必始終尊重其價值，而彼此間之合作必能加強中國與各聯合國間之關係。辦理空前規模之善後救濟工作，在中國尚為首次。余深信本署必能貫徹始終而獲得可貴之成功經驗。

一年來的國內善救工作

霍寶樹

歷史告訴我們，凡是大戰以後，因疫病飢荒而犧牲的生命，往往不在輿場死亡人數之下。不僅戰敗國家數十年不能恢復原氣，就連戰勝國家亦往往不能避免相同的噩果。聯合國的代表有鑒于斯，遠在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就在美京簽訂了一個救濟善後公約。接着各代表舉行第一次聯合國的救濟善後會議，產生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中國參戰最久，遭受戰災最大，所以列在被資助國家之內。「行總」在中國設有辦事處，專負協助物資分配及發放之責。實際的善救工作，則由「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來担任。「行總」於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就在重慶成立，而真正的救濟善後工作，到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聯總第一艘貨輪抵華後才開始，至於各分署及各儲運局，則到三十四年年底才相繼成立，迄今已屆一年，值茲歲首，特將行總一年來的善救工作作一簡賅的敘述。

「行總」在組織系統上講，是直隸於行政院的，但同時尚須對聯總負責。在辦事方面不僅要遵守行政院的法令規章，同時對於聯總大會的決議案及與聯總簽訂的基本協定亦要嚴格履行。再在工作方面，除了直接救濟以外，尚須兼顧善後工作，所以行總在本質上是具有很多特點的。

第一，行總工作的第一個特點，是物資分配公允。行總接收聯總物資後，即由行總與聯總合組的分配委員會來決定分配的政策，再由行總所屬各廳處會所組織的分配聯席會議，根據聯總貨單，將各項物資分別劃隸於各廳處會，然後由各該單位負責執行分配。分配的原則，在救濟物資方面，是根據各地區遭受戰災的輕重，農產收穫的多寡，以及交通運輸的情況來決定。在善後救濟方面，除了根據上列原則以外，還要根據中央各部會的申請，聯總運華物資中有合乎所申請的，就立即配給，凡有全國性及時間性的工賑工程，就予優先取得善後物資。截止十一月底為止，聯總運華的物資已達一，三一七，八五三噸。行總接收的已有一，二六六，〇九〇噸，其中食物七八二，一一三噸，衣着一〇六，六八一噸，醫藥器材九，三七六噸，工業器材二二，三八六噸，交通器材一三二，七一一噸，其他機具四，九二〇噸，農漁器材四九，九〇〇噸，零星用具一三，五四三噸，燃料三，六九九噸，原料一四〇，七五八噸。這些物資，除一部份直接配發外，大部分配於各分署，再由各分署會同聯總各區代表配發各災區，例如湖南廣西的災情非常嚴重，行總配發這

二省的糧食也較其他區爲多。

第二，行總工作的第二個特點是「寓救濟於善後」。因爲救濟是臨時的，不能解決救濟者的整個生活，所以必須將救濟運用於善後，如此才是救濟的根本之圖。以工代賑便是「寓救濟於善後」的具體表現。行總一年來因聯總所運救濟物資多於善後物資，故舉辦工賑業務亦特別多。舉辦的方式按當地情形而定，如築堤，堵口，浚河，修路，清除垃圾，疏通下水道，修繕房屋，縫紉寒衣等，其中規模最大者屬於水利部門，一年來舉辦的水利工程大小不下百餘起，參加工作的災民計一百五十餘萬，行總供給的糧食約十餘萬噸，全部完工後，受益的農地可達五千萬畝。其中已完工的水利工程，規模最大者爲安徽境內無爲至和縣一段，堤工計長二百二十餘里，參加工作的災民七萬五千餘人，保障農田計八百餘萬畝；其次爲武漢附近的江漢河堤，參加災民五萬餘人，保障農田達一千五百餘萬畝，去年汜季沿江未受水災，就是因爲這段堤工已完成的緣故。未完成的水利工程，最大者爲黃河的堵口與復道工程，珠江水利工程等。行總對於善救工作，不僅要做到「寓救濟於善後」，而且要做到「善後重於救濟」，去年因救濟物資較多，工作偏重救濟方面，今年是善後物資較多，所以今後應以善後工作爲主。

第三，行總工作第三個特點就是要把救濟物資直接交給被救濟者。行總爲辦理迅速起見，自始採用了直接發放的原則。救濟物資到達各分署各辦事處後，各該署處都組織有工作隊，攜帶物資到各災區發放，這種工作隊，每個分署起碼有十隊，最多有一百五十隊。發放的程序是先由地方行政機構或民意機關獲得被災名冊，經工作隊抽查確實後，就請上列機關派人協助點名發放，發放後便將名冊呈交署方查驗。工作隊到各鄉各保各甲去調查發放，固然有些麻煩，但爲了發放的公允與確實，則非如此不可。行總截止去年十一月底發給各分署急賑及特賑的糧食，已達五十餘萬噸，衣着約三萬噸，受賑人數在一千萬以上，同時一年來各分署直接遣送的中外難民亦已達一百一十萬人。

第四，行總工作第四個特點，就是要協助政府復員。關於善後物資，行總一向與行政院各有關部會著作辦理，並且都訂有合約，例如工礦器材，交通器材，水利器材，醫藥衛生器材，行總與經濟部，交通部，農林部，水利委員會，及衛生署等均先後訂有物資處理合約，各有關部會署都派有專人常駐行總協辦此事。茲就交通一項而言，行總一年來已配撥交通部的鐵路器材達十二萬噸，其中大部係車頭及鋼軌。最近行總與聯總及交通部決定集中鐵路器材，儘先修復浙贛，湘桂，南潯三線，所需器材大部由行總供給。至於公路器材方面，聯總運華者已達五萬三千餘噸，包括各式汽車起

重機及拖車等項，其中大部已配撥交通部，與行總合組公路運輸總隊，辦理救濟物資的運輸；一部由行總組織築路隊，重建各省公路。此外，如水利，工礦，農漁，醫藥，衛生等器材。幾乎大半都配合有關復員各項計劃。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去冬行總爲謀促進豫皖蘇氾區的復興建設，特成立一豫皖蘇氾區復興設計委員會，其主要任務就是建議政府，供應各項物資，並利用善後救濟物資及技術人員，完成該區復興工作，現在正積極推行中。此事對於三省糧食增產，經濟復興，影響甚大。

第五，行總善後工作第五個特點，就是超然性。根據聯總大會決議案規定物資救濟的對象，不得因種族宗教及政治信仰的不同而有所歧視。所以行總辦理善後工作普遍全國，總計一年以來，在東北，冀，魯，晉，察，綏，豫，鄂，蘇，皖等省中共區發放物資已達三萬噸，佔各該分署所收物資總數百分之十以上。關於物資分配方面，是由行總會同聯總及當地救濟協會會商決定，發放也以直接辦理爲原則，但是這項工作推行非常困難，交通時有梗阻，最近行總聯總正商補救辦法。

總觀行總一年來的善後工作，因爲聯總及政府的協助，大致尙稱順利，不過這個工作是有時間性的，而且沒有前例可循，因之行總的善後工作者都是勤慎處理業務，並且勇於改正所有的缺點。過去一年可說是救濟年，今後將是善後年，這個偉大使命完成的程度，當看今後交通復員的進度來決定。

(三十六年一月一日，上海。)

日內瓦聯總大會經過情形

李卓敏

——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在同人歡迎會上報告——

今天向各位報告我出席日內瓦聯總會議的情形，並借這個機會和大家見面，感覺非常高興。

這次開會的最大問題就是聯總的延續問題。聯總能否延續要看它的經費來源如何。聯總的經費一種是行政經費，一種是業務經費。行政經費是由聯合國四十八個國家攤派，把它們的年收入百分之十捐出來，其中以美、英、澳、加拿大四國負擔最大。業務經費就是救濟各受戰禍國家的經費。這筆經費由美國担任百分之七十，英自治聯邦擔任百分之二十五，中國方面沒有什麼貢獻。開會之前，就有消息說美國不會再給業務費了，聯總非按時結束不可，其他國家也惟美國馬首是瞻，比如英國也還向美國貸款，假如美國不出錢，她怎麼能出錢呢。但是聯總對世界貢獻之大誰也不能否認，如查沒有聯總，不但戰後國家的復員成問題，就是社會的秩序和安全，也恐怕沒有方法維持和保障了。當然中國蒙受聯總的好處不少。所以站在大會的立場，我也主張聯總應當繼續下去。

至於美國認為聯總應當結束的理由，是因為各國得聯總之助，復員工作已很迅速的完成了，尤其是農業國家。但是現在國際外匯基金委員會及國際經濟復興銀行等國際團體都已成立，它們可以幫助各國戰後的經濟復興，聯總就不必再繼續出錢了。經過多少次討論之後，大會決定聯總按時結束，即在明年三月底結束。關於糧食難民等問題，一一移交聯合國機構。它將於九月底閉會討論。

至於聯總按時結束，中國的善救工作將受到什麼影響呢。一年前聯總決定：在歐洲方面，本年底所有的物資應當運完，遠東方面則在明年三月結束。不過在半年前又由九個國家組成的中央委員會決定歐洲的物資在本年底後仍繼續運送，遠東方面，本年底以後也仍繼續下去。但是拉加底亞二月前宣佈各國向聯總的定貨，限於本年十月一日以前完全定好。因為聯總結束得這樣快，我們接受的物資一定要減少了。關於這個問題，是由兩方面來決定的。

第一要看聯總給我們的預算如何。今年我們的預算是五萬萬二千五百萬美金，明年三個月的預算由中央委員會決定，我想累積而言總不下五萬萬六千二百五十萬美金，不過行總的外藉技術人員的費用與海洋運輸費都不在內，如果算

在內，總共要七萬萬美金。

關於本年五萬萬三千五百萬元的預算一點，我特別向拉加底亞說明無論怎樣不能減少。他在開會時說這一筆預算他一定負責，絕對不致減少，請中國代表放心。

第二要看聯總在中國的工作時間。如果定貨限於十月一日以前定好，事實上辦不到。我曾向拉氏提出這點困難，他很同意我的話。經過幾次討論，大會通過聯總給歐洲和給中國的預算都不減少，在明年三月以後聯總仍然有權接受中國的定貨。這樣一來聯總在中國的工作一定在明年秋後才能結束。

美國代表認爲美國國會在給聯總撥款時，就說明年六月底是本年度財政結束之時，六月以後聯總就是有錢也不能再用了，要用也得美國會的許可才行。

聯總現已決定向美國國會提出延長聯總在中國的救濟工作經費，聯總在中國的工作在明年秋後結束，結束以後，聯總的技術人員仍然留行總工作。

這次去出席大會，覺得外國人對於中國的事特別關心。英、美、澳、加拿大對於中國的消息，迅速而確實的程度實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各國代表和我談許多問題。(一)中國的物資分配問題。他們說中國的救濟項目又多又大，比如今年的預算等於戰前三年的通常進口總數。三年的總數中國如何能在一年內分配妥善呢，我對他們承認我們的錯誤自難避免，不過經過八九年的抗戰，我們交通遭受嚴重的破壞，運輸工作特別困難。關於這一點，各國代表十分諒解。拉加底亞說：「你們在儲運方面的困難，我很諒解，但是現在吳淞口有二十幾隻聯總的船等着碼頭，每船每日開消要三千元美金，這個問題實在嚴重。」我說碼頭不够多不够大，不是行總的責任，我們應當在內地爲聯總開幾個港口。

(二)行總的行政費也是各國代表關心的。關於這方面各位知道比較清楚，今天不必多談。

最後我要提醒諸位的注意，就是拉氏與有些國家代表雖然答應中國的預算不會減少，但是聯總在中國的工作終有一天一定要結束的。如果到了那時，聯總認爲中國接受物資的能力還不够，它也不得不把應運到中國的物資移運他國。我們希望由總署到分署，接受，分配，運輸的各部份，應當特別提高警覺！同時尤切望總分署全體同仁在此短短時期應加倍努力，任勞任怨，爲國家社會多做工作。

(于紹方記)

筑柳途中災情及救濟工作

吳景超

一、行程

我們於五月十八日第一次離開貴陽，行至十四公里處，車上的時規鍊條損壞，因請經濟部器材總庫運輸處派卡車拖回修理；二十三日第二次出發，行二十四公里至涼水井，車軸之螺絲脫箭，左前輪胎飛出，幸係直路，得免翻車之險，車夫將輪軸取下，搭車至貴陽修理，當晚即宿涼水井；二十四日午刻車軸修理完畢，即行前進，當晚宿馬場坪；二十五日行三十二公里，至離都勻二十公里處，車上機件發生障礙，停車審視，則車軸之羊角已斷三分之二，如遲數分鐘發現，一定又會翻車，因決定請司機將機件修理完畢後，將車開回貴陽，我們另搭商車前行，當晚宿獨山；二十六日抵河池；二十七日午後開車至離河池三十八公里之三江口，江水流急，且只有一渡船，每日可渡十餘車，而等候過渡的車已有七十餘輛，因至渡口另搭一商車，當日過渡，晚宿宜山；二十八日留宜山視察；二十九日搭廣西分署吉普車抵柳州。

二、災情及原因

我們過了都勻以後，沿馬路上的房屋便呈現出災燬破爛以及臨時修補的現象，有許多房子破牆還留着，但上面已無瓦蓋，地基上長的是青草，新的房子蓋瓦的很少，多是蓋茅草的。貴州獨山縣城的房子，被燒燬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黔桂交界的六寨，我們於三十年經過該處時，記得是一個大鎮市，現在幾乎全燬；恢復的房屋不到五分之一。南丹縣城被燬的房屋約四分之三，縣府前面的街上沒有一所被保存的房屋，縣府的秦祕書帶我們去看他自己住的房子，原有三間已被燬了，現在花了九萬元修復了一間，磚是用舊的，屋頂則改用茅棚，據他的估計，如恢復原狀，須花二百五十萬元，敵人前年在獨山只留了四天，在南丹留了半個月，在河池留了半年，在宜山則留了七個月。河池與宜山的房子不完全是燒燬的，有一部份被敵人拆下去做防禦工事，還有一些房子則是我們的軍隊於退却時自己毀壞的。

除了房子以外，我們所能親自看到的就是沿馬路的荒田，其數目無法估計，田荒的原因，一部份因無種籽，主要的

原因，還是缺少耕牛。據河池縣政府的報告，河池縣損失的耕牛是二千三百五十頭，宜山縣政府的報告，黃牛損失二萬一千頭，水牛八百五十頭，耕牛貸款的數目有限，是無法補充這種損失的事實擺在眼前，假如農業生產因缺乏耕牛而不能恢復原狀，飢荒的狀態大有繼續的可能。

筑柳道中的災情，並非完全是敵人造成的。我們在河池縣政府看到該縣九墟鄉公所於三十四年六月有一代電致縣政府，要點如下：

「穀米已被敵寇搬食糟踏殆盡，牛隻被擄，田地丟荒，無物變賣以購耕牛，加之無米為炊，筋骨無力，難以勞作。告貸無門，採野菜以充飢，大人猶可，小兒難支，號寒啼飢，為父母者仰天長歎，坐以待斃而已，且自去冬我軍屯駐本鄉防守以來，迄今半載，初則一三一師，繼則一八八師，完納三十三年度田賦，供應不足，繼以征借七萬五千市斤仍不足，二次又借十萬另五千市斤，人民憤敵寇之壓境，忍痛將如額籌送又不足後，始奉令鄉村長代購，山部隊按照市價給予代金，然名則為購，實則仍征，不聞代金之給予，質之主辦者，則以上峯未發為詞，區區九墟之地，人民所藏谷米，能有幾何，何能供此再三再四之誅求乎！尤有甚者，人民避亂方回，即被派出軍米，敵寇擄掠未盡之谷，我軍一至，復將餘粒搜括擄去，倉徒四壁，室如懸磬，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向隅飲泣而已」。

以上是入禍加增了兵災給予人民的痛苦，還有不幸的，就是去年好些地方於敵人退出之後，繼之以天災；如宜山縣的九渡鄉，在淪陷前有一，七五八戶，九，九九五人，去年對於縣政府曾作如下的報告：

「本鄉是遭受兩種災禍的一鄉，日寇大肆焚掠以後，本年八月上旬，因霖雨連綿，以致山洪暴漲，刁江氾濫，釀成空前的大災，受災民戶達五三九戶，坍塌房屋四三四座，共一，三六五間，損失玉米七，四〇三担，稻谷二〇担，黃豆一二五担，牛一二頭，豬一一八頭，羊四六頭，雞一八一隻，損失總值二一五，四〇四，八五〇元」。

還有若干地方的災禍，乃是逃難的難民所賜與的，這些難民在前年的冬季，由湘桂向貴州退却沿途凍餒交加，掠奪沿途居民的食物，拆毀民房的木料，以為禦寒的工具，據說是數見不鮮的事，涼水井離貴陽只二十四公里，住戶只有十四家，但因難民過境，而所受的損失在六百萬元以上。馬場坪離貴陽一一五公里，是黔湘、黔桂公路的交道，該鎮前年因難民過境，所受的損失，據鎮公所的羅主任說，當在四萬萬元左右，損失的物資，主要的是糧食及房屋中的傢具及木料，這些東西都給難民拆下燒火，藉以取暖，雖然如此，在鎮中凍死餓死的人，還是很多的。涼水井與馬場坪兩個地

方，敵人并未到達，但間接的也受到很大的損失。

三、救濟工作

敵人投降以後，各級政府對於救濟的工作，雖然盡了很大的努力，但除善後救濟總署以外，其餘的機關因經費有限，收效甚微。譬如獨山縣政府曾收到社會部部長交來的賑款五百萬元，這五百萬元第一任縣長曾支出一百五六十萬，買米供給過軍，第二任縣長又用去一大部份犒付軍隊的副食費，到了現任的縣長接事時，餘下來的款子，只有二十萬五千元，這二十萬五千元應當如何利用以救濟災民呢？縣長已將此點提出，交與參議會討論，我們過境時還在討論之中。

廣西省政府對於縣政府曾有少數賑款的發給，譬如河池縣會接到省款百萬元以爲重建各縣屬機關之用，但縣政府的開辦費及修建費，便需一千五百萬元；此外又接到賑濟災民的款子百萬元，照全縣的人口分配，每人可得十元，真可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宜山的人口較河池多三倍，但從省府那兒得到的賑濟災民的款子，只多了二十萬，宜山縣城的恢復較別的縣城都快一點，因爲縣政府會利用縣銀行發出小本貸款二千餘萬，商人以之修建房屋，因此縣府前面的大街已煥然一新，馬路全用磚砌是拆下城牆得來的。

真正負起救濟責任的，去年是總署設的黔南辦事處，本年由廣西分署繼辦，但不包括黔南，關於此點，貴州的人士頗不滿意，我們離開貴陽時，省參議會正閉幕，參議會第一號提案便是請政府對於黔南寇災各縣善後救濟，視同淪陷區域，迅予撥發物資及經費，切實辦理，以期劫後黎民，能慶復甦。他們并提出辦法，謂救濟工作應以房屋救濟、農業救濟、醫藥救濟、小本貸款爲中心。

黔南辦事處及廣西分署的工作，各縣的政府及民衆關機，對之均感滿意；唯一的批評，各地都聽到的，就是數量太少不够分配。辦事處及分署在各地的的工作，大致可以分爲六種：一、爲疏送難民，二、爲對於災民發給麵粉，三、爲對於災民發給現款作爲急賑，四、爲舉辦種籽及肥料貸款，五、爲委託中國農民銀行辦理耕牛貸款，六、爲對於各地衛生院及小學校發給修建經費。辦理的詳細情形，當於下次報告廣西分署工作時一并述及。

四、感想及建議

這樣幹了兩年

第一點要說的，就是貴州的窮在西南可稱第一，三十三年十一月底及十二月初，日軍進犯黔南，會到獨山、荔波、三都、都勻、丹寨五縣，黔南辦事處存在時，曾連帶的辦理廣西南丹、河池、宜山等縣賑濟工作，現在如不在貴州單獨成立賑濟機構，可否由廣西分署兼管？總之，黔南各縣的救濟，仍有繼續的必要，如總署毫無表示，一定會招黔人的批評。

第二點：我在途中常常想到的就是總署在各地的衛生工作已奠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但地方的經費有限，如不妥籌維持之法，將來總署的工作停止之後，衛生工作有前功盡棄之可能，我們可以宜山縣的情形來說明這一點；宜山縣的衛生院，現有正房一座，分爲候診室、內科室、外科室、及藥房四間，另有病房一座，頭等兩間，各一床，二等兩間，各三床，但無鋪蓋，病者須自帶鋪蓋入院。我們參觀時，頭等病房一位產婦，一位患惡性瘧疾的病人，二等病房中是空的，病房的對面是一座辦公室。現在衛生院得到廣西分署的補助費二百萬元，另外縣政府的預算中有該院的建築費五百萬元，所以本年該院擬擴充病床至二十，另外還建築一所房子爲手術室及傳染病隔離室，這些設備完成之後，維持的經費每年非有一千二百萬元不可，但宜山縣的衛生院，本年度的經費只有二，一〇八，四六〇元（職員生活貼津不計）其中購置藥品及器械的費用只一百二十萬元，在此種情形之下，人員之不充實，藥品之不够用，乃爲無可避免的事，現在院中只有院長一人，助理醫師二人，所謂助理醫師，乃是在軍隊中做過醫務工作的，并未在醫學校中受過正式訓練，護士的名額有四人，但現在只能用兩人，改善這種狀況，非在經費方面開源不可，因而想到分署在各縣的賑款，有的是不必還的，有的是要還的，這些還來的款子如耕牛貸款之類，將來如能由各縣成立一委員會保管，專作衛生事業的經費，則各縣的衛生事業基礎，（現在本署不但補助建築費，且供給藥品及器械）或不致因總署不存在而動搖，此點將來當與分署諸人商討，同時亦請總署方面加以考慮。

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於柳州

廣西分署救濟工作觀感

吳景超

一 廣西飢民所需要的糧食

我在「廣西災情」一文中，曾提到廣西省政府在五月初的估計，廣西共有災民三百十餘萬人。五月二十七日，廣西分署曾在各報登有廣告，估計糧荒期內廣西飢民所需要的糧食。廣告上說：「近據各當地政府及各方面之調查報告，飢民共有三百萬人之衆。實行救濟以每人日給糧食一市斤計，共需糧食一千五百餘噸，每月需四萬五千餘噸。估計度過三個月糧荒時期，總共需糧十三萬五千餘噸。」

二 分署在五个月前所得到的糧食

在五月初以前，廣西分署只得到兩批糧食，第一批爲麵粉共二千噸，第二批爲麵粉及米共三千噸，兩批合計共五千噸。第一批麵粉分配時，曾商同廣西省政府，參照淪陷災區各縣市局之受災情形，及人口多寡爲分配標準。第二批的分配，則按照各淪陷災區之糧荒情形及絕糧災民數目實際需要爲根據。廣西的災情，以桂北各縣爲最嚴重，桂柳等沿公路鐵路縣份次之，其餘各淪陷區縣份又次之。所以一二批的糧食，以分發到桂北各縣爲最多，全縣第一，共得六二〇噸，興安次之，得三七〇噸，靈川又次之，得二百噸。其餘各縣份的所得，沒有一縣是超過二百噸的，最少的如興業縣，只得十噸，北流縣只得二十噸。

三 賑糧如何發達各縣

梧州是廣西分署接收物資的總口，分署在梧州設有儲運站，辦理由廣州運至該站的物資，其他交通方便的地點如桂林、柳州、平樂、南甯、及龍州，還設有五個儲運站，作爲鄰近各縣的配運中心。現在廣西賑糧的運輸，大部份是靠水運，由梧州出發，水運可分爲撫河、柳河、邕河、三大路線。由撫河上駛，可到平樂及桂林兩儲運站。由柳河可到柳州儲運站。由邕河可達南甯及龍州儲運站。到了儲運站後，即由各儲運站以迅速方法通知各縣，前往領運。但車船可以直

這樣幹了兩年

達的各縣，可由儲運站負責運送。車船不能到達之地，則以人力搬運，採用以工代賑辦法，每工發給麵粉二市斤。

現在廣西發放賑糧最困難的問題是運輸。譬如上面所說災情最嚴重的三縣，全縣分配量為六二〇噸，但至五月底止，實得一一五噸；興安縣分配量為三七〇噸，實得七九噸；靈川分配量為二〇〇噸，實得四六噸。我曾到桂林儲運站去調查，知道責任并不在該站，因為查看該站的物資收發對照表，在三四兩月，該站收入麵粉三〇八·八四長噸，發出三〇一·二八長噸。結存七·五六噸，五月份收入麵粉一二四·五九公噸，發出一一九噸，結存五·五九噸，由此可見并非桂林儲運站有糧食而不發放。那麼是否梧州儲運站沒有把麵粉運出呢？答案是也不盡然，梧州儲運站自一月份至五月份收發的糧食如下表：

食 品	收	入	發	出	結	存
麵 粉	三,五九九·七八長噸		三,一〇五·七六長噸		四九四·〇二長噸	
白 米	一,五七三·八四長噸		一,三七七·七四長噸		一九六·一〇長噸	

可見梧州所收的米麵，大部份已經超出，此項米麵，一方面既已運出，而另一方面又未收到，可見多滯留在途中。查撫河運輸，由梧州至桂林，最少二十天，多時常在一月以上。此為桂北災民，所以不能如數得到配發賑糧的癥結所在。

四 賑糧如何發放給災民

賑糧到達縣府，如何分發給飢民，實為一個技術上最有趣味的問題。廣西分署所探的辦法有二：一為在大多數的縣份所採用的，便是利用鄉鎮及村街長（廣西的自治組織，最小單位為甲，與他省同，但甲之上為村街，與他省之為保者不同，村街之上為鄉鎮，又與他省相似）；二為全縣及興安所採用的，便是利用工作隊。

關於第一種辦法，我們可以臨桂縣的情形為代表，臨桂縣為切實明瞭各鄉村街已絕糧之飢民，俾作急賑根據，特製定絕糧飢民調查表式，頒發各鄉鎮村街，由村街長會同各該村之村民代表及甲長，切實查填，提出村街民大會公開決定後，再交臨桂縣社會救濟事業協會的職員，會同各該鄉在鄉之縣參議員複核清訖，彙轉救濟協會，分別施賑。（社會救濟事業協會，是廣西各縣都有的組織，現在的作用，便是協助分署推行賑務，縣長是主任委員，其他委員，包括參議會

議長，黨部及團部的代表，地方公正士紳等數人。）臨桂縣所屬有三十三鄉鎮，三百八十四村街，二十三萬餘人口，若令飢民來城領取麵粉，則緩不濟急，協會爲謀迅速賑濟飢民起見，特於東南西三區，分別設立儲發站，將麵粉運至上述三區之儲發站發放。每站由縣府、縣參議會、縣黨部、各派一人，會同前往各站主持，各村至儲發站領麵粉時，須攜同經核定過之飢民冊，并出具保證，并無虛報飢民人數之切結，始得領取。凡利用地方自治機構發放賑糧的縣份，分署有時也派工作隊人員去監督，這種人員，在河池宜山等縣，每縣均有一人。

關於第二種辦法，我們可以興安縣爲代表。分署在興安縣設立了一個事務所。自該所成立以後，共收到麵粉一二六，四二七市斤，白米二〇，〇〇〇市斤，因於沿公路線溶江、嚴關、首善、西山、界首五地設立救濟站，每站有工作人員三人至五人。他們經常入村，按戶查明核發急賑證券，飢民得券後，即可到各站領糧，每人日發六兩，每次可領十日，受賑的人數爲一一，一四五人，興安有十八鄉鎮，工作隊已經發放賑糧的鄉鎮，只有八個，而且受賑的災民，大多數集於上述五鄉鎮（首善爲鎮，其餘四處爲鄉）。在五鄉鎮以外，領到麵粉的，只有三百八十人。

五 與糧食增產有關的幾種救濟工作

以上所說發放賑糧的工作，可以說是在此青黃不接的幾個月分分署的中心工作。糧食早到一天，早點到達飢民的手中，便有多少生命，因而得到保全。許多地方的行政人員都說，分署所發的糧食，雖然還不够多，但是很多人已經因爲有了這點麵粉，便逃脫了死亡的惡運，此外分署還做了一些與本年年糧食增產有關的工作，他的作用，不但救了現在的災民，而且還可增加秋收時的糧食產量，我們也可以在此敘述一下。

第一便是種子肥料賑款。分署第二期的業務費一億四千萬元，完全用在這個上面。發給的對象，一爲確屬受災最貧苦農民無力購買種子的，二爲確屬受災最貧苦農民，尙有種子，但無力購買肥料的。第一二種人享有優先權利，有餘款時，才發給第三種人，發放的方法，與發放糧食不同，因爲此種賑款，乃是通過合作社發給農民的，縣府得到賑款後，如當地有合作金庫，就委託金庫辦理，如無此種機構，則由救濟協會主辦。呈請此種款項的，非個人而爲合作社。廣西在去年年底，共有合作社一三，六六四個，合作社先詢社員的需要，得一總數之後，即向金庫或協會請款，經審核後發放，每戶約得數百元至三千元，此項賑款，原擬發給實物，但實行時感覺困難，因爲各地農民的需要并不一律，如由分

署統籌發放，手續極為複雜，所以結果是以現款發給合作社，而由合作社購買實物，發給申請的社員。

第二便是耕牛貸款，此項工作，中國農民銀行已在廣西辦理，分署在第四期業務費中，有購買耕牛配發災區緊急救濟費五千萬元，我們所經過的縣市，只有少數地方，已經得到此種款項，如桂林市曾得耕牛貸款七百九十四萬元，貸給有用無牛的貧農，每人一萬元，由彼等自行聯合若干人爲一小組，共同購牛，輪流使用，是項借款於四月十五日起開始貸放，五月十四日全部貸放完畢，計共購牛六十九頭。全縣得到的貸款較多，共四千萬元，購牛三百八十一頭。

第三爲水利工賑。在分署第一期業務費中，有農田水利費七千六百萬元，辦理八項水利工程。第四期業務費中，也有八步水利工程增加工程費一千萬元。實際各地所辦的水利，其價值超過此數，因爲分署所頒發配給各縣市局救濟糧食使用辦法中，曾規定各縣市局，可以利用麵粉，以工代賑，辦理小型水利如掘塘之類。我們在宜山縣曾參觀化了百餘萬元修復的下官壩，可以灌溉良田四千餘畝。我們又參觀了興安縣修復的秦堤，此堤之作用，在將靈渠之水與湘水隔離。在敵人盤踞時曾破壞秦堤一段，於是靈渠的水，盡行注入湘水，因靈渠水位，比湘水高得很多的緣故，假如此堤不修復，則沿靈渠四五十華里的稻田，將因缺水而無法耕種。我們看到秦代建築的工程，現在我們還在修理使用，心中甚爲快慰。

第四爲農賑。此舉只在全縣及興安辦理，但發生很大的效果。這兩縣是桂北災情最嚴重的地方，農民在耕作期間，因缺乏糧食維持生活，所以把時間都花在採掘野生植物上面，無暇來耕種他們的田畝。分署桂林辦事處，有鑒於此，乃提出農賑的辦法，他們在全縣沿公路線選定荒田五萬畝，公路線以外，選定荒田一萬六千五百畝，共六萬六千五百畝，另在興安沿公路線選定荒田一萬八千五百畝，公路線以外，選荒田一千五百畝，共二萬畝。分署規定耕賑之發給，是按田計工，按工計賑，田以畝爲單位，每畝給單工六個，每工給賑糧二市斤，換一句話說，耕一畝荒田，可得十二市斤的米。米的來源，是由分署派人到附近的資源縣去採購，事先接洽一萬〇八百擔，每擔一萬六千五百元，於五月五日以前交完，由資源運到全縣興安，仍是由分署組織受賑農民去肩挑，每人發給單程飯費。但資源縣的當局，一因米價逐漸高漲，二因負擔軍糧，所以未將一萬餘擔的米交足，至五月底止，只交了七，一〇四擔，已發全縣五一八六擔，興安一，六四四擔，另有少數尚在啓運中。據兩縣的縣政當局說，農賑的結果，遠超過他們的期望。原期開荒的田畝，現已超過三倍，因爲農夫得到這點賑糧，便努力去開發荒田，所以全縣與興安本年所耕種的田畝，據云已達八成，這是在別

縣所罕見的。

六 衣與住的救濟

這兩項工作，分署還未大規模的舉辦，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自然是在救死，但秋收以後，冬令來時，我們希望此項工作得到較多的注意。

關於衣的方面，分署曾接到舊衣四千袋，其中首批一百袋，已於三月間開始整理。整理之後，即分發各慈善機關，得到這種救濟衣類的共有七個機關，即柳州救濟院，柳州難民醫院，廣西省會育幼院，社會部廣西育幼院，容縣育幼院，全縣兒童托養所，興安兒童托養所，自三月至五月，共發舊衣七千八百九十一件。

住宅的救濟，集中在柳州與桂林兩都市，在這兩個都市中，分署興建了若干平民住宅，其中桂林市有五十二間已完工，現在一部份為湘籍難民所佔用，其餘在建築中。這種平民住宅，有一處是每家一間房子，後面附一廚房，另有一處，每家也是一間房子，但四家合用一廚房，這兩處的平民住宅，在第一期業務費中，曾撥五千萬元，在第五期業務費中，又增撥桂林平民住宅修建費二億元，柳州一億二千萬元。

七 教育與衛生

分署對於救濟教育的工作，是協助各縣市修復已毀壞的小學，在第一期的業務費中，曾分配九千萬元，協助恢復各縣市小學校舍四十五所。其中如桂林市分得一千六百萬萬元，修復八校，柳江縣得一千萬元，恢復五校，其餘各縣，恢復四校或一校不等。第三期業務費中，曾以二億〇三百萬元，協助六十二縣局，修復一百零三校，受惠的仍以桂林市為第一，得二千七百萬元，修復十七校，其他各縣修復一校至五校不等。

分署對於衛生方面的工作，主要的有四項：一為協助各大都市恢復醫院的機構，在第一期業務費中，分署曾以五千七百萬元，協助省政府在桂林、柳州、南甯、梧州四大城市，修復四間較完備之省立醫院，另外修復龍州、平樂、宜山較次之省立醫院三所。第三期的業務費中，協助省立醫院及其他私立醫院癩瘋院等的款項，共計六千八百餘萬元，第四期業務費中，有各公私醫藥單位補助費三千五百萬元，難民醫院經費四千六百萬元，第五期業務費中，補助桂林道生醫

這樣幹了兩年

院五百萬元，我們曾參觀柳州的難民醫院，有病床一百，此醫院係分署自辦，設備較佳，柳州省立醫院診所及病房，現已修理完成，大病房二，每房可容十六人，小病房二十，每房一人，必要時可增至二人，桂林省立醫院得款較多，規模在廣西可稱第一，病房修築，已快完工，可容病床近二百。

分署在衛生方面的第二種工作，便是協助各縣恢復衛生院。在第一期業務費中，曾分配桂平等九縣衛生院的修理及設備費，每院二百二十五萬元，又分配與興安陽朔等三十七縣衛生院的修理及設備費，每縣一百二十萬元，第三期業務費中，又分配與臨桂宜山等二十五縣衛生院，修理及設備費，每縣由二百萬元至一百二十萬元不等。

第三是防疫的工作，分署在第四期業務費中，有緊急防疫費四千萬，關於防疫工作已經辦理者，一為防治霍亂，曾在梧州，龍州等處收容霍亂病人，派兵在挑水碼頭為飲水消毒，又注射霍亂疫苗，截至五月底止，共注射一七，三三二人，二為天花預防，牛痘苗已發出三十萬人單位。三為滅蟲工作，分署曾收到五三〇〇磅 DDT 粉，已分發各法院每院一百磅，為犯人滅蟲，桂林滅蟲站至五月底止，曾為一，七四六人滅蟲，柳州難民共滅蟲二，四八二人。

四為配發營養食品，分署曾接到罐頭牛肉、牛奶、煉乳、奶粉等營養食品，除配發各育幼院及難童收容所食用外，并按災情較重絕糧飢民衆多之縣份，分別配發，由分署工作隊人員，分赴各縣，直接分發貧苦孕婦及營養不足之兒童食用，我們在雒容縣盤古村參觀時，曾請一嬰兒之母，將牛奶罐頭取出查看，因知該處營養食品曾實到災民手中。不過有好些縣份，雖已接到營養食品，因工作隊人員未到，還未施發的。

八 難民的救濟

難民救濟的工作，可以分為三面敘述：一為難民的遣送。此種工作，在柳州由分署直接辦理，在桂林由辦事處辦理，在梧州由難民轉運站辦理，其他各地，委託地方政府機關辦理，在柳州曾設難民登記站，在桂林設分站，隨時登記審核合乎標準的難民，凡屬湘鄂及華北籍的，由柳州轉送衡陽，其屬粵籍的，則運送梧州，由轉運站託廣東分署西江難民輸送站接運回粵。途中膳食，每人日發食米一斤，茶金百元，或發給米菜代金三百元至五百元，十二歲以下小口減半，三歲以下嬰孩免發。從去年十一月起至本年五月底止，已送難民九，三〇七人，其中送往桂林的五八人，衡陽四，七五九人，梧州四，三〇七人，南甯一一五人。

二爲難民的收容。被遣送的難民，在出發之前，可暫住收容所中，還有無家可歸的難民，則長期住在收容所內。柳州的難民收容所，有寢室五，可容難民二百餘人，柳州還有兩個機關，均與收容難民有關，一爲救濟院，收容了兒童及鰥寡一百七十三人，一爲難民寄宿舍，可容六十五人，難民中可以自立謀生，但晚間無處容身者，寄宿於此，分署對於此項難民，并不派發給養。桂林的難民收容所，規模較大，現住難民八百五十七人。這些難民，十分之九是桂林人，因爲房屋被焚，無處安身，所以寄居在此，宿舍中頗爲擁擠，方丈之地，要住四家，每家一床，彼此相連，各種不便，可以想見。

三爲難童的收容。在分署第四期業務費中，有設置兒童收容所緊急救濟費七千二百四十萬元。此項工作，在桂林及桂北災情較重各縣，已經辦理，其餘各處，正在開展中，桂林的省會育幼院，規模最大，現有兒童六百餘人。興安及全縣各收容難童二百餘人。我們看見桂林育幼院兒童自辦的壁報，知道他們對於院中生活，頗感滿意。桂北等縣初辦時，人民頗表懷疑，因爲他們覺得政府從來沒有做過這種好事，所以總以爲政府別有用心，有一謠言，說是這些兒童將來都要運到美國去當兵，所以有些父母，把兒童送來不久，又去領回，兒童也有自己逃回的。現在經各方面解釋，此項疑慮，已經消滅，願意送兒童入所的日在加增，各方收容均感無法應付。

九 批評及建議

以上所述的廣西分署工作，只舉其榮華大端，其他小節細目，尙有多種，在五期業務費的分配單中，都可以看到，不必細舉。我們對於廣西分署的工作，大體滿意，與其他各省比較優劣之點何在，當留待將來討論，現在有數點批評與建議，提出以供總署參考。

第一、爲廣西物資的運輸問題。此項物資，大部份靠水運，而水運的遲緩情形，已如上述。在此次善後救濟審議委員會開會時討論也都集中於此。據若干參議員的批評，分署在撫河的船運，所以不如商船迅速的原因有三：一因所出運費太低，只等於商運的八折，船戶因此對於水手，招待不週，每月中途逃亡，以致運輸停滯。二爲救濟物資，每一分站請兵護送，各站接防，費時費事。三因分署船隻，結隊而行，一船出事，他船連帶停留。凡此諸點，分署已在改進。惟撫河民船專藉人力，無論如何，速度終有限制。如想縮短運輸時間，應改用機動拖駁，以機械的力量代替人力。此點須

總署方面，多加協助。

卡車的運輸，雖然力量有限，但短程輸送緊急物資，亦有其相當的貢獻，分署前有卡車三十輛，最近交與CHT，以致指揮不靈；分署辦理儲運工作人員，對此頗為不滿，如桂林儲運站某次欲以載運物資到桂林之卡車，裝載麵粉赴全縣，但司機以未奉CHT命令，不肯担任此種工作。現聞總署將另撥卡車二十三輛與廣西分署，或可補救此種缺點。

第二、為分發物資之機構問題。現在分署發放麵粉，大部分利用地方自治機構。全縣與興安，則利用工作隊。分發營養食品，則全賴工作隊。利用地方自治機構，自然有其缺點，如有若干鄉村中，藉此作弊，從中取利。但其長處，在於普遍，在於人手衆多，辦事比較迅速。利用工作隊可以免除中飽等弊病，但以人力有限，照顧難周，在全縣與興安二縣發麵粉，只達到公路附近鄉鎮，其餘各區，難免向隅。分發營養食品，在各縣感到同樣的困難，即工作隊人員有限，而一縣的地區廣闊，工作隊人員雖努力奉公，營養食品仍堆積庫中，發不出去。根據此種經驗，我們提議工作隊應居於督導的地位，實際分發的工作，還是要通過地方自治機構，工作隊應與地方自治機構相輔而行，不要越俎代謀，以致費力多而收效少。廣西的自治組織，已有基礎，發放賑款及物資時，雖然有少數作弊的事，但大體可以說是廉潔的公開的。假如工作隊認真監督，作弊的事，應當更爲減少。

第三、是醫藥問題。分署很早便注意修復省立醫院及各縣的衛生院，實具卓見。現在各縣機構已立，但醫藥缺乏，醫生的補充，恐非短時期內所能解決；但藥品方面，分署希望總署能大量供給，特別是醫治瘧疾、痢疾等疾病的藥品，尤爲需要。分署的衛生組，謂現在所得藥品，只有百分之五，是總署給的，其餘的藥品，多由中國紅十字會美國紅十字會及美軍方面得來。希望以後總署多爲發給，并對於所發給的藥品，先與分署協商，俾能適應當地的需要。

第四、爲住宅問題。寇災所遺留的痕跡，最爲觸目的，便是各村落中的破屋。這些房屋，不足以避風雨，亟需重加修建，否則對於人民的健康，一定大有妨礙，過去廣西分署的建築費，協助公家修復小學及衛生院，已有成績。此後似應提出一部份款項，協助貧苦農民，重建住宅。據興安縣參議會王議長的估計，農民修復其泥磚茅頂的房屋一間，有二十萬元便可够用。假如分署借與四分之一的款項，分期歸還，一定可以加速各鄉村的復興。這種款項在分還時，可以由當地人士，組織委員會保管，以爲教育及衛生事業的補助費。此問題牽涉頗廣，且各省遭受寇災的各縣，均有同類的問題，希望總署專家，對此多加討論以爲秋後實行之根據。

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衡陽。

看災歸來

吳景超

我於五月十四日離開重慶，作了一次長途的旅行。路上經過了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浙江等省，於九月四日到達首都。在這次旅行中，我的目的是要視察各地的災情，並且看看各地的善後救濟分署如何進行救災的工作。

災情首先觸到我們眼中的，便是破壞的房屋。我們過了貴州的都勻縣以後，沿公路上的房屋，便呈現出焚毀，破爛，以及臨時修補的現象。有許多房子，破牆還留着，但上面已無瓦蓋，地基上長的是青草。我們所經過的縣城，房屋破毀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乃是數見不鮮的事。有些縣政府，因為縣城中沒有一所完整可以辦公的屋，到現在還流亡在鄉下，沒有回城。最慘的一縣，在我所看到的來說，是浙江的武康。這個離莫干山不遠的縣城，江浙的人大約有許多都到過的，在戰前，據說有房屋三千餘間，在淪陷期內，所有的房子被燒光了，去年八月二十三日，縣城收復的時候，縣城中除了城隍廟外沒有一所完整的房子。至於各地的鄉村，與武康同一命運的，真是指不勝屈。我在江西，曾到過高安縣的一個鄉村，名為祥符觀。同行的人告訴我，這個鄉村在戰前是相當繁榮的，但在那兒，不但看不見舊的房子，連舊房子的痕跡也看不見，路旁的幾間茅屋，顯然是勝利後新蓋的。

在我所經過的五千餘公里途中，飢民是到處可以看見，但最嚴重的飢荒區域，是西起柳州，東至衡陽的六百里範圍之內。在這個路線上的災民，在今年秋收以前，的確有許多靠吃野草度日的。我們看了很多鄉村，到每一個家庭中去訪問，發現他們有稀飯或豆子吃的，佔極少數。廣西雒容縣的盤古村，我們在等候汽車時，看了十幾家，其中只有兩家有稀飯可吃，其餘的都吃石頭菜、豆角葉、芭蕉根。這些災民所吃的野草，我們在沿途搜集標本，到衡陽時，已經搜集了三十幾種。吃這些野草的人，營養不足，因此各縣的死亡率比較平時大增。俄斃的災民，各縣都有。在桂北每月以百計，一入湘境，便以千計。零陵飢民，至五月底止，餓遇的已有二千零九十人。祁陽在同期內，餓死的有三千一百四十人。衡陽縣政府報告，至六月九日止，已餓斃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人。此數或太誇張，但該縣參議會所送統計，五月份內，餓死人數，有姓名住址可考的，凡一千一百二十一人，此或近於實情。

我們這次旅行在夏天，所以各地的老百姓在衣服方面缺乏到什麼程度，難以看出。在貴州，我們有一次因為車子拋

錯，住在一個只有十四戶的村莊裏。這個村莊中的男女老少，除了兩個人外，沒有一個人穿的衣服不是打補丁的。而這兩個人中，有一位還是沒有滿月的新娘子。自廣西到江西，瘧疾是很流行的，但我們所參觀的家庭，有帳子避蚊的佔極少數。問他們的帳子到那兒去了，答案是逃難時帶不了許多東西，都留給敵人焚燬了。這些老百姓，多以木板為床，破絮為被，至少有幾個冬天他們不大好過。

行的方面，公路鐵路的損失，凡以前在這些省份裏旅行過的，都能看得出今昔的差異。公路方面，湖南以前號稱全國第一，現在雖然比以前差了，但在各省中仍可居首席。江西比較也還不差。其餘各省的公路，是否可以當得起路的尊稱，大有問題。從廣州到曲江的公路，有一大段，我們的車每點鐘只能以五公里的速率前進。此外如廣西由柳州到全縣，如浙江由江山到諸暨，坐車如有騎馬，顛簸的利害，不是在都市中坐汽車的人所能想像到的。我們在廣東時，因為怕公路的顛簸，有時也坐駁船。有一次，船上除擠滿了男女客人外，艙的前面與艙的頂上，都裝滿了肥豬。平生最惡豬的齷齪，此時因旅行的需要，也不得不與豬為伍，這種人畜不分的交通工具，在國內還是最普通的。以我的觀察所得，現在內地所用的交通工具，無論是人力車、驢子、帆船、汽車、車皮，今日用以運人的，明日也可用以運豬。

我於民國二十九年也會在內地作了一次長途旅行，路線大同小異，經過七年的寒暑，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是更窮了，更苦了。這是我的一個總的感想。

很憐憫的，現在有像聯總這樣的一個國際組織，來幫助我們辦理救濟的工作。沒有這種幫助，我們是否能夠維持災區中的治安，很是一個問題。歷代改朝換代的大亂，有許多是飢民發動的。今年我們的災區是那樣大，災民是那樣多，為什麼社會的秩序還能維持呢？簡單的答案，完全靠了國際友人送來的物資，使紛亂不致發生，社會得以安定。

今年行總利用聯總給我們的物資，在全國各地辦理大規模的救濟，範圍之廣，方面之多，可以說是空前的。只拿衡陽一縣來說，湖南分署在六月以前，便發了賑濟麵粉七百零五萬市斤。如每斤以三百元計，這些麵粉價值法幣二十一億一千五百萬元。別種物資，如舊衣、牛奶、奶粉、罐頭食品等等，衡陽縣的飢民也有所得，還沒有包括在上面的數字之內。

這種空前的救濟工作，詳細的節目，我不擬在此敘述，現在只把幾項比較重要的報告一下，第一便是發糧食給災民。糧食種類很多，但以麵粉為最重要。在廣西及湖南的飢餓區域中，約有五百萬人靠這些麵粉維持生命。如何把這些麵

粉從分署的所在地發到飢民的手中，是一個很可研究的問題。大概的說，廣西、廣東、及浙江，發放麵粉還是利用自治機構，工作隊只處於監察，抽查及檢舉的地位，湖南及江西，則由分署組織工作隊，直接發放。利用自治機構，難免有不肖的鄉鎮保甲長從中取利，但其優點，在辦理迅速，如湖南一省，如利用自治機構，同時可動員五萬餘人，而工作隊的人數還不到四百。利用工作隊來發麵粉，雖然中飽的事可以減少，其弊在緩不濟急。如湖南衡陽縣雖然有二十四個工作隊在那兒發放麵粉，但當我們於六月底離開衡陽時，還有交通不便的七個鄉沒有領到麵粉。我個人的印象，覺得各地的鄉鎮保甲長，在辦理救濟時，還是有良心的多，作弊的確極少數。如各事均絕對公開，並利用民主的力量，弊端可以減至極少。即使有作弊的，也很容易發覺。如衡陽縣致和鄉的鄉長，領了四百五十人的麵粉，只發四百四十人，每人應得七斤半的，他又只發六斤十四兩或七斤，這件作弊的行爲，不久便給民衆舉發了。現在這個鄉長還坐在牢內，我們只要規定，在發麵粉之前，鄉長應將受賑者的名單公布，發放麵粉之後，再將受賑者每人所領的數量公布，鄉長即欲作弊，也是無從下手的，在廣西，連受賑者的名單，在好些縣份裏都要經保民大會通過，這樣產生出來的名單，我想是最公平的。因爲在一保之內，誰窮誰富，大家都知道，他們通過的名單，比任何調查都確實，我們有一次在廣西靈川縣的何家鋪下車視察，有一婦人來訴苦，說是同村的人把他面部擊傷，不准她也領麵粉。我們仔細詢問，知道全村中只有三家有牛，而這位婦人便是有牛的一家，同時她的家門口還擺了一個小攤，販賣糖果食品。我們覺得這個村莊中的輿論是公平的，這位婦人不應當受到救濟。

其次，關於衣的救濟，各地的分署多將外人送來的舊衣散發。在散發之前，每將袋中的舊衣分類，至少分爲男、女、及孩衣三種。這些舊衣，發到保辦公處之後，每以抽籤的方法，分配給貧苦災民。此外，各地的分署，也有於盟邦送來的舊衣之外，另製棉衣分發的。如湖南分署，曾撥款四千二百五十萬元，製棉背心三萬三千件，分發五十四縣市，又撥款千萬元，製棉大衣發給過境難民。又製棉被一千六百床，發交各難民服務處備用。前幾天，蔣署長廷獻在行總業務檢討會議中，曾聲明一點，即關於衣的救濟，今冬還要大規模的推動，各地的縫紉工廠不久一定要忙起來了。

第三、關於住宅的救濟，最爲花錢，最不容易辦得好。廣西的柳州與桂林兩都市，破壞得很慘，所以廣西分署花了三億七千萬元，在這兩個地方建築平民住宅。計劃是很好的，可惜廣西大多數無家可歸的農民，得不到好處。湖南的辦法，比較好一點，他們以四億七千二百萬元，在廿九個縣市中，建築平民宿舍。最可稱道的，還是江西的辦法。我於八

月七日，由南城赴南昌的途中，經過臨川，與工作站的萬組長談話，知道他們有爲農民建築的農舍，是爲農民解決住宅問題的。此事引起我很大的興趣，便走到青雲鄉的濠上村去看正在建築中的農舍。這種農舍的外觀，是很簡便的，茅頂、竹筋泥牆，造價只要十六萬一千元。這種農舍，當然達不到戰前農宅的水準，但農民有此棲身之所。一可不致擠在朋友親戚家中，二可就近耕種田地，使荒田可以開闢，對於糧食增產上也有其貢獻。此後我們在南昌，在吉安，都看到這一類的農舍。江西分署給我的數目字，是江西境內共有農舍一三九二棟。在淪陷期內，江西全省被毀的房屋是三十八萬多棟，農舍的建築不過解決房荒問題極小的一部份而已，然而這已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第四、關於醫藥的救濟，各地的分署做了不少的工作，但離滿足需要的程度還遠。我所經過的省份，都有霍亂，都會發生天花。江西與浙江，鼠疫正在蔓延。至於瘧疾、痢疾、傷寒、腦膜炎，更是家常便飯，到處都有。各縣的衛生院，醫生固然不够，藥品尤其缺乏。以江西來說，中正醫學院是江西訓練醫生的最高學府，但中正醫學院的畢業生沒有一個肯當縣衛生院的院長的。星子縣的衛生院院長，每月薪水只有一萬四千八百元，另外加公糧一百二十市斤。這樣低的待遇，如何能吸引好的醫生呢？但醫生與藥品，我認爲藥重於醫，因爲大多數的老百姓，所患的只是幾種普通的病，如有良藥，雖庸醫也可把他們醫好。譬如高安縣有一村莊，村民一百餘人，有一半是患瘧疾的，連我們這些沒有進過醫學院的人，也知道這些人應當吃什麼藥。可是好些縣立衛生院，每月購置藥品的經費還不到一萬元，萬萬無法完成他的任務。現在各地的分署，有的在那兒協助各縣修建衛生院，大多數都在那兒分發藥品與器材給衛生院，但是分署關門之後，買藥的錢又從那兒來呢？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民族健康的一個大問題。

我回南京之後，有人問我，災區中的民衆，如想恢復戰前的生活程度，還要多少時日？我的答案是：這個問題要分開來答復。最容易恢復的，是食的生活程度。只要有一兩年的豐收，災區中的民衆，在吃的方面，便可恢復戰前的水準。衣的方面，如想回到戰前的程度，起碼還要五年，住的方面，恢復舊觀，最爲困難，起碼要二十五年。

最困難的工作，也最需要政府的協助。我有一個私見，希望政府在幫助民衆解決房災的過程中，同時替各地的衛生事業立下基礎。我提議政府利用善後救濟的機構，在每一縣內，發放二十萬元或更多的房屋貸款。凡欲再建住宅的農民，每戶可以向各地的善後救濟分署借款五萬元，分五年無息歸還。二千萬元，至少可以協助四百家農民修建他們殘破的住宅。這些貸款，歸還之後，便由縣政府，縣參議會，組織一個機關保管，以利息的收入來作衛生院購備藥品之用。這

個辦法，如果實行，一方面可以局部的解決目前的房荒問題，一方面也要為各縣的衛生院籌集一部份購藥的基金。在廣西、湖南、廣東、江西四省，淪陷過的縣市共有二百八十四個單位，假如我們在每一單位中貸款二十萬，共需五十六億八千萬元。這個數目似乎很大，但也不過廣西分著在七月前所花經費的總數而已。

我願意提出這個問題來，請留心民衆福利的人加以鄭重的考慮。

九月十四日，於南京。（轉載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大公報）

災荒嚴重的湖南

吳景超

湖南災情

行程——我們於六月十一日，由廣西的全縣，進入湖南的零陵。十二日在零陵視察。十三日，由零陵經祁陽至衡陽。十四至十八均在衡陽。十九乘輪船赴長沙。二十至二十三均在長沙。二十四離長沙，晚宿湘潭。二十五經湘鄉赴邵陽。二十六日下午赴衡陽，二十七再留衡陽一天。二十八經耒陽至郴縣。二十九離郴縣，當晚抵廣東之曲江。在湘境內，前後凡十九日。

災情成因——湖南災情的成因，與廣西大同小異。由全縣至零陵，省境雖然變了，但災情却是連續的。就我們觀察所得，零陵至衡陽一帶的災情，較之桂北，尤為嚴重。我們的車開進祁縣大街時，見小孩一名，無袴，抱一碗臥街中，汽車過時，有人提其足置於街邊，似已死去。

離祁陽二十里，有一地名沙灘橋，汽車到此須過渡，渡旁有一死屍，尙未掩埋，係於該日早晨餓斃者，屍上覆以破被，為死者生前唯一之財產。抵衡陽縣城，景况尤為淒慘；街頭巷尾，災民觸目皆是。據云在五月初，衡陽縣城內有五千八百餘災民，流浪街頭。五月下旬，疏散一部份下鄉，另設收容所四所，收容二千餘無家可歸之災民，衡陽街上，始不成為乞丐集中營。但晚間露宿街頭的，還是不少。餓斃的每天亦有數起。我們於十九早晨乘車至衡陽輪船碼頭，見一男子臥於街中；呼之不應，撫之則已氣絕。零陵飢民，至五月底止，餓死的已有二千零九十人。祁陽在同期內，餓死的有三千一百四十人。衡陽縣政府報告，至六月九日止，已餓斃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人，此數或太誇張，但該縣參議會所送統計，五月份內，餓死人數，有姓名住址可考的，凡一千一百二十一，此或近於實情。

災情的起因，由於寇災與旱災。今以衡陽縣為例，說明此點。衡陽於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即有敵人入境。八月十一日，衡陽市淪陷，至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始告光復。衡陽居交通中心，水運居湘、耒、蒸三水合流處，鐵路有粵漢，湘桂二線，公路有衡宜、衡零、衡寶、衡潭四線，驛路有衡安（安仁）衡耒（耒陽）衡常（常甯）衡湘（湘鄉）四線，敵人為扼守此項交通線，在衡陽境內，設有七十八個據點，搜括物資，無孔不入，據云糧食一項，即損失二百四

十萬市石，而三十三來春夏兩季，一連八十日不雨，三十四年春夏兩季，一連九十日不雨。衡陽縣的地形，阻山包隴，一隴之內，田不過數百畝，以潯塘爲唯一蓄水之所；因多時不雨，均成赤地，稻田失去灌溉，自然造成旱災，二三及三十四二年，因旱災而損失之稻穀，據估計共爲九百六十萬石，可見旱災損失的嚴重，甚於寇災。

據分署的調查，湖南三十四年旱災區域，在湖南有安仁、衡陽、祁陽、零陵、東安、新甯、及甯遠，而這些縣份，都是淪陷過的，所以可說是湖南災情最嚴重的區域。

飢民多少——湖南飢民的總數，沒有一個機關可以回答得出。社會處與湖南分署，都接有各縣的飢民人數報告，但都殘缺不全。在這兩個機關所得的報告中，如加以比較，就可發現各縣在報告時，並非採用同樣的數目字。分署的表，是五月八日造的，社會處的表，是五月底造的，兩個表上數字的相差，可舉數例如下：

縣名	分署表	社會處表
衡山	一一五、五〇〇	五〇、四三一
臨湘	一、五五六	五、〇〇〇
衡陽	四四〇、一六一	一六五、〇〇〇
邵陽	一五〇、〇〇〇	一五六、五二〇
耒陽	三一五、二二一	四〇、五八七
常德	二二四、五七五	二〇、〇〇〇

上列六縣，惟臨湘與邵陽向社會處多報，其餘各縣，均向湖南分署多報。不管那一個數字，恐怕都是不可靠的。

另外有一個官方的估計，是湖南有災民三百五十萬。王主席東原，有一篇文章，題爲「湖南省政之新展望」，登在六月十五日出版的自治月刊中，乃是一篇對省參議會施政報告詞，文中曾說，湖南災情的嚴重性，甚於所聞。目前本省非賑不生的人民，約有三百五十萬。這個數目字，據社會處劉修如處長告訴我，是根據糧食的產量與消費算出的。湖南平常年度產米一二一、六〇九、八一四公石，消費一一五、九四〇、九一二公石，尚有盈餘五、六六八、九〇〇公石。三十四年產量只有六七、三一七、一〇七公石，消費量假定不變，應缺糧四八、六二三、八〇五公石。以雜糧二七、六二九、八〇〇公石彌補，尚缺稻穀二〇、九九四、〇〇五公石。以稻穀二公石折合米一公石（重一四〇市斤）再折成公噸（二一、〇〇〇市斤）共缺米七三四、二九〇噸。以每人平均年需米四石計，全省約有五百三十萬人缺乏糧食。再以蔬菜抵

這樣幹了兩年

補三分之一，全省非賑不生之災民，現存約三百五十萬人。

理論的飢民數字，與實際受賑的飢民數字，大有出入。湖南分署，於四五月內，曾分配三次糧食，辦理急賑。第一期在四月，受賑人數規定為九九、五〇〇人；第二期在五月，受賑人數規定為七〇〇、〇〇〇人；第三期在六月，受賑人數規定為一、五三五、〇〇〇人。

飢饉社會中的病態——我在「廣西災情」一文中，曾提及飢饉社會中的病態十點，此種情形，在湖南也都聞見得到。可見此類事實，與飢饉的社會，有密切的關係，並不以省別而改變性質。除前述十點外，茲再補充兩點，乃是在湖南搜集到的新資料。

第一為掘食埋屍。祁陽縣政府給我們的參考資料中，有祁陽縣災情紀實一文，文中有「最近竟有掘食埋屍，而全家遭毒斃者」一語，我們便把此點提出來質問譚文先科長，據說此事發生於三吾鎮，有一家佃農四口，掘食埋屍心臟，全家毒斃。六月二十三日長沙中央日報，載有如此零陵一文，謂零陵集義鄉某甲王某，飢餓成病，奄奄一息，其家見病勢難起，乃掘觀晉土一撮，調潤密封病者之口，以促其死，死後便以稻草一捆，殮埋山中。聞日，災民聞訊，即密集若干人，深夜掘墓分尸，挑至一獨立村屋中，用鍋烹煎，食一日而未畢。飢民竟以死尸作食品，其飢不擇食之態，可以想見。

第二為集體逃荒。省府雖然禁止逃荒，但請求逃荒及實際逃荒的，仍到處難免。如衡陽縣七賓鄉鄉長四月向縣參議會報告，謂本鄉第十保、十一保、十三保飢民，聯合老幼男女，冊報四百六十三人，請發護照逃荒。經本所派員前往安慰，未便准行。同縣鳳飛鄉鄉長，亦有報告，謂據第四保長報告，屬保境內，飢民達數百，職視此慘狀，心神俱痛，未敢緘默，理合據實報告鈞所察核，設法救濟，并懇轉呈縣府，賜予發給逃荒牒照，起一生於九死。耒陽縣肥永鄉鄉長於五月十八日呈縣政府，謂據第六保災民代表蔣奉璋呈，螻蟻尚知易地求生，人命豈能坐以待斃。是以不得已集合老弱無力，貧苦無依者，共計男女五十四名，組織災民團，前往鄰近豐裕富庶之省縣，求助乞施，藉圖過活，定期三月度此難關。惟恐到處入地兩疏，難免不無隔閡，良莠各異，深慮時有糾紛，為此將上述各情，瀝陳察核，即祈准予備案，并請轉呈縣府發給護照。此呈照例於六月二十一日批復，未便照准。逃荒雖然禁止，但實際逃荒者，仍觸目皆是，郴縣的臨時收容所收容的災民，據說十分之八是衡陽逃來的，買車票送他們回籍，逃來後他們都不肯走，說是衡陽日子更難過，

成爲郴縣目前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茶陵也有類似的事。這些逃荒的，如當地政府不加收容，便是影響社會秩序，如湘潭縣政府五月四日有呈致分署說，查有災民三千餘人，由衡陽逃來潭甯邊境，尤以道林（寧鄉縣所屬）集中最多，秩序紊亂，常有穿房入室，強取米物情事，其勢甚兇，有向姜畚鄉麻塘一帶竄擾之勢。除此以外，短程逃荒，如由鄉村逃往都市者，更爲普通，衡陽市在五月前成爲乞丐集中之地，在街中乞丐食者至六千人，多數都自鄉下來的。

湖南分署工作要點——與廣西的比較

湖南分署的善後救濟的工作，有許多是與廣西相似的。爲避免敘述的重複起見，我在本報告內，擬作一比較的研究，凡湖南分署工作，與廣西不同的，則詳爲敘述，相似的則從簡略。

行政組織方面——湖南有五種三人小組會議，係由分署與聯總駐湘辦事處合組，協商辦理農業，工業，儲運及分配，衛生，社會福利各項技術之建議與執行，并與聯總湘處按期舉行聯席會議，交換善後救濟工作一切意見。又在岳陽，衡陽，零陵，邵陽四處，分派外籍福利專員一人，國籍專員一人，常駐各區，督導賑務工作。廣西無此種組織。考聯總的職務，在督策及建議，政策的決定及執行，似應在行總之手。總署如是，分署亦應如是。湖南分署的小組會議及各地的所謂外籍福利專員，似應改變性質，專致力於批評及研討，至於決策與執行，則分署署長責無旁貸，他人可以借箸代籌，但不必越俎代謀。

湖南在邵陽及衡陽二處，設有辦事處。廣西在桂林設有辦事處。查廣西分署，設在柳州，桂林爲省會所在地，似有設立辦事處之必要。湖南分署在邵陽與衡陽，均設有儲運站，難民服務處，工作隊，及中外籍福利專員。邵陽且有一鄉村工業示範組。此若干單位，均可直接與分署行文，所以各單位的工作，辦事處有時并不知其詳情，於是辦事處之地位，有如行督察專員公署，有無成立之必要，大成問題。

廣西爲協助分署工作，在各縣普遍設立社會救濟事業協會。湖南有類似的組織，但其名稱頗不一致，有稱善後救濟審議委員會，有稱救災委員會，有稱分配委員會，有稱救災工作團。

廣西分發救濟糧食，利用地方自治機構，只在興安與全縣，利用工作隊，湖南則普遍的利用工作隊，此點關係甚爲重大，當於下文詳爲敘述及分析。

急賑——湖南人口，比廣西多一倍，災情亦較廣西嚴重，但湖南分署成立伊始，只撥五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分發受災各縣市，辦理急賑，廣西曾撥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辦理急賑，比湖南反多近一倍。

截至六月十五日止，湖南所得麵粉，米，及小麥三項，已達一六，六二一噸，我們於六月十一日，離開廣西境時，聞廣西所得糧食，只達五，〇〇〇噸，以人口及災情的不同來說，此種三與一之比例，雖不一定是總署的政策，但尙合理。

農業——關於農業的協助，湖南曾發種籽及肥料賑款二六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廣西的同項支出爲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湖南的耕牛貸款爲一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廣西爲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湖南在水利方面，曾舉辦五項工作：一爲補助常德，澧縣，安鄉三處修復城堤，共費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麥粉一〇〇噸。二爲配發濱湖十一縣修復堤壩麥粉一，〇〇〇噸。三爲配發長沙明道鄉朝鎮月湖圍堤麥粉三〇噸。四爲揚子江堵口復堤工程。計湘境岳陽臨湘華容三縣，配發麥粉一，一九六噸。五爲在衡陽，零陵，祁陽，東安，常甯五縣配發麥粉三五九噸，修復塘壩；實際此項麥粉，在衡陽，零陵各縣，已經貸與飢民，須俟秋收後，還粉或糙米，再爲舉辦。廣西在水利方面，共費八六，〇〇〇，〇〇〇元。所以在發放種籽肥料賑款，耕牛，貸款，及水利工賑三方面，湖南與廣西的工作，努力大致相似。但廣西在全縣及興安辦理之農賑，實爲一有識之創舉，不但湖南未辦，廣西其他各縣，亦未舉辦。

工業——湖南辦了四個善救工廠，我曾在衡陽及長沙參觀其二，都是小規模的手工業，無足輕重。廣西未辦。但湖南爲辦理工賑，曾修築三條公路，即零東（零陵至東安）零道（零陵至道縣）及邵新（邵陽至新化）。三條公路，在五月份平均每日工賑九千二百餘人。我們這次所經各處，覺得湖南的公路，雖已不如戰前，但在各省中，還可居第一位。我們在湖南境內，所經過的幾條路線，除易家灣至湘潭及由宋家塘至邵陽兩小段外，其餘都很平坦，不似廣西廣東的公路上，到處都是大小窟窿，令人乘車生騎馬之感，所以今年秋季，如廣西要辦理工賑，則修理自大塘至全縣的公路，（自六寨至大塘在西南公路局管理之下，路基尙佳）無妨列爲可以舉辦事業之一。

衣的救濟——湖南的工作，較廣西爲多。廣西只發過一〇〇袋舊衣。湖南曾先後撥款四二，五〇〇，〇〇〇元，製造棉背心，分配五十四受災縣市，又撥款一〇〇，〇〇〇元，製棉大衣，分發過境難民。並在安江第一紡織廠，趕製棉被一，六〇〇床，發交各難民服務處備用。舊衣方面，湖南亦曾分配一，〇四一袋於五十四受災縣市，舊鞋亦有一二〇

○袋分配於各受災縣市及救濟機關。六月十一日，我們在零陵的對岸，阻水不能過江，曾請當地高增銀保長將其會議紀錄取來一閱，在二月十四日的保民大會中，有一段關於處置舊衣的記載如下：「本保奉頒分配賑災寒衣五件，如何分發案，決議：本保所有赤貧孤寡概行加入抽籤，以中籤者發放之。計有孫蔣氏得棉背心一件，龍鐵仔得棉背心一，高堯生得女大衣一，金蠟生得黃童褲一，沈何氏得白童褲一。」此種記錄，可以表示分署發放的衣着，如何達到災民的手裏。

住的救濟——湖南所花的錢，也較廣西爲多，且比較分散。廣西的平民住宅，集中於柳州及桂林二市，共費三七〇〇〇〇〇元。湖南曾撥四七二〇〇〇〇元與二十九縣市，建築平民住宅，除長沙與衡陽二市各得三〇〇〇〇〇元，邵陽得二二〇〇〇〇元外，其餘各縣，均得一五〇〇〇〇元。長沙與邵陽的平民住宅，均已完工。長沙的平民住宅，共五棟，每棟可住六家，每家一大間，一小間，另有公共廁所，房租規定每月二千四百元，我們去參觀時，此平民住宅，已爲軍官所霸佔。市府人員告訴我，等這些軍官搬出後，便可抽籤分配。邵陽平民住宅，建築略與長沙不同，有大房一棟，凡三間，可住單身平民約百人，另有小房兩棟，與長沙相似，每棟可住六家，每家一大間，一小間。此住宅已建築完畢，但縣府之意，擬租與鄉村工業專家暫住，另建平民住宅，以住真正之平民，所以湖南對於平民住宅的建築，就已完工者而言，實惠還沒有到平民的身上。

教育——教育方面的救濟，湖南所花的錢，遠不如廣西，而且比較集中於少數都市。廣西會以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協助各縣市修復中心小學，私立學校受惠的佔少數，湖南只撥了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協助小學的修復，受惠的多私立小學，而且集中於長沙及衡陽二市。湖南對於修復小學校舍，前後曾撥款三次，第一次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長沙市獨得，受惠者公立小學八校，私立小學十校。第二次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衡陽市獨得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受惠的公立小學八，私立小學二十六。第三次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元，長沙市又獨得一半，計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總計起來，長沙市受惠的有三十六校，衡陽市有三十四校。此外湘潭四校，邵陽三校，常德與衡山各二校，岳陽，平江，零陵，益陽，郴縣各一校。

衛生——衛生方面的救濟，湖南所花的錢，更不如廣西，而且與教育所花的錢一樣，也是集中於少數地區。廣西在衛生方面，曾撥款三五七，六〇〇，〇〇〇元，協助修復省立醫院，各院衛生院，及少數私立醫院。湖南只以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協助各地醫院的修復，受惠者多爲教會醫院。衛生院受惠的，只有長沙及衡山兩處，長沙得款四，〇

〇〇，〇〇〇元，衡山得款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湖南收復區的衛生院，雖然多數沒有得到經費上的補助，物資上的補助，却是有的。每一衛生院，可自分署得到一批器材，一批藥品，一批牛奶，重約九百公斤。自由區各衛生院亦有補助，但只能領得三分之一，即六百公斤。湖南在衛生方面，還有一件工作，是廣西所無的，即成立了五個醫療隊，每隊有一隊長，一副隊長，二護士，二助理員，一事務員。第一第三兩隊，駐在零陵兩新築公路區中，第四隊在邵陽，服務於邵新公路。第二隊在長沙難民服務處，第五隊在衡陽育幼院。我們在衡陽育幼院參觀時，第五隊的職員，還未到齊，只看到一位隊長及兩位護士在那兒工作。廣西分署雖無醫療隊的組織，但總署在廣西設有兩個醫防分隊，分駐全縣及南甯。

難童——難童的收容，湖南與廣西的工作，份量相等。湖南在長沙設有示範育幼院一所，共收難童六四〇名。另在長沙收容街頭露宿之難童七十餘名，暫寄第一難民服務處。在衡陽，分署會與縣救濟院合辦育幼院一所，院在蓮湖書院舊址，已收難童九二九名。衡陽因久經飢饉，難童缺乏營養，抵抗力弱，入院時多患疾病。院長告訴我們，五月十三日收入的一批難童，計一三五人，其中患回歸熱的九〇人，患腦膜炎的六人，患痢疾者極多。第五醫療隊的隊長謂於六月十五日檢查新入院的兒童一三〇名，其中患重病的，凡百分之六十，包括十三人有肺炎，十七人有肺病，十八人有回歸熱，真正無病的共有二人。由兒童患病者之多，可見衡陽目前災情之嚴重。入院兒童，現在每日三餐，一頓奶，兩頓飯，或一頓奶，一頓飯，一頓麵。楊處長謂擬將有家可歸之兒童，給以領麵券，令其歸家，讓出空位，再收露宿街頭的兒童。實際衡陽育幼院已於五月十二日，送一〇〇名至第三善救工廠，五月二十九日，又送一〇〇名至難民招待所，故此育幼院收入之難童，已超過千人以上，而街頭難童，猶不減少，現有籌設第二育幼院之議，此外分署還在衡山補助兒童保育所收容難童一五〇名，補助期間三個月。在零陵分署補助該縣救濟兒童保育所收容難童六〇〇名，城區四〇〇名，冷水灘二〇〇名，救濟院在城區，只能容二〇〇名，其餘二〇〇名，據齊縣長言，係由專員公署，縣政府，黨部，教會四機關分負責任，每一機關，負責五十名。我們去拜訪專員時，看見公署的對面樓中，便養着專員負責的五十名難童。

難民遣送——湖南處交通要衝，所以對於難民的遣送，當然所負的責任，較廣西為多。廣西輸送的難民至五月底止，約一五，〇〇〇人。湖南分署根據各服務處及服務站的報告，總和起來，得一遣送總數，至五月底止，為二〇〇，五

二一人。當然這個數目，決不能代表湖南遣送出境的難民，實際湖南所遣送的難民，必少於此數甚遠，今設有難民自廣西入湖南，返湖北，彼入湖南境時，在黃沙河站，作第一次之登記，到零陵第五服務處，作第二次之登記，到衡陽第二服務處，作第三次之登記，到長沙第一服務處，作第四次之登記，到岳陽第四服務處，作第五次之登記。同是一人，但在分署的統計中，會出現五次。所以想知道湖南分署實際遣送了多少難民，必須除去此種重複之計算始可。現在分署已接受此種建議，想不久當可有一數目字呈報總署。

補助慈善機關——湖南對於慈善機關的補助。較廣西為分散，而且補助的方式，物資與款項并重。湖南的慈善機關，受到分署款項補助的，凡十一個，共一千六百餘萬元。得到物資補助的，共五十一個。領到的物資，包括麥粉，罐頭，奶粉，舊衣等等，廣西的款項補助，數量雖大，但集中於少數機關，如柳州兒童教養院會得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廣西省會育幼院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柳州救濟院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容縣孤兒院三，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外第四期事業費中，有各慈善機關補助費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物資的補助，限於營養食品，領得的機關，也較湖南為少。

急賑工作隊

湖南發放麥粉，在四月以前，曾在少數縣市試辦。大規模的辦理，開始於四月四日；中規定在二十二個比較受災最重的縣份發放麵粉二，九八五，〇〇〇市斤，受賑人數規定為九九，五〇〇人；五月份規定在四十四縣市發放麵粉一〇，五〇〇，〇〇〇市斤，受賑人數規定為七〇〇，〇〇〇人。第三期分配之區域最廣，受惠的共五十四縣市，發放麵粉二三，〇二五，〇〇〇市斤，受賑人數，規定為一，五三五，〇〇〇人。

直接發放麵粉——湖南發放麥粉最可注意的一點是麥粉由工作隊直接發給災民。我一進湖南境，在零陵儲運站的檔案中，就發現湖南分署於四月十七日代電，說明急賑工作隊，暫定岳陽，臨湘，瀏陽，長沙，湘潭，醴陵，湘陰，常德，平江，衡陽，衡山，常寧，華容，湘鄉，邵陽，零陵，祁陽，道縣，東安等二十縣，先行試辦。在四月份發放麵粉的區域，有二十二縣，除上述二十縣派有工作隊外，只有漢壽，攸縣二處當時未派。

湖南分署為什麼要派工作隊去發放麵粉呢？

這樣幹了兩年

在長沙時，據賑務組的周仰山主任告訴我，聯總駐湘辦事處，因為過去發急賑款，發舊衣鞋，發棉背心，是利用縣自治機構的，但發生很多毛病，於是提議不要假手他人，而由自己辦理。同時他們提議，在發放麵粉之先，應調查飢民家庭狀況，合格的發給合格證明書，憑證明書換取領粉證。災民拿到領粉證，便可向工作隊領粉。這一套手續是非常麻煩的。於是聯總又建議先在長沙縣九峯鄉試驗，由分署調二十人，聯總派二人，分作兩隊，一隊調查，一隊發放。試驗一星期，得到結論，說是可以行得通，於是分署便在二十縣試辦起來了。

先從調查說起。分署所用的個案調查表，共包括十七個項目：（一）市縣、（二）鄉鎮、（三）保、（四）甲、（五）戶、（六）家長姓名、（七）年齡、（八）職業、（九）收入、（十）財產、（十一）健康情形、（十二）其他家屬（此項共分九格，預備九個人用的，每一個人，要回答八個問題，即姓名，與家長關係，性別，年齡，職業，收入，財產，健康情形）。（十三）食物共分十六類，每類問家藏幾何。十六類之名稱為米，麥粉，紅薯，豆類，蛋類，魚，豬肉，豆腐，菜蔬，油，鹽，糠皮，草根，草類，其他。（十四）全家收入、（十五）全家需要、（十六）全家缺額、（十七）建議。這張個案調查表，我想凡是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對於調查飢民，以為發糧的參考，是完全不合用的，但分署却印了十萬張，現在大部份堆在庶務科。

工作隊拿着個案調查表，合格證明書，及領取麥粉證，於四月二十以後，紛紛各奔前程，趕往各縣發麥粉，而且分署好像已經忘記第一期的麵粉，只够發九萬九千五百人，印了很多佈告，交給工作隊到一處，貼一處。這個佈告上說：

「聽說你們這一地方，糧食缺乏，荒象一天一天的量重，甚至有餓死或自盡情事。本署長不勝憐憫，特呈准總署趕派急賑工作隊前來，調查貧苦災民，直接發放麥粉，茲規定貧苦災民為下列二種：（一）有生產本能，而無力量經營的貧苦農民。（二）無產業又未受縣鄉救濟機關賑濟的老弱，殘廢和兒童。不論是上列那一種災民，依照規定，每人給麥粉半市至一市斤，每次發給一星期，或兩星期。」

困難紛至叢來——分署的賑務組，在長沙靜候工作隊的報告。湘潭的工作隊於五月初來電話了，說是至少要兩個月，才可完成調查的工作。瀏陽縣的工作隊長親來報告，說是調查一保須十天，一個月只能辦三保。長沙工作隊報告說，放在青山鄉的麵粉已起了霉，但調查工作尚未開始。

衡陽辦事處五月一日即有呈文說：「查急賑工作隊，編配各縣，概為一隊，其隊員名額，由二人至四人，連隊長一員，至多為五人。在災區較狹災民較少縣份，自可如期辦到。若以衡陽而論，其鄉為四十八，大者多至三十八保，小亦在十四保以上。幅員遼闊，縱橫達數十里，而非賑不生之災民，又復比比皆是。今以一工作隊，照規定辦法，先事調查，然後發放。若就連日冒雨來處請賑之緊張情形觀察，竊恐有牽延時日，緩不濟急之處。」

邵陽辦事處亦於五月七日代電分署，略謂陳隊長於五月一日開始辦理靖生鄉急賑工作，於七日完竣。據該陳隊長報稱，以人員過少，手續太繁，如照鈞署規定調查手續辦理，每鄉至少費時十日，邵陽第一期待賑單位十二鄉鎮，計需時一百二十日，若不更求簡化，則恐麥粉尚未發到而餓殍早已載途。」

解決困難辦法之一——分署解決困難的第一個辦法，是加增工作隊，在四月中試辦時，工作隊只有二十個，現在工作隊的數目，已加到一百四十八。人數計有隊長一百四十八人，隊員二百三十四人，共三百八十二人，隊數最多的為衡陽，共有二十四隊，但在我們離衡陽時，隊數還未到齊。次如長沙縣，有九隊，如岳陽縣，有八隊。除此以外，工作隊在五隊以上的，有瀏陽，湘潭，衡山，邵陽，零陵，祁陽，東安。有些縣份的工作隊，只有隊長而無隊員，如茶陵，宜章等縣。

但是加增工作隊的數目到一百四十八，還是不能解決發放麵粉的困難。

湖南有一個現成的自治機構，可以做發放麵粉工作的，我們來看這個機構有多少人。

湖南各級民意機關及鄉鎮保長選舉，自去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底，已全部順利完成。計選出鄉鎮民代表二，二二〇八，鄉鎮長及副鄉鎮長二，二二〇八，保長及副保長四二，五八八八，縣市參議二，二一五八，省參議員七八八，合計起來，共五一，三四一人，還沒有把甲長計算在內。

三百八十二個人的工作，能代替五萬多人嗎？當然是不可能的。

解決困難辦法之二——分署解決困難的第二個辦法，便是簡化發放程序。簡化的辦法是五月二十一日通知各縣政府的，通知工作隊的日期，較此為遲，其故不詳。

簡化的辦法，把第一次所用的個案調查表，合格證明書，領取麥粉證都取消了，另外規定調查及發放的辦法，要點有六：（一）工作隊到達派定之縣份後，應即請縣府召集善後救濟審議委員會開會，依照本署核定該縣非賑不生災民總

數，就受災鄉鎮災情之輕重，議定每鄉鎮應配待賑災民人數。(二)工作隊到達應受急賑之每鎮或每鄉公所後，應即請鎮長召集鄉鎮民代表會主席，及公正士紳，各保保長等開會，依照縣政府前項通令，關於分配該鎮鄉待賑災民總數，就遭受荒災各保災情之輕重，議定每保應配待賑災民人數。(三)工作隊到達應受賑之保後，應即請保長召集保民代表，公正士紳，及所屬各甲長開會，依照鎮鄉公所通令，議定每甲應配待賑災民人數，並由甲長依照本署所定待賑災民清冊式樣，先行造具清冊。(四)工作隊到達應受急賑之甲後，即憑甲長所造待賑災民清冊，施行個別調查或抽查，如發現漏列或不公允情事，應在原冊上增列或刪除，並須於增刪處蓋章，不另更造，以省時間。(五)甲長所造非賑不賑災民清冊，經工作隊詳查或抽查後，由工作隊長定期召集冊內災民發放麥粉，每一災民親自領訖，在冊內加印指模，並由工作隊約請保長甲長，公正士紳，跟同發放。(六)本省各被災縣市，凡經指定配發麵粉者，先由各該有關儲運站轉送各縣市政府所在地已覓定之屯儲地點，交由該隊駐庫負責人員驗收，再由該隊配運至發放地點。

這個辦法雖然簡化了，但給工作隊的責任，依然還太繁重，現在的工作隊，到了一縣後，要請縣政府開會，請鄉鎮公所開會，請各保長開保民大會，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他一天得跑多少路！甲長所造的名冊，他要施行個別調查或抽查。衡陽縣的一個鄉，大的多至三十八保，以每保平均十甲計，這三百八十多本名冊，是多麼高的一大堆！調查或抽查之後，他還要去領麵粉，運麵粉，儲麵粉，發麵粉。在他做這些工作的過程中，待斃的災民，不知道要死去多少！

總之，簡化的辦法，還是遲緩的，我到零陵的時候，李隊長告訴我，他剛從保和鄉發麵粉回來，此鄉有十二保，他發了半個月才發完。零陵縣共有三十鄉鎮，但到六月中旬，還只發了十一個鄉鎮。難怪全忠鄉的災民向我們訴苦說，對河芝城鎮的災民，每人領得十五斤麵粉，我們一兩也沒有領到！湘潭縣到六月十八日止，還有一半鄉鎮未發麵粉。衡陽在我們離開的前一天，縣參議長告訴我，還有七個鄉，沒有領得麵粉。我們由郴縣赴宜章，宜章的伍縣長與我們同行，他的縣裏，工作隊長前一天才到，麵粉大約可以開始發放了。

我的建議——發急賑是救命的，像這樣慢慢的辦理，如何可以達到使命？衡陽的災情最重，待救的災民最多，我於是向縣府，參議會，及衡陽辦事處建議，發放麵粉的責任，還是要由地方自治機構擔任起來，工作隊只負監督，抽查，檢舉的責任，不作直接發放的工作。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原則決定後，我提議的辦法如下：

(一)縣府開會決定各鄉鎮受賑名額，各鄉鎮開會，決定各保受賑名額可行自動辦理，不必等工作隊來請。開會時

可多約地方公正人士參加。

(二) 各保得到名額後，即召集保民大會，提出受賑者人名，在大會中通過後，即作為發放麵粉的對象。

(三) 衡陽儲運站得到麵粉後，即照縣府會議通過之各鄉鎮名額，算出每鄉鎮應領麵粉數量，通知縣政府或參議會或各鄉鎮駐縣代表，派人領取，運至各鄉鎮公所。

(四) 鄉鎮公所，定期照保民大會通過之受賑者名單發放麵粉。發放時，除鄉鎮長，鄉民代表，保長在場監視外，災民亦可舉出二代表監視。

(五) 發放麵粉後，各鄉鎮須造具領粉者清單，上載每人領粉數量，以保為單位。在鄉公所公告全鄉清單，在各保辦公處公告各保清單。人民及工作隊，均可憑此清單，檢舉作弊行為。

我樂觀的對衡陽縣各界說，如照上列辦法進行，全縣各鄉發麵粉的工作，可能的同時舉行。只要麵粉運到，少則五天，多則十天，定可在各鄉發清，決不致如現在的遲緩。換句話說，採用這個辦法，多少要餓死的人，便可救命。大家都同意這個觀點，我於是發了一個電報給余署長，請其改變工作隊的性質之後，離別了這個多災多難的衡陽。

三十五年七月五日於廣州。

廣東分署工作

吳景超

一 行程

我們於六月二十九日，離湖南的郴縣，當晚抵廣東的曲江。三十日在曲江。七月一日，乘達興拖輪離曲江赴廣州，七月三日到達。七月四日至七月十日，均在廣州。七月十一日，乘新合和拖輪赴台山，七月十四日返廣州。七月十五日擬赴東莞，以公路不通，只到增城縣之新塘鎮視察而返。七月十六日乘火車往南海縣之佛山，當日下午返廣州。七月十七日擬去番禺，以交通不便而罷。七月十八離廣州北行，當晚宿新豐縣之梅坑。七月十九日再抵曲江。七月二十日，以公路橋斷仍留曲江。七月二十一日離曲江入贛，晚宿南雄。七月二十二日離南雄，當晚到達贛縣，在廣東前後共住二十三日。

二 廣東災情

我們看了廣西湖南之後，來到廣東，第一個感覺，即廣東之災情，遠不如廣西湖南之嚴重。其原因有二：一為廣東在過去二年，未經大戰。二為去年廣東并無特殊之旱災。因此在我們所經過的各縣，還沒有聽到有吃樹皮草根的飢民，餓死的人，也只有廣州市聽到。據農林處的職員談，廣東的鄉下，沒有餓死的人，城市中有餓死的，其原因係無職業。

廣東分署，曾根據各方統計，估計廣東各縣市局急待糧食救濟難民人數，在去年年底，為一百九十餘萬人。社會處謂廣東需要緊急救濟人數為四百二十萬人。兩項統計，均缺乏正確性，且彼此互相衝突。如分署謂順德縣需要糧食救濟人數，為二十二萬三千人；社會處謂該縣需要緊急救濟人數，為八萬一千人。分署謂清遠縣需要救濟者為十五萬人，社會處謂只有五萬五千人。分署謂中山縣有四萬三千人，需要救濟，而社會處謂有十一萬六千人，分署亦知此種數字的不可靠，所以在分署配物資時，即完全忽略此種統計，而係以人口多寡及戰災輕重為根據，人口多寡，可以採用戰前之人口統計，戰災輕重之客觀標準亦不易得，分署係將各縣分為四類，即（甲）全部淪陷，（乙）部份淪陷，（丙）被敵竄

擾，（丁）縣境完整。分署之意，以為全部淪陷之縣，戰災較重，部份淪陷者次之。惟此種標準，是否與事實相符，即分署中管理賬務者，亦謂尙待研究。

三 廣東分署所屬的工作隊

廣東分署的機構，與廣西湖南不同之一點，即各地無儲運站，類似儲運站之組織，為各地之工作隊外。廣東全省，共有十二工作隊，除廣州市工作隊外，其餘十一工作隊，每隊管理數縣以至十餘縣之賑務。第一工作隊駐廣州，管轄南海、番禺等十縣；第二工作隊駐台山，管轄新會開平等七縣；第三工作隊駐曲江，管轄清遠、南雄等十四縣局；第四工作隊駐高要，管轄雲、浮、羅定等十縣；第五工作隊駐惠陽，管轄博羅、海豐等十二縣。第六工作隊駐汕頭，管轄汕頭潮安等十四縣市局；第七工作隊駐茂名，管轄陽江、電白、湛江等十縣市；第八工作隊駐合浦，管轄海康、防城等七縣；其餘三工作隊均在海南島。第九工作隊駐瓊山，第十工作隊駐樂會，第十一工作隊駐縣。

四 廣州市工作隊

廣東工作隊之組織，有隊長一人，股長四人，分掌賑務、衛生、供應、總務各項事務。此外得視事務繁簡與實際需要，設幹事醫生及護士各若干人。人數在組織規程中，既無硬性規定，所以各工作隊的人數，多寡頗不一致。最大的工作隊，便是廣州市工作隊，共有職員八十六人。

廣東分署的救濟工作，其重心也在廣州市。廣州市的人口，大約只佔全省三分之一，但所得的救濟物資，却超過此百分數很多。以麵粉而論，分署在六月底以前，共配發工作隊一〇，二五四，四四六磅，廣州市工作隊獨得二，四四五，一四六磅。以食米而論，分署在同一時期內，配發各工作隊共一三，一七〇，三八六磅，廣州市工作隊獨得三，六五一，四一三磅。

廣州市工作隊，得到這麼多的物資，便大規模辦理消極的救濟，在他所辦的事業中，有四個平民食堂，吃一頓飯，只要七十塊錢，平均每日有四千餘人就食。有十一個難民宿舍，共容難民八千餘人，每人每日發米二磅。有十三個施飯站，每日領飯的有二萬二千人；此外還有十六個施奶站，多與施飯站合辦，發奶在發飯之後，也有與飯同時發放的。社

會處在廣州市辦了三個赤貧收容所，共容八千四百餘人，每日發十四兩米，亦由廣州市工作隊供給。廣州市受賑的，還有一些特殊人物，如黨部介紹來之革命元勳，曾隨孫總理革命的，約千餘人。失業軍人受賑的，亦有二千餘人。彼等結隊而來，強索賑米，不給則招牌有被打破之危險。華僑亦有二千餘人，彼等思返南洋，但無船位，且殖民地政府，是否允彼等歸去，亦一問題。在此候船期內，彼等之生活，亦須工作隊救濟。總計起來，廣州市的災民，靠工作隊的賑米維持生活的，約在五萬以上。

除了消極的救濟外，廣州市工作隊，還有三個以工代賑單位：（一）清理街道，共用二千五百工人，與警察局合作，其中一千五百人，由警察局僱用，工作隊給彼等每日二磅米，警察局另撥彼等每日四百元。工作隊另僱一千難民，加入工作，每日發米三磅。（二）清理溝渠，共用三百十五人，與工務局合作，工務局供給工具及技術指導，工作隊發米，每人每日三磅。（三）清掃街上淤泥，共用二百四十五人，亦與工務局合作，待遇與清理溝渠者相同。

五 其他工作隊之工作及其缺點

廣州市工作隊之情形特殊，不足以代表其他工作隊。其他工作隊，人數自十餘人至三十餘人不等。工作隊之職員有一部份之薪水係由救濟物資中開支。如第一工作隊之職員，共三十二人，有五人由分署令派，其餘由工作隊僱用。僱用之職員中，有八人給錢，每月六萬元，其餘給米，每日自四磅至七磅不等。

工作隊雖管理數縣賑務，但各隊并不負運送物資至各縣之責，所以廣東的工作隊，自其駐點視之，雖然有類湘桂的儲運站，但并不負儲運站的職責。物資由分署送至工作隊後，工作隊即通知各縣市局政府，請其派人到隊自行提取。此項辦法，係由分署於四月二十九日以代電通知各工作隊，原文如下：

「查配發各縣物資，內地轉運問題，本署以運費過大，無力負擔，業經電呈總署核示在案。在未奉示復以前，為免救濟物資無法放出起見，茲定折衷辦法，由該隊函知各縣縣政府設法派員前赴該隊，自備運費領取，以免滯留，而收迅速之效。」

在桂湘兩省，救濟物資，由分署送至儲運站後，即由儲運站負責運送各縣市政府所在地，運費由分署負擔，廣東分署只將物資送至工作隊所在地，由工作隊駐點運至各縣市政府之運費及工具，均由縣府自己負責。此為廣東分署辦理賑

務之一最大缺點，其流弊可舉數例來說明：

例一：東莞縣善後救濟協會，以運費籌措困難，由委員會議決，將第一批領到之營養品，撥出百分之二十，廉價售與各機關或團體公教人員，每份每名可領煉乳二十罐，全奶粉一罐，牛肉罐頭二罐，脫脂奶粉十磅。每份收回國幣二千元，即以收得款項，歸墊運費。

例二：增城縣對於救濟物資運費，係攤配於各鄉鎮，如六月一日，該縣新塘鎮接到通知，謂鎮公所可即赴縣領取：(1)麵粉三八九市斤，免繳運費。(2)牛肉四罐，運費四千元。(3)脫脂奶粉二十市斤，運費二千元。(4)牛奶三十三罐，運費九千九百元。(5)全奶粉四罐，運費六千元。(6)舊衫褲四件，舊鞋四隻，免繳運費。上項物品，共繳運費二一，九〇〇元。

分署不能將救濟物資送至各縣，各縣又無預算可以應付此額外支出，最後多出於變賣物資一途，以謀獲得運費。救濟物資，流入市場，災民因地少得了實惠，不能不說是與救濟的原旨相違背了。

工作隊除通知各縣市局政府，自備運費，領取救濟物資外，還負有一種使命，即視察各縣之救濟工作，看他是否與分署的原則相符合。但視導經費有限，五月前每月為五萬元，六月加至二十萬元，因此工作隊對於督察工作，也未能盡如人意。第一工作隊對於所轄各縣，都去看過一次。第二工作隊對於所轄七縣中，只視察了三縣。第三工作隊對於所轄十四縣局中，還有四縣沒有去看過。

工作隊是分署的耳目，工作隊既然沒有把各縣辦理賑務的情形，詳細的向分署報告，所以分署主管賑務的人，對於各縣實際辦理的情形，是相當隔膜的。

舉一個例來說，廣東分署曾於本年一月五日，撥發各縣市局急賑費二千七百八十萬元。每縣所得，自五十萬元至十五萬元不等。各縣得到此項賑款之後，如何利用呢？這個問題，分賑中沒有一個人回答得出。檢查檔案，只有五個縣有報告，說明用途。其餘各縣，對於分署均無報告，工作隊亦未追詢。

又如分署對於救濟物資之利用，於四月間會規定以百分之五十為辦理普通性賑，百分之四十辦理急賑及福利事業。百分之十為留存備用，或特別救濟之用。實際各縣對於物資之分配，各有其辦法，各定其標準。工作隊駐地遙遠，自然無法矯正。各縣對於散賑對象，亦多違背分署所定原則。如始興縣對於救濟麵粉之分配，規定貧民得百分之三十，難

民得百分之三十，公教人員得百分之四十。翁源縣將所得之營養品，以一部份配發與各公務機關，領得此項營養品者，有縣政府、電話局、看守所、衛生院、警察隊、農貸處、田糧處、地方法院及檢査處、商會、工會、省行專庫、財委會、稅捐處、區署、縣訓所、婦女會、後備隊、自衛隊等。我在翁源附城鎮看到這個名單之後，笑問鎮長說：假如分署不發牛奶，誰也想不到一個縣裏面，有這麼多的衙門。

工作隊沒有分在各縣常川駐紮，不斷考察，是造成上面所述狀態之一重要原因。

但是各地工作隊，也有他自己工作的一點園地。分署在分配物資時，特別留出十分之一，交給工作隊自由支配。如分署對於某工作隊所轄各縣，第一批配發麵粉二百噸，另外分署便撥給這個工作隊二十噸，讓他酌量當地情形，辦理一些事業。第一工作隊會將其所得物資（1）委託南海官山希伯倫教會辦營養站，（2）救濟佛山華英中學從內地歸來的貧苦學生教員，每人發十五磅麵粉二人共領一罐牛肉或奶粉。（3）在花縣赤白坭抗戰區發特別救濟米四噸，（4）發給番禺兒童教養院九千餘磅麵粉。此外尚擬在南海佛山、東莞、縣城、及從化縣城辦理平價食堂。第二工作隊會將其所得物資在（1）新昌、荻海、長沙三埠設施粥站，（2）在上列三處設牛奶站，（3）在上列三處，辦理工賑，清理溝渠，并修理公共碼頭，（4）在新昌收容難童，（5）台山三社鄉災情甚重，擬以三千磅米辦理施粥，（6）擬在江門籌設平價食堂。

六 分署其他工作數點

分署其他工作，可以報告的：

一為遣送難民。難民遣散，由各工作隊負責辦理。至六月底為止，共遣送一八，四五九人，其中西江輸送站送六，六六六人，廣州工作隊送六，一六六人。

二為水利工賑。主要者有（1）廣州清濠，將廣州市東濠西濠及玉帶濠之污泥挖清，工作已完成，（2）修復石牌鄉農田水利，可灌稻田一萬三千畝，（3）搶修蘆苞水閘，以捍衛三水、南海、廣州等處農田，（4）修築清遠河堤，保衛農田二十餘萬畝，（5）修理全省大小基圍，第一批暫定補助修理三十五圍。水利誠為協助農民之要政，但目前廣東水利工作，有一個問題，急待解決，即水利行政機構之重複及衝突，須設法統一，水利工作始能推行順利。目前在廣東辦理水利的機關，有珠江水利局，有廣東水利工賑委員會，有廣東省糧食救濟協會，各有其背景，各有其計劃，又均各向分署索

賑糧，以實現其計劃。此種機構之重複問題，如不設法解決，則廣東水利之前途，荆棘殊多。

第三爲公路復員。分署曾撥麵粉三百五十噸，修復廣九公路，並已於七月舉行通車典禮，實際此路沿途工程，缺點尙多。汽車行駛，尙難暢快。我們於七月十五日擬由此公路赴東莞，但到了新塘河，便因無渡船過河而返。此外廣韶公路，爲廣州通曲江之幹線，其中廣州至梅坑一段，爲我們所經過各公路中最壞的一段，分署亦擬加以改進，已派專家前往視察。

第四爲協助醫療機關。除補助公私醫院免費病床二五〇張，共費一十萬元外，對於修繕設備及購用藥品等協助，亦共支出約四千萬元。

七 我對於凌分署長的建議

在離開廣東的前夕，我得一機會，與凌署長檢討廣東分署的工作，我建議了幾點：

(1) 廣東的輿論。因爲在過去數月中，曾發生暹米一千五百噸被人偷換案，又曾發生賑米二千四百包在九龍被盜案，曾發生賑米五千六百包，在粵沉船案，曾發生煉乳七箱被竊案，所以對於廣東分署，責難甚多。若干小報，每日必有一段或數段新聞，指摘分署。此種環境，對於分署工作，殊多不利。爲矯正此種缺點，我建議分署，添一副分署長，專門負責改進分署與社會各方面的關係，并常與記者舉行聯歡會，將分署重要工作明告社會。

(2) 分署未將物資運至各縣市政府，爲救濟物資被變賣而流入市場之一重要原因。分署應請總署多撥運費，俾能步湘桂二省之後塵，將救濟物資，直接送達各縣市政府所在地。

(3) 各縣市政府對於物資之發放，多未能照分署所定原則辦理，分署不應將工作隊集中於某駐點，應將工作隊員散佈各縣，俾工作隊員能隨時考察縣政府之工作，遇有違法事件，可以立刻矯正。

三十五年八月二日於贛縣。

江西分署善救工作

吳景超

一 行程

我於七月二十二日，由南雄赴贛縣，途中即發高熱，抵贛縣後醫生斷為瘧疾，熱度於二十五日始退。病後在贛縣休養，於八月五日始離贛縣，晚宿甯都。六日由甯都赴南城。七日離南城，赴分署所在地之南昌。八日在南昌。九日下午離南昌赴九江，當晚抵牯嶺。十日在牯嶺視察分署工作，十一日在牯嶺休息。十二日離牯嶺赴九江。十三日由九江經星子德安等地而返南昌。十四日至十六日均在南昌。十七日赴高安視察，當日即返南昌。十八日至連塘參觀農業院，該地離南昌十二公里。十九日離南昌赴餘江。二十日由餘江赴上饒。二十一日由上饒乘火車至浙江之江山。計在江西前後共住一月，其中有兩星期係在贛縣休養。

二 工作之特點

江西分署的救濟工作，其新鮮之點有二：一為農舍之建築，二為農具之發放。

在別的省份中也有花錢蓋平民住宅的，但都是把住宅蓋在大都市或縣城內，一般農民，殊難得其實惠。我們於八月七日由南城赴南昌，路經臨川，與工作站的萬組長談話，知道他們有專為農民建築的農舍，是為農民解決住宅問題的。此事引起我們很大的興趣，便請工作站的入帶路，領我們到青雲鄉濠上村去看正在建築中的農舍。工作站的計劃，是在濠上村及另外二村中，共建災農住宅十八所，每所容四戶，共計七十二戶。我們所見正在建築中的一所，是招商承包的，費款十六萬一千元，農舍的外觀，是茅頂，（以稻草蓋於竹簾上）竹筋泥牆。每所有一前門，一後門，一過道，房內共分四間，每間可住一家。房屋四週屋壁係編九尺高竹籬，外塗粉泥；其兩側上部，（上至屋頂下至籬）係以篾筋夾稻草遮蔽風雨。屋頂上鋪篾撈子，再加蓋稻草，上面用篾筋扎實，以防吹動。屋前後大門係用竹編製，并裝置門門，窗戶外面用竹條，裏面裝單頁式竹門，這種房子當然達不到戰前農民的水準，但農民有棲身之所，亦可不致擠在親戚朋友家中，又可就近耕種田地，使荒田可以開闢，對於加增生產上也有其貢獻。

由臨川至南昌途中，經過一處，名沙埠潭，有集體農舍，共十四棟，每棟四間，住三家至四家不等。這是南昌工賑隊去年十二月建築的。那時工價很便宜，每工只四百元，一棟農舍只須五十個工，另加一萬五千元材料，所以每棟農舍只花三萬餘元。

高安工作隊建築農舍，另用一種方法，即免費發給建造茅屋之竹木材料，并津貼工程費，發給材料的標準，係每兩戶合建茅舍一棟，每棟發給茅竹四十根至六十根，杉木十根至二十根，另給工程費五千元。每棟茅屋內室面積，規定自四方丈至六方丈，出簷度自八尺至一丈。高安這種茅舍在四個鄉裏，已建一六一棟，共六四四間。我們去參觀時，正在大風之後，有好些茅屋，因建築方法不良爲風吹倒，但也有好些經過這次風的打擊後，依然存在的。

江西舊第四工作隊轄武甯，修水，銅鼓三縣。過去曾有計劃在上列三縣，建築農舍一一五棟，每棟五十萬元。又補助修建農舍一三〇棟，每棟十萬元，我沒有到這些縣份去觀察，不知實際建築情形如何。分署方面還沒有接到他們建築完成的報告，分署供給的數目字，是江西境內，共建農舍一，三九二棟，大部份分佈在南昌及高安一帶。

農具的發放，也是江西分署別開生面的工作。在別的省份裏，有發種子的，有發肥料的，有發放耕牛的，但還沒發放農具的，江西分署對於農民發放的農具，可分兩類：一類是貸放的，如水車。一類是白送的，如犁耙。水車共貸放一，三一五部。凡農民耕地在十五畝以上，無自然水源灌溉，或受災損失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聯合三戶至五戶聲請貸放，每部水車貸款二萬元至六萬元，分兩期無息歸還，第一期在本年十二月底，第二期在三十六年八月以前。白送的農具，已發四一，三五〇件，如舊第一工作隊在南昌曾發犁耙三七五件，鋤鍬一，〇〇〇把，在新建發犁耙三〇〇件，鋤鍬八〇〇把，在進賢發犁耙七五件，鋤鍬七〇〇把。

三 工作的缺點

江西分署工作的缺點，我們看到的也有二點：一爲行政權之不集中，二爲建築費用花在南昌的太多。

關於行政權之不集中一點，我們一到南昌，就已看出，八月九日上午，我在分署的署務會議時，便大胆的告訴他們，全署中大約沒有一個人知道分署在耕牛貸款上放了多少錢，在水車貸款上花了多少錢，也一定沒有人知道，分署補助學校的修建費是多少，補助醫院及衛生院的修建費是多少。像這一類的重要數字，乃是救濟善後行政的重要參考，但江

這樣幹了兩年

西分署所在地的南昌，便沒有人能够供給這種數字。其故在過去有一部份的救濟及善後工作，分署已交給各地的工作隊辦理，各地工作隊，在六月以前，每月的經費是二千萬。這二千萬如何花法，分署會給以概括的指示，在此指示的範圍以內，工作隊是可以自由處理的。處理之後，工作隊對於分署，并無詳盡的報告，會計的賬目，在七月內有只報到三月份的，有只報到四月份的，所以分署無論從各工作隊的工作報告內，或帳目報告內，都得不到上列的詳細數字。

在七月底，分署已將江西的工作隊改組了。現在共有十個工作隊，除九江工作隊駐九江，及省會工作隊駐南昌市外，其餘八個工作隊，每隊所管的區域相等。以後工作隊的職權及其業務，大約將有變更。我們在此報告的，乃是沒有改組以前的工作隊。在未改組前，江西共有十六個工作隊，每隊所管的縣份多的如第十一工作隊，共管七縣的救濟事務；少的如九江工作隊，只管九江及瑞昌兩縣。此外管三縣四縣的也有。

工作隊的任務，共有六項，即：(1)農業救濟，(2)緊急救濟，(3)社會福利，(4)衛生，(5)防洪防旱，(6)建築。為完成上列六項任務，由分署每月撥給每一工作隊經費二千萬，經費的動支方法，分署指示，除辦公費外，以半數為建築費。其餘半數，以百分之十五為普通振濟，百分之十五為物資儲備費，百分之十為衛生業務費，百分之六十為農業救濟費。在此範圍之內，各工作隊可自由支配其經費。譬如建築費的分配，各工作隊的注重點大有不同。在修建小學，衛生院，救濟院，造渡船，建築公廁，建築農舍，築路，造橋，修建小型堤壩涵閘等對象上，各工作隊花錢的多少，是大不同的。又如衛生一項，各工作隊多數都設立門診部，但也有三隊沒有設立的。

工作隊辦理急賑，我們在湖南廣西等省，曾發現其缺點，江西亦非例外。江西的工作隊負責直接發放急賑物資，此點頗似湖南，但江西的工作隊，數目不如湖南之多，因此發放急賑時，便產生下列幾種現象：第一為延遲，如第十一工作隊，在我們於八月初離開贛縣時，才開始派人去發龍南虔南的麵粉，又如第十二工作隊在我們離開南城時，還沒有發崇仁及金谿兩縣的麵粉。第二為偏枯，即發放麵粉，不能普遍惠及各地災民，只有少數區域得到好處，譬如贛縣的麵粉，只發了贛縣的城內，其他各縣如係工作隊發放麵粉，大多數只發災區最重的幾個鄉鎮，好在江西并無旱災，並沒有許多非賑不生等着麵粉救命的人，所以工作隊發放麵粉的缺點，還未完全暴露。

上面係討論江西分署行政權的不集中，而順便談到工作隊發放麵粉的缺點。下面我們再說江西分署建築費的支出，集中於南昌的情形。

江西分署補助修復區醫院之修建，據衛生組報告，自一月至七月補助南昌市十一單位，共計二一七，八五〇，〇〇元，補助各縣衛生機構修建費，共五四，六九〇，〇〇〇元，總計二七二，五四〇，〇〇〇元，但據會計室報告，醫院修建費至七月底止，共支四二一，一六〇，一五四元，其中用於南昌的，共三三六，二五八，六七四元，用於各縣的，共八四，九〇一，四八〇元。由此統計，我們看出，醫院的修建費，有五分之二，集中於南昌。

學校修建費，據會計報告，共費三一七，二七九，三〇六元，其中用於南昌的，共二三七，二七九，三〇六元，用於各縣的，共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依此統計，有四分之三的學校修建費，係用於南昌。

上面我已說過，各工作隊的會計收支，尙未完全向分署報告，所以花在各縣的築建費，大約不只上面所說的數目。我們現在再用另一方式，來計算分署在南昌市以外所花的建築費。據會計室報告，分署至六月底止，共撥各地工作隊經費一，〇二〇，五〇〇，〇〇〇元，依規定各工作隊除辦公費外，應以半數為建築費。今以第十一工作隊之經費支配表為根據，建築費佔全部經費百分之四十二，又假定各工作隊之建築費，均用於醫院修建及學校修建，則工作隊所領經費中，應有四二八，六一〇，〇〇〇元，係用於上述二途。此為最大之估計，實際因建築費尙有其他用途，教育與衛生二項，修建費用，必達不到上述數目。今姑以此數與南昌市之醫院修建費及學校修建費相比，（六五三，五三七，九八〇元），南昌人口還不到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以不到百分之二的人口，其所得的建築實惠，竟超過全省人口的所得，其不合理，甚為顯明。

四 江西的特殊問題——鼠疫

在我們所經的各省中，時疫如霍亂，如腦膜炎，如天花，如傷寒，如瘧疾，是很普通的，但鼠疫是到江西才聽到。綜合各方報告，江東鼠疫，最早在光澤縣發現，時為民國三十年，有一福建商人，帶病到了光澤，死於光澤縣，其後光澤便發現死鼠，由死鼠將病疫傳於人。南城的鼠疫，係由光澤帶來，時在民國三十三年。民國三十四年，南城硝石鎮有一紳士，謂鼠疫係暑疫的訛傳，避免的方法，為請和尚打醮。衛生組的劉專門委員南山，謂此紳士包辦該鎮屠宰稅，想以打醮號召鄉人。鄉人彙集，猪肉銷路，必然大增，而彼所包辦的屠宰稅，也可因此增收。打醮的結果，屠宰稅是否增收不可考，但這個紳士却以傳染鼠疫而亡。他有一位妹妹嫁在黎川縣，來看哥哥的病，也染了鼠疫回去，死於黎川。此

爲黎川鼠疫的來源。到了今年，鼠疫更爲蔓延，以南城爲中心，南到南豐廣昌，北到臨川金谿，均曾發現病例。分署方面，曾於本年一月間組織南城臨時鼠疫醫防隊，前往防治，并向上海訂購鼠疫苗五百瓶，分發贛東各縣衛生機構四百五十瓶，并派分署第三巡迴醫防隊，攜帶藥品，協助防疫工作，省衛生處已在南城，臨川，黎川，及南豐四縣成立隔離醫院。又派了六個防疫隊，兩隊在臨川，一隊在梁家渡，一隊在南城，一隊在南豐，一隊在黎川，辦理防疫工作，如打預防針，塞老鼠穴，用DDT消毒等等，現在最可慮的，是臨川與南昌相隔相近，如鼠疫傳至南昌，大有蔓延全省之可能。現在分署補助衛生處二百一十萬元，在梁家渡設立檢疫站，將來尙擬在李家渡添設一處。據衛生處長談話，江西防治鼠疫的困難，一爲缺乏疫苗；二爲在檢疫站滯留旅客一星期，無法辦理；三爲車船滅鼠，并無良好辦法。我們以爲鼠疫無季節性，入冬因跳蚤易在人身潛藏，傳染尤爲方便，所以分署應與省衛生處通力合作，努力防治。第一要使它不要由臨川傳至南昌，第二要在已有鼠疫各縣，盡力撲滅。關於此項工作之進展，也許省的力量還不够，須中央各有關機關，加以協助，始能奏效。

五 江西與各省的共同問題——運費

在救濟行政中，各地分署所最感頭痛的便是運費。各分署由總署接到救濟物資，再將此物資，運往各縣，其所花的運費，大得驚人，廣西方面，黃署長曾估計，每噸物資，由梧州入口，直至運到接受者之地點，平均約需十五萬元。湖南方面，陳嘉俊組長談：運一萬噸物資，須十億元，每噸須十萬元。廣東方面，我與儲運廳組負責人計算過，由廣州市運至各工作隊所在地（不包括工作隊運至各縣的運費），平均每噸須三萬〇八百元。江西方面，每噸的運費，我會從九江辦事處及分署儲運組搜集材料，計算如下：

(1) 由九江至南昌	一〇, 五八七元
(2) 九江上下力	六, 七六〇元
(3) 南昌上下力	四, 〇〇〇元
(4) 南昌至各工作隊	一九, 五八五元
(5) 工作隊至各縣	一一, 六六〇元
總計	五二, 五九二元

以上運費，其所用之工具，係以帆船為根據。如改用輪船或卡車，每噸運費，尚不止此。由南昌至工作隊之運費，係根據七個例子求得之平均數，由工作隊至各縣之運費，係根據三十三個例子求得之平均數。今姑以五萬元為每噸物資由九江運至各縣之運費，則總署如分配與江西一萬噸物資，便須配與運費五億元，否則此項物資，如何達至災區，便成爲一極嚴重之問題。

六 救濟善後工作之展望

我們從重慶動身，在途中已曾走了三個多月，在這三個月中因時間與地域的遷移，我們的注意點也時有更易，起初我們爲廣西及湖南的旱災所震動，最注意的問題，便是如何發放急賑。離開湖南到廣東江西，秋收已會到手，而且這兩省并無大規模的天災，急賑不成重要問題，我們便常常想到以後救濟善後的工作，應當走那條路。

在救濟方面，我的印象，是受災各區的農民，在衣食住三方面，恢復戰前水準的速度，大有不同。在食的方面，今年各地豐收，除少數縣份之外，我們可說大多數的農民，已經恢復戰前的水準，因此也無須再爲救濟。但在衣的方面，我以爲如無政府協助，受災農民，如欲恢復戰前水準，至少要五年。住的方面，如欲恢復戰前水準，至少須十五年至二十五年。有些鄉村中的老者，認爲我對於住的推測，過於樂觀。高安的一位紳士，說是在他的村內，如欲將房屋恢復舊觀，起碼須五十年，所以救濟的工作，以後可以集中在衣與住二方面，住的救濟，江西的經驗，大可參考。我的意見，以爲在受災各縣，應該放一千萬至二千萬元的住宅貸款，每戶以五萬元爲限，讓他們建築簡單的農舍。此項貸款，分五年無息償還，由各縣政府組織委員會保管，以利息的收入，補助衛生事業的經費。

提到衛生，各地的行政官吏，公正士紳，鄉間老百姓。衆口一辭的承認其重要性。但衛生經費，各縣都小得可憐，各縣主管衛生院的人，其訓練也多不如人意。譬如江西訓練醫生的最高學府，是中正醫學院，但該院的畢業生，沒有一個當江西各縣衛生院的院長的。當院長的人，大多數是醫專畢業的，入醫專的資格，是初中畢業。考入醫專後，受訓六年，便可行醫。我們仔細思量，以爲人的補充，非短期所可得到的事，也非衛生行政中最弱之點，現在各地最普通的病，爲瘧疾，痢疾，皮膚病等，醫這些病，都有特效藥可用，不必深造的醫生皆能開方，假如我們能够把各地的衛生院購置藥品費增加，一般民衆，便可立食其賜。所以我願意總署在短短的一年幾月內，想出一個方法，爲各地的衛生事

業，奠定基礎。以前的報告中，曾提到此點，此次又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法，請主管的人參考。

以後總署分給各省的麵粉，可不必辦急賑了。但可以此種物資，辦理工賑，進行善後的工作。關於此點，各地的輿論，都以爲農田水利，最爲重要，此項工作，直接對於農民，發生利益，而且各地均有這種需要，如各省以此爲中心工作，自然可以避免過去善後事業，集中於少數都市的弊病。將來辦理這種工作時，可由各縣政府動員人力，省政府的建設廳或水利局供給技術，而分署則供給物資，從旁督導。以此種方式推行農田水利的工賑，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分署不必多立機構，多添人員，便能推動工作。除農田水利之外，若干區域之道路修築，對於整個國民經濟，亦有其貢獻。其他善後工作，如工礦交通等項，因途中所得之資料不多，故不具論。

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於金華。

浙江分署視察歸來

吳景超

一 行程

我們於十月二十一日由南京出發，二十二三兩日，因事在上海接洽，二十四日轉赴杭州，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均在杭州視察。三十日赴吳興，下午五時半到達，行九十公里。三十一日參觀吳興城內公私醫院學校及慈善機關。十一月一日清晨，乘小汽輪赴南潯鎮，上午十時到達，行七十三華里，訪問該鎮商會後，當日下午，仍回吳興。十一月二日返杭，三日休息。四五兩日，赴嘉興視察，六日復回杭州。七日擬赴甯波，因江湖退落，汽車無法過渡，乃改至翌日出發。八日上午十一時經紹興，至縣府訪問。下午五時半安達鄞縣。十一月九日在甯波市區視察。十日乘小汽艇赴東錢湖看水利情形。十一日赴奉化，遊溪口，當日仍回鄞縣。十二日下午二時半，乘招商局江西輪離鄞，十三日侵晨到達上海。計此次在浙行程，前後凡二十日。

又本年八月底，在我們視察了江西分署之後，曾取道浙贛路，由上饒經江山，衢州，蘭谿，金華，諸暨各縣，到了杭州，當時，因總署在南京舉行工作檢討會議，我們便於九月四日匆匆趕回南京，在那第一次行程中，我們視察了杭州市區，海甯的錢塘工程以及第四工作隊的服務情形。

二 浙江的災情

浙江省共七七市縣，戰時淪陷於敵人手裏的，除了浙南龍泉，慶元，景甯，泰順，淳安，遂安，仙居等八縣外，達六十九市縣，如果把浙江省整個鳥瞰一下，災情的嚴重，當以浙西沿太湖流域之長興，吳興，武康等縣為最。

單以房屋之損失一項而論，如武康長興，其損失百分比，皆百分之九十以上，因為沿京杭國道，自上柏，武康，三橋埠，埭溪，長興一帶，為我們的游擊區，經我國軍與地方團隊的大小爭奪戰，不下數百次。敵人為施行掃蕩，將交通沿線房屋焚毀一空。我們第一次到杭州時，特地乘車去武康縣視察，只見城內一片荒草，矗立着幾截殘垣，城外有幾家小鋪子，都是臨時搭蓋的茅舍，縣政府在離城約三里許的一所民房裏辦公，這是戰後碩果僅存的一僅存的一所大

房屋。

在我們去南潯的途中，運河塘岸之北，即是靠近太湖的一面，所有村鎮的房屋，亦多焚毀，一路所見，幾乎完全是茅屋。在戰前，這一帶是比較富庶的地方，而現在却滿目淒涼。

其次如義烏，江山，縵縣，或因地方民性頑強，好打游擊，或因敵我兩軍，作拉鋸爭奪戰，民房損失，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至沿海一帶，如奉化，鎮海各縣，災情亦頗嚴重。當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敵人第一次登陸時，鎮海縣武甯鎮原有房屋一千二百餘間，全部夷為平地，居民多流為乞丐，又小港村適當要塞之衝，燬民房千間以上。柴橋鎮被敵人轟炸達十六次，所有小學校全毀，民房損失在四百間以上。

浙西天目山以及浙東的四明山，都出產大木材，在淪陷期間，被敵人砍伐殆盡，用以取暖或建築橋樑。在我們去武康和奉化的途中，很少見有高大的林木。十一月十一日遊溪口，參觀武嶺學校，據該校總務主任說：武嶺岡上，在戰前原有不少合抱的大松，現在已完全被敵人砍光。

這些林木的損失，使許多的林山變成了童山，雨水不能吸收，於是一瀉如注，成爲暴洪，泥砂沖積，淤塞河床，使農田水利，發生了嚴重的問題。

以上所述，不過舉災情之一二例，自然不能概括一切。凡敵人所施之於其他各省的，如搜刮糧食，毀損農具，屠宰耕牛，破壞道路橋樑，以及種種姦淫燒殺等暴行，在浙江也沒有例外。可是我們認爲這些直接由於寇災的損失，並不能置浙江人民於萬劫不復之境，而最大的危機，還是在一般農村經濟的破產。

我們知道浙江是一個蠶絲魚米之鄉，杭嘉湖各縣，蠶絲業特別發達，人民每年在這副業上的收入，恆超過他每年米產的收益。戰前有許多人是以此蠶絲起家的，現在以絲綢市場不景氣，老百姓在蠶業上已無利可圖，於是很多桑園，聽其荒蕪，他們失去了這唯一的財源，生活便日見窮苦。

我們以吳興爲例，吳興全縣田畝，包括田地山塘在內，戰前約一百六十萬市畝，其中稻田約一百十五萬市畝，平均每畝產米一百十五斤，全年可產米一百七十餘萬擔。戰前米價平均每担以十元計算，則吳興全年在米糧上的收入，總值約爲一千七百餘萬元。

而吳興的蠶絲業，最盛的時期爲民國十六年，至民國二十六年，尚有織綢廠三十五家，織綢電機二千餘架，木機

最多曾達七千架以上，縲絲廠十二家。每年出絲在四千包以上，（每包一百關斤，每斤十六兩八錢）四分之三的絲係外銷，四分之一的則在本地織綢。

戰前每包絲的價值，自六百元至九百元不等，最高曾達一千七百元，以最低每包六百元計算，每年約值二百四十萬元。其餘附屬品（俗稱下脚如繭衣等）的價值，每包可得一百五十元左右，合計百六十萬元。又土絲加工後，通稱爲「緝里干經」，南潯一地，年產達七千包以上，每包約值四百七十餘元，總值在三百三十萬元左右，而各鄉的土絲，年產在五萬包以上，以每包三百五十元計算，總值爲一千七百五十萬元，再加上各鄉全年蠶繭的收益二百四十萬元，則吳興每年在蠶絲業上的總收入，當在二千六百餘萬元左右。

由上述的情形看來，吳興人的收入，大半是靠著蠶絲業。可是戰後的情況，却一落千丈。現在織綢廠，大小僅存十家，絲廠四家，織綢電機，只剩了戰前的十分之一，二百餘架，木機不足一千架，蠶繭在戰前盛時年產約十萬擔，現在只達戰前的百分之二三十。同時吳興的可耕田畝，戰後僅八十萬畝，所產糧食，勉強八個月之用，而今年有三十八個鄉鎮發生水災，收成打了個六折，食糧更感缺乏。

蠶絲業破產，米糧銳減，現在吳興的老百姓，一般的在貧窮中生活。

其次如沿海一帶的漁民鹽民，亦在窮困中掙扎，據六區專員俞濟民談：定海，象山，奉化各縣，藉漁業爲生者，達二十餘萬人。戰前有大捕魚船一千餘隻，現僅存四百餘隻，在抗戰期間，海盜橫行，捕魚困難，加之有若干種爲修建漁具所必需的物資，如桐油，苧麻之類，政府誠恐資敵，禁運出口，以致漁具無法修建，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海運斷絕，來自菲列賓的的製網主要工具——漁烤，供應不繼，影響捕魚，頗爲不利。

漁民的組織，分爲漁工（夥計），業主（老闆），漁商及漁行四級。漁商向漁行借貸資金，以之轉貸給業主，業主得此貸款，招僱漁工，層層剝削，結果漁工得了極微少的工資。

捕魚的時期，大概在舊歷一二月間捕小黃魚，四五月間捕大黃魚及墨魚，八月起再捕小黃魚，臘冬多捕帶魚。所以一年之中，除六七兩月所謂「漁隙」外，幾乎無月不是過的浮海生活。因此漁民們大多嗜酒好賭，任性揮霍，手頭毫無積蓄，永遠在業主與漁商的重重剝削之下，度其貧苦的生活。

又定海，象山，餘姚等縣，均多鹽民，如舟山一島，有六千餘戶，暨岱山衢山兩地，亦有千餘戶，除了三分之一的

居民，在農忙時兼操孱耘的耕作外，其餘皆專業晒鹽，經過了六年日寇的統治與掠奪，大戶降為赤貧，赤貧轉成餓殍，炊烟寥落，十室九空。

由於上述的情形看來，號稱江南富庶之區的浙江，經過這次戰爭的洗禮，人民生活與社會經濟情況，實際已完全變質。

三 浙江分署的善救工作

分署為辦理工作方便起見，在浙江方面，除了杭州市，杭縣，餘杭，新登，分水，臨安，於潛，昌化，富陽，紹興，蕭山，建德，桐廬，及諸暨等十四市縣的業務，歸分署直轄辦理外，特將全省劃為四個工作區而成了四個工作隊。第一工作隊駐甯波，管轄鄞縣，慈谿，鎮海，定海，奉化，象山，甯海，餘姚，上虞，新昌，臨海，仙居，天台，三門，黃岩，溫嶺等十七縣。第二工作隊駐吳興，管轄吳興，嘉興，嘉善，平湖，海鹽，崇德，桐鄉，海甯，安吉，孝豐，長興，德清，武康等十三縣。第三工作隊駐溫州，管轄永嘉，樂清，瑞安，平陽，玉環，泰順，青田，景甯，麗水，縉雲，慶元，雲和，龍泉等十三縣。第四工作隊駐金華，管轄金華，東陽，義烏，盤安，永康，湯溪，武義，宣平，蘭谿，龍游，衢縣，常山，江山，遂昌，松陽，開化，遂安，浦江，壽昌，淳安等二十縣。在福建方面，分設福州與廈門兩辦事處，負責辦理福建的善救工作，那裏爲了時間與交通所限，沒有機會能去，而且浙閩分署自改組後，兩省的業務行政，已完全獨立，故福建部份，只能略而不談。

分署在浙江的工作，可以分爲賑卹，衛生與儲運三部門：

(甲) 賑卹

(一) 關於急賑部份，過去會撥發冬令救濟費二千萬元，發放麵粉二，七二九·〇四噸，舊衣一，七三三包，麥子七三四·四二噸。此外在今年六七月間，因爲諸暨，浦江，淳安，富陽，蕭山，臨海，壽昌，遂安，武康，吳興，杭縣等十一縣，雷雨連綿，山洪暴發釀成了水災，臨時撥了一批麵粉與洋麥辦理水災急賑，以上急賑工作，至本年七月底，大致已告結束。分署工作隊，在辦理急賑期間，除了監放物資的責任外，并不事前作普遍赤貧戶的調查與直接發放物資

之責。

在浙江各縣都有縣社會事業救濟協會的組織，各縣應得物資，由分署與浙江省審議委員會根據各縣的災情輕重，淪陷時期的久暫，人口的多寡，面積的大小等標準，共同規定了一個物資分配的百分比。各縣在救協會，得到了分署的物資配發單後，直接向指定的倉庫去領運，然後再根據各鄉所報的赤貧名冊，分配受賑人數，定期發放。在這一過程中，地方與分署接聯繫，工作隊與地方却並不發生多少關係，因此，各地發放物資的情形，未盡一致，工作隊對監放責任，亦發生了問題。

例如嘉興縣，有六十五個鄉鎮，得急賑麵粉與麥子各七十噸，分由兩個機關辦理，一個是嘉興縣社會事業救濟協會，他發放四十五個鄉鎮，在這區域裏面，再分由天主堂，縣救濟院，王店救濟院，紅萬字會，新陸救濟院，縣黨部，縣參議會，及青年會九個團體來協助辦理，受賑人數較多，每人所得麵粉，最少者僅一二斤。另外一個是基督教主辦的國際救濟協會，他們發放二十個鄉鎮，發放物資的標準與辦法，完全由他們自己擬定，所有赤貧戶必須經過詳細調查核定後，才發給領物憑證，他們發放的對象較少，故每人所得物資較多，多的可得麵粉二十斤，最少者亦可得五斤，而且對自己的教友，比其他災民，待遇較優。

嘉興得舊衣一百包，完全歸縣社救協會發放，國際救濟協會，所發的二十個鄉鎮的舊衣，則由該會直接向國際紅十字會募捐而得。縣社救協會得此一百包舊衣後，按四十個鄉鎮的災情輕重與人口多寡，分爲甲乙丙丁四等，甲乙等的鄉鎮，各得衣一包，丙丁等的鄉鎮，兩個合得一包，用抽籤辦法發放，剩餘下來的零數，則由縣府發給慈善團體。

我們於十一月十日，赴鄞縣漁源鄉訪問，據該鄉副鄉長告訴我們，漁源鄉所得急賑麵粉，係各保平均分配，人數多的保裏，每人僅得半斤，人數少的保裏，可分得五斤，又舊衣一包，無法均分，於是用標售的辦法，以現款發給貧戶。

各縣社救協會，很多直接向分署請賑，物資核定後，并直接向分署的倉庫領運，因此關於物資的報銷，當地工作隊，並不完全了解清楚。譬如冬令急賑款二千萬元，二月間即行發放，究竟各縣如何處理，至八月底只有五六個縣市，係由工作隊查明報告，其餘尙未報銷。第二工作隊轄區的急賑物資，自今年三月開始發放，至九月間辦理完竣，而報銷者僅五六縣。又如水災急賑，武康得麵粉十噸，由分署直接運去，等到第二工作隊得此消息，麵粉早被吃光了。在武康縣

社救協會看來，認為依據領發物資的手續，只要直接向分署報銷；在第二工作隊的立場，認為武康係工作隊管轄範圍，有監放物資的責任，不能不加過問。

所幸急賑時期，已成過去，而浙江的老百姓，對分署的要求，善後重於救濟。我們常聽到有些鄉長說，很多百姓，不願爲了領取一二斤麵粉而跋涉到鄉公所去蓋一個指摹印，足見浙江非賑不生的情形，並不十分嚴重。而一提到他們的需要，首先回答的便是農田水利，浙江分署自始亦就着重於工賑，本來規定第一批撥運各縣的麵粉，應全部辦理急賑，但爲適應各縣實際需要，在經放急賑物資糧食部份應行注意事項（乙）之十一條的規定，經社救協會的通過，得提百分之四十的急賑物資，辦理工賑，第二次審議會通過又改爲百分之七十，至六月間，經派員調查，認爲各縣發放急賑物資對象廣泛，每人所得，爲數甚微，手續又極繁冗，於是又訓令工作隊：「嗣後配發各縣救濟物資，糧食部份，除本署專案指定撥濟對象者外，應一律舉辦工賑。」

在八月下旬，我們從分署得到配給物資的數字是：（一）急賑物資共發三，二一四噸，（二）工賑物資共發四，〇一七噸，於此可見急賑與工賑在業務上的比重。

（二）關於工賑部份，第一件大事爲搶修錢塘，其次爲舉辦一般小型工賑。

（一）搶修錢塘工程 海塘的範圍，包括甚廣，北岸自杭縣的上四鄉起，下迄平湖之獨山止，計長二四三公里，經杭縣，海甯，海鹽，平湖四縣，稱爲浙西海塘。南岸自臨浦至曹娥鎮，計長九十多公里，經蕭山紹興兩縣，稱爲浙東海塘。浙西陸地平均高度，高出吳淞水準，〇·三公尺，而沿海的朔望漲潮，每達吳淞水準〇·六公尺以上。所以錢江堤塘，完全爲防範海水倒瀉而築，萬一崩潰，不僅浙東紹興與浙西杭嘉湖所屬十餘縣千萬畝農田，將全部陸沉，即江蘇之蘇，松，太，常一帶之生命財產，亦失去了屏障，故自有唐以來，沒有一個朝代不在海塘上經營修築。在抗戰期間，敵人在塘岸上挖壕築堡，千瘡百孔，塘基動搖，雖亦曾偷偷發動民工，予以搶修，但多用柴木，僅爲臨時堵補缺口之計。勝利之後，浙江人民起來作緊急的呼籲，於是省政府把搶修錢塘視爲復員後第一要務，同時亦成爲浙閩分署的中心工作。

此項錢塘搶修工程，由浙江省海塘緊急搶修臨時工程處主其事，其下分設航海，鹽平，蕭紹三段分工程處，分署先撥麵粉一百零五噸，就此岸杜，膏，鍾，隸四個字號先行緊急搶修，并撥補蕭山縣府麵粉五百一十九

袋，搶修南岸開家壩臣伏二字號。在各施工地段，分署特設臨時工作隊，派員監放麵粉及負復量蕩方之責。規定技工每人每日給與麵粉十二斤，普通工每人每日八斤，每隔五日，發放一次，後來因其他字號亦頗危急，險象環生，於是變更計劃，作全面的搶修。但估計全部所需工料，達六十億元之鉅，除分署請准總署允撥二十億元以物資折代外，其餘不足之數，由中央與省府撥補。現在杭海，鹽平，蕭紹三段殘缺海塘，已全部搶修完竣，共撥麵粉一，二八三·六五噸。

我們於八月二十九日會赴海甯東約十餘公里之陳汝港看施工情形。該地有缺口三處，最長的一個缺口有七六二公尺，均以柴塘堵口。另有兩處，在石塘與土塘之間，接聯善築有短塘，名曰兜塘，兜塘的作用，以防萬一石塘決口，潮水不致泛濫過廣，此外還有所謂子塘，係因石塘太低，另在後面加築土塘，較石塘略高。以免潮水越塘內侵。

關於塘工類別，名目繁多，自唐迄今，先後有土塘，石圍木櫃塘，柴塘，魚鱗石塘，混凝土塘，階級式斜坡塘以搶修之新柴塘四種外，其餘已不再採用。

錢塘搶修工程完全為臨時救急之用，並非久長之計。今年秋潮，雖幸安然渡過，但柴塘工程，畢竟泥土鬆浮，經海水衝擊之後，即易竄成缺口，非時時加工填充不可。現在浙江省已正式成立塘工局，將繼緊急搶修工程之後，進行石塘的施工，以謀澈底之整修。

(2) 舉辦小型工賑 分署規定工賑的種類為：(一) 修築縣道及鄉鎮道路，(二) 疏濬村鄉河流，(三) 修築堤壩塘閘，(四) 開墾荒山荒地，(五) 興修小型農田水利，(六) 修建因戰事損壞無法復學之小學校舍，(七) 其他有關中央及本省主管官署法令規定之鄉鎮公共造產事業。各縣要辦理上項工賑，必須依照分署規定之格式填具工賑申請書，辦理工賑計劃，並附工程圖說及全部工程預算，連同其他有關實施辦法，報請分署核辦。而分署特設了一個工賑委員會，負責審核一切工賑事項。分署接得各縣的申請書後，為明瞭其實況起見，常派員出去勘察，或令工作隊就地調查，然後根據調查報告，予以准駁。

在各縣所申請的工賑中，以農田水利為多，例如第二工作隊轄區內，核准了二十一個單位的工賑，其中舉辦農田水利與修築塘壩的有十七單位；又第一工作隊轄區內，核准舉辦之工賑有六十二件，其中關於農田水利的有四十二件。為什麼農田水利在浙江如此其重要呢？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這樣幹了兩年

(一)吳興太湖濃港 太湖自長興縣至吳興縣之南潯鎮，有七十二濃港。其作用為調節內河與太湖之水量。因吳興局部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低，濃港均在城的東北部，西南部天目山系的山水，分入東西二苕溪，西苕溪由小梅港而入太湖，東苕溪則分由東塘河，中塘河，橫塘河經各濃港洩入太湖。

太湖水位與濃港水位，相差不多，故北風一起，湖水倒灌，港底下段，因泥沙沖積，即被淤高，妨礙洩水。各港下口，雖設有閘門，但距湖岸尚有數百公尺，閘外一段，更易淤塞，故每年必須導口。在抗戰期間，濃港失修，今年因山洪暴發，兩次水災，第一次在早稻期間，第二次在晚稻收割期，單吳興一縣，有三十八個鄉鎮報災。所以我們一提起吳興的善後建設，地方人士，莫不衆口一辭的首要疏濬濃港。

(二)鄞縣東錢湖 在鄞縣的東南方有一個大湖名東錢湖，四面環山，約三倍大於西湖。全湖劃分為二區，在最狹的一端，築有五里橫塘，橫貫南北，塘以內稱「梅湖」，面積約四千一百三十畝，其餘統稱「外湖」，面積約有三萬四千一百九十畝，合計全湖面積為三萬八千三百二十畝。主要的水源，來自福泉嶺南等山峯，高者逾千尺，源長流遠，水大時，溪寬自八十尺至百尺，水源面積約為六二·七平方公里，合十萬二千畝。

東錢湖受益的田畝，在鄞縣境內，灌田總面積，計約四十八萬三千畝，鎮海縣境約計八萬五千畝，奉化縣境約計十六萬畝，合計三縣受益田畝，約七十二萬八千畝，如除去其中河流道路村落，則灌田淨面積約計五十萬九千餘畝。

我們於十一月十日，由東錢湖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蘭先生陪同赴東錢湖參觀。他指點我們看，靠近五里橫塘一帶的湖面上，生着很大一塊青草，便是近年泥沙沖積而成。梅湖部份，已完全變成了稻田，僅四周留出一條小溪通到鎮海縣境。鎮海人民，因東錢湖關係他們的農田水利，不許鄞縣人在梅湖裏種稻，曾糾衆將四周田埂挖去，引起了雙方極大的糾紛，後經整委員會出來調停，答應今年秋收之後，明年不再耕種，一場風波，始告一息。

陳蘭先生告訴我們說：單做疏濬的工作還不是一勞永逸之計，必須使四面山上的泥砂，不再向湖面沖積。因此，他們計劃把湖內挖掘起來的泥土，築一條環湖馬路，同時在山上植林。這樣，不但避免了泥砂沖積，游淺湖床，而且因交通方便之後，使東錢湖成爲第二個杭州的西湖，對繁榮鄞縣，必有極大貢獻。

現在浙江的工賑，無論已舉辦或已經核定了的，大部份都在停頓之中，沒有積極實施，其原因：

(1)發給物資太少 分署規定每工發給麵粉二斤，以時價折算，不過六七百元，而老百姓做其他勞工，每

日可得工資二千元至四千元不等。工賑原含有救濟的意義，如果做工一日，僅得麵粉二斤，不足以贍養家庭，適足以擾民。因此，許多老百姓，對工賑並不發生興趣。

(2) 農忙來了 浙江的晚稻，收割很遲，十月中旬我們還看見農民在田間忙著收穫的工作，要農民拋棄了自己的工作，而參加工賑，自然不可能。

(3) 器材缺乏 有許多水利工程，必須使用特種器械，才能奏效，譬如嘉興城疏濬城河，因缺乏抽水機，試了一個星期，只得中途停止。其他如吳興澙港的疏濬，如缺乏挖泥機，亦難施工。

各縣地方政府，有鑒於此，最近曾召開交通水利會議。如第二區恢復公路實施綱要規定：凡填築路基土方，整理路面路基，採運路面材料，鋪築路面，搬運木石料，搬運碎石，以及挑運黃沙黃泥等工程責任，由勞働服役負責。又第二區三十五年度水利工程實施綱要，規定各項水利工程經費之籌措：(一) 工賑，向分署申請撥發麵粉，(二) 利用國民義務勞働，(三) 向中農行貸款，(四) 征收田畝受益費，(五) 征購材料。第十區(嘉屬)各縣水利建設綱要，亦規定所需技工及民工，由各縣依所轄地段，以工賑方式配合國民義務勞働集工興辦。至工料之籌措：(一) 義務勞働，(二) 分署撥給之麵粉，器材及款，(三) 收取受益費用，(四) 募捐，(五) 縣預算撥發。

由此看來，工賑的實施，除了分署從旁協助撥發麵粉貼補外，必須地方自身有推動的力量，才能順利進行。此外屬於賑卹方面的。還有一種特賑的工作，其中重要的，為配發各慈善機關救濟物資。

浙江各縣的慈善救濟機關，我們所見到的，一般教會辦理的，還有相當基礎。如嘉興的福音堂，鄞縣的普濟院，內設育嬰，殘廢，孤老醫院各部門，規模多相當宏大，他們不但擁有雄厚的房地產，有固定的基金，而且有教徒作幹部，願意終身為慈善事業服務，而地方的慈善機關，以經費困難，很多已不能舉辦。例如南潯一鎮，在戰前設有貧兒院，養老院，育嬰院，師善堂，施藥局，積谷倉等，現在除了師善堂，育嬰院還勉強維持着外，餘均一律停止。本來很多縣級救濟院，在戰前有不少公產可以發展慈善救濟事業，現在因縣財政困難，縣政府藉口統籌支配，把許多公產收回縣庫，作彌補其他支出之用。

各縣慈善機關，受到分署補助麵粉，米麥，牛奶，奶粉，罐頭食品的，截止七月底止，計有杭州，杭縣，餘杭，臨安，嘉興，桐鄉，海甯，蕭山，甯波，紹興，奉化，諸暨，定海，嵊縣等共二百二十四單位。關於此項物資的補助，大

多是經常供應的性質，每月由工作隊根據各單位的申請，經調查後，報請分署核發，如人數變動，則配發的物資，亦隨之增減。

(乙)衛生

浙江省的衛生事業，雖經八年戰爭的摧殘，但以現在的規模看來，仍想當普遍而發達，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

我們參觀吳興的福音醫院，該院設有內，外，耳鼻喉，產婦等科，醫生七人，護士已畢業者九人，實習者六十八人，病床一百五十張。關於手術與檢驗等所用器械，均頗完備。此外並附設一個護士學校，化學試驗班，調劑訓練班。在鄞縣，規模最大的，要算華美醫院。該院有病牀一百二十，內部設備與吳興的福音相彷彿，該院於普通門診部之外，特設了一個婦孺簡單治療所，專治癩頭，疥瘡，爛腳，沙眼，瘧疾五種疾病，每人只取掛號費一百元。逢一四兩日，免費治療梅毒。每日就診者在七十人左右。

鄞縣的衛生院，設有縣立中心醫院，傳染病醫院，以及江東普仁第一衛生分院，甲村第二衛生分院，五鄉禔第三衛生分院，鄞江橋第四衛生分院，鳳喬第五衛生分院，內容雖並不十分充實，但分設有如許機構，實為其他縣衛生院所罕見。

在我們參觀東錢湖那天，經過漁源鄉莫枝堰，該鎮有公立普益醫院一所，院中有病牀十三，醫生二人，一切均粗具規模。在一個鄉鎮上有這樣健全的醫院，我們還是初見。

嘉興除了福音醫院之外，尚有省立嘉興醫院，私立三一醫院，德心醫院等。戰後私人診所勃興，計中西醫所在十家以上。

分署在衛生方面的工作，因所得醫藥器材較少，除了臨時辦了一部份防疫救濟及委託地方衛生機構發給一些營養品之外，實際對各地醫院衛生院醫藥器材的補助，配給甚少。分署曾經核定予以病牀設備者計四十二單位，包括省，縣，市，公立及教會醫院等五種，擬定配給二百五十病牀設備共三套，一百病牀設備共四套，五十病牀設備共二十三套。但很多醫院，至今還未領到。

衛生的工作，由分署衛生組自行辦理，與工作隊衛生股很少很少發生業務上的聯系。所有醫藥器材的配給，交由省

衛生處轉發。往往工作隊對當地的醫院衛生院，究竟得到分署何種救濟與補助，並不清楚。我們在吳興參觀福音醫院的時候，我們告訴院長說，福音可得一百張病牀。院長莫明其妙，工作隊的衛生股，也不知此項消息。

現在工作隊的衛生股，已明令撤銷，我們在第一工作隊看到分署十月十六日衛字一二四二號訓令內說：『本署對工作隊業務，有加強之趨勢，以此對各工作隊衛生股設置問題，實有考慮之必要，茲經重行規定，各工作隊不設衛生股，其原有設置者，亦予撤銷，其衛生業務，由本署集中辦理。至營養物資轉發及例行公事承轉，即由工作隊賑務股承轉』。

第一工作隊爲了督導各地衛生事業，曾上了一個請予恢復衛生股的意見書。而分署於十二月四日又以衛字第一三三七號指令工作隊說：『因本署對於推進衛生工作計劃，原則上已予變更，所請應毋庸議，本年度各地醫療衛生工作，主要爲分配物資，各醫院衛生院業務初步調查，亦經告一段落，同時各受物單位，應用物資稽核事宜，俟明年度開始，當由本署再行計劃，設置巡迴視察，分區督導』。

事實上，工作隊的衛生股，並沒有設置專門醫務人員，像吳興第二工作隊衛生股，僅有一個護士，即使做調查工作，也感覺困難。

(三)儲運

分署爲便利運輸與發放物資起見，在浙江成立了十二個倉庫，三個在杭州市，其餘諸暨，甯波，嘉興，吳興，蘭谿，溫州，斜橋，桐廬等地，各設一個倉庫。總容量約一萬噸左右。

浙江交通，在戰時破壞甚烈。公路橋樑，大都圯毀，路面又極不平整，行車困難。浙贛鐵路現只通到諸暨，故浙江物資的運輸，除了上海至杭州直接利用鐵道外，大部利用水道。其餘少數物資如醫藥品之類，則直接由卡車運送。

目水道運價，平均每噸每公里一五〇元。至各地倉庫，因大多接近碼頭，裝卸費亦較低廉，平均每噸在三千元左右。

各地倉庫，其責任僅在物資的存儲與收發。而物資內運至各受領所在地的任務，照例由工作隊的供應股辦理。可是分署以經費困難，不能負擔此項龐大運費，於是規定了一個各縣提領物資運雜費支給標準，及領運物資辦法。支給的標

準是：(一)水運路線，每噸每公里運費二百元，折合麵粉一斤。(二)公路線，每噸每公里運費四百元折合麵粉二斤。(三)肩挑路線，每噸每公里運費一千元，折合麵粉五斤。至小麥代替麵粉折發運費，以百分之三十五之折合率為標準，即麵粉一斤等於小麥一斤又二兩半。各縣在接得分署儲運組簽發之分發單後，必須於十五日內向指定領物倉庫提貨，逾期則行改配，至應付運雜費，可憑支給標準折算麥粉數量，在應領麵粉內扣抵，再行取其運快收據送分署核銷，以憑補發。

所以工作隊供應股，實際上只做了核算運輸里程與折付運費的工作。

物資的內運，既倉庫與工作隊均不負責，於是發生一個矛盾的問題。

分署儲運組得各地倉庫的報各，說是倉庫物資已不堪容納，必須增新倉庫。而賑務組方面又說，物資已配發一空，須加速運輸。分署當局為明瞭實況起見，特派了儲工組方面的負責人到甯波調查。結果查出許多物資，是早經分配給各受領單位，而逾期未領，至今仍留存倉庫裏；實際未配發的物資，為數甚少。

究其原因不外：(一)工賑尚未進行，受領機關為避免自己運儲的麻煩，不必急急取領。(二)運費折價太低，難免賠累，故提貨不見踴躍。(三)物資配發零星，如營養食品，少至二三箱，米麥少至四五包，受領機關不願跋涉提運。(四)公事手續繁複。各單位自申請之日起至領取物資之日止，其間調查，審核，批復，公事往返，往往費時半月至一月，使物資不能及時清運。(五)工作隊對逾期不領之物資，未能按照規定，作嚴格改調之執行。

現在分署儲運組與賑務組，正會商辦法，以謀改善。

四 批評及建議

根據上述報告，我們看出在分署的組織上，賑務，儲運，衛生各自為政，使運作隊遊離於地方與分署之間，往往對自己轄區裏的業務未盡明瞭。以後，不但分署各組應該常常舉行會報，檢討業務，工作與分署各組，亦須加強聯繫。其次在職權上，分署採集權制度，以致各地工作隊自身不能發揮力量。除了公事的承轉之外，簡直無業務可做。以後除了工作隊在工賑期間應多盡調查，督導及考核之責外，最好分署能多配給一點物資，規定在若干數量的物資範圍以內，得由工作隊自行決定支配，報請分署備案後即可舉辦。不必事事須呈請核定，以誤事功。

在業務上我們認為浙江有很多縣份，房屋損失相當嚴重。武康縣城房屋損失之鉅，在所經各縣中，可稱第一。而分署並未能像廣西，湖南，江西等省一樣，得到總署的建築補助費，似失公平。擬請總署增撥建築費從事建設。江西分署修築農舍與集體茅屋的辦法，均可作浙省參考。

衛生方面除了醫院衛生院得到一些補助外，分署自身並無業務，如鄞縣華美醫院附設的傳染病簡單治療所，對一般老百姓受惠殊多，且簡單可行，似可試辦。

最後我們對於工賑一辭的意義，應加以修正。總署在九月間舉行檢討會議，曾明白聲明，以後各地工作，應注重善後而置救濟工作於次要地位。此種善後工作，在廣大的內地農村，自以農田水利為第一。此種規模宏大的事業，必須由當地政府，士紳，人民，協力合作，次第舉辦。各地分署對於此種工作，自當貢獻一部份物資，以為倡導及協助，如此則名正言順，善後工作易於推行。如以工賑名義為號召，則以每日每工只給二斤之故，許多老百姓均因從事他種工作有較高之待遇可得，不肯參加。反使地方上之重要工作，無法舉辦。故總署對於每日給粉二斤之標準如不取消，則不提出工賑一名辭，應將舉辦善後工作之責任，置於地方政府之身，由地方政府發動民力，積極推行。各地分署協助物資，居於倡導的地位，似可易生效果。

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於漢口。

冀熱平津分署北平辦事處的工作

吳景超

一 文化城中救濟工作的特點

北平是中國的文化城，這兒的大學，中學，小學，數目之多，在全國大約要首屈一指。各級學校的教職員及學生，在現在物價高漲的情形之下，營養缺乏，於是成爲合格的救濟對象。去年十二月，北平辦事處，對於全市大、中、小學校及幼稚園的教員與學生，每人曾發五磅罐頭食品或一磅奶粉。其中教職員受惠的約六千餘人，學生受惠的約十二萬人。本年二月對於中小學教員，每人又發麵粉一袋，受惠的凡五千三百零九人，三月底起，規定全市大中學校的學生，有百分之四十，可以領取麵粉，每人二十五磅，此事正在辦理中，還未辦完，估計約二萬四千人可以受惠。四月四日爲兒童節，北平辦事處開始在中山公園的兒童樂園發放衣服，凡小學初級四年級以下的學生（北平小學的編制還是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可以領取。四月四日規定發兩個學校的學生，其餘四百多個小學的學生還可陸續於規定日期領取，估計受惠的可在五萬人以上。

不但在急賑中，學校的救職員及學生，成爲一個重要的對象，就是在工賑中，學校房舍的修築，也是一種重要的工作。我們對於此種作風，表示贊同。北平與別的都市不同，北平是文化城，他的繁榮與學校的繁榮，有密切的關係。學校修復，學生從各地來北平就學，他們消費的總額，無疑的可以增加北平的就業人數，因而提高整個市面的景氣。在工賑業務中，與學校有關的，有協修清華大學校舍工程，協修北京大學校舍工程，協修北平大學校舍工程，協修師範學院本院及附中小學工程，及協修燕京大學校舍工程。在內地，許多小學校及中學校，給敵人破壞的很多。北平的學校，被損毀的多爲大學，而小學及中學，則多完整。因大學房屋較多，敵人多移作軍事之用，在淪陷期間，難免受到損失。中小學因照常開課，敵人亦未移作軍事用途，故能保持其完整。因此，北平辦事處協助修理的，亦多爲大學。

二 貧戶的調查與救濟

去年冬季，北平辦事處對於北平貧民，曾發麵粉一次，大口十磅，小口五磅，受惠的四八，二五五人，共發麵粉四

一四，四〇〇磅。此四萬餘貧民，如何選出，誠為救濟工作中一個有趣味的問題。據云：北平市政府社會局，對於全市貧戶之分佈，曾有一調查，根據此項調查，北平辦事處即先決定一各區貧戶分配額。如內一區比較富庶，貧戶分配額為七五〇，內三區比較貧窮，貧戶分配額即為一，五〇〇，北平共有行政區二十個，各區合計之貧戶分配額為一萬六千戶。

貧戶配額在各區已經決定之後，第二步工作，即係調查誰為貧戶誰應得到麵粉的救濟。為得到此種基本資料，以便配發麵粉起見，北平辦事處曾與八個慈善團體及學校合作，發動調查員三百二十人，舉行各區的貧戶調查，如內一區係女青年會負責，發動調查員十五人，內五區係輔仁大學負責，發動調查員三十人。此項調查及發粉工作，於去年十二月開始辦理，本年一月底辦完。

北平辦事處手中，現存大批豆粉及舊衣，擬發與北平之貧戶。此次擬不用過去之資料，而另搜集更為可靠之資料。因北平市政府民政局，擬於四月十日起，在北平市清查戶口。為辦理此項工作，民政局在每一行政區，設一戶籍股長。全市有三百六十六保，每保有一戶籍事務員。在清查戶口時，北平辦事處即與民政局合作，同時調查貧戶。民政局得到貧戶分佈之資料後，北平辦事處尚擬抽查一次，然後根據此次資料，分發豆粉及舊衣。

三 兒童福利工作的新途徑

三十五年四月，由於北平辦事處之發動，成立北平市兒童福利委員會，由北平市研究兒童福利專家，教育家，及醫生等担任委員，內分營養，衛生，教育，娛樂四組。自去年六月起，共成立兒童福利站二十一單位，其中模範兒童福利站三處，嬰兒福利站四處，學齡兒童福利站，甲種九處，乙種五處。甲種與市立小學合作，乙種與幼稚園合作。大多數福利站之工作，多注重於營養之補充，此與其他各地之工作，大致相同。惟最近成立之中山公園兒童康樂園，對於兒童福利工作，可謂另闢一新途徑。此園為北平各慈善團體之一種合作事業，除北平辦事處外，尚有中央衛生實驗院北平分院，北平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平津防癆協會，北平大學醫學院，國立第一助產學校，衛生局第一衛生事務所，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北平兒童醫院，北平中和醫院等單位參加組織。設備方面室外有遊戲場，室內利用社稷壇西南角球社舊地，設有①兒童衛生展覽室，②兒童健康展覽室，③育嬰實驗場，④講堂，⑤救急醫務室，辦公室，醫師室，護士室，

這樣幹了兩年

盥漱室等。各種工作中，最可注意之一點，爲兒童健康檢查，由諸福業大夫主管，除定期之檢查外，並隨時實施天花，白喉，百嗽傷寒等類之檢查。查吾國死亡率特高之最大原因，爲嬰兒死亡率特高，在英美等國家，嬰兒死亡率，最近已達每千人只死五六十人，而在中國內地，據若干抽樣調查，一千嬰孩中，死亡率可達二百五十人，甚至五百人。所以如欲減低中國死亡率，嬰當從減低嬰兒死亡率下手。兒童康樂園之工作，可謂朝此方向前進了一大步。

四 慈善機關的合作

北平慈善機關團體，多有悠久的歷史。據北平辦事處的調查，辦理兒童福利的共二十二單位，辦理兒童教保的四單位，辦理老年收容的八單位，辦理婦女教養的三單位，辦理殘廢收容的四單位，其他十二單位，共五十三個單位，尙不足以代表北平慈善機關的全貌。

救濟的工作因爲北平已有這許多的慈善團體，所以北平辦事處的負擔，減輕了許多。目前與北平辦事處訂定合約，由辦事處供給救濟物資，每三個月發給一次的，計有四個機關，即北平育嬰堂（成立於民國十六年），仁慈堂（設於同治元年），香山慈幼院（創於民國九年），及北平市救濟院（設立於民國十七年）。此四個機關收容之人數，約二千三百人。其餘各慈善機關收容之人數，在北平辦事處有案可稽的，共三千五百餘人。北平市五十三個單位所收容的人數，共爲五千八百餘人。此五千餘人，經常的，或偶爾的，都得到北平辦事處物資方面的救濟。

五 一個問題——業務費與新津的比例

去年十一月份北平辦事處的業務費，爲一千二百餘萬元。本年一月份減爲九百五十四萬元。但在同月內，薪津的開支，爲二千零五十八萬元，工資的開支，爲八百九十餘萬元。故薪津與業務費的比例，約爲三與一之比。此種比例，雖在內地各縣府中，已成爲常態，但從行政效率的觀點上看去，不免疑爲太高。

惟研究行總以及各分署業務費與薪津之比例，如專注意現金之收支，實爲一不公平之舉。行總以後研究此問題時，似不應以此種統計，爲討論行政效率之根據。行總及分署之業務，現金收支之數目，遠不如物資收支之數目。即以北平辦事處而論，其中工賑一項，在過去一年內，即須支出麵粉三，三六〇，一二二磅，假定每磅之價格爲一千元，此項麵

粉之價值，即爲三十三億元，平均每月用於工賑麵粉之花費，即爲二億八千萬元。如在其他機關，此二億八千萬元，必爲現金之支出，必出現於業務費內，因之業務費之比重，必然加高。所以研究行總與分署的行政效率，現金的收支與物資的收支似應合併計算，始可窺其全豹。三十六年四月六日

河北境內河流的治理計劃

吳景超

在河北，沒有一件工作，是比治河對於人民更為重要了。

河北省的主要河流，共有五條，都在天津附近匯合，由海河流入渤海灣。這五條河流，一為北運河，二為永定河，三為大清河，四為子牙河，五為南運河。北運河與永定河，在天津的北方屈家店合流，南流到天津，大清河與子牙河，在天津的西方獨流鎮附近合流，名為西河，東流到大津。

這五條河的水，都靠海河排洩入海。在枯水季節，不生問題。但河北省全年的雨量，常集中在七八九三個月內。全年雨量，不過五三八公厘，但降於七八九三個月內的，則達三八二公厘。如在洪水期內，各河上游水量驟增，復值海河高潮，於是吐納不能平衡，泛濫之災，便不能免。此種週期性之水災，為治河的人所應注意的第一問題。

五河流域的面積，共約二十二萬九千六百公里，在山地的居三分之二，在平地的居三分之一。流域之內，多為黃土所覆被，在山谷中，洪流激湍，每含大量的泥沙而下。這些泥沙，一部份沉澱在海河中，以致海河淤淺日甚。民國十七年，吃水十尺以上的船舶，便無法直達天津。假如不是海河工程局，時加疏濬，天津有成為死港之可能。所以如何減少各河流的含沙成份，為治河的人所應注意的第二問題。

一 永定河治本計劃

在河北五大河流中，永定河的洪流最猛，泥沙最多，為患最烈，所以華北水利委員會，對於治理永定河，所用的功夫最多。

治理永定河的目的，一在避免週期性的決隄汎濫減輕兩岸農民的痛苦；二在減少鉅量泥沙輸入於海河，以繁榮天津的商務。

避免決隄與汎濫的方法，華北水利委員會的人提出的，共有三種。

一為攔洪工程，擬築水庫兩個，一在察哈爾懷來縣官廳村南，名為官廳水庫；二為河北省宛平縣太平墓村附近，名

爲太子葛水庫。此兩水庫如築成，可以減低洪水高峯，使常年建瓴而下的洪流，儲蓄一部份於水庫的上游，使其逐漸流出。據估計兩庫如建築完成，可使盧溝橋的洪水，自十三年之四九〇〇，減至二〇四〇秒立方公尺，最高洪水九八〇〇，減至三七〇〇秒立方公尺。

二爲減洪工程，共有二項，一爲改建盧溝橋原有減壩爲節制閘，二爲修理金門閘。此二閘的作用，在當洪水季節，使永定河的洪流分洩一部份入小清河，再由小清河入大清河。

三爲整理河道工程，即修築隄防及約束河身。考永定河北隄，於二十八年洪水季節內，在固安縣屬之梁各莊潰決，二十九年堵復之後，三十一年又告潰決，以後即未修復。此項決口，目前是否即須修復，華北水利委員會技術人員，認爲大有研究之餘地。按永定河下游，原有三角淀，以爲洪水盪漾迴旋之地，其面積約爲六百餘平方公里，原爲低窪之地，但二百年來，積沙已滿，失去蓄洪之作用。現在洪水泛濫於三角淀北遙堤迤北地帶，淹沒面積，達四百二十餘平方公里，又儼然一新三角淀，有人主張即以此代替舊三角淀，其蓄洪有效時期，可達五六十年，以前順直水利委員會，在治理永定河計劃中，即有另闢新沙漲地的建議，但入爲改道，阻力自多，現在永定河自覓出路，大可聽其自然。現在被淹區域，要求堵口合龍，但合龍之後，三角淀難免又受淹沒，利益衝突，勢必羣起反對。兩全之法，莫如將堵合之舉，延至治本計劃實施之後。彼時洪水業受節制，永定換歸故道，於泛區可以免除水患，三角淀亦可不受損失。

減少鉅量泥沙輸入海河的方法，華北水利委員會的入，也提出三種。

一爲攔沙工程，係在永定河各支流，如洋河，東洋河，南洋河，桑乾河，渾河，壺流河等河道狹窄，坡勢陡峻之處，分別建築三公尺至十五公尺高之攔沙壩。現在計劃，擬在洋河及其支流建壩五道，桑乾河及其支流建壩六道。壩的作用有二。一在增高水位，以平傾度，傾度既平，流速即減，冲刷之力，自然低小，泥沙可以不致洩入下游。二則水位增高之後，原來乾旱之區，可引水以資灌溉，泥沙更可得沉澱之處。

二爲放淤工程，在永定河北岸舉辦，北岸放淤面積，爲一百八十餘平方公里；南岸放淤面積，爲一百七十餘平方公里。永定河水，由引水閘導入引水渠，由分水口洩於放淤區域，徐徐下降，至洩水閘門，使積水達一公尺，然後由洩水閘洩至原有或新開溝渠。在北岸的，導入龍風河，以入北運河，在南岸的，導入大清河。放淤的目的，在減少永定河泥沙的輸出量，一方面又可使永定河兩岸斥鹵之地，化爲沃壤。

三爲整理永定河尾閘工程。永定河含泥的洪水，在未流達天津之前，即分洩一部份於場河淀，使其盪漾沉澱，再由金鏡河匯蘆運河入海，爲一部份之清水，仍可導歸海河，以資刷深河底。

以上各項工程，華北水利委員會的人，主張先築官廳水庫，建築費共須三百餘億，善後救濟總署已允撥一百億，華北水利委員會在其堵口復堤經費中，亦可移用一百億，因此項工作，水利委員會預算已列一百七十五億，實際只用去七十五億。此外海關附加稅，原定以一部份爲建築官廳水庫之用，歷年以來，因計劃未定，所以並未提用該項專款，如一且興工，則海關撥款，當無問題。由此以觀，官廳水庫的建築費，應當沒有問題。現在懷來縣在國軍手中，官廳附近治安，如工程開始，察省政府當可更加注意。惟據海河工程局主管人言，官廳水庫，目前建築費，恐非三百餘億所可辦。如僅有此款可資利用，則不如先在桑乾河上游，建築攔沙壩。此項建議，可以批評之一點，即桑乾河上游治安尙成問題，目前實無法進行工作。

二 獨流入海減河工程計劃

減河的作用，在分洩洪水量，使其另闢入海途徑。河北各河流，如北運河已有青龍灣河及筐兒港河，分洩一部份水量入海，南運河也有捷地減河及馬廠減河，分洩一部份水勢。但大清河在過去還沒有減洪的工程可述。

大清河的毛病，爲上游來洪過猛，下游尾閘不暢。救濟之道，不外二端，即上游儲洪，下游暢流。上游儲洪，不但可免下游水患，且可備旱季灌溉之用，可惜大清各重要支流，其上游山谷間，並不似永定河那樣有適宜於建築水庫之處，致使此項理想工程，無法實施。不得已，只有採用暢流之一途，即開闢獨流入海減河，以減輕下游的水患。

這個計劃，在順直水利委員會的時期，已曾提出了。日僑時代之建設總署，於二十八年間，曾派員實地調查，另訂計劃，對於減河洩量，大事擴充，並主張分流一部洪水，使入海河，一部則令其越過馬廠運河，漫流入海。二十九年春，開始興工，迨至勝利時止，減河，土方，約已完成十分之三。鐵路橋梁，亦已修建告竣。華北水利委員會，曾將此項計劃，加以修改，工程共分五部：一爲減河工程，二爲趙天河新渠工程，三爲南運河改造工程，四爲開闢牯牛河新道工程，五爲培修堤防工程。全部工程，擬分三年完成，共需經費七百十七億元，第一年即須二百五十一億元。施工地點，均在國軍掌握之中。

三 海河葛沽裁灣工程

海河上承北運，永定，大清，子牙，南運五河，下注渤海，自天津以下，才有海河之稱。海河爲天津惟一通海之航路，其通塞關係天津之繁榮與否。海河兩岸爲沖積地層，土質鬆軟，於是河身迂迴，斷面時變，寬窄懸殊。在未施治導以前，自天津至大沽河道，長度爲九〇·四公里，但直行鳥道，則不過四五公里。

海河於一八九八年起實行治導，在此將近五十年中，裁灣工程，已施行八處，海河全長，已自九〇·四公里，減至六五·一公里。天津潮水時落差，已自一九〇一年的·三〇公尺，增至六·四八公尺，對於津沽航運的維持，頗有貢獻。除此以外，因裁灣之故，泥沙之冲刷力加增，航船的轉灣較易，均爲過去裁灣工程的成效。

海河工程局最近提出一葛沽裁灣工程計劃。照此計劃實施，可獲下列利益：①每年冬季，浮冰積聚葛沽各銳灣，須預備一撞冰船，以撞碎清除，此後可以免省。②河道長度，可以縮短三·一〇公里。③潮水漲落，較前順利，冲刷力加強，葛沽上下游河槽，可以增深一尺至二尺。④船隻在本段擱淺之危險可免。此項工程費用，照三十五年十一年價格計算，共爲八十六億元。

湖北分署面面觀

吳景超
張祖良

一 行程

我們於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乘招商局長興輪離開上海，於十八日下午六時抵達漢口，在十五六七三天輪船的行程中，整理浙江的視察報告。十一月十九二十兩日分別與湖北分署各組室談話，二十一日訪問省政府及武漢兩市水利建設等機關，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出發赴鄂西視察，同行者有劉副署長蕤暨賑務組主任柯南山先生，下午三時到達應城，行八十三公里，當晚宿第一工作隊。二十三日上午向沙洋進發，行至天門縣之皂市，汽車機件損壞，不能行駛，不得已改乘小吉普車折回應城。二十四日下午二時返抵漢口。二十五六七三日，均留漢口，與武漢辦事處負責人談話，並參觀平民新村及武昌難民招待所。二十八日，原定再赴鄂西視察，因氣候突變，竟日風雪，未能成行。二十九日天晴，遂決定於下午啓程。五時抵達應城，仍宿第一工作隊。三十日行一〇四公里，抵荊門縣之沙洋鎮。十二月一日行一七七公里，於七時到達宜昌。二日上午，赴宜昌辦事處，正值新舊交替。下午訪問專員公署，宜昌縣府及市政工程處等機關。三日上午八時離宜昌，取道沙市，過十里舖南行之三十六公里，崎嶇難行，五時半始抵達沙市辦事處。本日行一五九公里。四日行九十三公里，宿荊門。五日經自忠而達襄陽，下午六時渡襄河，至樊城鎮，宿襄樊辦事處。本日行一二二公里。六日轉赴老河口，訪問光化縣政府後，當日下午五時仍回樊城。七日行程，原定趕至隨縣，中途因汽車拋錨，遂留宿襄陽。八日宿安陸。九日下午三時，返抵漢口。由樊城至漢口計行程三四五公里。十一兩日休息。十二日下午乘招商局江安輪離漢，十五日到達南京。

計此次行程，前後凡三十二日，除往返水程不計外，在湖北境內行一，二五一公里。

二 湖北分署的工作

湖北分署的工作，從經費分配中可觀其大略，分署的經費，自三十四年二月至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止，共撥到國幣七，二四八，〇〇〇，元，支出總數計國幣六，九九四，〇〇〇，元，其中難民救濟費支出數為二，七

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約佔支出總數百分之三九強。這是湖北的特殊情形，在其他各省是沒有的。其次較大的支出爲農業技術，計國幣九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佔支出總數百分之三一·一八。工程工賑計國幣七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佔支出總數百分之一〇·八四。

在別的省份中，本年青黃不接以前，分署工作，急賑每重於工賑。但湖北的情形完全反是。單以食米麵粉的分配而論，分署用之於辦理急賑的，連臨時賑濟火災電災在內，麵粉不過三，一〇〇·七九〇六噸，食米二五噸，而在工賑方面，單修築堤防一項，撥麵粉九，七八二·〇六七一噸。可見分署在湖北的工作，是善後重於救濟。茲將分署的重要工作，分述如下：

(一) 遣送難民 武漢居全國的中心，勝利以後復員開始，成千萬流亡在西南區大後方的難民，匯爲洪流，水陸並進，無論東下或北上，均以武漢爲集中與轉運之點。最初總署曾派員在武漢成立臨時疏散站，並配合武漢臨時救濟委員會辦理收容難民的工作。自分署成立，即由賑務組接辦。初在漢口設有登記站一處，並租用安徽、江西、長沙、江蘇等會館作爲兩個招待所，收容人數達三千人以上。後來因經漢難民，紛至沓來，原有機構，無法應付，遂於二月間正式成立難民服務處，旋奉令改名爲難民服務站，並負責辦理難民的招待和輸送等事宜。但當時交通工具，十分缺乏，到了漢口的難民，事實上不能隨到隨送，以致所有招待所皆有人滿之患，於是又在武昌租用震寰紗廠的房屋，另開了一個武昌難民招待所，該所可容難民五千餘人，設備亦頗爲完善。

在六月以前，先後滯留武漢的難民，達一萬五千餘人。他們大多藉口家鄉發生戰事或無家可歸，回去不能謀生，不願離開武漢，甚至有領得遣散給養，中途又逃了回來，企圖長期獲得救濟。其中且有不良份子，從中煽惑，動輒集隊請願，包圍分署，毆傷工作人員，這情形不僅使業務難以推行，且影響社會治安，分署有鑒於此，遂邀請武漢兩市政警當局聯合組設一個武漢難民管理委員會，負責解決糾紛。該會於六月二十日成立，首先便舉行調查，合計聚居與散居於武漢的難民，爲數約一萬四五百人。七月二日起，實行編組、管理、按名檢查其還鄉證，編組成隊。結果湖北籍難民中有三〇，八〇四人或爲冒充難民，或因不慣組織生活被淘汰了。餘下來武漢籍者二，一〇七人，編成十二個區隊，住聚興誠銀行；外縣籍者有一，一七五人，組織十一個區隊，分住各會館，外省籍者二二，一七〇人，東南省籍者集中武昌難民招待所，北方籍者編爲七個區隊，配住於江蘇會館，每區隊由憲警二人，担任正副隊長，負責檢查管理，從此難民秩

序，大見良好。

各籍難民，在臨時收容期內，其口糧由分署按旬發給，規定大口每日麵粉一磅，小口半磅。本省外縣籍遣散之難民，一律發給復員救濟物資，並收回其還鄉證，規定大口每人發麵粉四磅八磅，罐頭二聽，豆子二十磅，乾豆三磅；小口每人發麵粉二四·二五磅，奶粉二磅，豆子十磅，乾豆二聽。又遣散費大口七，五〇〇元，小口五，〇〇〇元。自八月十八日起，嚴格分別遣散，結果申請還籍經遣送出境者二八九人，自願留居武漢自謀生計者九六八人。至外省籍難民，其遣送辦法，除供給交通工具外，並供沿途伙食，或發給養費，大口每日九〇〇元，小口減半。七月十五日，曾遣送北方籍難民赴河南，成行者四二一人，餘六六〇人則自動逃散。東南省籍難民一，一三六人，原限令於七月五日前集中武昌招待所，聽候遣送，但截至八月底止，被遣回籍者僅九十六人，而藉口無法謀生攜帶還鄉證自動逃散者竟達一，〇四〇人。難民管理委員會以此類難民，既自願留居武漢，乃登報公告，取消其難民身份，惟尚有武漢籍難民二千餘人，無家可歸，為解決其住的問題，後商請市政府借用平漢路局勝利路之曠地，建立平民新村。九月底難民管理委員會結束，所有留居武昌難民招待所難民的管理與遣送以及新村的未了工程，均移交武漢辦事處接辦。

現在武昌難民招待所，尙住有難民一千四百餘人，大部份係過境難民在等候交通工具，一部份係湖北省外縣籍難民，在領取復員救濟物資繼續辦理遣送。

漢口的平民新村，已告落成。全村設蓬帳二百個，每個住二三家不等，現住一千餘人，尙有一部份留居聚興誠銀行：未曾完全遷入。故很多蓬帳，並未住人。這些難民，大多在市區經營小販，早出晚歸，生活極為痛苦。今後他們將編成保甲，由市政府另設平民新村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監督，正式成爲漢口市市民的一部份。

在宜昌方面，最初亦曾發生困難。原因係重慶東下的難民，其輸送工作，由商行承攬，再轉包於各船戶，所有渝漢段船費及沿途伙食，均在渝一次付訖，啓程之時，船主並不隨行，僅臨時僱用管事或駕長負責，並由重慶輸送總站派員護送。渝漢行程規定二十天，而實際木船行駛困難，渝宜一段往往需時在二十日以上，中途伙食燃料遂發生問題。管事既不帶錢，又不負責，難民只得互相湊錢，勉爲維持，到了宜昌之後，船員船伙相率星散，於是難民們一面要求辦事處另謀交通工具，一面即持憑付款收據要求補償他們在經濟上的損失。有時船隻失事，辦理善後，糾紛益大。

後來改變辦法，即由重慶輸送總站與商行簽訂合約，將合約一份，連同商行印鑑，寄宜昌辦事處，並匯價款之尾數

至宜昌。事實上往往款未匯到，而船戶兌款條已到，辦事處不能不先行墊付。此外由宜昌至漢，須另僱船隻，每船僱駕長篙手各一人，水手六人，伙夫二人，再加以難民百餘人之伙食，每船約需墊款百萬元左右。宜昌辦事處前後為渝站墊付於難民服務上的臨時費用，以及辦理失事船隻的善後費用，截至十一月底止，共計國幣五六，六九三，九五〇元。

自九月份起，渝方難民規定只送至宜昌，再由宜昌辦事處負責招待及轉運之責，所幸復員已成尾聲，九月份僅送八百人，十月份運送六百零九人，十一月份運送一千一百餘人，現在滯留宜昌之難民，不過數百人，情形已不甚嚴重。

湖北分署在難民的遣送工作上，實在費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財力，截至本年（三十五年）九月止，前後共登記難民十四萬二千七百餘人，經遣送者共十三萬七千九百餘人，共耗費二十七億〇三萬餘元。

（二）堵修江漢堤防 江漢堤防，可分幹堤和民堤二大系統。幹堤亦稱官堤，由政府負責堤修，民堤即支堤，老百姓自己修理。長江幹堤，北岸起自江陵東迄黃梅，全長六百九十餘公里。南岸一起自松滋，終於石首，一堤由臨湘而至陽新，共長四百八十餘公里。漢江堤防，北岸起自鍾祥的羅漢寺，東抵漢口的鄒家墩，全長三百一十餘公里。南岸由荆門以達漢陽，與東荆河東西堤合計達三百公里。至沿江的支堤，其長度與幹堤相若。

沿江湖各縣的居民，賴堤防以為保障的，佔全省人口總數百分之三十以上，約七百六十餘萬人，農田耕作之賴以防護的，亦達百分之三十，約有二千萬畝。

抗戰以後，江漢堤防或為軍工破壞，或因江岸沖倒，損及堤身。三十四年八月，公安石首一帶堤岸，先後潰決，淹沒農田四十三萬餘畝，倒毀房屋二萬一千餘棟，溺斃民衆二萬二千餘名，故江漢堤防在鄂省之重要，一如錢塘之於浙江。

關於管理堤防，從前有兩個機關，一為湖北省堤工經費管理委員會，專管經費收支事項。一為湖北省水利局，主持堤防工程事項。至民國二十三年，中央接管，設置江漢工程局，於是，原有兩組織即行撤銷。

勝利以後，江海工程局即首先展開測量的工作，接着就實施堵修工程。工程局設八個工務所，分區負責工程之進行。湖北分署則配設了八個糧站，負責工糧之運儲與盡放。工人組織以土工二十五人為一排，砌工以九人為一排。土工二十排，配合砌工七排稱為一團。每團設一團頭，負責工領發方價之責。每團領做指定堤工一段，各段每五日就實成土方收方一次。分署工糧站，即憑工程局核准之收方憑單發給工糧，規定幹堤每工每日工糧二市斤，民堤每工每日一·五市

斤。或以土方計算，每公方一·五至二市斤。至於工人副食費與工程料款，則歸江漢工程局負責發放。

在十一月份以前，完成幹堤土方約近六百萬公方，民堤土方三百萬公方，發麵粉共九，七八二·〇六七一噸，內幹堤六，三八二·〇六七一噸，民堤三，四〇〇噸，受惠人數以工計算計一，〇二七，七九三人。

由上述情形看來，江漢堤防之堵修，主持辦理者為江漢工程局，分署不過居協助的地位，一個負責工程，一個配給工糧，職責分明，照例應合作無間，順利進行。可是雙方爲了立場與觀點的不同，彼此意見分歧，引起了不少的糾紛。

在分署方面，認爲包工制度，弊害甚大，所發工糧，往往爲包工或團頭所中飽，未能到達災工的手裏，而且浮報土方，不合工賑規定，在監放的責任上，如何配給工糧，不能不慎加考慮。在工程局方面，認爲工糧到遲緩，施達期間，因物價波動，影響工程進行。且工糧雜以統粉，工人拒絕接收，往往引起糾紛，而在工成之後，照方給糧，分署不能留難。工程局僅負責工程，至工糧於發放後，有無舞弊，局方未便過問。

爲什麼會發生這情形呢？其中原因甚多，而主要的原因爲「工成在先，糧到在後。」原來長江堤防，在二十二年以前，南岸屬民堤，北岸爲幹堤。北岸的人民，按畝納捐，政府則負責修堤。而南岸民堤，則由人民自動修理，按畝擔土，「土不變費」，在民國三十二年後，南岸亦改變幹堤，由政府負責補修，可是人民已成習慣，依舊按畝擔土，自動修築，至政府如何撥助經費，却茫然不知。他們於完成之後，自動解散，因此麵粉後到，便失去了發放的對象，結果，除了江陵縣埠河工程仍追查各境土方清冊，直接發放給民工，以及松滋縣澆市工程，以一部份征工麵粉移修縣道外，其餘如公安縣陡湖堤，江陵萬城堤等工程的麵粉，大部份爲包工與團頭所中飽。

我們要明瞭此次堤工工程癥結之所在，可以看沙市辦事處調查報告：

- (一)工成在先，糧到在後，糧站設立，又在粉到之後。各幹堤工程，有由工務所墊款修築者，有粉款兼發修築者，有由糧站發放工務所發款修築者，款糧兩項，管理系統，前後參差，則配合工作，自難望其圓滿。
- (二)工務所注重工程，配糧對象，乃爲土方，成工若干，即須配粉若干，能否實惠及民，似非所關。故各團頭可以公開變賣麵粉，而不加以制止。詢其故，則因團頭既已墊付工資，售粉歸墊，應無不可。而糧站設立，旨在實施工賑，配糧數量固須依據雙方驗收之土方，而發粉對象，則必須爲真正民工，觀點既有差異，執行自多

扞隔。(二)工糧折價，實欠合理，目前麵粉市價每斤四百元，而折價僅一百二十元，在過去因限於預算，加此規定，或有必要，若按以歸還墊款，因懸殊過大，實易引起流弊。(四)查幹堤工程，種類繁多，難易不一，如除草、下坎、車水、翻砂、砍樹、加墩等類，性質各有不同，待遇應有高低。而江南北兩岸幹堤，性質各有不同，南岸人民，修理果成習慣，政府即無補助，亦必自動修築，故麵粉未到，大部早已告竣。而北岸幹堤，雖修築經費，全部由政府担任，人民尚不踴躍應工。工程既有種類之異，地位復有南北之分，今籠統按方配粉，實有未安。(五)糧站組織不健全，工務所施工地帶每所至少在六人以上，而糧站編制，僅設幹事五人，僱員六人，實際派用者又僅半數，如依照工糧配發辦法，做到直接發糧，則凡為施工地點，必須設立倉庫，自行押運，自行管理，自行配發，事實上萬難做到，且各站業務費太少，一切運繳雜費，不够週轉，均須仰賴工務所供給，糧站為避免麻煩，只好畀權他人，於是糧站之設，遂成贅疣矣。」

(三)舉辦農業復員 湖北省除了西北邊陲的十五個縣份而外，先後淪陷於敵人手裏的達五十五縣，人口傷亡以及公私財產之損失，甚為嚴重，其中最能表現災情之慘重的，實為農田的荒蕪，根據不完全之統計，僅蒲圻等二十六縣的農田面積，達八百萬畝之鉅，尤以沿漢宜公路一帶，如天門京山等縣，荒廢農田之概計，均在百萬畝以上，佔原有田畝百分之六十。我們於十二月一日，自沙洋出發至宜昌，在沙洋至十里舖之間，公路兩旁，盡是荒田，生着密密的茅草，看不見一座村莊。

分署主持農業復員的機構，在六月以前，為農業技正室，後與省府農林部合組成立一個湖北省農業復員會，原定農部與省府各負擔百分之二十，分署負擔百分之六十，結果農部與省府除各派一人參加工作外，並無經費，仍以分署經費為主。

他們在農業復員上，已辦擬辦的工作是：

(一)荒地復耕 進行復耕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個別的，即用貸放的辦法，予貧農以農具、種籽、肥料及耕牛等補助，一種是集體的，即舉辦合作農場利用機械耕種。茲分述如下：

(甲)發放農貸 最初分署邀請省社會處及建設廳派員組隊，分赴四個區域去調查。第一個是宜昌應城區，以沙洋為中心。第二個是襄陽沙市區，以自忠為中心。第三個是安陸棗陽區，以隨縣為中心。第四個是崇陽咸

這樣幹了兩年

甯區，以蒲圻爲中心。調查結果，亟待復耕者計約五六二，五〇〇市畝，受災農民三一七，三四〇人。根據災情資料，擬具業務計劃，然後又共同組織荒廢農田復耕督導隊，總隊下又設八個支隊，每隊配備骨肥，農具及現款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分駐宜昌、當陽、襄陽、沙洋、皂市、荊門、自忠、蒲圻等八處，在主要公路線或鐵路線兩旁三公里以內，辦理貸放的工作。

在六月以前，共貸放農具二一，七九六件，價值一一，四七九，七七三元。肥料八一三，八二九市斤，價值五四，五九一，八九八元。耕牛五六六頭，價值五三，一八七，八九〇元。種籽六五三，三二二市斤，價值七一，八五九，一七三元。房屋三四二間，價值六，五〇一，〇〇〇元。計在春耕方面，共貸放一九七，六一九，七三四元。復耕田畝七六，〇九五畝，受惠災農共五〇，六六〇人。

接着分署又訂購金大二九〇五麥種七三七市擔，配發武昌、襄陽、沙市、應城，及京山合作農場等五個區域推廣，並撥款三四五，二一〇，〇〇〇元，由各辦事處及工作隊就地購買冬耕種籽與農具，及配發化學肥料一三，二二〇包，繼續辦理農貸，擬復耕四十萬畝。

以上貸放物資，分兩年無息歸還，第一年還百分之四十，第二年還百分之六十。

(乙)組織合作農場 分署擬於今明兩年，組織四個合作農場，分設於京山、襄陽、自志、十里鋪四處，並擬向總署請領曳引機三百架，從事集體耕種。現在已舉辦的有京山合作農場，地點在京山羅漢寺，西臨襄河，緊接漢宜公路，地勢平坦，土壤肥沃，爲一花生棉麥產區，戰後荒蕪田畝，達七萬餘畝，現京山合作農場輔導處，暫劃沿堤區二萬市畝，先行輔導經營，擬將此二萬畝完全收爲場有，介紹農民向農行貸款購買，按土地金融收款之辦法，分期由農場公積金項下付還。原有業主，亦一律加入組織，不得私自轉移產權，並擬就當地擇農戶四百家，每戶暫定耕種五十市畝，所得盈餘，則按法定比例分配。現此項辦法，尙在呈核之中。

在農場輔導處之下附設一個曳引機訓練班，招收學員十六名，分兩組訓練，甲組十二名，係十八歲至二十五歲具有初中程度之本地農家子弟，乙組四名，係高中程度之學生。上午教授學科，下午則爲術科，兩個月畢業。當我們於十一月三十日赴沙洋的途中，見有兩曳引機正在翻土，據那駕駛員說：該地原爲熟荒，但因荒蕪已久，茅草叢生，已非人畜之力，所能耕種，現用曳引機翻土，每日可耕三十畝左右，熟地則每日可耕百畝，

如用牛力，平均每日只墾荒地二畝，與曳引機工作效率相較，適成一與二十之比。

正在籌備中的，有襄陽鄂北農場，據該場張場長談：在呂堰驛張羅崗一帶，有荒地五萬餘畝，自戰後人口減少，無人耕種，許多已成爲絕荒，擬招僱流亡農民三十六人，分爲三班，每班設正副班長各一人，從事開墾。預定前期自三十六年一月至六月爲春耕期，後期七月至十二月爲冬耕期，他認爲這一帶荒地，多爲熟荒，施工較易，土質係輕黏土壤，屬黃土平原，表土深厚，宜於麥棉，更以人煙稀少，農村破壞，地畝重劃，已無困難，引用機械耕種，推行合作農場，最爲相宜。

(二)推廣棉產 湖北爲我國主要棉產省份之一。戰前全省棉田達八百萬畝，皮棉產額達二百萬担。除自給而外，每年外銷在一百萬担以上，實爲湖北省唯一大富源。抗戰期間，棉區相繼淪陷，鄉村經敵蹂躪，人工肥料均感缺乏，加之皮棉市價，受敵僞之限制，生產所得，不敷成本，因之棉田日見減少，差額銳減。至民國三十四年，棉田僅四百十六萬畝，棉產僅九十六萬擔，較戰前減少百分之五十以上。分署爲改良棉種增加產量起見，特商同農林部省農業改進所，共同辦理優良棉種推廣事宜。分署已配運沙市區美德字棉種五〇噸，推廣一〇，一五三市畝，武昌區四噸，推廣七二〇市畝，襄陽區六噸，推廣一，一五三市畝。並撥款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配發軋花機一五〇部，計武昌區二〇部，襄陽區五〇部，沙市區一〇〇部。凡接受貸放之棉農，皆可免費軋花。

預計秋間收購上項推廣之棉種一八〇噸，加以華中棉產改進處再分配之五二〇噸，共計七〇〇噸，擬分配天門沔陽區，江陵公安區，襄陽樊城區各二〇〇噸，隨縣襄陽區一〇〇噸，以大部份種籽集中推廣，以少數種籽在各區之附近各縣舉行示範，預計可推廣十四萬畝。惟今年收購情形，未見良好，一因推廣區域，分散太廣，收購困難，二因多數棉種，業經摻雜，難以檢別，三因棉價低廉，棉農多不願即時軋花拋售。

(三)協修農田水利 湖北省水利工程處更擬定了八個主要灌溉工程，即光化穀城大平原，蓋枕渠，均縣大平原，輝州鎮排水工程，來鳳鳳南集漢陽世成境，金口示範工程及荊門許家集。上項工程，如完全興修成功，受益田畝，可及三十四萬畝。

現在漢陽永豐鄉之世成境，已撥麵粉一一二噸，食米一三〇噸，水泥六四桶，現金四，〇六二，〇〇〇元，用工賑方式代修水閘，涵洞，渠道，已完成工程百分之八十，預計本年十二月底完工，可灌溉田畝七萬五千餘畝。

蓋沈渠受益田畝達六萬畝，已撥麵粉五〇六，〇〇〇磅，開工修築。其餘各項工程，正以所需工款按照每磅二百四十元折合麵粉，陸續舉辦中。

(四)此外分署在工賑方面，曾撥麵粉二，二〇〇噸，協修三條主要公路：(甲)漢口至宣化店長約一百公里，撥麵粉六〇〇噸，(乙)漢口至宜昌約三百六十餘公里，撥麵粉八〇〇噸，(丙)在湖北境內之武長路約二百餘公里，撥麵粉八〇〇噸，此項公路工程，正在進行，尙未完成。

又以工賑方式，撥現金一，〇一五，八五四，八九七元，協修公共建築，計修復或正在修復者，有學校九十一所，醫院七所，慈善機關三所，其他建築三所。

至衛生方面，其主要工作，為配發藥械器材，與浙江情形大致相同。惟對防疫工作，特為努力。本年四月間，曾在武漢三鎮佈種牛痘，受益者達三十餘萬人。五月至九月注射預防霍亂者，共達九十七萬餘人。經檢查來往舟車交通，補行注射者，計四十八萬餘人。今年各地疫勢猖獗，武漢在復員期間，成為難民之總匯地，其患真性霍亂之病例，不過十人，而死亡竟無，實是一種可喜的現象。

三 分署如何在各地工作

湖北分署為推行各地工作便利起見，設了四個辦事處，三個工作隊。武漢辦事處駐漢口，轄武漢兩市及武昌，大冶，鄂城，陽新，咸甯，蒲圻，通城，通山，崇陽，嘉魚等十縣。沙市辦事處駐沙市，轄江陵，公安，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石首等七縣。宜昌辦事處駐宜昌，轄宜昌，宜都，長陽，當陽，遠安，五峯等六縣。襄樊辦事處駐樊城，轄襄陽，襄陽，光化，穀城，均縣，鄖縣，南漳，自忠等八縣。第一工作隊駐應城，轄應城，隨縣，安陸，雲夢，京山，鍾祥，孝感，應山等八縣及鷄公山管理局區域。第二工作隊駐仙桃鎮，轄漢陽，漢川，潛江，沔陽，天門等五縣。第三工作隊駐黃岡，轄黃波，禮山，黃安，麻城，羅田，英山，黃梅，廣濟，蘄春，浠水及黃岡等十一縣。

辦事處與工作隊，名義雖有不同，而職權並無分別。他們在各地的工作情形，無論在業務上與方法上，不盡相同。有的在轄區以內，普遍推動，與各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有的把業務重心，置於駐在地。其他各縣，則未暇顧及；有的因地制宜，提倡特產。有的自定工作目標，分頭建設。我們舉出幾個例子，說明此情形：

(一) 應城第一工作隊成立於本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短短的兩個月中，他們以迅速而確實的方法，在各縣推動農貸與工賑的工作，他們的辦法是：由隊長親自攜帶物資到各縣去，召集縣政府，救濟委員會，黨，團，參議會，地方士紳以及教會等各團體與人民代表，舉行一個聯合座談會，說明工作隊的業務方針與物資的配額後，請大家決定那幾件工程是必須舉辦，或那幾個鄉保必須舉辦農貸。決定之後，每項工作，再由座談會中推舉代表若干人，負責理申請，領發物資，監督工程之責。工作隊則派員監放。現在八縣中，共有十六個鄉決定辦理農貸，每鄉選二保，每保選最貧戶五戶至十戶，每戶可貸油餅及化學肥料各五十市斤，農具一套。工賑工程之核定舉辦者，有應城，雲夢，安陸，各四個，鍾祥三個，孝感，應山，鷄公山各二個，京山一個合共二十二個。

(二) 宜昌辦事處，於今年四月一日由前難民輸送站改組成立。他們過去的工作，大部份集中在宜昌，而其他各縣所做極少，至今未嘗派員視察。在宜昌的工作是：(一) 撥麵粉一千噸，洋灰五十噸翻修馬路六條，疎濬全市溝渠。(二) 撥經費五千萬，建築平民住宅三棟，甲式二棟，每棟住六家，乙式一棟，每棟住四家。另公廁一所。(三) 撥經費九十四萬元，修築縣救濟院。(四) 撥經費三千萬元，修補四個中心小學校。(五) 撥經費五百萬元，修建省立第四育幼院。(六) 撥現金七百萬元，麵粉十六噸，洋灰七千磅，修建縣衛生院。共計在宜昌花的錢在一億元以上，尚有一部份物資，不在其內。在其他各縣，除由分署核定麵粉三十至五十噸，并發舊衣一次，統交縣救濟委員會發放直接向分署報銷外，至撥每縣修建一個中心小學四百萬元之經費，因各縣對工程計劃，迄未呈送，至今仍未動用，而移用於難民之遺送。

(三) 沙市辦事處，成立於本年四月五日，他們過去的工作，主要為協助江漢工程局堵修長江堤防，以後的工作重心，據辦事處主任談：將注重於發展棉業。因沙市一區。戰前產棉七十萬擔，現減至四十萬擔，即以市價每擔十五萬元計算，尚值六百億元。這是沙市區人民的一注大宗財源。今年在公安江陵兩縣，推廣德字棉五十噸，現已開始收回棉種，并設置軋花機一百架，凡受貸放之棉農，均可免費軋花，棉子則照價收購。據談今年推廣一〇，一五三畝，以每畝產皮棉四十斤計算，可產德字棉四千餘擔。過去脫字棉彈皮棉一斤，需子棉三斤四兩，德字棉則二斤半子棉，可彈一斤皮棉。因德字棉絨細長，可紡細紗，故棉商願較其他棉種每擔多出四萬元收購。明年如有棉種七百噸，則其他各縣，當可普遍推廣。

(四)襄樊辦事處，於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成立。他們的中心工作是農業復員，由生產加工運銷三方面着手。在生產方面的工作是：(一)貸放金大二，九〇五麥種三萬磅，襄陽，棗陽，光化各一萬磅，并擬在呂堰驛農場，示範改良麥種。(二)配發骨粉十五噸，光化六噸，穀城，襄陽，各三噸；又硝酸胺二五一·八噸，谷城八九·六噸，棗陽二十噸，光化五十噸，襄陽九二·二噸。(三)撥麵粉二十噸，修築城北河堤岸，又撥粉十三萬斤，疏濬蘆忱渠，撥粉四又四分之一噸，築河口護岸工程。先撥粉一百噸修築樊北七個排水工程，以開發農田水利，保障農產之收穫。在加工方面的工作是：(一)擬撥經費二千四百八十萬元自辦農具製造廠，利用過去建設廳與省銀行在谷城合辦之工廠，恢復其鐵工部，製造農具七百套，每套五件，價值二萬四千元，以之貸放農民，分兩年無息歸還。除農具外，并可自製軋花機。(二)擬撥經費五千萬元，向湖北漢口機器廠，訂購機器，設一動力軋花打包廠及軋油廠。在運銷方面的工作是：着重修復公路與各縣縣道，並恢復工合組織，辦理集體運銷。

四 工賑與工糧

我們在視察浙江分署的報告中，曾談及推行工賑的困難情形，此次視察了湖北以後，益覺以工糧二市斤做工一目的辦法實行不通。湖北分署對此問題曾再三研究，如何一方面顧全事實，一方面不違背法令，但始終未能解決。分署於十月七日舉行第二次工賑委員會會議時，曾規定方式：(一)每工發米或麵二市斤，(二)以成績折合工數為計算標準，惟災民工作效率較低，應按普通工人三分之一計算。(三)如災民不易覓到，亦可按上列辦法，征工辦理，惟征工應於農閒時辦理之。(四)技術工之無法由災民或征工中覓得者，除按上列辦法發給工糧外，並得酌給工資，該項工資，以由主辦機關負擔為原則，必要者本署得予補加。(五)倘主辦機關須用包工時，本署可予同意，惟工人必須自難民中選出，麵粉應直接發給工人，其不足之現款部份，(關係包工之管理費，技術工人之工資，包工之利潤等)與第四節同。

辦法儘管如此規定，而各地實行起來，仍未能一致。譬如工糧發給的標準，應城第一工作隊為顧全事實與法令起見，採用以少報多的方法，即一工報作兩工，實際每工每日可得麵粉四斤。襄樊辦事處則規定直接受惠者如修築塘渠農田水利等，每工給麵粉二市斤。間接受惠者如修築公路小學等，每工給麵粉六市斤。武漢辦事處則以成績折合工數，於工

程完了之後，另辦報銷手續。

至地方政府推行工賑，大多變賣物資，採取包工。譬如江陵縣，我們於十二月三日在江漢日報上看到一個江陵縣幹堤工糧公賣評價委員會的通告，通告上說：

「查本縣幹堤工糧，此次領運回縣者，計一等紙袋麵粉七百三十三袋，每袋淨重五十磅，新鮮統粉二千八百六十三袋半，每袋淨重四十八磅半。經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邀請各機關法團暨本會各委員公開會議，一致議決仍依照第一次會議變通辦法辦理之。自即日起登報，假沙市江陵縣銀行評價公賣，以資償還各銀行堤工借款及補發各段尾欠工款，并規定一等紙袋粉每袋一萬五千元，新鮮統粉每袋八千五百元，但原袋屬非賣品均須退回，如偶有連同原袋搬運，每袋事先繳押金二千五百元，於三日內送還後，如數領回押金。并議決每一購戶，一等粉不得超過五十袋，統粉不得超過一百袋。購麵手續，由江陸水利協會派員往江陵縣銀行填發購買證，購者得向縣銀行交訖價款後，持憑單領麵，順序辦理，麵完爲止。」

以上標售麵粉，一等粉可得價款一〇，九九五，〇〇〇萬，統粉可得價款二四，三三九，七五〇元，合共三五，三三四，七五〇元。爲了此事，我們去訪問江陵縣政府，據縣長告訴我們：萬成堤爲荆江幹堤之一段，已完成十六萬公方，縣府須貼補堤工款六千餘萬元，現已發給了八成，因爲工程局規定每公方給資四百九十元，八折實發，得三百九十二元，其中以一公斤麵粉折價二百四十元，實發工資一百五十二元，而現在一般的工資，每日需四五百元，故縣府必須另加貼補，每市方土，最高給資三千八百五十元，最少二千元。此項貼補款，係向銀行及沙市辦事處借來，故不得不變賣麵粉，作爲清償債務之用。

宜昌的麵粉，因民生公司催還倉庫，必須遷讓，同時因儲藏太久，一部份麵粉，已經變質，宜昌辦事處爲解決此困難起見，便催請宜昌市政籌委會將核定之工賑麵粉一千噸，迅速提領，開始工賑工程。宜昌市政籌備委員會，認爲工賑給糧辦法，礙難執行，遂經第四次常務會議，決定將一千噸麵粉，於十月十六日標售，所得價款，存儲宜昌縣銀行，月息八分，此事由縣商會承辦，當即召集地方各機關會議，決定上等麵粉，每斤底價二百四十元，四等粉每斤底價九十元。第一次投標結果，上等粉得標價二百元，於是又將底價九折改定爲每斤二百一十六元。第二次由六家商人投標，上等粉得標價二百一十七元，四等粉得標價九十元。第一批售出五百噸，得價款一萬一千六百萬元。其餘五百噸，已於十一月

廿七日交縣商會設法標售，尙無結果。

市政籌委會得此款項，翻修兩條市區的馬路，一條是通惠路，由申泰公司承包，標價二一，五六一，七六九元，一條是二馬路，由建昌公司承包，標價一八，五五八，九〇〇元。每條路催工人八十餘名，運快不在內，規定三十天內完工。此外尙有馬路四條，溝渠一百二十條待修。我們計算一下，如果一千噸麵粉完全售出，可得價款二萬三千二百餘萬元，月息八分，每月得利息一千八百餘萬元，地方事業，可藉此次第舉辦。

宜昌又會修建衛生院一所，辦事處會撥現款七百萬元，麵粉十六噸，洋灰七千磅。結果以標價一五，九七九，四〇〇元，由華美公司承包。一部份付現款，一部份以麵粉每斤二百六十元作價抵付，計麵粉得價八百三十二萬元，洋灰合價一百餘萬元，合計現金與物資作價，約一千七百萬元，完工之後，尙有餘款。

據專員談：宜昌的麵粉價格，低於漢口三分之一，且難於拋售，如果一千噸麵粉，即在漢口售出，可多得七千餘萬元，對地方建設，更有裨益；其次他認為包工制優於征工。據市政工程處的負責人談：上述翻修的兩條馬路，規定在三十天內完工，如用征工，則將五倍於包工的時間。

關於包工與征工的比較，我們在沙市得到江陵水利協會的一個報告：

「查各鄉鎮征調民伕，當然輪流遞換，離工較遠，往返大費時日，老弱充數，勢所難免，起居飲食及作息之時間，均難強劃一律，督工管理，甚屬不易，且征調到工，均只限幾天日限之完竣，絕不注意工程土方之多寡，而賣乖偷巧者尤所不免。是工作之進度，定不能求迅速而合計算也。包工之器具較精，份子皆選擇強壯者任之，其目的均在求土方完成，方價到手而獲利，故不獨能加重擔重，且可不分日夜趕築，實收耐勞迅速之效。並起居飲食作息均可劃一，近住工地，連續不斷工作，省却征調遞換往返及一切曠廢時間之消耗，故郝西鄉與郝穴鎮之包工，能以一千三百餘名工而完成一八九七·六〇公方，比較冀河鄉征夫壹萬〇七百二十名，加上調集督工人員，舉辦等重之工程，幾成一與十之比。」

又聞沙洋齊家淵，有工程一百公尺分五段施工，二段包工，每工做一·五公方，而兩段征工，則二十三工日成一公方。

五 物資的運輸與經濟利用

湖北分署自今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止，共收物資三五，三二四·六八八四長噸運出總數達二七，五二二·六四五五長噸，平均每月收到物資爲二九四三·七二四〇噸強。發出者爲二二九三·五五四〇噸弱，分發率達百分之七十八，在收入物資中食品類共三二，一九三·二五四一長噸，佔總收物資百分之九一強，而食品類中，又以麵粉佔量最多，收入達二一，一一一·二七三三噸，小麥及食米次之。

分署爲便利各地物資之運輸，根據水陸交通綫的分佈情形，在各區分設於若干集中倉庫，再由集中倉分運至各縣倉庫，由分署至各集中倉之卸力，以及由集中倉至各縣臨時倉庫之運費，歸辦事處或工作隊負擔，由縣倉庫至各施工地點之運費，除醫藥器材營養食品仍付現金外，糧食部份，則用以工代賑辦法每日每工給粉二斤。

運費以木船水運最廉，公路最貴，例如一工物資，用木船由漢口運至樊城，只需用費四萬九千六百元，而汽車運輸，則需十九萬五千四百九十元。起卸力則以汽車最廉，每噸四千一百二十元，火車最貴，每噸需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七元，平均每噸運費爲五萬五千五百餘元。

現在湖北分署在物資儲運方面感覺到有許多重大問題急待解決：（一）奉撥經費數量，不能與物資數量相配合，（二）有關機構如儲運局與公路運輸總隊等，未能充份利用，使人員與物資之輸送，以缺乏交通工具，均感困難，（三）奉配物資，未能如數運到，使若干業務計劃準備，無形落空，（四）物資配發，與接收數量不相吻合，輾轉運輸，漏耗尤大，使報銷與稽核，感覺困難，（五）運來物資，毀損甚多，檢查整理，費時費力，大量拋棄，往往招致物議。

我們認爲物資的問題，不僅在收發與儲運，主要的尤在如何使其有經濟的利用。

現在由漢口運一噸糧食至鄂北老河口，需運費二十九萬八千元，加上下脚力，倉儲押運之管理費，以及百分之五的損耗，總計一噸費用，約在四十萬元以上。現在老河口的糧價，穀每擔不過一萬元左右，漢口糧價，穀每擔一萬六千元。如以一噸糧食在漢口拋售，以所得價款，幾乎可在老河口購回一噸半的糧食，而人力，物力，財力，均可節省。

又據鄂南通城縣的通訊：一石米在上海的價值是七萬元，它得加上水運費，上下脚力，倉儲費，汽車運輸費，才能夠運到通城，可是在通城的米價，每石只值一萬二千元，這當中還得耗去一段長時間，物資損失該是多大？而且大量糧食湧到之後，在一個餘糧的地區，會造成穀賤傷農的現象。

總署爲補救這不合理的情形，會於五月十八日以補祕字二三三一號訓令，規定各分署於食糧分配予境內各區時，如發現該項食糧之價格在起運地點，遠高於目的地，而運費亦昂高時，准將該部份食糧交當地財務廳代表出售，所得款項，仍交由該分署匯往目的地購糧，以作急賑或工賑之用。

但此項辦法，終以未得聯總人員同意，未能實行，最近湖北分署對此問題，又於十二月六日在行聯總會商儲運問題時提出討論，已商決糧食部份可實行交換，但須徵得聯總漢處及總署之同意，如此項辦法果能實行，自可減少許多儲運的困難，惟中國人民的需要，並不一致，譬如鄂西鄂北一帶，多產棉麥，人民需要食鹽布疋，比需要糧食更爲迫切，如果把糧食在價格高的地方售出，多得款項，增加補助，對地方善後建設，將更有裨益。

六 批評及建議

我們視察浙江之後，曾主張善後建設工作，應將主辦的責任，置於地方政府之身，而分署則協助物資，居於倡導的地位。湖北分署的工作，尙能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且能遵守法令，認真執行，但此種精神，往往未爲地方人士所了解，甚至引起誤會，發生磨擦，對業務執行，殊多窒礙，以後分署對於地方人事關係，須設法改善，加強合作，俾善後工作，得順利進行，此其一。

分署爲推行工作之便利與普遍起見，故有各地辦事處與工作隊之設立，但有若干處隊，其業務重心，往往置於駐在地點，對外縣工作，未遑顧及，即以最普遍之農田復耕而論，如襄樊區僅做調查工作，實際三千萬元之農貸，並未發放。宜昌辦事處，特重市區工作，其他各縣，迄未派員視察。故最近湖北省參議會，對分署工作，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呼聲，此種情形，亟宜設法糾正，此其二。

各地工賑工程之舉辦，依照規定，必須先由地方造送工賑計劃並附工程圖說及預算，然後調查審核，予以准駁，其間手續繁雜，曠日費時。而地方政府之技術人員，又十分缺乏，往往分署所要求於申請之手續與條件，不能照辦，以致

各地核准舉辦之工程，並不甚多。惟應城第一工作隊，不拘泥於公事手續，實地赴各縣工作，以最簡捷而切實之方法，充份與地方合作，使地方善後工作，擇要次第建設。此種作法，足資參考，此其三。

善後建設工重於賑，故工賑一辭之意義，必須加以糾正，此次視察湖北省情形，益信公糧二市斤實施工賑之辦法，實行不通。目前工人每日可得工資自三千元至五千元，折合麵粉自十市斤至十餘市斤，在此情形之下，如尙思以發二市斤麵粉，換取工人一日之工作，結果並不能達到「工賑」之目的，反可造成「民災」之現象，既不能加惠於災民，反可使若干善後工作，因此項規定而難以推行，故必須澈底加以修改，始能付之實施，此其四。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南京

行總交通善後計劃及其實施

洪 紱

查聯合國爲辦理全世界各地戰後救濟工作，設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因此我國政府乃於行政院之下設立善後救濟總署，代表我國政府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請其對我國施以普遍之救濟，但聯總規定其工作時間爲十八個月，即自去年十月起至明年三月止，且聯總對於任何救濟事業皆需要一善後救濟計劃，故本署曾請中央各部會編擬各種善後計劃交本署審核後轉送聯總請其供給器材，惟聯總格於經費限制將我國原送預算核減甚多，僅及原計劃百分之六十，茲將交通善後計劃及實施概況分鐵路公路水運電訊及郵政五部門報告如下：

一 鐵路部門

一、戰前鐵路概況 吾國民國二十六年鐵路全長（包括東北各省鐵路綫在內）共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五公里，其中除唐山至秦皇島一段係雙軌外其餘均屬單軌，至軌距則大部採用標準軌距，僅同蒲、正太、及滇越；三綫因施工環境不同，獨用一公尺軌距。

二、戰時鐵路情形 抗戰八年，沿海各省大都淪陷，而我國鐵路又多建於沿海地帶，雖因軍事經濟之需要，內地會新建鐵路數條，實則損毀長度遠較新成者爲巨。

子、新築路綫 屬標準軌距者；有湘桂、黔桂、寶天諸綫，及其他有關支綫。窄軌（一公尺軌距）者，有滇緬、敘昆兩綫，已成總長度共計二千二百六十八公里。

丑、被毀路綫 隴海、平漢、浙贛、粵漢、廣九、湘桂、黔桂、滇越等諸綫，或全部或一部會被破壞，或遭拆除，總長計共四千五百九十里，損失情形大致如下：

甲、被毀或拆除各綫之損失（粵漢、平漢、浙贛、隴海、湘桂、同蒲、滇越、黔桂諸綫）。

A 道台 損壞 30%

B 器材 全部損失

乙、曾經敵人佔領下各綫（廣九、正太、京滬、滬杭甬、江南、淮南、津浦、膠濟、平綏、北甯等諸綫）戰時損失甚重，復經軍事破壞，現在尙無法精確統計，但可得而知者，損失以備料渡口橋樑爲最重，車輛損失亦重，次爲軌道道台。

寅、敵人新築路綫，敵人在東北及華北所建新路，共長約六千公里，並因軍事需要，會將同浦綫之大同太原段及正太綫改爲標準軌距。

三、鐵路善後計劃，總聯供應之能力有一定限度，勢不得不斟酌各綫緩急需要而定復員之先後：

子、擬即修復各綫，依其優先次序排列如下：1 津浦 2 平漢 3 隴海 4 粵漢 5 北甯 6 膠濟 7 浙贛 8 滇越 9 湘桂黔 10 平綏 11 同浦 12 廣九 13 正大 14 京滬 15 滬杭甬 16 江南 17 淮南 18 湘桂。

丑、擬訂之修復後運輸量：假定有關運輸之各種附帶工作及必須設備均能恢復一如戰前，則修復後各綫之運輸量，期能達到下列數值：

第一個月每公里工作軌道之單向容量爲貨運30,000噸公里及客運15,000客公里之和（解釋：每公里鐵路在一個月內時間，同一方向運輸經過，此一公里鐵道共有旅客一萬五千人另貨物三萬噸）。
 通車後一個月，每經一個月希能增加前項運輸量之百分之十，至第十個月時運輸量增爲前項之兩倍，亦即期望之最高運輸量。

寅、擬訂之器材輸入程序：

器材類別	第一六個月	第二六個月	第三六個月
軌道	50%	30%	20%
橋樑	40%	40%	20%
車輛	20%	40%	40%
修理機具	20%	40%	40%

四、善後計劃之實施 欲上項計劃早底於成，自仰賴於聯總器材儘速輸入本署，依此目標，會向聯總力爭供應數量並促請加緊供應以期迅速事功，按各項器材均係配撥交通部分發各路使用，本署主要工作則在器材之合理分配及儲運，

這樣幹了兩年

茲略述分配概況及實施困難並改進方法於後：

子、鐵路器材之配撥 鐵路器材大部均極笨重，吾國內陸地運輸經長久戰爭過於艱困，遂按需用器材地帶分別運抵九龍、上海、青島各港口，藉以簡化運輸手續，截至最近止，本署撥交交通部之物資，業達於二萬噸，今將各項器材臚列於下：

名稱	已撥數量
機車及煤水車	二十輛
起重機	一部
車箱	三千五百輛
鋼軌	六萬三千根（重軌）
枕木	十八萬根
機具	一萬二千噸

丑、實施之困難及改進 聯總運華物資來源不同，尺碼自難劃一，尤以美軍作戰剩餘物資更爲雜亂，益增吾國使用之困難，例如最近運華之伊朗車輛掛鈎設備，與國內通行者迥異，匪唯耗工費錢抑且耽延使用，加之海運未暢，各國工廠多未復原，運抵器材殊難盡合吾國先後緩急程序，雖由事實所限，但本署仍竭盡所能加以改進，針對上述困難，本署一再與聯總及交通部洽商，凡運華鐵路器材之裝配修理工作，由三方面合作儘先裝配使用，同時另請聯總與本署華府辦事處專家保持密切聯繫，就核定預算總值內商購合乎吾國需要之器材，並盡可能按先後緩急程序啓運來華以期復路工作得以順利推行。

二 公路部份

在目前整個交通運輸情形之下，因爲在戰時鐵路遭受嚴重的破壞，又限於物資的困難，不能在短期內修復，同時水運又受了水道的限制，因此廣大農村救濟工作的展開，不能不以公路作爲主要的交通，現在把行總的公路交通善後計劃與其現在實施的情形分述於後：

一、行總公路交通善後計劃：

子、公路修復的範圍 在善後救濟區域內，根據交通公總局的統計數字所有公路的里程計一〇五·四三二公里，受戰爭影響而遭受破壞的公路計六八·一七八公里，其中經選擇配合鐵路與水道運輸而需迅速予以修復的公路幹綫計一一·九九〇公里，因此公路交通的善後計劃中除支綫方面予以相當材料工具補助外，特別着重於此項幹綫的修復，以達到善後救濟物資輸送的目的。

丑、公路破壞程度的估計 公路破壞的程度，經交通部公路總局聯總及行總根據各方資料研究討論的結果，採用下列的標準以為計劃的根據。

路基路面破壞程度

百分之二十

橋樑的破壞程度

百分之八十

運輸設備之損失

百分之百

寅、機械工程築路隊的組織 除支綫的恢復，以利用人工由行總輔以器材為修復的原則外，所有幹綫的恢復，擬由行總與交通部公路總局合組十五隊機械化工程築路隊，分佈在華南華北等地，分別辦理重要幹綫修復事宜，因此行總向聯總所申請的公路工程器材，以配備此十五個機械化築路隊為主，總計公路工程向聯總申請補助之測繪儀器，築路機械，橋涵材料等計六二·三二六噸，估值美金八·〇五一·三一五元。

卯、公路運輸設備的恢復 根據戰時後方公路客貨運量的統計，及未來復員運輸的需要，在交通善後計劃中，我們希望貨運幹綫每月能達到二千四百噸，支綫能達到四百八十噸的運輸量，因此我們希望在善後救濟所規定的十八個月的期間內，能陸續進口客貨車輛以及管理救濟車輛兩萬九千六百輛以及配合此項車輛需要的油料配件輪胎，修理設備，行車設備等等，總計此項公路運輸所需的工具材料，達三八〇·一五八噸估計美金六四·七〇二·二一五元，惟上述預算數字經聯總核減甚多，故以後本署亦祇能就收到之器材，作充分之利用。

二、公路復員實施概況

子、公路的修復 自去年八月敵人投降以後，公路修復的工作，即由行總核撥工程款及器材，交由交通部公路總局主持，分別由公路總局所直屬的區局及各省政分期進行修復工作，根據本年三月底的報告，已經修復通車的幹

這樣幹了兩年

支綫計有七，一〇一公里。

丑、難民的輸送 對於遣送還鄉之難民，行總與交通部公路總局會規定有貼補票價的辦法，每張車票貼補原票價的半數，一方面由行總配撥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以資辦理復員運輸事宜，根據去年年底的報告，交通部公路總局為遣送難民還鄉已支出經費達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寅、聯總公路部門物資到達情形 公路部門運輸物資分運輸器材及工程器材兩類，初期所到運輸器材，以車輛居多，截至六月中旬為止，總計到有各式卡車車輛三九六九輛，其中分配各機關使用的有二二七九輛出售的一〇九六輛，尚存在倉庫中準備分配的有五九三輛，此外尚有少數之車胎配件及修理設備，至於工程器材方面已撥交交通部公路總局的有載重二十噸的輕便鋼橋十八座，現正準備利用此項鋼橋搶修京滬一帶公路橋樑，此外尚有24英寸以下口徑的錫後涵管六百噸亦已撥交公路總局以為搶修之用，至於工程機械因黃河堵口工程緊急，多儘先撥交黃河水利委員會，此後當陸續撥交交通部公路總局以為修築公路之用。

卯、行總公路運輸隊 為加強善後救濟物資的輸送，及進口車輛的裝配工作，行總組有公路運輸隊，其總隊部設於上海，另在全國各地分為八區辦理運輸工作，根據最近的情形，該隊目前擁有各種車輛七九六輛，打算在今年九月底擴充到兩千輛，專門負責行總聯總及各區分署間救濟物資運送事宜，並且負責行總及聯總本身車輛的保養工作，此外另在上海九龍天津青島四處設置裝配廠，裝配進口車輛，就上海廠言，每日可以裝配汽車50輛。

辰、行總機械裝配廠 行總機械裝配廠係本年四月初成立，其主要工作為裝配進口之工程機械，一方面積極訓練駕駛是項工程機械人員，現在正與交通部公路總局合作在上海真茹賢南大學原址辦理上述工作，自本年七月一日起即將開始訓練，首批駕駛修理人員，六個星期畢業。

三、公路復員工作的展望

因為聯總第一批到華物資，多為軍事剩餘物資故不能配合原定計劃進行，但是軍餘物資已近尾聲，而按照原計劃所定購之物資已開始逐漸由美啓運來華，故公路工程運輸兩方面的工作，無疑的將逐漸步入有計劃的和緊張的工作時期。

公路工程方面，聯總已派有公路勘查隊出發全國各地查勘公路情形，一方面針對着善後救濟工的需要，正在作修復一切必需公路的準備，將來更打算進一步，由行總聯總及公路總局合作組織機械工程築路隊，進行修築關於這一方面材料機械的準備，都在進行中，所以將來工作的繁重，是可以想得到的。

此外公路運輸所需的車輛，現在還未能大規模的進口，因此各方需要甚殷，還不能充分供給，將來待向聯總所申請定購之車輛，大量進口時除供應各方需要外，一方面如何可以發揮有效的公路運輸工作，現在亦正在擬議中。總之公路運輸和工程兩方面繁重的工作，正在開始，我們將以謹慎嚴密的步驟和最大的努力來完成公路復員的工作。

三 水運及港務

一、航行範圍 我國航行事業素稱幼稚，航行範圍甚小，計劃內之航道可分沿海航綫及內江航綫二項，沿海航綫自遼東海灣至東京灣，內江航綫：揚子江航道自上海至重慶，珠江航道自廣州至柳州，津江航道自天津至大沽，贛江航道為揚子江支流在江西省境內，湘江航道亦為揚子江支流在湖南省境內，（其他較小之揚子江支流及東三省航運不在內）。

上述航道內急需恢復三十萬噸航行噸位，以救眉急，其他如燈塔領港港務工程事項，均待善後處置，以期恢復。

二、善後計劃

甲、船隻 戰前吾國有航行噸位約一百三十萬噸，戰爭八年因停航失修，船隻大半損毀，急待補充，復因吾國不能自製，全靠外國救濟，計沿海航行客輪貨船須補充二千噸至四千噸之船隻，以活航運，長江航行自宜昌至上海間在洪水位時期亦可往來二千噸船隻，其他內江航運，所需機輪汽船，俱已向聯總申請。

乙、修理船塢 在上海、廣州、青島、閩江四處，上海廣州二地之船塢，經年可修理或建造五十隻一千至一萬噸之貨輪或客船之零件，及二百隻一千噸以下之船隻，閩江及青島二船塢須經年可修理或建造三十隻一千噸至三千噸貨輪客船之零件，及二百隻在一千噸以下之船隻，全部船塢所需機器鍋爐汽錘等設備已向聯總申請。

丙、燈塔設備 戰時燈塔或遭破壞或失修損毀，為顧及今後航行安全急須修復改善或新添水銀燈，新穎機械設備，

這樣幹了兩年

以保障安全。

丁、航道之疏濬測量，及領港人員之訓練，均待善後整理儲備專款救濟以完成航行。

戊、港務及碼頭 輪船停泊之港口碼頭，關係海陸聯運，戰時失修，有須挖深水道，以備海輪停靠，有須打樁築埠，以備卸貨，有待善後補充救濟。

三、實施概況 迄至目前止，已進口之器材不多，僅少數駁船及躉船，故實際上本署在各省水運工作皆係就地設法。

四 電訊

一、電訊善後計劃 電訊交通主要在平時保養及有秩序之管理，戰後電訊機構破壞殆盡，申請救濟物資計分下列六端：

(一)長途電話綫(着重架綫)(二)長途電話設備(機件設備)(三)電報設備(四)市區電話及設備(五)無線電訊設備(六)修理廠設備

有綫電，無線電，電報及電話設備，必須縱橫佈置妥善，長途電話及電報綫可在國內佈成交通網，尤於重要都市間必須有絕對可靠之聯繫，業務上所用電話及電報綫，必盡量發揮其效用。俾在經濟上收獲其最高代價，市區電話及小型電話設備，務達到縮短時間之最經濟原則，在吾國沿海東岸增設國際無線電台，使國際電訊便利協助救濟政策之施行，修理廠設立在全國各適宜地段，大部電訊材料將貯儲全國，俾隨時修理取用。

1 長距離電話及電報綫 戰前吾國約有十八萬公里長途電話及電報綫，戰時在淪陷區者，全被損毀，目前在收復區急需恢復十五萬公里分十八個月完成，其中一半材料申請由聯總供給。

2 市區電話 戰前中國電話機約有二十萬具，戰時全陷敵手。收復後中心樞紐總機全失，善後整理擬申請聯總補給半數機件，僅在重要都市裝置，對善後救濟工作進行時必須裝置者。

3 無線電訊 善後救濟工作之推行，初步先賴無線電訊，在有綫電訊未架設前，無線電訊易於裝置應用也，同時若干區域亦以裝置無線電訊較為經濟，上海真茹之國際無線電台被毀於一九三八年，今亦急待重建，以與歐美國家聯繫從事救濟工作。

4 修理廠 擇地設立少數修理廠，以保養電訊設備，經常維持良好效果，免失作用。

架綫用特製工程車：預估每五月架設五萬公里電綫，分一百隊特製卡車裝設，每隊架設五百公里，每隊需卡車十五輛担任運輸及裝置工程，每輛工程車裝配綫所需全部機件，總計向聯總申請一千五百輛工程車。

二、實施情形

但上述計劃經聯總核減甚多，我國僅可得到約七百萬美元之電訊器材。

迄至目前止，聯總運到我國之電訊器材極少，僅少數電綫及電話機，故現在電訊復原工作，皆賴交通部就原有材料，勉強進行，最近聯總已通知本署，已在日本收買美軍剩餘電訊器材一批即可運華，又在倫敦訂購之電訊器材亦在辦理中。

五 郵政

一、郵政善後計劃 郵政工作在淪陷區仍照常推行，惟戰爭數年來郵政極少進展，工具急待補充，如車輛、汽油、零件、輪胎等，為郵政交通所必需，其他如郵政上必需機械設備，郵筒、制服布、郵袋等，材料之添置，均已向聯總申請救濟，但聯總因已核定之中國救濟經費，較中國所申請者為少，故在第一個六個月內，將郵政部門取消，僅在餘額計劃中列入，故郵政器材進口之時當在兩三個月以後。

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本署對於善後救濟工作之推動，全視器材之有無，截至目前止，僅鐵路及公路器材到達一部份，故稍有成績可觀，以後各種器材陸續到華時，本署自當盡最大之努力，協助國家復興工作。

三十五年七月

善後救濟閒話

汪伏生

(十一月十八日在上海電台播講)

兄弟今天晚上來此播講，只是就善後救濟一般情形，作一個簡單概括的報道，並沒有定什麼題目，假使一定要安上一個題目，那只有叫做「善後救濟閒話」。

行總的成立，不過兩年，我們的工作實際展開，不過一年。在這一當中，我們接受聯總供應中國的物資約計一百二十萬噸，其中糧食一項，要占三分之二。同時期中我們接到全國各地公私團體申請救濟的函電不下六七千件，在這些請求當中，特別衆多而迫切的是食糧。中國當八年抗戰之後，多少農民，流離外鄉，多少農田，荒蕪不治，古人說：「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中國經過這次苦戰，人口減少了百分之二，可是糧食產量却減少百分之二十，飢荒是必然的結果。但是歷史上歷次災荒，却沒有像這次這樣廣泛，這樣嚴重，根據各方面的調查，在本年上半年，確有三千萬人在飢餓線上和死神掙扎，下半年雖然有幾省報稱豐收，但是糧食問題，真正的嚴重性，並未會減輕多少，可憐中國外患之後，繼以內憂，多少農田遭受了內戰的損害，不能恢復生產，多少農民，無法回到家鄉，從事耕種。戰爭結束一年後的中國，一切很少進步，災荒仍然普遍的存在。我們主辦善後救濟的人，面對着這些雪片飛來的呼籲救濟的函電，同時看看聯總所運來的物資數量，真是感覺緩不濟急，杯水車薪。根據各地的報告，一年來全國人民直接獲得本署救濟的，約在五千萬人左右，這數字看起來好像很大，但是比起全國人口總數，不過八分之一。怎樣將這些海外來的物資，轉運到河南，山西，湖南，廣西那些偏僻的鄉村，拯濟那些垂死的災民，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艱苦而耗費鉅大的工作。一個內地鄉民所領到的一袋麵粉，一件衣裳，可能先經船運，後裝火車，再上汽車，再上騾背，再用人擔，方能達到受惠人之手。而這袋麵粉在中國境內轉運費用，又可能超過牠的本身價值三倍四倍。善後救濟工作，委實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正因為太艱苦，所以有很多地方未能盡滿人意。我們辦理救濟工作的人，莫不以十分誠意接受外界人士的批評，作我們改進的參考，但是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社會上也有很多人以耳代目，不明瞭實際情況，信口雌黃，那是實在可以惋惜的。舉一個例子：有很多人責備行總，說聯總運來大批機器，堆在上海碼頭，讓他銹爛，爲什麼不運往內地配發各工廠使

用？這話聽來，很有道理，但是他們那裏知道這些機器，並不是中國所申請的，更不合於我們的需要，而是美國在戰時爲軍事工程所特製的各種機器，散佈在太平洋中各島之上，因爲戰爭結束，無處使用，於是當作廢物賣給聯總，由聯總轉運給中國的。這些機器到了上海，有的早已生鏽，有的早已拆散，我們必須爲他裝配，爲他修理。因爲有很多的新奇的機器，國人不知怎樣使用，所以我們要設臨時訓練班，訓練使用的技術人員，因爲有很多機器，體積笨重，常有在十噸以上，甚至三四十噸的，可是我們除上海以外，內地各港口很少有五噸以上的起重機，即使勉強在上海裝上火車輪船，到了開封長沙各內地城市，還是沒有辦法可以卸得下來，所以我們必須先獲得大批起重機，運往內地港口裝置以後，才能將這些機器起運到內地去。

再舉一個例子：也有很多人責備行總，說聯總運到大批罐頭食品，行總未能趕快運往內地，散發災民，而將牠們留在上海，以致腐爛。腐爛以後，再將牠們丟到海裏。這豈不是浪費食物？但是他們那裏知道，這些罐頭食品，都是美國在戰時爲士兵所製的口糧，大多是三年以前的陳物，很多喪失營養成份。更因爲起卸轉運，拋來拋去，以致破裂腐爛，特別是那些從馬尼刺運來的罐頭，差不多百分之三十都是壞的，所以一到上海，趕上熱天，碼頭倉庫，臭氣薰人。這需要相當時間的檢查，將好的罐頭一個一個的挑揀出來，所有壞的統統運去吳淞，拋在海裏。即便是好的罐頭，由上海運到內地都市，也可能在運中變壞；一個壞罐頭可能傳染十個好罐頭，於是在內地又要舉行檢查，又要將壞的拋到江中湖中，這又引起一般人誤解批評，但是這種實際情形又有幾個人知道。

索性再舉出一個大家最感興趣而批評最多的衣服問題。很多人抱怨行總，爲什麼將高跟鞋絲襪子分配到農村？爲什麼在冬天時候發給單衣？而在夏天反到發給毛衣？這又需要一點解釋。諸位要知道，這些舊衣都是英美加澳各國人民所捐贈的，大半是從擺列在教堂或其他公共場所舊衣捐募捐箱中收集而來，捐滿一箱後，即打成一包，衣包之中，可能是男裝，女裝，童裝，冬衣，夏衣，內衣，外衣。鞋包之中可能有男鞋，女鞋，大鞋，小鞋，高跟鞋，跳舞鞋，混在一起。一船裝來往往千包萬包，我們當初也曾計劃在上海將這些衣包統統打開，分類改裝，然後再打成包，分運各分署，但是不可能，即使動員全上海市的服裝店，未能做這件工作，也辦不了，那一筆費用之大，更不能提。我們沒有辦法，只有將原衣運往各分署，分署也沒有力量拆包改裝，又將原包運到各縣鄉村鎮，由工作隊會同當地公正士紳，教會學校，就地開包，分類，編號，抽籤，配給鄉民。很可能這裏面有一雙絲襪破一個老農夫抽中了，也可能一個男子抽中一件女大

衣，這實在是最公平的辦法，不管誰抽中什麼，誰無父母妻子，抽得什麼都是有用的。即使自家不能用，儘可和他人交換，或是賣出去，再轉買一件新衣，也是有益無損；社會上又有幾個人明瞭我們處理衣服的困難情形。

總括講來，善後救濟工作，本來是費力不討好的。我們參加這項工作的人，並不想爲自己作什麼辯護，但是事實真相，我們有權利向社會公開說明。以上所舉的只是幾個例子。類似這樣情形，多得很多，時間有限，我今天不能多提。

我在上面講過，善後救濟工作，是一件最艱苦的工作，這些艱苦情形，和他的永恆真實估價，只有在各地分署實際工作中才能表現出來，只有那些參加工作和獲到實惠的人們，才有資格來評判他的是非功過。

諸位要知道，在那幾千方里黃河汎濫區域之內，一年以來有幾百位中外技術人員，有三四十萬民工，日夜從事修堤堵口工程。我們平均每天有一列火車，裝載行總的食糧和各類工程和耕種的機器，由上海或漢口運往開封，鄭州，搶救這些災區。假使不是因爲內戰，這個偉大的工程，早已於今年六七月間完成了。

諸位要知道，在今年秋汛以前，安徽分署會同地方團體，發動二十萬民工，花費了三千多噸的麵粉，搶修了二百多里長江江堤，因此保障住無爲，和縣和東流一帶三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增加了千萬担以上的產量。

諸位要知道，在平津一帶有成千的青年男女學生，他們在星期休假之日，每人押運着十袋八袋麵粉，步行到市鄉村鎮，挨家挨戶，散發給災民。有多少女學生累病了，但是他們感覺愉快歡欣。

諸位要知道，廣西在抗戰末期，受禍最慘，湘桂鐵路沿線，田地荒蕪，農民流散，無力耕種。廣西分署用工賑方式，招集流亡農民，予以麵粉，借與耕牛種籽，助其復耕。今年春天，在全縣，興安各縣，有七八萬畝的農田，賴此恢復了生產。下半年復耕的田地更多，無形中救活了幾十萬生命。

諸位要知道，江西的農村，在戰時受敵人破壞甚重，多少農民因無房屋可以棲身，不能還鄉，坐令田地荒廢。江西分署乃籌款爲農民建造簡單的農舍，茅頂，竹筋，泥牆，每棟只需造價十六萬一千元，可住四家，已經造成一千四百棟，還在繼續大量建造中。這樣方可招集農民回鄉，恢復生產。

諸位要知道，湖南遭受戰禍最重，難民也最多。據湖南省參議會估計，全省有三百五十萬人非賴賑濟無以爲生。所以湖南分署主要的工作，即爲搶救災民。上半年的統計，被供給衣食遣送還鄉的災民，約二十萬人。長期收容撫養的難童孤兒，有三千人。獲得行總麵粉救濟的，有二百餘萬人，招待供養這樣多的人，是多麼艱鉅而吃力的工作。

諸位要知道，在國內有多少江堤，河堤，海堤，正在那裏興修，有多少鐵路，公路，正在那裏修復；有多少學校，醫院，正在那裏興建，有多少荒廢的農田，正在那裏開墾，有多少工廠正在那裏準備復工。這種種工程所用的機器和食糧，很多靠行總來供應，來發動，這裏面包含着很多聯總和行總的技術和管理人員的心血。這裏面包含着我們千萬個窮苦同胞的血汗，這裏面包含着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蹟。這些無名英雄，這些實際參加善後救濟工作者，每個人都值得我們深深的感謝敬佩。

總署和各分署的設立，都是暫時的，它們的生命最多還有一年。但是善後救濟工作，在國家立場上，一定要繼續做下去。行總結束後，一定要由普通政府機關來繼續主持的。我今天誠懇的祈求各地分署萬千工作同仁，要把這僅餘一年的時機，不要放棄自己為社會人羣服務的機會，加倍努力這偉大艱鉅的工作，我更祈求全國同胞，熱心協助這偉大工作的進行，完成這復興建國的基礎。這是兄弟一點小小的感想和希望。在今天晚上藉上海電台，供獻給行總各地工作同仁和全國同胞。

這樣幹了兩年

錢宗起

時間：卅四年十一月至卅六年十二月

地點：台灣省

一、平地起樓台

日本投降後兩個月零兩天——卅四年十月十七日，——我坐着美國的 L. S. T.，和接收台灣的二百一十個文武官吏，以及第七十軍全軍，在基隆港口作歷史性的登陸。當夜進了台北。廿二日在基隆看港口，看倉庫，還看了一個肥料工廠被炸毀後的實況。過了三天，日本的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正式投降。十一月一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使職務，台灣善後救濟分署，也在那日宣告成立。

機關是成立了，辦事的人，祇有一個分署長，半個技正（簡派經濟技正何孝怡先生係行政長官公署參事兼任），和半個組主任（衛生組主任經利彬先生是省衛生局長兼任的）。隨身帶的，除了臨時刻的木質關防，和當地不能通行的法幣（開辦費）之外，就是兩大箱治瘧的藥品（日人投降後即交衛生局散發）。那時中央派駐的以及地方的各機關，紛紛接收辦公房屋，官舍、文卷、家具、財產，獨有這一個分署，是「前不見古人」的機關，什麼都無可接收。有人問分署在那裏？我說：在昭南閣（旅館名後改勵志社）十九號，就是我和何先生合住的那一個屋子。從署長到收發，全是我們一個半人做。調查災情，搜集資料，修理倉庫，就地招邀初級幹部，購置辦公用具……一切預備的工作，從十月下旬做起，却一天不停，一件不少。

台灣受戰事損害的狀況，和急切需要的物資，得到一個粗放的輪廓之後，我於十一月上旬，帶了資料，飛上海，轉重慶，向總署請求救濟。直到十一月下旬，才有台灣急需物資一萬六千噸的決定。一張單子，由總署托聯總副署長韓雷生 Mr. Handieson 先生帶到華盛頓去。其中是：硫酸銨一萬二千噸，交通器材二千噸，工礦器材一千九百五十噸，醫藥用品二十二噸，並希望於卅五年一月十日以前，由美直接運到基隆，以免由上海轉口之煩。

十二月七日，我邀了副署長高翰先生，從上海同機回台，飛到淡水上空，表演了一幕 forced landing，機毀而人不死，也就行所無事的進了台北。這時辦公地點有了——明治生命館——，房子不壞，却需要修理；基隆的二號倉庫，已經煥然一新了；在重慶、上海、福州邀的高中級幹部，陸續到了，總員額祇有十七人。

第二年——卅五年——的一月五日，和賑務組主任林良桐先生，何先生，還有組員張天扶先生到省外各縣市去勘災。經過新竹縣、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各市，恆春區，一直到最南端的鵝鑾鼻，憑弔那被炸搖搖欲墜的破燈塔。整個台灣祇有台東、花蓮港（後來我也去了），澎湖（林先生後來單獨去）三縣未到，從屏東仍沿原路回台北。費了十天的工夫，收穫很多。我們不獨勘視城市，還看了鄉村、工廠、醫院、學校，凡是受災的，都要看，都照了相。越是瓦礫破牆，我們越有興趣。一行四衆，到處找人查這樣，問那樣，從出產、貿易、糧食、交通、運輸、倉庫，一直到衛生、金融、無所不問，一有答案，隨手就記。這樣實地勘查所得的資料，比從前粗放的輪廓，更細密了，因此就做了以後分署工作的指南針，也可以說奠定了平地樓台的基石。

二、災况和特徵

當船靠近基隆碼頭的時候，祇見一片大瓦礫場。從一號到十八號鐵筋水泥的倉庫，都被炸得七歪八斜，賸一個二號稍好，後來我們就向交通處租了這一倉，比較的容易修些。那時的交通處長嚴家淦先生和我說笑話：「何妨多租幾間？『你們修好了，將來歸還我們使用。』」基隆市街，炸得祇剩一座港務局大樓，還像個房子，可是玻璃窗、電梯、自來水全壞了。港口碼頭上十四個起重機，祇有四個損壞較輕，其餘的要大修，才能使用。我們後來去看的那一個肥料廠（現歸台灣省肥料公司），據引導的日本技師說，按照那時的物價，非有三百萬元台幣，不能修復。從基隆坐火車到台北，才過了一個山洞，有一個小坡，火車頭就力竭聲嘶，爬不上去了，停了一個鐘頭，才換了車頭，勉強拖到了台北。一進車站，規模不小，却是樓房全炸掉了，變成露天的。我們頭一夜先住樺山小學（後做警務處），規模比沙坪壩的中央大學還大，可惜也給炸掉了一半，鐵筋的樓房，藕斷絲連似地歪倒着。第二天上街巡禮，柏油馬路上，左一個洞，右一塊疤，幾個日本人的商業區和住宅區，像表町（分署所在地），本町、京町、榮町……全是東一堆瓦礫，西一道歪牆，有招牌，沒店堂，有底層，沒樓房。到晚上沒有路燈，黑魆魆的一片，胆小的不敢出門，怕有日本人暗算。自來水的壓

力，不能到二層樓。全省一百二十三個水道單位中，損壞的六十六單位。公園滿是荒草垃圾。下水道不通，蚊子甚多。民房的玻璃窗，不是換釘木板，就是貼了許多白紙條子，大約是防炸的時候整塊打破。台灣人聚居的太平町、下奎府町，却比較完整。此外新竹、台中、台南、屏東各市，都有轟炸的痕迹。有的是一兩條街整個不見了，有的炸掉了一半，或幾十所建築物。嘉義市的慘象，還比台北利害，據說：祇炸了一次，但因軍火倉庫，給炸彈引着了，火燒了好幾天，光了。到了高雄市，當年日人一意南進，原想高雄軍港建築完成之後，把總督府移到高雄，晝夜睜着眼睛看馬尼拉，所以道路，港灣，市區的規模，比台北更大。可是所受的損害，比基隆更凶，連基隆港務局大樓那樣碩果僅存的建築物，都尋不到。我從市府到港口，一路祇見瓦礫，不見路面，坐在車上，高高低低，像小汽船遇着浪似的。港口十六個起重機，祇兩個未炸。出了高雄，穿過屏東，到恆春（日人時代是一個郡），前清是一個小縣治，城還是當年築的。從前有人口三萬四千多人，現在祇八千多人；城內本有九百多家，現在不上一百戶。據說：盟機自三十三年下半年起，差不多每天必炸恆春，所以沒有一所完整的屋，站在街上，四面一望，淒慘極了！我們到的時候，正是下午一時，飢腸轆轆，找不到吃飯的地方，祇好買些半生不熟的玉蜀黍，帶在車上，邊吃邊走。總括說起來，房屋受災地區之慘，恆春第一，存者不及十分之一；其次是高雄市、台東縣及嘉義市，炸毀九〇%，又其次是台南市基隆市八〇%；又其次是新竹市六五%；最少是台中市祇二〇%。重要工廠被炸的一一六個，大倉庫十七個，其他也因機械壞了，原料、技術人才沒有了，無法開工。所以工人失業太多，我們卅五年上半年的調查失業工人以及失依之赤貧，是四五、七六五戶，一九二、八七七八，以後還有增加。台灣的稻田、蔗田，都依賴化學肥料，才能下種，民國廿七年需要到六十餘萬噸，除了少數本島能製造者外，其餘都仰給於日本，這也是帝國主義者控制殖民地的一種策略。可是太平洋戰事起後，海口封鎖，肥料來源斷絕，所以米的產量銳減。三十五年春夏之交，向來產米過剩的台灣，也鬧糧荒，信不信由你！台灣向不出布，衣的問題，也很嚴重，城市還好，一到鄉下，穿破衣的，觸目皆是。省立醫院全部被毀的四個，局部被毀的六所，略受損失的五所，雖然勉強開診，但是無藥品，無病牀設備，無病人伙食，讓病家自帶鋪蓋，自帶炊具，東一個爐子，西一個飯桶，病房也是東倒西歪，有愧屋漏。儘管有五十年的建設，到這時也千瘡百孔，遍體鱗傷，我們深深的感覺到戰神之殘酷，同時未嘗不歎服盟機轟炸與盟艦封鎖成就之大！

在台灣辦理善後救濟的工作，有幾個特徵：第一，台灣是光復區，不是收復區，她所受到的戰禍，不是敵人的破壞

，而是在敵人統治時代所受盟軍的轟炸，以及因盟艦封鎖而發生的後果。第二，台灣是一個孤島，又是一個戰前不屬於本國的一塊土地，所以過境流離和遣送回籍的本國難民，少而又少，我們遣送了八、二〇九名琉球難民，是一件例外的工作。第三，戰時流落外省或國外的台人很多，約可分為：1. 戰時隨着日軍到佔領區謀生，戰爭結束後不能立足者；2. 戰前流落日本光復後需要歸台者；3. 被日軍徵召而因戰事結束退伍之軍人軍屬；4. 旅居南洋的台籍僑民等四類。其分布地區：1. 日本之浦賀港鹿兒島宇品港對馬等處，2. 東北各省，平津京漢蘇杭等處，3. 南洋羣島，4. 香港海南島及潮汕各地。截至卅六年五月底止，返省台胞一〇三、三九三人，其中自力返鄉者九萬一千餘人，抵台後由分署遣送回鄉者，一、八九九人。第四，台灣工業有相當的基礎，農業也近代化，所以善後重於救濟一個原則，最能適用於台灣。第五，交通便利，鐵道直到倉庫，倉庫就在碼頭，公路四達，物資的起卸、輸送、發放、監督，均極容易，極迅速。第六，戶籍、地籍完整，（平糶麵粉，配售肥料，全靠戶籍地籍做根據）文盲很少，發放物資比較的可以貫徹到最下層，實惠及民。第七，治安良好，沒有大股的匪盜，所以一列車的物資，祇需要兩三個押運員，五六名警察，就管得住；雖然經過卅六年二二八的狂濤駭浪，但是分署公私無損，我們把握住這幾個特徵，才能展開工作。

三、幾件重要的工作

1. 配售肥料

上面說過，在卅四年十一月，我們已經發出了需要肥料的呼聲。直到卅五年六月十四日，S. S. Haating Park 由美運硫酸銨三千噸，直達高雄，正值第二期稻作施肥的季節，分署立即開始配售。依照過去的慣例，是交給各地的農會經售，所用經費開支，統由分署核發，不許向農民於售價外勒索分文。每戶農民請購肥料，按其耕地面積，有一定的分量，不許一戶請購多量，以防止其轉入黑市圖利。分署職員分赴各地農會監督發售，並於事後分赴各農村抽查。這第一批的硫酸銨，很迅速地配售完畢。農民於太平洋戰事起後，已許久不見硫酸銨了，一聽分署配售的消息，攜籬挑擔，爭先恐後的來買，那種歡喜的笑顏，真使人感動而興奮！以後化學肥料陸續運來，或由上海九龍轉口，或仍由美運，至卅五年十二月底止，總量三九，三五五長噸〇四五五，其中分署配售的為：

這樣幹了兩年

硫酸銨	五，五九八長噸八七七八	每磅售台幣八元(台幣一比法幣卅元下同)
硝酸銨	八三四長噸三二八一	每磅售台幣十二元
石灰氮氣	六，三一長噸二〇〇八	每磅售台幣六元八角
重過磷酸石灰	二，〇一四長噸五五三四	每磅售台幣七元二角
過磷酸石灰	九四長噸〇四一〇	每磅售台幣三元五角
合計	一四，八五三長噸〇〇一一	

尙餘化學肥料二四，三〇三長噸八，八二五，因奉總署令，將分配台省化學肥料十五萬長噸(包括分署所經售者在內)，交台省行政長官公署立約運銷，於卅五年十二月五日移交，故將分署存倉未售的肥料二萬四千餘長噸，一并移交行政長官公署肥料運銷委員會辦理。分署對於肥料，祇負船邊簽收，催繳價款，稽核分配方法的責任。該委員會接收以後，價目百分之九十，是照分署所定，也交農會出售，所有分署因肥料而租用之倉庫，該會全部接用，到卅七年一月，十五萬長噸，全部到台。其對於農田之效果，祇就分署自己配售之一萬四千餘噸，經分署及聯總專家考查之結論，分配地區遍及全省的八縣九市，施肥面積五十九萬餘英畝(合台省地積單位二十五萬甲每甲等於一四市畝五四八七或二英畝四五)，佔本省耕地面積三分之一弱，受惠農民卅一萬戶強，水稻，甘藷，甘蔗等均有顯著之增產。

2. 平糶一部分麵粉

抗戰以前，我們在福建常常吃到台灣米；又知道日本糧食不足，大部分依賴台灣米補充，因此在重慶時，總認為台灣的糧食，是不成問題的。誰料到地一看，方知因肥料缺乏，水利失修等因素，缺糧情形，也很嚴重，就向總署申請撥糧。三十五年四月運到二三四等麵粉九九，七一五包，這是分署成立後第二批接到的物資(第一批是車輛在三月運到)。

那時正值青黃不接，糧價跳動，當地人士希望分署救濟。調查估計需要廉價食糧者，全省有十五萬人，而各慈善機關收容無主無依難民，祇一千五百人，故呈准總署，以麵粉九萬包平糶，以供給廉價糧食的手段，達平抑糧價之目的，其餘麵粉充作救濟之用。自五月十二日開始平糶，與本省官民合組之「台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下簡稱糧調會)訂約，託其分配全省各縣市，按照戶籍及本署所定之分配標準平售，(二等粉每台斤台幣十二元三等十一元四等十元每包以

三六·六台斤計算分署實收百分之八十餘作該會運輸及其他費用）糧價即見低落，五月十四日，台北市一等粉之零售價格，由每斤二十五元跌至二十二元，十六日跌至二十一元，米價五月七日，每斤二十三元五角，至月底祇盤旋於十三元左右，直到新穀登場，糧荒威脅解除，即於七月十九停止平糶。總計兩個月中，售去麵粉六四，五六〇包。其分配之標準爲：

一、都市 因非產糧地點而係單純之消費區域，故比鄉村多配；又台北市爲政治經濟之中心，且爲物價神經樞紐，故亦特殊增配。

二、消費人口 消費人口多者，配額亦多，以各縣市人口百分比作參考。

三、產糧區域 米與雜糧產額多者，分配額較少或不分配。

四、工礦區域 消費量多，需要更殷，故多配。

五、沿海口岸 時有外來糧食，故少分配。

六、卅四年度風水災地區 災情影響秋收，故災區分配較多。

至於平售之機構及手續，則糧調會在各縣市設分會。分會之下，以區爲單位，設供應處。每區住戶十戶，選一個班長，爲統購分售之代表。班長調查班內戶口，製表三份，一交區長，一交供應處，一由班保存，供應處即根據此表發粉。每戶不得逾五包，每人不得逾五斤。戶口如有異動，班長報告區長，通知供應處變更，因爲戶籍完整，故人數確實，售粉公允。聯總駐台視察 Mr. A. Hankey 時往各供應處查核，分署同仁也天天出動監督，化裝擠在領粉羣中，試做冒領的模樣，或向各班班長假作套購的商談，均未發見像別處拋售麵粉轉入黑市的弊病。所以聯總關於此事之調查報告中，有「此項機構，不獨可以分配糧食，尙可利用分配他項物資」的話。

3. 舉辦農田水利

關於農田水利的工程我們辦了七件：

修築嘉南大圳烏山頭貯水池第一號堤堰（台南縣）

修復嘉南大圳幹支給水路（台南縣）

這樣幹了兩年

修復斗六導水路(台南縣)

修復桃園水利隧道(新竹縣)

修復鳳林水利(花蓮縣)

修復卑南知本圳(台南縣)

修復東港鹽水岸(高雄縣)

這些工程中，以嘉南大圳爲最大。烏山頭第一號堤堰工程，就花了台幣八，七二〇，六五〇元。嘉南大圳灌溉面積，達二十萬甲，占全省三分之一，在遠東水利工程之地位，僅次於印度之 *Ganges*。所謂圳者，相當於「渠」字的意義，把水儲蓄在某一個地方，再用隧道成渠，引水溉田。台灣全省的農田，幾乎全靠這種工程灌溉，所以不怕旱澇，都能收穫。我們把損壞的渠或隧道修復，把應築的堰增築，合計七件工程，共用人力二一二，一四四工，發工程費台幣一三，四三六，四〇二元，材料費由省方補助。所需時間，短的一二星期，長的四五個月不等。

4. 修建平民住宅

恆春遭受戰禍的慘況，已見上述。分署於卅五年四月，開始在恆春西門外，南門外，及附近之車城鄉，建築平民住宅，名曰善濟新村第一、二、三各村，共計平屋廿五幢，每幢可容四戶，總計百戶，在十二月底完成。卅六年夏，又裝置電燈。全部由受災貧民居住，不收租金。交由高雄縣政府，及縣參議會組織委員會負責管理。共用工料台幣六百餘萬元，工人一九，四七七人。此外補助台灣肥料公司在基隆廠建築工人宿舍三十一幢，共用工料台幣一百六十餘萬元，工人一八，八九八人。

5. 其他工賑

卅五年一月，總署一切物資沒有到達台灣的時候，分署已開始舉辦工賑了。經費是向省行政長官公署暫時借了台幣一千一百五十萬元，(早已全部還清)。所辦的工賑，是針對着當時的環境，首先從都市復舊着手，其中又分：

炸毀區空地清掃工程

二件（基隆台北二市）

下水道修復工程

七件（基隆新竹彰化嘉義台南花蓮高雄七市）

自來水修復工程

七件（基隆市二件台北嘉義台南花蓮高雄五市）

衛生清除工程

三件（台北新竹彰化三市）

公園修復工程

一件（台北市）

都市道路橋樑修復工程

五件（新竹市道路橋樑各一件彰化台南花蓮各市橋樑共三件）

合計廿五件，工程費台幣一一，七〇三，七一四，八〇元，受賑工數一八一，五〇〇工。

到後來，有了出售物資的收入（平糶麵粉），奉總署撥一部分作分署業務費，於是工賑更加展開。繼都市復舊工程之後，舉辦公路橋樑修復，係在台北縣碧潭橋，武荖坑橋，高雄縣枋山橋，共三件，工數一一，二三三工，工程費台幣三，〇九九，五三九，六六元。

次為河川堤坊修復，係在台北縣屬宜蘭之防洪堤，工數四，七七〇工，工程費台幣二四三，七三五元。

再次為碼頭倉庫修復，係在高雄港之第九第十兩號倉庫，工數四，〇二九工，工程費台幣二四八，〇〇〇元。

又次為漁港修築工程，係在澎湖縣馬干鎮菜園口之魚池，白沙鄉之石滬，大嶼鄉之漁港，凡三處，用麵粉四噸三一三八，米三四〇噸四〇八九，工數二七七，五二五入。

以上各項工程，連同恆春平民住宅，基隆肥料廠工人宿舍，及農田水利等，共用工程費台幣三八，八〇四，一五八元一一，麵粉四噸三，一三八，米三四〇噸四〇八九，受賑人數七二九，五七六入。

6. 補助慈善機關

台灣慈善機關，大體分為三類：1. 省級的，如有救濟院，省育幼院，省立盲啞學校；——2. 縣市級的，如各縣市救濟院；3. 教會或私人主持的，如高雄天主教孤兒院，台北愛愛寮（現改愛愛院）等。受分署補助者，三類總計，有三十單位。補助之方法，可別為：修復損壞（如愛愛寮），捐建房屋（如育幼院之幼幼館，盲啞學校之新校舍），酌助經費（如愛愛寮每月發給補助分署結束時後一次撥給食米及肥料換得之穀或補助金），充實設備（如發給收容人蚊帳、棉被

這樣幹了兩年

、衣服、湯粉藥品），派遣外籍專家指導及協助等。

7. 澎湖及山地同胞之賑濟

先說澎湖。牠在大海之中，是六十三個小島合成的總名稱，風水太壞（沒有淡水而有經年不斷的風），不能種稻，一年收穫蕃薯、高粱、花生等雜糧約十萬石，祇够居民七萬三千人吃半年。聯總駐台視察 Mr. A. Hanley 和分署賑務組林主任都去視察過。林先生去的時候，是三十五年十一月，據報那時合縣總糧食祇有二，六四五，六〇〇台斤，祇可維持四十天，這情形太嚴重了！我們一方面在交通萬分困難的情況之下，雇了專輪把一部份肥料換得之穀（肥料一磅，換穀一磅），運往救濟，計白米五〇五長噸八九六二，穀四二長噸三八〇九，一方面向總署呼籲，卅六年二月七日，總署派萬宏輪由上海直運澎湖白米五〇〇長噸。有了這兩批米，我們便展開了澎湖縣的救濟工作。在那兒設了一個臨時辦事處，把運去的米，除了一小部分散賑外，其餘的以工代賑，建築菜園口等三處漁港（詳見前工賑一節內）。因為澎湖是一個漁業區域，魚港修好，漁民可以增加漁獲的數量，生計就不會太苦了。二二八事變，澎湖沒有波及，這固然是海軍當局和地方官紳維護有方，而那時正值民間有工做有米飯吃的時候，野心家的煽動，不容易成功罷！

山地同胞，就是高山族（亦名高砂族），也就是從前所謂「社蕃」，都是住在山裏的，其風俗、習慣、語言、與平地同胞不同。日本人祇教他說日本話，不會講台灣話，與同胞仍有鴻溝之分。他們最缺乏的是衣服，糧食；最受威脅的是瘧疾。我曾經深入他們的村子去看過，個個面黃肌瘦，一樣是同胞啊，不應該歧視！而因為環境特殊，更須因地制宜。所以我們一樣散發麵粉（高山同胞不懂得怎樣吃麵粉，我們的工作人員臨時教他們做麵條的方法，他們頗感興趣），舊衣舊鞋（散放新竹縣十八兒高山同胞舊衣舊鞋時，我與費佩根 Mr. Fitzpatrick 親自去監督，總署編譯處正派了拍電影的人員來，也同去拍了）之外，特別與省衛生局合組四個流動醫療隊，到各山地巡迴治療，從卅五年五月到十二月，治療了八七，九三九人。又發蚊帳（戰前日本人發過一次，係軍隊用剩的，不久全破了，所以夜睡時受瘧蚊的攻擊），發布料（附有針線扣子），約計每戶可得蚊帳（日本式五人可用）一床，衣料兩套，受益者共一萬七千餘戶，瘧疾因而減少。山地同胞派了代表到分署表示感謝之外，希望繼續賑濟，可惜我們要結束了，物資散盡了，不能副他們的願望。

8. 充實醫療機構

在日本人占領時代，台灣人習醫科的相當的多，根據卅四年年底的調查，全省六百餘萬人口中，有醫師一，七三〇人，牙醫三〇一人，藥劑師四二九人。至於公立的醫院，每一個縣（從前的州）市總有一個，台灣大學還有第一第二兩個附屬醫院。我每一個醫院都走進去看過，占地的廣大，也是他省所不容易看見的。全省醫院病床總數是三，四三九張，可是經過長八年的戰事，尤其是最後兩年醫院多半被炸，祇存病床二，四一四張。藥品不足，設備陳舊，醫師不懂使用新藥，護士素質降低，雖然照常應診，距離理想尚遠。所以我們定了幾個扶助地方衛生醫療事業的原則：

一、配給藥材，改善設備。

二、派外籍專家巡迴各醫院，介紹新藥用法及治療術之新知識。

三、訓練護士。

四、補充病床。

五、設置免費病床，其經費以配給之藥品，出售於經濟情形較佳之病人，酌收低於市價之代價充之；惟盤尼西林、血漿、阿的平、棉花、紗布、繃帶、牛乳絕對免費。

六、撥款補助醫療機關，修理重要設備。

七、對於貧瘠地方的醫院，供應食米，增加免費住院病人名額。

八、擇要修復醫院。

根據上列的原則，我們的工作，有了下列各數字：

藥品器材，三十五年四月至卅六年五月，收到二五一長噸四八〇三，由本署分配共二三七長噸七七二七。庫存一三長噸七〇七六，交省衛生處分配。五月三十日以後，續到一三〇長噸七七六五（總署運出藥品器材共三八二長噸二五六八），其中一三〇長噸二一三五，交衛生處，餘〇噸五六三〇交台北醫院松山療養院等使用。受配的單位八十五所。（包括省立醫院、療養院、教會醫院、大學附屬醫院、各縣市衛生慈善機關、公營事業機關及各監獄診所、衛生試驗所。港口檢疫所等）

這樣幹了兩年

各主要醫院門診病人，較受配前，增加百分之七十，住院的增加百分之五十。

分配各醫院毛毯一，〇一二條，棉被二，七〇九條，床單一〇，二六〇條，枕套五，一三〇個，蚊帳一，六四〇頂，病床臥具完備。

訓練護士三期。（二在台北大學附屬第二病院，一在屏東省立醫院）

各醫院每月收容住院人數，平均占全月住院人數百分之一八。

售藥餘款，各醫院積存台幣六十萬元。

撥給澎湖、花蓮港、及台東三個省立醫院食米共四，五〇〇台斤，以為免費住院病人伙食，各院免費病人，增加到全部病床百分之八。

撥台幣一六〇，七〇〇元，修復省立台北保健館X光機，遠心沉澱器，及孵卵器，台北市稻江隔離醫院蒸汽消毒器。

撥台幣一，四〇三，二五一元，修復省立屏東醫院，卅六年一月十七日開工，四月完成，另配發X光機一套。

發各縣市衛生院阿的平九，二五六，〇〇〇片。

撥活動房屋八座，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台東、花蓮、澎湖各縣鄉間，各設衛生所一處。

一千個病床之醫院設備，一百六十個病床之產院設備，呈奉總署核准，陸續運台！

三十五年五月與省衛生局合組D. D. T. 工作隊，一年間出動一八三次。

此外防疫工作也做得不少。卅五年二月的腦膜炎，卅五年四月至九月的霍亂，卅五年二月的鼠疫，都由本署供給疫苗、藥品、專家、交通工具，協同省衛生局防治撲滅。並為正本清源起見，在台南高雄屏東三地，同時舉辦防疫清掃，以工代賑，清除水溝垃圾，以救濟的手段，達防疫的目的。又撥漂白粉三十桶，重一，五〇〇磅，分配台北基隆新竹各自來水廠，作消毒之用。

9. 工礦善後

一九四二年，在日人統治台灣時，工業產品收入，幾佔全省收入之半，其中包括食品工業、化學工業、金屬製品工

業、機械造船工業、密業、製材工業、印刷工業、紡織工業等。自卅三年（一九四四）至卅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全省工業，受戰災損毀甚重，同時零件缺乏，原料斷絕，以及遷移疏散之損失，皆使台省工業多蒙損失，根據我們調查所得：

造紙機缺銅絲布毛氈

冷卻機缺液氮

電爐缺電極

煤礦缺雷管炸藥鋼繩（林場亦缺鋼繩）

鍋爐缺焰管

機器廠缺工具鋼

肥料廠缺白金網耐酸幫浦磷礦石

水泥廠缺石膏

紡織廠缺黃麻

各種罐頭工廠缺馬口鐵

鋁廠缺鐵礬土

所以分署成立之初，就向總署申請急需之工礦交通器材，共三，九五〇噸。其後陸續申請的，估計在十萬噸以上，包括電廠設備、自來水廠器材、交通器材、機器修理廠設備及工具、鋼鐵材料、燃料、潤滑油類、磚瓦機器、玻璃機器、礦業器材、以及前舉缺少之器材原料等，看似種類繁多，噸數不少，其實不過是台省工礦界總需要之一個縮影而已。到了分署結束之日止，究竟來了多少工礦器材怎樣分配呢？請看下表：

這樣幹了兩年

一一二

前以日一卅月五年六十三				期到						
小	活 動 房 屋 十 幢	礦 業 器 材 (鋼 繩、炸 藥 鋼 軌 等)	石 膏	機 械 電 機 修 理 設 備	建 築 器 材	器 材 名 稱	噸	數	受 配 機 關	
計	九,五二一	四四四	九,〇〇〇	四四	一二	長噸	五八〇〇	六九五二	同 前	台灣鋼鐵機械公司
	一九	七四八九								
	一一七〇	一九二九								
		8節)								
		省立救濟院及各縣衛生院(關於衛生部份詳見								
		省營民營各煤礦及林務局(內鋼繩一九〇長噸								
		炸藥十五噸餘)								
		台灣水泥公司								

後以日一月六年六十三							
合	小	手 工 具	手 絞 車	白 鐵 皮	機 器 電 機 修 理 設 備	耐 酸 水 泥	水 泥 業 器 材
計	一二,八八一	三,三五九	九	一五三	六一	一一	三,二二二
	一四九六	九三二六	八六五四	一五一八	一五三五	七五〇〇	四二一三
			五九〇六				
			林務局				
			台灣省鳳梨公司				
			台灣省鋼鐵機械公司				
			台灣肥料公司				
			台灣水泥公司				
			省立工職學校(八校)民營鐵工廠(六家)				
			木材同業公會、林務局、鐵路管理委員會。				

此外經分署轉請總署獲准，由申請人直接洽之工礦器材如下：

水泥廠器材約一萬二千噸（表列石膏九千噸在內）

自來水廠器材約六百噸

中小型機器修理廠各一套約二百五十噸

鋼繩三十捲約四十噸（紙業公司）

輪胎二十隻卡車十輛圓鋸一具（林務局林產委員會）

礦業器材省營煤礦公司第一批約二〇〇噸第二批約一〇〇噸民營煤礦公會約一〇〇噸

伐木設備一套（林產管理委員會）

水泥磚機器（高雄水泥廠）

附帶報告工業善後的効果，以煤礦為例。省營基隆七星等十礦，未得礦業器材前，各礦工人總數七，六七二人，每月產煤量三萬二千餘噸；既得炸藥鋼繩後，工人數增至九，二八〇人，第一個月（三十五年七月）產煤四萬三千噸，第二個月（十一月）四萬七千餘噸，第三個月（十二月）五萬二千餘噸，計增加百分之五十強。民營各礦，亦增產百分之四十強。三十六年一月二日，我去看阿里山林場，親見分署分配的鋼繩，在那兒被利用着，據林務局中人說：分配了綱繩以後，嘉義、羅東、豐原這幾個林場，增產百分之三十。

10 其他農業善後

農業善後工作，自然要算配售化學肥料十五萬噸，和七件農田水利工程，最為重要。除此兩個項目以外，還有其他的工作如：

A 蔬菜種子 分署分配了八十桶，共二千套，施用面積六·五四六公頃，受益者五四四單位。另交省農業輔導推廣委員會分配了兩批，共二四〇件。

B 防病防蟲藥械 砒酸鉛五十桶，砒酸鈣五十桶，精酸劑八十桶（以上三十五年六月運到由分署發放），氟砒酸鈉三十桶（交農林處治蝗用），散粉器四十八架，唧筒一箱四十八隻，尼古丁三箱，噴霧器二十架，動力噴霧器二

這樣幹了兩年

架，(以上交省農業輔導推廣委員會分配，三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後續收防病防蟲藥械五三長噸三〇八〇，亦統交該會分配。)

C 獸醫器材藥械 三十三箱又十一件，交農林處分配。

D 乳牛 七十五頭，飼料十一噸，三十六年四月運到，交畜牧試驗推廣機關，作育種推廣之用。

E 曳引機 四十部，及附件暨設備器材，總署逕撥台灣機械農墾委員會辦理機械農墾，飭由分署轉交。以上都是免費發放，不取農民一文的。

11 急賑及兒童福利

急賑的項目是：1. 赤貧救濟，2. 災害救濟，3. 工人救濟，4. 山胞救濟(已見前)，5. 漁民救濟，6. 遇赦囚犯救濟，7. 澎湖救濟(已見前)，8. 清寒文教人員及學生救濟數種。急賑之物品，包括：麵粉、湯粉、煉乳、橋汗蓬帳、藥品、舊衣、舊鞋、布料、棉花、等項。其散發之方法：一、由分署工作隊直接散發，二、由分署派員會同地方政府發放，三、委託各縣市善後救濟協會同當地政府發放，仍由分署派員分區抽查監督。其湯粉一項，除撥給醫療慈善機關及施放外，另設「營養湯粉供應站」，從三十五年十月開始，也以難民及赤貧為對象，各地合計設五十站，用了湯粉一四，〇七一箱，受惠者逾五萬人。

所謂赤貧者，除依據調查三十五上半年，全省有赤貧四五，七六五戶，一九二，八七七人，各縣市列入赤貧名冊之外，分署又規定下列人民有優先受賑之權：

A 外地新歸之難民

B 貧苦之孤寡老弱殘廢

C 十六歲以下貧苦兒童

D 最貧瘠地區之貧戶

E 參加地方公益工程之工人及其家族

F 曾在一年以內受風、水、火、及地震災害之貧戶

關於災害之救濟：除疫災救濟，已詳前外。尙有三十五年六月，花蓮、台南、台北、新竹、高雄五縣，基隆、高雄

、台南、新竹四市之風災，三十五年十二月五日之台南大地震，三十六年一月台北市城中區及高雄市之火災等，均由分署爭取時間，分別賑濟。其中尤以台南震災，分署第三工作隊之應變措置，博得好評。

關於工人之救濟：則係對現在有業者予以賑濟（失業者列在赤貧內），如從事於交通、農林、自來水、基隆碼頭等工人，均按其業務所在，分別往賑。

關於漁民之救濟：全省漁民約有十五萬人以上，除澎湖外，台南縣之台西鄉高雄縣之紅毛港（六一五〇戶）生活最苦。台西鄉的漁船，沒有布做帆，以竹片代用，變成上重下輕的船，出海稍一有風，便沉沒了，生命和謀生的工具都完了，所以除給他們舊衣棉花之外，還把麵粉袋六，六七五隻給他們指定做布帆用。紅毛港的漁民，需要棉花，也給了九十四包，每戶八磅，叫他們組織合作社去運用。

關於遇救囚犯的救濟：三十六年一月，全省遇大赦之囚犯，一千五百人，一出獄門，脫下囚衣，就無物蔽體，經台灣省參議會及司法保護會請求救濟。我們發了新衣一千五百套，棉被一千五百床，肥皂四十五箱，交這兩會同領取，分運各縣市善後救濟協會，送到監獄發放，再由高等法院派員監發。

關於清寒文教人員及學生的救濟，自分署成立至三十六年四月，辦得太少，（祇澎湖教育工作人員，羅東三星中學校山地學生，大同工業職業校學生，及全省貧苦新聞從業員四項）到了三十六年五月，才大舉辦了一次，把十四萬餘碼的布，十五包的舊衣，十六包的棉花，配合了針線衣扣，依照總署所定「清寒學生救濟辦法」，及「委託各團體散發救濟物資辦法」，託省教育會分發全省各國民學校教員及各級學校貧苦學生，估計受益者在三萬人以上。三十六年九月，我到台東花蓮去視察時，親見小學教員，穿了分署配給之布做的中山裝，很整齊的在那兒授課。

說到兒童福利：大抵是供應牛乳或乳粉，及保育失依兒童兩項。牛乳的供應，是在各縣市國民學校及幼稚園，設置「牛乳站」，依據需要營養的貧弱兒童人數，免費配給罐頭牛乳，交給學校，按日發給學生吃。以每四星期為一個供應期，每三個學生，每天一次，合吃一罐。分配的數量，每一站有公告，發的辦法有說明，供應狀況有紀錄，空罐要收回（見下廢物利用一節），防弊相當的嚴。全省各縣市設了二三五站，受益的兒童估計十五萬人。但這都是在校學生，才有得吃，失學的，不及學齡的，以及未設站地方的兒童，還沒有得到福利。所以從三十五年十月起，又定了「兒童奶粉供應站」的辦法，委託地方政府或衛生保健機構、學校、及婦女團體主持，分署負責供應奶粉及煉乳，也是全部免費，

但以家境清寒，經醫師檢驗（每二星期檢查一次二歲以下者每星期一次）認為身體孱弱之兒童為限。分成數組，出生至二歲為一組，二至六歲為一組，六至十四歲為一組。發給的分量：二歲以下者，每星期奶粉不得超過一磅半，煉乳不得超過七聽；二至十四歲者，奶粉不得超過一磅，煉乳以二聽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五聽。設站須經分署核准，先後設了八十八個，分布八縣六市。「領奶券」（分綠白兩種）亦由分署發給，憑券領奶粉或牛乳，受惠兒童約九萬人。還有五十。裝的魚肝油精二，〇六〇瓶，除撥給醫療機關六〇六瓶外，餘分配於台北、台南、台東三處小學及幼稚園之虛弱學生七，六五七名，占學生總數四分之一強。後續到一批，計二十五桶，每桶四百磅，也分發台北，台南縣市。（又一批高單位的一三四瓶，每瓶一磅，完全發給肺病療養院及醫院。）

失依兒童在三十五年十月以前，由分署介紹入各慈善救濟機關的，祇十餘人。三十五年十二月，奉總署飭辦失依兒童之保育工作，決定失依兒童之年齡，限於十四歲以下，其標準是：1. 父母俱亡，無人撫育者；2. 父母離散，無人撫育者；3. 露宿街頭者；在省立育幼院保留名額八十名，衣食住所需由分署供給。各縣市可送至就近慈幼或救濟機關收容。如無經費，除由分署撥給服裝營養品外，每人每月貼贖費六百元，至分署結束時止，全省各縣市收容失依兒童共九三二人。

四、廢物利用

有一次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奇氏 Mr. Andrew Carnegie 招考練習生，他考試的方法，是把幾個縛好的包裹，叫應考的人去解開。這些人有的是把剪刀剪開，有的是很小心地把繩子解開，省下來。考試的結果，是用剪刀的都錄取了。卡內奇氏解釋道：「節省繩子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

我很贊成卡內奇氏的理論，最大的原因，是用剪刀剪的時間一定快。但是我們別忘記，卡氏的故事，是發生在生產頂發達的美國啊！在中國，尤其是在戰後的中國，物資那麼缺乏，災害那麼嚴重，似乎不必一味學闊排場，凡可以節省的地方，何妨節省些，使救濟的事業多得些實惠呢？以下談談我們如何利用廢物，以增加救濟的效能？

台灣製造糖果及各種罐頭，需要馬口鐵 Tin Plate 很多，却不能自己製造，一定要用外匯，向國外訂購，所以對於分署運來的煉乳、湯粉、橘汁的空罐，頗感興趣。一方面我們散發煉乳、湯粉、橘汁，是絕對不收一文的，可是市上

一樣的有這類東西出賣，這使我們警覺到散賑的東西，有流入黑市賣掉的可能，要澈底防止，單靠查察，是不够的。因此我們想了一個湯粉、煉乳、橘汁、空罐繳署的辦法，一切慈善機關，國民學校，醫療機構，凡領有罐頭的，一定責令繳回空罐，一個不能缺少。這樣就不能把牛乳、橘汁、倒在別種器具裏慢慢兒出賣（台灣氣候較熱牛乳開罐後容易變質），而市上也不聽見牛乳、橘汁、像汽水一般，吃完可以退罐，所以一直沒有黑市。這些空罐收集了之後，登報招標，當初估計每個不過台幣幾角而已，那知幾次開標的結果，每個標價有一元餘的，有二元餘的，總計先後變賣得價台幣五百二十八萬餘元，這款呈准總署，作為「增撥業務費」，由分署支配報核。我們在分署結束以後，推動各界，組織了一個「台灣省兒童福利協會」，撥給基金台幣一百萬元，指定專作收容失依兒童之用；另撥一百萬元分撥台北市愛愛院和高雄市天主教孤兒院，這都是利用廢物——牛乳湯粉空罐——得來的錢。還有腐壞變質的牛乳，也賣給中台公司去製藥，得了台幣六萬一千餘元，收作增撥業務費，一權都沒有扔掉。

九萬多包的麵粉袋，本來總署要收回的，因此空袋都保存在倉庫裏。後來和財務廳商洽的結果，可以就地支配，不必繳總署，以省運費。這時我們正去視察監獄，看見囚犯內衣垢穢，無可替換，有的簡直衣不蔽體，乃與高等法院商妥，選擇完好的麵粉袋五七、二〇〇隻，撥交高等法院轉發獄內縫紉工場，製衣五、二〇〇套，分發貧苦囚犯穿着。還有六千六百多隻，是給漁民作帆布用了，已見「急振及兒童福利」一節。

日本人當初想在台灣長期作戰，所以投降的時候，還有不少的軍糧，儲存在各地倉庫裏面。卅五年五月，奉到總署代電，叫分署接收散賑，經向前軍政部台灣特派員辦事處，先後接收兩批，共重一、八七七長噸九八九〇。其中有焙米、麥粉、餅乾、代用餅乾、乾麵包、牛乳餅、乾糧、甘薯乾等項，因係散處各地軍事倉庫，如集中須化大量運費，所以就交當地縣市政府利用此物，舉辦簡易工廠，擬定計劃，經分署同意後實施。如縣市濬溝、修路、清掃一類小型的工程，都靠這一項軍糧舉辦的，估計受惠人數超過三十萬人。其腐敗不能使用之糧秣，則概散發農家，作為飼料。

此外運車輛來台之木板、鐵釘、鋼條，運肥料之破麻袋、破紙包等，也有的分別出賣，涓滴歸公，有的被利用做別的東西，例如結束後繳總署之公文箱，就是用運車輛的箱板改的，祇化些工錢和鎖鑰。這些辦法，固然不免寒儉，但是金錢却節省了不少。

這樣幹了兩年

五、收多少物資用多少錢？

甲、物資部分

時期	物	資
三十五年四月至		
三十六年五月	六五、五四二	〇二一四
三十六年六月至	七〇、一一六	四三二八
三十五年六月至	肥料一五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三十七年一月		
三十五年五月	軍糧一、八七七	九八九〇
共計	二八七、五三六	四四三二

乙、經費部份

A 收入之部

款別	台	幣	國	幣
總署撥款	134,729,319	69	350,000,000	00
其他收入	10,994,195	61	2,946,625	16
總計	145,723,515	30	352,946,625	16

B 支 出 之 部

時 期	管 理 費	業 務 費	小 計
三十四年十一月—三十六年五月	台幣 17,230,319	台幣 84,328,410	台幣 101,558,729
	國幣 20,049,507	國幣 8,916,050	國幣 28,965,557
	與業務費之百分比16.45%	與管理費百分比83.55%	
三十六年六月—三十六年十一月	台幣 393,419	台幣 13,093,009	台幣 13,486,428
	國幣 8,249,962	國幣 43,651,361	國幣 51,901,323
	與業務費百分比 4%	與管理費之百分比96%	

C 收 支 對 照

收 入	台幣 145,721,515	30	國幣 352,946,025	16
支 出	115,045,167	34	70,866,880	65
盈 餘	30,676,347	96	282,079,134	51

六、工作的基本態度和用人

(一)做事不做官 官是做事的，本來官與事是不分的；可是在現代的我國，往往做好了官，就做出事來。我們這個職務，絕對是一個事，而不是玩一個「官」，因此我們祇做事，決不做官。在事實上所表現出來的是：分署沒有門

這樣幹了兩年

崗（在所謂「二二八事變」的十天之間，我們還是開門做事，不請一警一兵來保護），職員沒有階級（名義上分什麼簡、荐、委、雇、事實上同宿舍睡覺、同桌吃飯），會議的時候，大家可以爭到面紅耳赤，各不相讓，祇求公事辦好。我們公文辦得很少，字面也不很講究（同人中雖然有老公事，但是相約不玩那一套）。出去工作的時候，對於縣、市、區、鄉、鎮長，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要請他協助時，才去找他，否則拜會、辭行這一套全沒有。省會有重大宴會或迎送的時候，分署雖被邀請，却常常缺席，我們沒有閒空講應酬啊！每一個星期總要檢討過去，做了什麼事？做好了沒有？做不好是誰的責任？如何補救？再計劃未來，做些什麼事？怎樣做？誰去做？化多少時間、物資、和金錢？此外我們就不大理會了。

（二）公私分明 有物資、有金錢、有車輛的機關，最易犯的弊病，是公私不分。況且麵粉、牛乳可以吃、布料、舊衣可以穿，且不說盜賣侵吞，單是順手牽羊，隨便揩油，也就够了。因此我們兩年以來，沒有一分一秒，不是兢兢業業地，把公私劃分清楚。車輛不許任何人自由調動；物資進出，一定要駐在稽核到場監督；確守總署的指示，員工不准食用救濟物資（藥品奉准可由診療所領用，但必須有病憑處方給藥，每月還有紀錄，有一次會議的時候，一位同事提出普發奎甯丸，給大家吞服，預防瘧疾，終予否決了）；私人住宅的電話、電燈、自來水、不向分署開支；不吃工友的空額，拿回家裏用人……這些事，初初做的時候，一部分人認為瑣碎、矯情、日子一久，也就慣了。凡是尋常行政或業務關機「習非成是」的事，我們發現得很少，有的根本沒有。我們互相勉勵的信條，極其簡單，第一是「乾淨」，第二是「乾淨」，第三還是「乾淨」！

（三）快和澈底 蔣廷黻先生說：「外國人做事是爭幾分，爭幾秒，而我們還是講幾月幾天」。這一句話，我們「常目在之」，所以做什麼事，都要求「快」。譬如吃晚飯的時候，得到明天早上，肥料運到高雄的消息，當夜九點的臥車上，就載了接收肥料的同仁去高雄了，明早船來靠岸，人已站在那兒等了。又如卅五年十二月五日早晨，第三工作隊到台南後廿五分鐘，就發生大地震。這完全是突然的事變，第三工作隊就移緩就急，利用帶去物資，立刻展開救濟震災的工作，也不發電請示，也不先做調查和設計這一類照例文章，祇是夜以繼日，救死扶傷，災情越重的地方，工作的興趣愈濃厚。當天的夜車裏，行聯總幾個衛生專家，也帶了藥趕台南去了。我們總是想到就做，做必求「快」，還要做得澈底。有大多數的工作，都是我們直接做的，一定要親眼看見，或真的查悉已到了受惠者的手中，我們才睡得着。就是

委託別的機關去做的事，我們的考查，也是多次的，多方的，決不是有了收據，填了表，就算了事。麵粉平糶的考查，上面說過了。肥料交農會配售，我和其他同仁，川流不息的站在他們櫃台上看，或訪問農家，聽取報告。各地工賑工程招標時，派員監視，開工時常川有人監工，天氣的晴雨，材料的使用，工作的進展，天天有報告，竣工後還要驗收。在施工期間，我和其他高級幹部，不斷地跑出去抽查。其餘牛乳、舊衣鞋、醫藥（常常到醫院查藥庫、看病房、訪問病人、檢查特種處方箋、善後器材、也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還要看到底。儘讓人家笑我們「噲嘛」、「燥急」、「毛舉細故」，我們還是「充耳不聞」，「吾行吾素」，「求其心之所安」。

（四）公開 我們與總署及其他分署間，有一個密電本，但是很少用。我想辦救濟，辦善後，是為大眾服務的，有什麼可以祕密呢？整個分署，沒有辦理機要的人。記者來訪問的時候，常常問他要看案卷不？他如要看，真的立刻檢出來。每用一個錢，如果總署派來的會計主任、稽核主任不簽字，支不出的。一切工程和出售物資，沒有不經過登報招標的手續的。聯總或稽核，如要查倉，隨時可查。我常鞭策自己，要做到「透明的」，檢討過去，這三個字「不中不遠」吧！

我們處理業務的原則，完全遵照總署的規定，不折不扣地去奉行。至於工作的基本態度，歸納起來，不出上列的四點。這也不是某一人所定的，也沒有貼標語、喊口號，祇是一百多個同仁的一種共信的信條罷了。

以下談到用人。卅四年十月五日，蔣前總署長廷獻先生告訴我：「人員不必用足額，但要好好的選擇，總署不荐人，你自己去用吧！」這一個指示，簡單而有力量！因此我對於人事十二分注意。自己有幾個消極的戒條：親戚不用，同鄉不用（後來用了一個不久就走了），年老或吃不起苦的不用，祇會辦例行公文的不用，所希望的是年青、強壯、熱情、有操守、有學識、有技術、有業務經驗的人來幫我忙。員額連工作隊在內，最高額祇有一四四人，始終沒有用足（可以用到一五六人）。開辦的時候，簡、荐、委、雇、十七個人，最後結束的一個月，簡、荐、委、雇、剩了七個人而已。平常內外勤和組室間，沒有嚴格的劃分，每逢大批物資如麵粉肥料之類運到的時候，儲運部分，人手不够，就總動員去幫他，辦公廳內祇剩了收發、電台、和電話接線生六七個人。工作隊的隊長及重要的職員，都是內動的組副主任、視察、專門委員、專員、技正、技士、組員、兼任的；工作隊也無固定之地點，那裏有工作可做，隊就開去，工作做完，歸還建制，這樣人雖不多，而運用很靈活、很經濟。至於人的素質，有十八個東西洋留學生（男女都有），其餘國內專

科以上畢業的，占總員額二分之一，本省人占總員額四分之一。全體職員對於台灣話、英語、日語、差不多都能通一種或兩種，所以到民間去，以及與聯總接觸，都還方便。各同人平均年齡三十一歲。大家在工作的時候，不甚顧慮到人情世故，祇聚精會神，夜以繼日地幹。閑的時候，運動、喝酒、跳舞、談戀愛、蹦蹦跳跳地各玩各的，各有興趣。換言之，大家還有活力，還有朝氣，因此得了社會的好評。現在雖然結束了，而同人還有一半留在台北各機關工作的，名譽都好，我認爲莫大的光榮！其中自然也有敗類，可是不能「害羣」，先後發現了技正、技士、組員各一位，有弊病或有嫌疑，都送進法院去了。我們對於分署舉辦的各種事業，從不荐一個人，所以我們走後，不致因人事而牽動事業。

七、珍貴的環境

與善救工作有關聯的，不外乎老百姓、地方政府、和聯總。在台灣，這三部分大體都良好、合作、和了解，使我們得了不少的幫助。

就老百姓方面論：我在昭南閣的時候，就不斷的有當地人士供給許多關於災害、經濟的資料。到了出去調查，更是受到各方的贊助。等到工作開始，更是認真幫忙。他們都能深切了解，我們是真的爲大眾服務的。幾個重要的農田水利工程，各地農會和水利組合的主持人，在烈日下奔走的狀況，和工人努力的情形，使人感動。我們對於工賑，有的直接點工發放工資，有的雖假手於農會或水利組合，我們仍嚴格監督，沒有發現弊混。卅六年二二八事變發作，直到三月十日平定，在這十天中，台北除軍警外，任何機關，都不能行使職務，惟有我們照常工作。而且因爲民衆軍警有傷亡，我們於二二八的第二天——三月一日——事態正嚴重的時候，就組織一個臨時醫療隊，動員了衛生組全體同仁出發工作，慰問醫院、送藥、送牛乳、送衣被、比平時更緊張，却沒有遇見困難。我們的機關、宿舍、職員私宅、倉庫、車庫、油庫、絲毫無損。祇有少數肥料換來之穀，給暴徒或鄉民拿走了一部分，事平之後，告以這是給台灣人吃的穀子，不能少的，也都陸續追回了。某農會因爲分署替他修復了農田水利，送我很好的禮物，我退還了，他們還來道歉。嘉南大圳送了一隻銀船，無論如何，不肯拿回去，我送牠進省立博物館，永久讓大家欣賞。祇有三四面綢旆，繡好了字，無法退還，在辦公廳裏掛了一時，結束時繳到總署去了。

某次談到地方政府：那時的黨、團、政、軍、贊助分署，可說是全國第一！用人（分署同仁沒有一個是當地政府荐

來的）行政，從不干涉，不必說了；有時他們提供一些意見，或有什麼要求，我們認為無背總署原則的，當然辦到，稍有不合，我們說明理由，歎難應命，也都得到諒解。舉例來說：那時台灣各機關的車子，都是年高德劭，步履維難的，惟有我們的吉普、卡車、是以新銳的姿態出現。有一天，一個高級軍官，持了台省軍事長官的親筆信，來借兩個吉普，我告以總署命令，車輛不准出租、出借、況且事實上都出動工作去了，無可應命，提起筆來，寫了回信，託他帶去了事。至於交通、運輸、警察各機關，對於我們更是有求必應，有的時候，一個電話就解決了。各縣市長也是贊助不遺餘力，這都值得我們「永矢弗忘」的！

最後談到聯總：當分署初去的時候，聯總是沒有機構的，最先祇 Mr. James Brailsford 來調查煤礦，其次 Mr. A. Hankey 來視察。到了卅五年五月，方有聯總辦事處正式成立，一直維持到卅六年年底止（他們也是逐漸緊縮的）。我們對於聯總，認為國際友人，不遠萬里來幫忙，是值得感佩的！可是一切業務上的接洽，絕對根據基本協定做，協定所未規定者，根據我們行總的指示做，絲毫不變更，不通融。我們並沒有把每一件公文譯送給他們，也不是每件事都問過聯總才做。每星期三開一次聯繫會議 *Coordination Meeting*，雙方高級人員出席，把一星期的重要工作，分別報告或檢討，不欺騙他們，不無視他們，也不過分捧他們，有時也爭到面紅耳赤，但仍無礙於合作。在開始的時候，不免有小誤會，不久便諒解了。我們是不講應酬的，除掉必不可省的以外，沒有曲意去敷衍任何人，對地方政府如是，對聯總也如是。換言之，有公誼而無私交，但是日子久了，由公誼也可能生出私交來，每到分離的時候，這些異國朋友，多少有些惜別之感哩！

八、制度的批評

分署的制度，是行政、業務、會計、稽核、四部分獨立的。按規矩說：分署祇能管賑濟——特賑緊賑工賑——善後——農工衛生——兩大部分，至於物資如何出售？則是財務廳主管的，應該派代表來駐在辦理的。台灣分署，是一個例外，財務廳長自己來看了一趟，就把一切出售的事務，委託分署代辦了，不再派代表來。分署接受了委託之後，把一切出售物資所得的錢，在台灣銀行——台灣沒有四行——立了一個專戶，要是沒有財務廳的支票，分署祇能存進去，不能支出來。至於會計主任由總署派來，其下的辦事人員，由分署任用。稽核室則全部是總署派的，整個分署是他監督的對

象。——這一種制度，消極的防弊，是有効的，積極的講求效率，是差一點兒的，因為手續多，承轉繁，時間耗費的不少。我們的存在期間是有一定的，做一天，少一天；同時我們的工作，是要爭取時間的，多耽擱一天，老百姓便多痛苦一天；這一類的利害關係，要是各部門工作人員，不能澈底體會，就變成制度妨礙了事業的進展。在台灣發現得還少，會計和稽核，因為我們無事不公開，無時不透明，疑慮較少，諒解較易。不過我總以為會計的表報，還可再簡單些，總署的復核，還可再快些，稽核行使職務，有的事前審核，有的事後審核，還可以再省略些。

說到分署與總署的關係，則就我們的經驗來說，分署到總署去的；分署長、副署長、分署代表、賑務組主任、農業技正、工業技正……有的一次，有的七八次不等。總署到分署來的，祇財務廳長和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兩位。總署有少位視察，卻沒有來過。——或許別的分署有去過——這樣，總署對於分署的了解，祇是紙上寫的，耳邊聽的，却少直接看到實物的，是不是有些隔膜之感呢？

分署的編制，簡派的職員有十六七員之多，差不多和戰前的中央一個部會相等，而委任級的名額，却並不多，因此有人批評，大官太多，頭重腳輕。我以為幸而簡派職位多，我們才尋得到大學教授、系主任以及其他有高等智識的人來幫忙。倘使分署長、副署長之外，其餘一律荐、委、兩級，那裏請得到這許多人才。這正是分署編制的特色，不必反去詬病他。不過頭重腳輕，倒是真的。初級的職員太少，下層工作，沒有足夠的人做，在台灣祇有臨時雇人，或者請地方政府或人民團體裏派人幫忙，酌量送些飯錢、交通費。我以為應該把分署分等級，按災區的廣狹，交通的便否，物資的多寡，分為一、二、三等。等級高的，組織應有盡有，比較完備些；等級低的，可省則省，不必五臟六腑俱全。例如小的分署，總務事少，就不必設立一組。沒有工業基礎的地方，從新建立，是不可能的，分署就不必設簡派的工業技正。這樣多留邊際，運用更可靈活了。

九、尾聲

時間過得真快，兩年貶貶貶完了：當卅六年五月卅一日分署業務宣告結束時，台北的新生報對於我們，有下列詳論：

「行總台灣分署今日結束了！我們深感這樣一個行政機構，是有示範作用的，聊寄數言，以表敬意！

爲政本來不在多言，應該實事求是。現在一般的行政機構，幾乎有一種通病，就是歡喜談施政方針，或行政綱領之類，小如鄉鎮公所，在開始推進工作的時候，總也不免大吹大擂，來這一套，綜核結果，往往名實不符，縱令小有成績，終覺失信於民，實際未施，徒存口惠。本省的行總分署，自創辦迄今，已十九閱月，我們較少看到這一機構活動的新聞，甚至記者招待會都沒有舉行過一次，然而善救工作的表現，已經很普遍地使本省六百多萬同胞，獲得了實際的利益，和深切的了解。我們的社會，常常忽視了最基層人民的觀感，因爲他們沒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恩怨只能埋在心裏，但是他們的良知，是足以判是非，別善惡的，本省行總的工作，可說把握了這一重心。

現在我們行政的各部門，有兩種現象，亟待澈底改革的：一是貪污的普遍。一是效率的缺乏，特別是經費充足，業務龐大的機構，貪污的現象，可能益形蠶集，經費不足，支絀短少的機關，自翊廉潔，是不足爲奇的，因爲根本無財可發，無貨可貪，然而爲了職權上的便利，竟或有所不免。像行總本省分署的情形，所經理善濟物資，動以百萬美元計，在接運分配，發放的過程，就這機關本身所負擔的部份說，從沒有弊端發生，這是很難能可貴的。而且這機構的人員，也從未享受半分救濟物資的恩惠，雖然他們的待遇過優，但這正可證明「厚俸所以養廉」的原則，是如何正確。同時他們廉謹服公的人格，也頗值得欽佩。

至於效率方面，本省行總機構，是全國十五個分署中用人最少的，包括四個工作隊在內，僅有一百四十餘人。然而整個業務，也並不能說少，除了經常的善濟工作外，幾次緊急災害救濟，却也應付裕如，措置迅速，給予一般社會良好的印象。要達到有效率的途徑有二：一是施政方針簡單而堅定。一是辦事精神認真而確實。關於前者，該機構把持了「寓救濟於善後」的原則，故富有建設性；至於後者，則他們工作的態度，能够爭取時間，勇於排除困難，次第緩急，區別重輕，富有機動性，故能以少數的人員，推展艱鉅的業務。這說起來，好像容易，但做起來，要達到滿意的標準，自然總得費一番努力。

最後我願特別一提的，即本省行總和聯總工作的配合，確可以做國際合作的榜樣。我們社會常有一種很不健康的心理，就是每遇着和友邦共同進行工作時，常有作不必要遷就的地方，這表面上似是與人易處，實則反易引起人家輕視。行總所處理的善濟物資，雖然大部份是由聯合國供給，但也有一部份是我們自己工廠的出品，並不是人家施捨性質的。行總和聯總在職權有很顯明的劃分，兩者機構的立場，也十分清楚，問題乃在負責者是否根據基本協定，應付得當，使

業務推進，既能靈活自如，而又能兼顧國格，不亢不卑。

綜合說來，實惠於民，維持國格，根絕貪污，提高效率，這一個行政機構，總算做到了。在整個行政上軌道的國家，這樣的成績，本是應該的，並不算怎樣值得讚美，然而求之於今日的中國，已屬不易，我們希望這種新作風，能夠推廣，能夠發揚」。

上面所說我們的作風是實話，對於我們的誇獎，却大大的慚愧！我們這許多人，化了國家這許多錢，祇做了這麼一點點的事，還值得獎許嗎？當初我們何嘗不想多做些事？雖然沒有什麼計劃一類的官樣文章，却總希望在這短短的期間裏面，各部門都有成績表現出來。那知道後來限於財力，限於人力，有的還格於規定，七折八扣，剩下來可以耕耘的園地太少了。不過第一、我們所引以自慰的，園地儘管不大，而我們確確實實拿起鋤頭耕種過了，至於收穫如何？何人享受？我們不問了。第二，我們一開手就知道是臨時的機構，是到某一時間一定要收場的。所以我們在當時，不憂時日之無多；到現在，不覺年壽之苦短。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們終是要散的，可是在未散以前，我們是切實地幹著。第三、無論善後也罷，救濟也罷，都是做不完的事業，在這個新光復的土地上，我們祇開了一個端，偉大的事業，後頭正多着哩！我們十二萬分希望地方人士及政府，繼續的發揚光大，使我們與有榮施！「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我引用這一句老話，來說明我們的確信，同時也做本文的收場。

安徽善救工作的回憶

葉元龍

元龍於三十四年十月奉命主持安徽善後救濟工作。初在陪都籌備，於卅五年元月即來皖省展開業務。光陰易逝，荏苒迄今，已兩載有餘。爰就過去推進善救業務經過及感想，簡述如左，以應 總署編纂委員會之囑，並就正於高明。

一、善後建設重於消極救濟：我國古來言仁政仁德者，無不以「愛人」爲出發點。所謂「老有所終」「幼有所養」，無非使「鰥寡孤獨，皆有所歸」。終其極，不免偏於消極的救濟。近年社會人士，雖竭力倡導「救養兼施」，然因着歷來社會的傳統觀念，施振者，以捐款助物，爲盡了「行善」的能事。受振者，以接受救濟爲「當然」的權利，而毫無義務。本署於開始籌備之時起，各地請求救濟的文電，雖紛至沓來，但本人認爲聯合國能給我們的物資有限，爲期又僅兩年，而八載抗戰，遍地瘡痍滿目，水深火熱，待救甚殷，想把有限的物資，來滿足千萬難胞無限的欲望，事實上，固然不可能，而且救濟不從根本上着想，祛除災患的根源，永絕難胞的致成，則消極的救濟，終等於流水浮雲，而物資無異擲於虛牝。因此本人於安徽的善救工作，首先決定善後重於救濟，工振重於急振的施政方針。實施這一方針的原則有二：即所興辦者，必爲富有經濟價值之建設事業，以達善後建設之旨；與參加工作者，必爲難胞或災民，以符以工代振之意。這一政策的實施，可舉皖中的無爲江堤，和皖北的淮堤爲例，以釋明之。無爲至和縣一段江堤，長一百一十餘公里，爲合肥，廬江，舒城，巢縣，含山，和縣，無爲，七邑共同禦水屏障，遜清以來，潰決六次以上，生命財產之損失，不可勝計。本署以五十餘天的時間，徵一百二十七萬餘工，完成近一百九十四萬公方的土方，保障四百萬人口，八百餘萬田畝。皖境淮堤，兩岸長達一千零八十四公里。堤壩遭敵僞破壞，河道又復淤塞。頻年橫溢潰決，廬舍陸沉，損失至爲慘重，本署徵工修築，工人總數每日最高達八萬三千人。兩年以來，共發工糧二萬二千五百餘噸，完成土方一千五百六十餘萬公方，保障農田二千七百二十萬畝，年產麥子四千零八萬市石，高粱五千四百四十萬市石。以本署所有主要食糧之分配論，工糧佔全部米麥麵粉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可說明本署兩年以來的工作，善後重於救濟，工振重於急振。

二、扶植自立重於短暫施振：參加工振的難胞或災民，盡在壯年，都有家室的担負，可說一家的老弱殘廢，鳩形鵠

面，衣不蔽體，家無隔宿之糧，兼乏立錫之地。全家的衣食住行，仰事俯畜，都依賴壯年難胞或災民的工作所得來維持。可是按照聯總規定，每工每日所得僅有主要食糧二市斤，一家數口的柴米油鹽，都出在這兩個的食糧上面，顯然是不足的。雖說承辦人 Stone 對於不足部份，應儘量以金錢或物資米津貼，但就事實論，皖省的承辦人，不外地方政府和教會慈善團體，他們經常的費用，已感捉襟見肘，連派代表來署領物資的旅運費都成問題，那裏還有經濟力量來津貼參加工振的難胞或災民呢？本署補救的辦法，除補助各縣市救濟院以經濟和食糧收容老弱殘廢，設置難童教養站，對學齡兒童以教養教，辦縫紉工廠收納寡妻難婦授以技藝外，對參加工振的難胞或災民，規定有兩種給糧的辦法，其一、凡難胞或災民爲本身直接利益而參加工作者，如搭益農舍、挖塘、築鄉村道路等小型工程按照規定，日給工糧二斤，其二、凡修築江淮堤岸，富有利他建設性者，按方給工糧二斤，依照後種辦法，每工每日所得，亦不過四五市斤，僅足維持兩人一日之需。在救濟的立場上，我們可說已盡了救濟的能事，可是在善後的立場上說，大型工程的工作一旦停頓或完成，難胞或災民依舊是難胞或災民，上無片瓦之覆，下無立錫之地，家無升斗之儲，這當然是由於經濟物資條件之不够，離我們的理想太遠。個人覺得由純粹的消極救濟，進而採取以工代賑的積極救濟，固然不能不說是進步。如果能用以工代賑的方式，進而扶植難胞或災民，憑藉工振所獲得的儲蓄，作爲小本經營的資本，而自力更生，似乎更爲理想，更爲積極。故我主張扶植難胞或災民的自立，重於短暫的施賑。不過行總雖以受聯總規定和物資時間的限制，未能實現這一理想，確有留待後來辦理善救工作人員參考和研究的價值。

三、互信爲合作要素：八載抗戰之後，損失沒有精確統計，災民缺乏詳實調查。總署配撥的物資，源源運來安徽，假使要把統計，調查、分配、施賑等工作，完全由分署獨自來負擔主辦，事實上非特困難，且顯屬不智。可是，在本署成立之初，內部有若干忠誠謹慎，而富有事業心的同志，爲求使用物資公平合理，功歸實際起見，大都要把千頭萬緒的善救工作，由分署一肩担之之想。固然我們可組織若干工作隊，散布全省各地，担负此類任務。但是本人認爲這種組織非特不甚經濟，且亦不甚合理。第一、自信而不信人，則流乎妄自尊大，信人而不自信，則流乎妄自菲薄，人類相處，唯有相互的信任，才產生相互的瞭解，由瞭解而能精誠合作，因精誠合作，而收獲良好結果。第二、善救工作，所需各部門人才，爲數至夥，決非一個分署所能羅致，且各部門人才，重在平時的培育訓練，亦非咄嗟間可以俯拾皆是。地方政府有其行政體系，有其悠久歷史，更有其衆多的農工技術人才，我們正可與之精誠合作，善爲利用，不但可以節省許

多費用，而且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第三、縱使我們能羅致到各部門人才，但各地環境有異，風習不同，工作隊人員，人地生疏，推廣業務，終難因地制宜，更不易收臂指之功。故本人依據互信爲合作要素的信念，儘量利用地方政府和慈善團體的組織和人才，開展工作。人之爲善，誰不如我，這一政策的決定，於業務的推進，收極大而圓滿的效果，本署用人較少，而能博得虛譽的原因，不能不說是這種合作的成果。基於互信而表示合作方面的，首先是組織各縣工賑委員會，使當地政府，黨，團，民意機關，和慈善團體，公正人士都參加主持地方振濟事業，戕滅地方與分署間的隔閡，予地方機關社團以辦理地方善救業務的機會，而收因地制宜之效。其次，如與皖省政府，導淮委員會復堤工程局和揚子江水利委員會負工程設計及施工之責，本署則驗收土方，發放工糧，考核工程，三方合作，相處無間，因密切的合作，完成皖中皖北的兩道水上長城。他如縣市政府，教會，慈善團體之合作，設置難童教養站六百十六班，收容難童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名，施以國民教育；發動災民六十三萬餘人，撲滅蝗蝻二百六十餘萬市斤，溯歷史上未有的捕蝗新紀錄，都得歸功於互信的精誠合作。

四、誠信乃聯繫關鍵：本署與聯總駐皖總代表和他的僚屬，及總署派駐本署外籍專家，相互間的聯繫，和工作上的合作，可說和諧一致，圓滿萬分，這是極堪欣慰，和頗足記載的一樁事情。來皖工作的聯總專家和技術人員，沒有一位不富有服務熱忱，和強烈的工作情緒的，總代表以次的僚屬的謙和誠摯，參加分署工作的外籍專家的小避風雨，夜以繼日的工作精神，實在值得欽佩和稱道的。可是，他們畢竟是外國人，尤其是初來我國的專家和技術人員，初蒞斯土，因着生活習慣，言語，國情的不同，往往和本署內部的工作人員，在工作的方法和見解上，不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不同。本人於這種場合之下，終認爲聯總與我物資之外，派遣人員，遠渡重洋，予吾人以工作上的協助，除衷心感激，相機說服之外，不應稍有成見。國人與國人相處，最初因相知未深，都不免落落難合，何況和異國人相處呢？所以切囑本署各部門主管人員，要在誠信上着手忍耐處下功夫。先在感情上，不生隔閡，再在政策方法上求瞭解，更在工作上取得合作聯繫。駐在本署的外籍專家本人非特要請他們在辦公桌上計劃，紙面上批評，更邀請他們實地參加戶外工作，使他們明瞭工作的實際情形，困難的所在，依據對人，對事，對地，對物，的經驗，擬切實易行的計劃，下不偏不倚的批評，在不知不覺中，完成我們所要實施的工作。實行這一決策，而見諸事功最大者，如請 *Miss Pinder* 組織配發營養工作隊九

隊，設四百九十七站，供應十一萬三千人。Mrs. Clinton 主持皖北縫紉工廠，設置八所，配撥縫紉機一百二十二架，收容難婦三千餘名，Mr. Olsen 就沿淮各縣搭蓋蓬帳九百餘座，為萬餘淮堤工伕，難民災童，解決了住的問題，此外因為我們的工作，異常公開，態度極端坦白，我們的物資分配，無不經行聯總聯繫會議通過或聯總總代表之圖意，共經行聯總聯繫會議所討論的業務，設或認為執行有困難，或陳義過高，理想不易實現，我們不惜古做昏焦，反復辯論，說明窒礙難行的理由，但一經決定，我們必打破一切難關，促其實現。或許為着我們的待人以誠，處事以信，行聯總的雙方聯繫由認識上的相互一致，轉為感情上的水乳和融，更進而為業務上的攜手邁進，這頗值得紀念和回憶的。雖或他們偶爾為求工作的迅速，忽略了我們內部的手續，這是行政上的技術問題，衝諸行政效率，是不足為病的。

五、計劃基於物資：就一般的行政論，終是先有計劃，再有經費或物資，故政府預算，量出為入，迥異於個人預算之量入為出。本分署關於物資使用之計劃，則稍有不同。其原因是為着皖省於兵燹之後，繼有水災，戰災，蟲災。就皖北而論，二十三縣一市的災民有五百八十餘萬名之多，佔災區總人口數百分之五十五強；受災耕地計近八百萬市畝，佔災區耕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四強，耕牛的損失，近二十萬頭；糧食的損失有八百餘萬市担；房屋的損失，超過一百萬間。災情如此之慘重，不論是善後建設或消極救濟，都需要大量的物資和金錢決非總署的力量所能負擔。因此，我們依據善後建設重於消極救濟的原則，分別緩急，把物資之使用，作如下的決定：（一）主要糧食大部用作工糧，小部用作老弱殘廢婦孺的救濟；（二）除有關全省性和百萬災民切身利害之農田水利的工振，必先擬具計劃，估計工糧經費，請總署核撥外，其餘概依奉配的物資，擬訂使用的計劃；（三）實施各種計劃，多用物資，少用金錢。我們的主要食糧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以修築淮堤，江堤，無和段江堤，清戈江堤，安合路和各縣市農田水利，交通，鑿井，挖塘，捕蝗，整理茶園，修葺校舍，醫院，救濟院所等小型工程，是第一項決定實施最好的說明。兩年以來，我們鑒於總署的物質有限，其分配自有其合理的依據和標準，所以除淮堤江堤等大型工程的工糧，會擬具計劃，再三請撥外，其餘都是依據奉撥的物資，擬具計劃，開展業務。如某一時期，牛奶，奶粉，罐頭，食品山積，我們就用以設置營養隊。在某一時期，因江淮水漲，修築堤岸，無法施工，深恐庫存工糧，發生霉壞，就移配皖北各縣先辦小型工振；因配有布疋，就設置縫紉工廠；倉有不合實用之洋傘就當作鐵料，配給貧農改作其他農具等，這是說明第（二）項決定的實施。我們知道總署的經濟有時異常支絀，所以在推動各種業務時，除儲運費及工作隊經常費，必須以現金支付外，儘量利用已有的物資，

簡直極少請款，甚至利用舊衣空麵粉袋，折合工糧，發給工伙；這是說明第（三）項決定的實施。因為我們的計劃，基於物資，所以我們不向總署作無厭或不可能的要求，所有的物資，利用到最大限度，倉庫能不清而自清，並解決了一部份經費困難的問題。

六、效率視乎決策：行政的有無效率，業務的能否推進，視乎措施上的決策正確與否而定。本人深深的覺着，總署對於一般行政，業務的措施，有助並有利於分署工作的進展，至深且鉅。八載抗戰，各省雖屬同一百廢待舉，但受災的輕重，程度，各有不同，非特省與省之間不同，即一省之內，縣與縣之間亦有差別。如果對各分署的善救工作強定標準，統一設施，固有削足適履之嫌，抑且足以僨事。總署兩年以來，始終對各分署的工作，祇作原則上的指示，給與極大自由裁量的餘地，而能因地制宜，不作強行規定，牽制業務的發展，因此各分署得在不背規定原則之下，放手作事，毫無顧慮，形成今日各分署的工作，各有各的特色，而不流於具文。總署對各分署的工作，除作書面指示外，並由署長副署長執行長和各廳處長組織之工作視察團，先後巡迴視察各分署，聽取各分署的工作報告，和業務上所遭遇的困難，明瞭實際工作情形，隨時隨地解決了許多書面上不能解決的問題，不知省却多少公文往返的手續，增進極大的工作效率。此外，總署對各分署的行政經費，依據一定的標準，按時撥付，關於費用的支出祇作原則上的規定，而不受固定預算之牽制，使我們沒有剜肉補瘡，移東補西之弊，業務的推進，順利迅速，而毫無阻滯。凡此措施，均極賢明，足為研討行政效率者的借鏡，而我們的稍有事功，更不得不歸功於這一賢明的措施。

這樣幹了兩年

一三二

東北分署工作記實

曹漢奇

本文着重三點：

第一：東北分署內部工作情形及遭遇的困難與其克服。

第二：怎樣改善東北分署與社會的關係。

第三：怎樣使聯總及外籍專家改變了原來的輕視心理而衷心合作。

第一節 東北分署著長的更動

遠在三十五年春季，總署便接到若干方面的報告，尤其是聯總的報告，說東北分署的工作有許多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在物資的運用及金錢的賬目方面應當派員前去調整。此後不滿的聲浪愈來愈高。在七月的中旬蔣署長會找筆者去談東北分署情形。他說：「我看東北分署要出問題，我很重視那個地方，我很想自己去看看。你即日起身到那裏作個詳細調查，當在南京開工作檢討會議時趕回來，給我一個詳盡的報告」。我當時計算一下日期說：「在上海等飛機要六天，由北平去瀋陽要兩天，在瀋陽須住三四天，四平街一天，長春兩天，吉林一天，再回來等機票船票，最快也須二十五天，遲遲便須一個月，恐怕開會前是不能趕回來的。」蔣署長乃決定會後一同去。但會後不久他便辭職了。我去東北之議也擱置了。但總署方面對東北分署始終不放心，先後會派姚專門委員叔成，鄧專門委員竹及所率之巡迴稽核團，賬務科長何銘傳及章視察熊等人前往作各方面的調查及調整。直到三十六年春元月報紙騰載東北分署遼甯辦事處長王樹森因貪污嫌疑，在劉署長公館拘禁審訊，並連接東北人民代表及黨團部署名控告劉署長賡沛貪污等二十二案時，總署才決定派筆者前往調查。過了很久，又接到由行政院轉來東北若干省市主席市長及其他人控告劉署長案多起，總署始決定將劉署長撤職，並令王顧問次甫，汪廳長伏生，杜副總稽核岑，吳秘書永壽及筆者五人飛瀋陽主持辦理交接事宜，到瀋陽是八月下旬，在九月一日奉命由原來的副署長南秉方先生就任署長，筆者就任副署長職。在未就職之前，我想到幾個問題：第一：人事以不更動職員為原則，如果非更動不可，宜愈少愈好。第二：用什麼方法去提起同仁的工作熱情，不要因

爲更換署長而人人畏疑。第三：如何能避免新舊磨擦，因爲據各方面報告，東北分署向來是以互相攻擊著名的。第四：如何改善與社會的關係，因爲原來的舊關係是好壞了，黨政新聞界及若干社會人士都對分署不滿，並且控訴。第五：如何改善聯總的觀感而取得合作。這五個問題都不是短期所能解決的。但是又非在最短期內解決不可，並且又非作成功不可。解決則工作不能完成，而同時各方面的報告又都說東北分署內幕情形複雜及謠言特多，手段特辣，想解決這些問題都不是容易的。因此，我在未接受副署長職位之前，對於分署始終取淡而遠之的態度。因爲如果攪到這麼一個尚未澄清的水池裏來，是一定要遭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態的，並且也不容易作出好的成績。但是至九月一日晨，王顧問，汪廳長兩人代表霍署長勸我不能不就副署長職，否則情形要糟下去，恐怕不可收拾，又說爲了東北家鄉也不應持淡漠態度，並且拿出霍署長的命令給我看。經過幾度思考，覺得事實已到了這個地步，祇有試着作下去，爲了使工作進行更能便利起見，便提出三個問題，他們一一答應了，於是當日下午便到辦公室視事。到了辦公室即便遇到了兩個問題，一是原來另有一位副署長于明洲先生，他是南秉方先生的好友，也是在這幾天中代理南署長辦理交接代替南署長蓋圖章的負責人。在我就職之前，他們已將人事全部確定，並且有一部分職員本已發資遣令而又收回，所以我坐在辦公室時，全局已定。二：是我與南署長及于副署長三人的職權劃分，各部主任紛紛的來說將公事全部由我來批過，再由南署長畫行，南署長也這樣主張，以便他騰出時間專門應付外界。但我覺得那樣責任便會過於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了，便推了出去。但各部仍將公事送來。第二天，剛起床，便有人到旅館裏來說，昨晚全體同仁在某地開會議決，公推我爲署長，聽了我立刻嚴厲的表示不接受。因爲此來是爲了家鄉，爲了挽回東北分署的名譽，並幫助劉前署長把未了的事辦完，這便是我的最高理想。如果有人利用我之來想在我們身上運用某種手段製造三個署長間的不合作的及與劉前署長間發生任何磨擦，我絕對立刻引退的。無論誰只要提出這個意見，他決不是立在建設的工作的觀點上，而祇是徘徊於世俗的形式主義的途上，我祇有用隨時飛回上海的決定來對付它們。因爲我態度的堅決，結果，這個意見終於被擊退。我當時所取的態度的堅決是異常正確的。假如當時即使拒絕，而不是在態度方面表現十二分固執，以後的工作，也恐怕要受到不好的影響。因爲我們三人之間無有間隙，尙且有人利用世俗的傳統，時時想窺探機會，製造磨擦。如果在開始便有猜疑，則此後除了玩手段，便什麼也不能做了。經過這一個小波折之後，再沒有人在這方面下工夫了。因此，才有了以後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工作成績。還有自從那一幕表演之後，同仁們都知道我辦事的堅決，凡是我答應的，一定辦到；凡是我答應的，

一定堅拒。這種態度，慢慢的也爲社會各方面所認識了，所以我說的話很有信用，也有效力，並且也少費去許多唇舌。但是人心是複雜的，也是能適應的，因爲我不說則已，如說一定有效，於是便有人造謠，明明我未答應而有的人徧宣傳我答應了，或意思之間允許了。我聽到這樣「手段」之後，便立刻宣佈不要聽信謠言，凡是我答應的一定要有我的簽字或蓋章，或公佈；否則，一律無效。雖然這樣說過，我還不放心，乃令稍有重大性的決定，都用簽呈，由我批過，免得恐口無憑。這樣的結果很有效力，謠言果然少得多了。當時我對分署下了一番診斷，認爲分署最大的病症，是對於工作態度失掉了主宰。因爲聯總，社會賢達，機關長官及全體新聞界都對分署不滿并且控告，大家便不知怎樣是好，怎樣做是對的。所以都徬徨然不知何去何從。並且不知怎樣去爭取他們的歡心。當時有幾位主任向我建議，說趁我們剛行職務時，應當大放賑濟，並且對以先未得到救濟物資的一定要放給些，這樣便能博得彩聲，把社會的心理便可以轉換過來了。這話在當時聽着像似有道理的，但我的看法不同，我認爲用救濟物資來買某一份人的喝彩，是最下策，並且白久一定又走向引起多方面不滿的故軛。雖然想多方討好，而結果必落得各方均不說好，於是召集各部正副主任談話，主張我們的政策要堅決，要按章而行，斷不能各方討好，斷不可向各方送禮，不可用救濟物資收買彩聲。當時曾舉出愛彌爾姜森在英國觀察會發表的一篇文章作例子，他說有人喜歡黑頭髮，有人喜歡白頭髮，如果一位半老的人，爲了討兩方面的喜歡，只有把頭髮完全剃光了，但是雙方又都討厭禿子。結果自己雖然變成了禿子而仍然未討得好感！我們按着規章做去，得到物資的人，他敢支持我們，因爲他是按正道得到的，未得到物資的人，他知道不合規章，即使有煩言，也不會得到社會的同情。這樣的作風在起始也許有人感到過於硬性，可是日久了，大家知道我們作事有原則，有規矩，自然便信任我們了。——以後我們的作風果然得到了社會的諒解與擁護。在起始，各方面對分署的改組都監視着，看看從我們手中得到物資的都是些什麼人，都走什麼樣的門路，結果見我們果然公正，不但消滅了以往的煩言，並且大家反都來幫助我們。我的第二個課題是用什麼方法鼓舞同事努力工作。同仁之中多是由後方回來的，他們在抗戰期的流浪生活中很吃了一些苦，渴望回到家鄉，現在是在家鄉了，我捉住此點便來發揮，鼓舞大家要給東北人爭氣，雖在最後也要有一個優異的表現。行總是一個全國性的機構，假如東北分署作得好，全國也會知道的。同時要全體同仁安心工作，除了根據總署命令分期資遣外，所不更動舊人而資遣亦係根據工作勤惰及需要而定，派別，情面都從今天取消，最後並鄭重聲明我自己係一個人由上海飛來，絕不任用一個自己帶來的任何職員，此事有目共覩，大家安心工作好了。大家的情緒都安

靜下來，並且工作的熱情也被喚起。同時便建議給南署長早期將各部主任副主任派令發下，好使大家安心工作，當時也會遇到阻撓，有的人主張在未正式發表前再作若干更動，我的看法剛好相反，因為人心初定，如再更動，舊的傷痕又被刺痛，我們便沒有作工作的時間了。南署長取了這種主張。內部安定之後便注意到社會關係的調整。

第二節 怎樣改善與社會的關係

東北分署在前任時接到社會方面的控告達十一起之多。與社會關係壞到極點。因此，不能不設法改進，否則工作便無法推動。

甲：要我們自己的心理改變

我們首先告誡同仁，不要以為自己是個衙門，是在做官，更不可以為自己是個「施主」在詞色之間以為自己高高在上，而別人都是來求我們幫助的。我們要認清幫助別人，特別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是我們的本份，也是我們的職務，並不是額外的恩惠。我們能幫助人的更好，如果不能，也要給請求者一個具體的答覆，告知他我們不能幫助的理由。既然是一個救濟機關，就自然要和難民接近，要和需要幫助的機構接近，要明白他們的心理，要同情他們的處境。我們要解決的是他們的問題，而不是我們的問題，時時站在他們的立場，則態度方面自然是會由內心發出誠懇的同情的。

行總本來是一個一般人所認為的「鬪衙門」，社會方面自然生出嫉羨的心理。同時又常常被疑惑以為署中同事們可以自由分得救濟物資，所以社會一般人的心理在先天上就有了「救濟分署是救濟本署」的口號，如果職員們又復面現矜矜或對有所要求的需要者盛氣凌人，正是用外形說明了內心，又怎能埋怨別人來反對呢。所以在心理方面我們自己一定要有所準備。心平則氣和則無端的戾自然就化除了。氣

乙：工作實施方面

關於分配物資我們絕對求其公平，努力不存着「交朋友」或「佈置自己前途」或「買好某一部分有力的人士」的不正確觀念。因為用不正當的手段想得到分配物資的自然屬於壞勢力的，你討好於壞勢力，而使應該得到救濟的人羣

這樣幹了兩年

得不到救濟」，不平則鳴，社會自然反感。所以我們採取直接了當的辦，應該得到的得到，不應該得的不得到。因為抱着以上的公平分配，並且毫無私弊的態度，所以我們第一步便召請全體新聞界，請求他們幫我們的忙。舉凡一切措施如果有不正當的地方請他們盡量揭發，盡量批評。並且在積極方面，請新聞界朋友盡量明白分署內部的情形。我始終相信如果自己心中無鬼，又不想作鬼，則新聞界是剷除誤會的最好助力，同時也是幫助工作進行最有利的贊助者。不必地來要材料，我們應自動的把物資金錢的情形隨時報告給他們，並請他們隨時來參觀，來和我們接近，知道我們最隱微的地方。

在總署時我便深信，應當把分配的物資在報紙上公佈。譬如我們把若干麵粉分配給某一個縣了，假如悄悄的給了他們的負責人，人民也許始終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也許雖然知道而不能確知其數量，如果在報紙公佈，則其縣中的每個人都可變一個忠實的監督者。除此之外，社會上常常看到我們分配物資，也可以明白分署工作的情形，而避免再發生疑惑。這樣作了之後，新聞界的朋友們首先表示滿意。結果對分署的工作給了極大的幫助，直到寫這篇文時，我還是感謝他們，因為沒有他們的幫忙我們是不會有如此成功的。

當時東北的難民特別多，因為九省三市的都集中在瀋陽。一者粥少僧多，二者也不容易辦理登記分發等手續，而各省政府，他們却都有登記的冊子，並且對於老幼健壯殘廢疾病技能等等，也知道得比較清楚。於是我們便招集各省主席各市長及聯總代表共同研究分配救濟物資問題。這樣一作全體首長對分署物資存量知道得特別清楚，同時又因為大家在一起商量研究也自然避免了分配不均的疑惑，各省又成立了難民自治會的機構，由他們自己來開會商量他們所得到的物資分配方法。這樣以來則聯總、各省市主席市長及難民都參加了這個分配的決策。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的主張，則自然他們都祇有稱讚而沒有煩言了。

這是我們就職以後第一件較大的成功，從此社會上讚許的聲音不斷飛來。於是分署內部也更增強了向心力。但是正在此時突然生出了意外，那便是聯總忽然出了阻撓。

第三節 我們怎樣爭取聯總的合作

當我們開東北九省市難民救濟物資分配會議之前，由南署長向聯總接洽，並將會議的目的都清楚的告知他們，並且

徵求他們的意見。據南署長說一切他們都表示贊同，在開會之前我還不放心，又問南署長兩次，他說他們一定出席的。開會是在九月中旬，各省市主席市長均到了，聯總的代表是美國人彭福德先生，他也在簽名簿上簽了名。當討論物資分配時，南署長與筆者隨時用英語解釋給他聽。徵求他的意見，同時又特囑衛生組主任李文銘先生隨時翻譯給他聽。分配完之後又請他站起說幾句話，表示他的意見。他說：「他看見這樣公平分配，他感覺高興，也很贊同。」關於這個分配會議分署準備得特別充份，在頭幾天囑各省府提出難民數字，然後再根據調查核對出一個比較正確的數字，然後再減去已發過物資的人數。我們爲了準備這個會議與南署長有幾天一直工作到午夜十二時，並且在開會之前把一切材料均油印出來，所以開會時全體出席者都感到我們分配非常科學化，非常合理，不到兩個鐘頭便把一切問題都在極協作的親切空氣裏完成了，因此聯總與社會各方面對分署辦事的效率異常驚訝。故當彭福德說到他那幾句話時，大家鼓掌，都以最愉快的心情散了會。

想不到過了二三天忽然從總署派來的兩位外籍視察斯密斯及唐尼克利夫由長春視察回來，聽說我們開完了分配會議，便大不高興，因爲他們認爲總署派他們來的責任是在負責作分配工作的。現在他們未出席，故認爲一切分配無效。我們認爲一者總署並無訓令指示開分配會議必須此二人出席同意。二者聯總已派代表出席，則該會議完全合法，三者會議結果已經社會代表參加並經報紙將結果公佈不能更改。於是一方面急電總署詢問此二外籍專家來分署的任務，因爲他們來時並沒有總署訓令，一方面召集行聯總雙方代表在聯總辦公室開會辯論這件事。聯總全體出席，並有總署的斯唐二位外籍視察。行總分署代表爲南署長與筆者，當辯論正在要緊的時候，彭福德忽然說他那天開會因爲不明白中國話，並且討論時都用中國話，所以那天的會議不能成立。聽到這句話後，南署長怒惱了起來，因爲事實上我們早已用英語給他解釋，當場還請他站起來表示意見，而他今天這樣說實在毫無道理，南署長指出他們無理之後便突然站起退席。我當時覺得如也退席必成僵局，並且行聯總對立的舊局面又造成了，雙方必然互相報告總署，互相控訴，如此，則以後一切事都不能推動了，我當時決定接着談下去。我首先指出他的錯誤，並且認爲南署長的退席是對的。我說我是新從總署派來的，我來的任務祇有一個就是將分署工作順利推行。而求工作的順利必須與行總及外籍專家合作，現我已給總署電報詢問此二外籍視察來此的任務，但無論如何，他們一定是來幫助分署的。而不是阻撓。我誠意願與聯總合作，所以我暫時不同南署長一道退席，但如果還不能取得合作時，我祇有將事實報告總署，因爲我已盡到我的最大努力了。經過辯論之

後，我們得到了以下的結論：（一）南署長的措施是對的。（二）照上次會議原案由行聯總全體應行出席之代表正式追認爲有效。（三）救濟物資即按原案起始分配。會後我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不久，聯總負責人麥康齊先生及行總外籍視察唐尼克利夫先後到我的辦公室向我表示他們對南署長的歉意。我又向他們誠懇的表示行聯總同是在作一件工作，我們必須合作。回頭我便到南署長辦公室將這種情形告知了他。但他不願再同聯總去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於九月二十日他便乘飛機飛往長春吉林視察業務去了。我們對於南公多方挽留，但他終於走了，臨行時他請示總署將署務由我代行。從此東北分署的責任便一直落在我的肩上。東北雖然是我的家鄉，但我已有十八年沒有回來過了，牠已經對我是生疏地方了，同時我一個人由總署來此，都是新認識的同事，真是未免感到形單影隻。當我送南署長到飛機場時，我把署中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在心中想過。回來時，便一件一件即刻着手辦理，從工作方面感到全體同仁及各部主任都表示對我有熱誠的幫助，並且一致奮發工作。我的心才放下。因爲與聯總外籍視察生出了這樣一道裂痕，我乃將注意力轉到了他們。我第一個決定，是與他們合作，並且爭得他們的合作，但怎樣爭得呢，我想最好的辦法是不要令他們在旁邊挑毛病，而令他們親身加入工作，使他們知道我們所努力的方向使他們知道我們工作的態度。我的第二個決定是爭取他們的信任，他們常對中國人懷疑，以爲中國人喜歡人情人面子，常用救濟物資交朋友，我呢，對此點完全用公開的，用合法的方式。我的第三個決定是硬碰硬，凡是我有理的決不讓步，凡是我無理的決不護短。

九月二十二日開行聯總分配會議，這個會是我們最高會議，在開會詞中我說明三點：（一）東北分署改組了，我們的工作，祇許成功不許失敗，假如我們成功，凡在座的中外朋友都有份，假如失敗，也是人人有份。因爲分署的政策是公開的，是坦白的，是人人都參加工作的，所以任何人不能再說「我站在旁邊，因爲我沒有參與工作的機會」。如果誰真的沒有工作請找我來，我需要他的幫忙。（二）物資有限，但必須分配合理，必須打破以物資交朋友的觀念，必須打破人情人面子。（三）請外國朋友們注意，他們的幫助，我們感謝，但聯總來的物資並不是給乞丐，不是施捨，這乃是他們對於中國抗戰十四年的共同作戰者的感謝禮物。如果沒有中國人的英勇抗戰美國在珍珠港失手之後能有工夫作充分的準備嗎？同時，我們中國人也不是伸手的乞丐，也不要過於有自卑感，我們既然不想混水摸魚，所以我衷誠希望行聯總與我們共同工作，共同把這件偉大而充滿了美麗理想的工作幹好。結果未討論，也沒一句辯論，聯總的朋友全體無異議的將前次分配案追認通過了，並將工業器材的分配交由行總自己分配辦理，他們不必參加意見。會後各部主任高興異常

說將分配物資全權由我們自己處理的，這是第一次。

隨後我即請斯密斯及唐尼克利夫來談，請他們在儲運組主任樊玉堂博士之辦公室中工作，幫他把全部物資在預定日期出清。他們接受了。我說：「在最短期間把積存物資出清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但祇有你們的幫忙，才覺得有準時出清的可能，先謝謝你們，並答應你們，如果遇有什麼困難隨時來講，一定能替你們解決」。這兩位外藉朋友果然作出特殊的成績，我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了。當工作到十月半的時候，聯總的代表麥康齊先生和行總外藉視察斯密斯先生先後給我寫信來，他們一致稱許分署與他們的友誼及合作，並且對分署的工作效率感到興趣，同時社會方面對分署的觀感也改變了。一天安東省主席高惜冰先生在一個宴會上說個笑話：他說「以先我們遇到東北分署的職員，所果問他你在什麼地方作事，他遲延半天吞吞吐吐的說我在東北分署。可是現在，我們遇到東北分署的職員不等問他，他便首先聲明說「我在東北分署工作」。不久這個笑話傳遍了瀋陽。我們的同事對這個笑話也深感趣味，對工作也更加興奮！

第四節 分署內部人事問題

東北分署最困難的問題是人事過於複雜。對於人事在開首便特別加小心，但因為我個人工作過於繁忙，以致沒有時間來與同仁作各別談話，所以除主任而外，就是各科長也多不認識。我在上班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分鐘是閑暇的，掉子上兩個電話常常同時響起來。看公文的時候都是在夜間，並且差不多都是到晚九時才能離開辦公室，這本來是三個署長的工作，現在都推在一個人身上，又有什麼辦法呢？心裏雖想對各方面的人士都注意到，而事實上是絕對沒有時間的。東北分署在星期日上午也是照常辦公的，而我呢？在下午也上班專看各方面的報告。同時，東北同胞未離開本土的受了敵偽十四年的迫害，那些已離開家鄉的因過了多年流浪生活，遭了無數創傷，所以他們反抗心特別強，其反應力也特別激烈，一語不合，便怒髮衝冠。而尤其因為物價奇昂，生活感受壓迫，家鄉被佔，多有拚死決心。我知道他們所受的痛苦，所以對他們同情心特別強烈。所以無論他們怎樣，我總是以以他們裏面的一個的態度來對待他們。但是受總署命令所限，必須分期裁員，所以不能不分批資遣。第一次資遣同仁的令是九月二日發出的。約有九十人。他們全體要求發全月薪金，答應了之後，但他們還要求與在職同仁享受同等福利，當時汪廳長代表霍署長尚未離開瀋陽，他當時即批駁了，但資遣同仁依然集會要求，並成立了資遣同仁聯誼會，遇有機會便結隊來要求。一直到分署結束的最後一天。

這樣幹了兩年

最有趣的，是一位同仁被派去長春視察，早過了工作期限仍不回來，到後來火車斷了，分署派飛機去長春接全體同仁回來，他本人又去吉林另謀工作去了，而其妻子回來了。到署不久她即來辦公室索夫，並且要各月薪金，她一共來了六次。有許多人告我說她的來是有入嗷使的，是故意搗亂的，但我不管，我祇是設法給他解決問題。不過她太性急了，說要錢不手續便立刻要。地上的簽呈應該怎樣批都想要由她決定。她的小女孩十二歲了，在她母親未到審之前要借錢用，我立刻便答應她，我教導她怎樣寫借條。並安慰她有什麼困難來找我，我一定幫忙，她很懂事體，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孩，可是後來她同她母親一齊來時，也公然像索債一般的裝得很凶狠了。我看她們母女有六次到我辦公室來吵鬧，惹起多少人的注意，我由內心發出憐憫，讓這樣一個可憐的無智識的女子作工具，我覺得背後操縱她的人也未免太卑鄙了。後來我替她向總署給她請准了一筆款，比她要求的還多一些，她才悔不該聽信那嗷使她來吵鬧的人。後來有個機會又遇到了她，她說她後悔並且感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內部稍稍安定，總署又來難題。十一月二十五日，總署突然來了一個電報，令分署於十一月底將全部工作結束，全部職員資遣。同人們聽到這個消息，像晴天霹靂！固然我們的物資在十一月底全部出清了，但前任留下的積件達四五千件之多，而我們自己也有許多文件與帳目需要整理，所以無論我們的辦事手續是如何之清楚，也萬萬不能今天把物資出清今天便憂然而止不再需要辦結束的手續。總署這個電報給同人一個很大刺激，同人深感激動，於是許多人來找我說總署既然有這樣的命令便應依令而行，未完的工作由總署派人來辦好了，因為總署太不瞭解東北分署內部困難了。並且他們主張從十二月一日起全體不上班，靜候資遣。我當時也感到這個命令來的太突然。分署許多款項甚至資遣費均未匯來，即使遵令而行，又用什麼去發資遣費？況且總署也一定能夠知道分署的工作斷不是說一聲結束便能立刻結束的。這是命令是不合理的，但為什麼總署發這個不合理的命令呢？一定是總署故意利用這個電報給分署長一個藉口，使分署長容易催促同人加速工作，急快結束，斷不是有意令在十一月底一定結束。可是這種話不能立刻說明。而同時，因總署也正在應付許多困難問題，也不曉得是否出了意外變化，是果真於十一月非結束不可。——這時全體同人都惶惶起來，我乃立即召集署務會議。當前的困難是如果執行命令，則一切工作立即停頓，如果不執行命令，則十二月份留辦結束的人數又怕總署不能核准，薪金無法支取。經過多面研究之後，決定仍由我向同人以個人與同事間的好感要求大家繼續工作，如果總署允許延長更好，如果不允許請全體同人幫助將結束辦完，即使總署一文薪金不發，也

請全體繼續義務幫忙。同時給總署一個電報，表示處境的困難及要求延長，並把電文當衆宣讀。大家當場作熱烈的表示決定作義務幫忙，一同把結束辦完。後來總署回電答應留三十人辦理結束，事實仍不可能。減到無可再減尚須九十二人，這九十二人一律表示，爲了把東北分署以先許多手續不清的案件結清，爲了把已改組後建立起來的新成績，新名譽，保持不毀起見，大家願意把三十人的薪金由九十二人來平分，以期完成分署的工作。同人的這種表示非常令人感動，我一方面對同人讚揚，一方面我每晨到各辦公室看同人工作情形。這時意外的問題又來了，東北分署的煤火費總署祇批准一十萬元流通券是到十一月爲止的。現在延長了，而辦公室無煤，而會計室又以沒有這筆專款無法支出，即使支出還要通過駐在稽核那一道難關。在前任分署的行政方面與總署駐在稽核的關係有如冰炭。當我們在改組新職時，若干舊同事都提出對稽核的意見。但我主張不要因此惹起內部紛擾，所以就照舊下去了。不想後來，總務，會計，稽核常常起了紛爭。常常鬧得沒有煤，在夜間加班時沒臘燭，甚至連網運送總署的檔卷時沒有繩子，汽車沒有油。……而東北的天氣在十一月經常是在零下二十度的，而夜間又沒有電，故同事多來訴苦！可是這些小困難都克服了。

此後我們以爲快到結束可以無事了。不想在元月廿六日突然發生了一個大波瀾。作了全部工作的精彩尾聲。原來會計室他們向總署總會計處請准了延長工作到一月底，因而一月的薪津標準都按元月的數目。這種請求我不知道，後來同仁忽然知道了。我便將原電要來，果然由會計室自己發好，並且用會計室自己的名義。同仁們於是也援例要求同樣待遇。但這是要向總署請准的。可是若干同仁們一定要立刻發給他們現款。不等向總署請求。同時十月，十一月資遣同仁也要增加米代金的數目，但十月十一月的米代金早就按章報署，並且早已發出了，現在再改已不可能，並且如想更改米價也必須提出總署所規定的證明。於是他們便去商會找證明，商會不肯出，但他們仍然一定要，並且也不等總署批准。總署既有明文規定，現在要改變規定而又不等總署批准便立刻索款，當然是不合理的。分署長當然沒有權答應，因此支持了三天之久，後來他們也感覺到有些人另有作用，認爲所要求的不合理乃仍然走了請示總署的正當程序。我到總署之後，也把此事用了一個變象的方法給辦到了。在承接東北分署這樣一個複雜的艱巨的殘局，能够順利的在最短期間把積存物資全部分配運清，而又能使全部同仁一直努力工作到最後。實在是原來所想不到的事。有若干朋友認爲我過於容忍，覺得應當給背後操縱的人一個硬碰硬的利害打擊。新聞界的朋友答應我在報紙上發動攻勢，揭破某某的陰謀。社會有力方面有些人說他們一致聯名與某些人再打一場。我始終感謝他們的友情，但絕對不贊同這種作法。我始終認爲精誠必能

動人。並且東北全體的人應該合作。不應自己互相消耗力量，反而給人個個擊破的藉口。東北是一個偉大的地方。那塊土所產生的人也應該有一個大的心，和大的氣魄。這是我所堅信的。

第五節 東北分署的難題

各分署都有他難解決的問題，東北分署也不能例外。

分署改組的時候，有幾十件懸案需要解決，這些懸案之中有的是先把錢借出去了。並訂了合同還有保人答應在民國四十年或三十九年償還。其實，總署與分署是預定在三十六年底便結束的。

還有以先答應給某三個慈善機構的救濟物資，這三個機構便按着以先的諾言作了救濟工作，而結果當分署未改組前又未將物資分配給他們，以致這三個機關賠累不堪，甚至要由法律起訴，向分署索要物資。

南署長與我就職不久，劉前署長便有電話過來指定要把分署一棟樓房讓給某其人，並且立刻要求掛上那個人的牌子。關於房屋的處理，我們無法隨便轉讓，更不能在分署未結束之前讓署外的人把牌子掛上，南署長未能答應，因此後來生了許多難題。還有同仁宿舍及辦公房在劉署長時代都讓給法院了。分署還未結束時，法院已經來要房子。

四平街戰時許多分署物資為駐軍所徵用。聯總署長克利夫蘭及筆者曾向東北行轅索過多次均未索回。因此，也發生了物資數目及在四月出賣與濟衆公司麻袋問題。

在九月之前，許多物資分發手續不完全不能向總署報銷，據駐在稽核說像這手續不全的案件竟達四五千件之多。這真是一個大難題。

東北分署自己本有縫紉工廠及曳引械管理所的，但這兩個機構都經前任交給別人代辦而總署始終未批准並令將這個問題解決。

最後一個，但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難題，是東北善後事業的問題。

三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東北分署接到總署命令籌組中國農業機械製造公司東北分公司。這是東北善後事業的第一個組織。但不知爲什麼這個籌備工作始終未作。當分署改組時，我們第一個聽見有建設性的呼聲便是設立這個公司的要求。可是我太忙了，不能抽出時間。直到十月下旬我們在鐵路賓館召集各界領袖人物，宣佈分署結束之後尚有善後事業應

當作。但這個公司的一半資金須由地方人士籌集，地方對於牠是否感有興趣。當時全體一律表示熱烈讚成，並即決定由分署聘請各界人士組成善後事委員會。不久這個會便組成了。第一件事我們決定籌組農具公司東北分公司。當一接觸實際問題，內部的意見便不一致了。原來總公司的預定是在東北設立三個機械農具製造工廠。每個工廠供給機器及器材一千零五十噸。可是東北的地方在國軍手中的祇有瀋陽、長春、吉林三個較大的城市。但祇有瀋陽最爲安全。所以大家決定先在瀋陽設廠。但一部分人士主張籌備委員必須由老三省中聘請同樣多的人數。先在瀋陽設廠無人反對。而老三省的委員人數一般多便分出了贊成與反對兩派。當時筆者當選爲副主任委員代理南主任委員執行會務。我是不願一件事在起始便分裂的，所以我極讚成老三省委員名額一般多的。結果這個意見被全部接受了。籌備委員會便成立了。善後機構剛成立便有許人士及機關爭奪東北分署的房子倉庫及財產。有些個要求者的壓力非常強大。很難於應付。譬如說，某一機關來要我們的辦公樓房，他並沒有持該機關的函件，祇是穿着有階級的制服帶着幾個副官，說奉某長官之命來要房子作爲什麼會的辦公廳。當時我總務主任代見，不行；又命主任祕書代見，仍然不行；並且不待允許便闖進我的辦公室。他的帽子很大，勢須非騰給他不可。我見他不可理喻，乃堅決而客氣的說：「你需要辦公廳的急迫性與重要性我充分知道。但我決沒有權力說我可以把分署的工作停止而把房子讓給你們。這點苦衷祇有請你的原諒」。可是這位有階級的制服先生突然站起來說「你讓不讓說一定，我好回去稟明我們的長官，但是我提醒你，如果不讓是對你們一定不利的。」我笑了，說「如果你們將軍隊開進來以武力佔據我們的辦公樓房，我沒有方法在目前阻止你；可是你如果令我答應你，你得到我的允諾是絕對的不可可能！」我不說：「即使你們用武力佔據，我在馬路上也要搭起帳棚繼續及公的！分署的辦公房雖未被佔，但紛紛來打麻煩的還是很多。於是我乃召集各界領袖公開宣佈爲了東北家鄉的善後事業，所有東北分署的一切均交給農具公司與漁業管理處。從此，凡在瀋陽的我們都掛上農具公司籌備處的牌子。凡在葫蘆島及錦州的都掛上農具公司及漁業管理站的牌子。分署的房子倉庫因善後事業保存住了，但是當我們將東北善後事業委員會的組織詳情向總署報告時，總署忽電示分署長不必參加。這又遇到了嚴重的打擊。幸而當我們將電文宣讀之後，社會人士都對我們表示極大的同情，並立即議決取消東北善後事業委員會，用全力籌組農具公司。此時恰好南署長由吉林飛回，他在瀋陽停了一個星期即飛上海總署進行東北善後事宜。結果，總署及總公司電令東北農具分公司由總公司自辦，並任命南署長爲籌備會主任委員筆者爲副主任委員。

當時我最感困難的是這個機構原是藉重地方力量發動的，而今突然奉命拋開地方力量，由總公司自辦，深恐地方所不諒解。但當我召集全體會議把詳情宣佈之後，大家竟很快的同情我們，並同意由總公司來辦理。由此點可見東北人士的眼光與氣度確實可敬可愛。他們所要求的是全體的福利，而不是權力！只要給東北百姓謀取實際的福利，事情由誰來主辦他們是不爭的。同時，他們一旦知道某些人是真給地方作事，是公正廉明的，他們便擁護到底，雖然波折叢生，他們斷不肯藉機打擊，反而作無條件的幫忙。祇有藉着他們這種偉大的氣度，東北善後事業的一線希望才存在了，並且正在成長。

在東北這的一段工作之後，我們深深感到這塊土地充滿了熱力與無窮的希望。只要有人肯在那兒多作事，那兒的人很快的便能與你合作。東北分署原來有一個複雜而困難的底子，而我去時又是一個殘局，同時又一反慣例，我祇是隻身由上海飛去不帶一個所謂的私人。但到那裏不久，經過幾度困難的克服之後，同事們的工作情緒真是令人可敬！就是在最末尾時按時刻到達的也在百分之九十七。我有時夜間到各辦公室去看，常有屋子沒有煤火了，而同人還在零下二十六度的冷寒中燃着臘燭趕辦結束！對這一羣失了十四年祖國的靈魂，我們除了敬愛，還有什麼！除了感到國家對東北的接收鑄成的大錯的不平而外，還能說別的話嗎？

我寫這篇文字的意思祇是在表明一點，如果一個人真想作一點事，社會是很快的並且能欣然接受你的！大家都說這個社會黑暗，這個中國社會有着比西洋社會多一萬倍的困難。但是祇要自己想作事，那些困難能很快的便被克服，那團黑暗之中其自己也能被點燃而發出光來！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在這個意義下，在中國作事也許更能容易吧，因為我們是太飢太渴了！

五月一日晨上海

兩年來行總冀熱平津分署工作的回顧

童冠賢

一、劫後的災區

冀熱平津區包含中國的故都，華北工礦業的中心，棉麥農產的寶庫，有最肥沃的黃土平原，有最稠密的鐵路網公路網，有全國最大的長蘆鹽田和開滦煤礦，因而成爲日敵最覬覦的地方。熱河省十六縣兩個設治局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春天就爲日敵攻佔，併入偽滿洲國的範圍。河北省東北部通灤等二十一個縣區在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受日敵壓迫，事實上脫離了祖國的統治。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平津兩市首先淪陷，到這一年底，河北失掉了六十九縣，二十七年淪陷了六縣，二十八年又淪陷三十五縣，只有東明一縣是二十九年六月才失掉的，在敵人的「鞏固華北以戰養戰」的策略下，本區人民遭受了殘酷的長期壓迫與掠奪。三千八百萬同胞不甘於異族的統治，隨時隨地有遊擊軍的組織，和日寇的駐防掃蕩相掩襲相抗拒，一個城鎮一個村莊三番五次的拉鋸，戰爭毀滅了一切，良田變成了壕溝堡壘，壯丁的流亡，家畜的損失，水利的破壞，使農業的生產量減低了三分之一，而百餘萬武裝或非武裝的侵略者的享受還要全部取給於人民。舉一個例，在冀南我們調查過的一個駙馬村，戰前人口有九百人，戰時飢荒疫癘死去了三百五十人，一部份流亡去了，僅剩下五百人，戰前四百多間房屋現只存一半，四十一頃田地，被水淹沒了二十八頃，可見災情的一般。在這水深火熱，人人朝不保夕的時候，日敵降服了，政府所接收的是荒蕪的原野，殘破的家屋，和啼飢號寒的病弱人民。行總冀熱平津分署開始在本區展開工作，在日敵降服後的第三個月（三十四年十一月），業務結束在三十六年十一月，前後兩年的時光，支配了五萬二千多噸物資。這些物資使本區人民認識了祖國的溫情，聯合國的正義，人類的博愛互助。同情代替了讎恨，互助代替了鬥爭，建設代替了破壞，生產代替了掠奪。

二、救濟的信念

仇恨製造戰爭，而戰爭加深人和人間的溝渠。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成立，是基於博愛互助的精神，要醫療戰爭的

創痛。精神的傷痕是第一個應當治療的，從徧私向公平，從感情向理智，從分化向協合，克服了黨派宗教國家人種種的成見偏見，如太陽的光，如天的雨露，給所有的需要者以溫暖以沾潤。我們會為集中的敵俘敵僑消毒，會給無國籍的流浪者以衣服食糧。所以宗教的信徒，都受着同樣的待遇。共產黨和非共產黨作無差別的銓衡。我們相信「四海之內皆兄弟」，相信「民胞物與」，相信無差等的愛，是走向天國的路。

需要救濟的人很多，而物資有限，所以不能不分別緩急輕重，次貧的讓最貧的，有破衣服的讓裸體的，大人讓兒童，常人讓孕婦，好人讓病人，有生產能力的人讓殘廢老弱。次定這種輕重緩急的標準，是根據了多方面的情報和客觀的調查。我們爭取了許多合作互助的機關和人，無非是求調查的普遍分配的合理。請求救濟的人和機關，有的經調查後，辜負了他們的希望，不請求救濟的人和機關，有的意外地得到了幫助。我們的災情調查到了阜平的山僻，到了永年的圍城，到了熱河的蒙古包，到了內戰交錯的東明長垣邊地。失明的不幸者，街頭的童丐，被社會遺忘的貧民窟，都得到了他應有的注意和幫助。

我們不會機械的按轄區的地域人口比例分配物資。這原於物資的種類數量，客觀的需要，運輸的條件，有種種限制。熱河分配的衣着品較多，因為熱河人民赤身裸體的佔極大數量。平津支配的糧食較多，因為平津的糧荒比較嚴重，藥品主要分配在有醫療設備有合格醫生的地方，因為不具備這種條件，藥品不能應用。天津的堤防白河的宣洩，永定河水庫工程，施工雖在局部，而影響受益是在多方面的，所以與以最優先的考慮。少數的工礦電氣復員設備都分配在需要最切，效率最大的地方。衡量需要是根據了廣泛而周密的客觀調查。

救急以外，為了擴大救濟效果，為了從戰禍裏蘇生，為了養成自助精神，特別注重有永久性的善後建設。殘破的大中小學醫院恢復功能，橫決的河流堤防重歸舊觀，為防旱而大量鑿井，為增加生產而輸入家畜農作物的新品種新農具新技術。分署的壽命雖僅短短兩年，其影響與貢獻是永久的。如官廳水庫工程新港工程都是要一舉解決華北百年的水利問題。在收到的四萬二千噸食糧裏，工賑用去了一萬一千九百多噸，工賑最重要的項目是水利房屋和市政，都是具有永久性的建設。

俗話說「善門難開」放賑作到人無間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戰亂毀滅了道路和交通工具，黨爭加深了人們的偏見，到瘟疫流行的鄉村，到國共交錯的防區，通過了地雷原運東西，通過了重重檢查送物資。無情的誤會，冷嘲的失望

，殘酷的責難，無理解的批評，我們不敢失望不敢悲觀，只有反省，只有奮發。有時作些無結果的努力，事後連自己也覺得可笑。我們追求的是助人的快樂，服務的安慰。魔窟也好，地獄也好，我們相信但種善因，必無惡果，善救事業如有些許成績是原於神的意志，環境的賜予，如有作的不好不够的地方，是原於我們的無知和缺少能力。兩年的時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鞠躬盡瘁，朝夕不遑，收穫不可知，我們總是盡了最大的人事。

三、重要的業務

照預定的計劃，分署一到，先辦緊急救濟，給啼饑號寒的以衣食，給病苦的以醫療，送流亡的還鄉。用平售安定糧價，用防疫清掃疫癘，以後就進入善後建設階段，整交通修學校，興水利復工礦。但是本區因為內戰的影響，復員計劃不能照預定進行，還鄉的不能還鄉，流亡的繼續流亡，非救不活的難民始終不絕，因而緊急救濟無法停止，急救多耗了人力物資，側重善後的預定方針不能不大受影響。現在就主要的業務，分救濟善後兩項敘述於下：

甲、救濟事項

1. 平售和急賑 三十四、五年之交，正值陰歷年關，物價開始上漲，平津兩市人心惶惶，分署為安定人心，解除食糧困難，首先奉准舉辦平售，天津在春節前一星期裏，對於市民外僑機關團體，售出一千六百一十七噸麵粉，北平在三十五年一二月間三四月間曾兩次辦平售，售出麵粉三千四百噸。這五千噸食糧的平售，採取最普遍最公允的辦法，全部受益的達到三百多萬人，物價立刻下跌，給市民以無限安慰。平售以外，對於無衣無食的難民，則取因時因地制宜的急賑辦法。在河北政府區辦了三次大規模急賑，三十五年二三月間，組派五個工作隊，辦了唐山保定等五十六縣的賑，三十六年二月配合急賑大隊，救濟了四十六縣。是年九月又組派九個臨時工作隊，辦了石門保定等二十六縣市的急賑。熱河先後辦了四次急賑，賑濟的範圍有朝陽，阜新、凌源、建平、赤峯、綏東、凌南、承德、灤平、降化、圍場、豐甯、甯城、平泉等十四縣。北平的急賑共辦過五次，對於逃平的外省難民，蒙古同胞，大中小學貧苦教職員學生，都會特予救濟。天津先後辦過六次急賑。總合急賑所配發的物資現金，區域分配和受惠的人數如下

這樣幹了兩年

	河北省	熱河省	北平市	天津市	總計
食品	八四一·一九三	三〇〇·九四〇	三五一·〇〇八	一五七·七五〇	一七五〇·六三五
衣着	一三·二四八	七九·六九〇	三九·四三三	一四〇·八六〇	二五七四·三三三
現金	一三、〇八一 五五〇	三、〇〇〇	一六一、四四九、五七〇	八三三、〇一〇	一、〇七四、八五三、二一〇
受惠人數	一、〇七、六四五	一一九、九三	八三三、〇一〇	八三三、〇一〇	三、八九七、八〇二

(附註)表內食品衣着單位為長噸，現金單位為元，以下各表同。

2. 特賑 特賑的辦法是協助各地原有或新成立的養老育幼殘廢收容無告婦女教養等慈善機關。同時補助平民食堂粥廠暖廠，舉辦免費病床等設施。在河北補助了十六個慈善團體，十四個粥廠，分設在唐山灤縣豐潤大城滄縣通縣等十二縣。在石門辦過簡易食堂，免費病床有七十五床。熱河會補助的慈善團體共十五個，分散在朝陽凌源承德平泉等地。北平補助粥廠的糧食前後合算够七千七百人三個月食用。平價食堂辦過七處，慈善團體補助了四十九個，收容五千六百多人免費病床設在十七個醫院，共二百五十八床位。天津補助了十八個慈善團體，共收容兩千三百多人。對於逃津的難民，海河工程局的工人，回國戰俘，一部監犯，韓僑歐僑，都曾通過了收容慈善機關與以特賑。免費病床共設了二百十九處。特賑所配發的物資分配區域和受惠的人數如下：

	河北省	熱河省	北平市	天津市	總計
食品	八四一·一九三	一三〇·二五一	一五〇三·五七九	四六五·〇六〇	八、〇九·九三九
衣着	一六·六八二	〇·七六八	一七九·四三〇	三三〇·三三〇	七五〇·四四五
現金	——	——	三六八、三七、九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四、三七、九〇〇
受惠人數	四九、〇二二	二二、三六	四七三、五九九	五八、〇六六	一、〇七四、〇二二

3. 工賑 工賑是利用流亡失業的貧難民，用以工代賑的方式，從事於水利公路市政房屋等建設事業。天津的海河工程新港工程堤防工程都會補助過大批食糧。永定河官廳水庫工程支配了麵粉二千噸，現金一百億，麻袋三十三萬條，因為這是一個關係全白河水利的偉業。殘破的南開清華北大北洋、唐山交大、師大燕大和河北省立工農醫法商女師等學院，都借工賑得以修復。拿地域分，河北的工賑工程有七十一件，熱河的有九件，北平有三十七件，天津有三十件，用種

類分，水利佔十八件，市政佔十六件，公路佔四件，房屋佔一百零九件。總計工賑所用的物資分配的區域和受惠的工數如下：

	河北省	熱河省	北平市	天津市	總計
食品	五五四·〇三二	一八九·九七九	三五六·一三〇二	二四九·五五六〇	一、一七五·六一六七
衣着	〇·三三四一	—	—	—	〇·三三四一
現金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	—	—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受惠工數	四六〇,一五九九	一九一,〇三〇	一,六九三,八二二	一,七六〇,二四九	八,一四八,六〇九

(附註) 以上受惠工數係就已作工數並已發出物資，估計將來可作的工數合計。

以作工三個月作為一個工人受惠的標準，平均受惠總人數為九萬一千六百五十人，截至三十六年十二月底已完工額可達四百七十萬工，兩年內每天平均有六千四百三十八工，照此工賑速率進行，未完工數尚可持續一年半之譜。

4. 福利 福利工作側重貧苦兒童的養育保護。中心設施是兒童福利站或叫作奶站，把給奶、健康檢查、疾病治療、親職教育放在一起作，河北在保定、石門、唐山、通縣、滄縣、昌平、房山、等二十一縣市辦了六十一站。熱河在朝陽、赤峯、凌源、平泉、承德、灤平等六縣辦了十一站。北平有二十四站，天津有十四站。奶站直接救護的兒童北平有三萬人，天津有兩萬五千人，熱河還會在承德、凌源等七縣辦了熱食站一二五處，受惠貧民兒童三萬五千七百多人。對於較大的兒童，營養以外還須注意教育，天津因為工場停閉，流亡集中，貧苦無告的兒童特別多，因而聯合津市教育慈善團體先後辦了貧童義校三期，共一百九十八校，七百零二班，收容七歲到十二歲的兒童三萬四千九百五十人，約佔天津市失學學齡兒童百分之三十。除此以外對於營養不良的貧病教職員學生，對於產婦肺病患者都會根據申請給以營養品。在福利方面所支配的物資和受惠人數如下：

	河北省	熱河省	北平市	天津市	總計
食品	四〇九·八四一	一一五·八三〇	三·六六〇	八·八六五	五九五·一七九
衣着	六五·一七五	八·〇〇〇	—	一九·六五七	九二·八三五
現金	一五,三三三,八〇〇	—	—	—	一五,三三三,八〇〇
受惠人數	一,〇八七,二九八	二四,四三七	三二,九九七	六〇,五〇〇	一,四九二,二〇二

這樣幹了兩年

5. 難民遣送 因爲戰禍流亡到後方的人民和被日寇強徵到東北朝鮮的勞工，本區不下六百萬人，戰後多盼望還鄉。其流落本區需要外遣的則有台灣和東北難胞，日僑韓僑和少量納粹德僑。在難民過往較多的地方，如北平天津河北的元氏石門及山海關等地，曾設有招待站收容所，辦理遣送收容轉遣遣散等業務。其難民較少的地方則由工作隊辦事處兼辦。本署負責遣送的難胞，多半是環境貧苦，本身無力還鄉的人士。全數達三萬六千九百人，過境轉遣的以赴東北的最多。有四百多由後方回來要赴河北內地的難民，因戰亂影響不能還鄉，留住招待所達九個月之久，經多方設法疏散，發與較多物資才告一段落。日僑十餘萬人韓僑兩萬一十人由政府會同盟軍辦理遣送，分署會照料他們的防疫招待事項。最後遣送的納粹德僑有五十五人。由警察局辦理集中，署中負責費用。

6. 防疫療病 大兵和大疫常常相連，營養不良，貧困不能醫療，污穢不衛生苦惱着本區大多數人士。分署的巡迴醫療隊活動範圍達到二十幾個縣市，診治了十三萬一千人的病。在平津保定昌黎通縣等地有特約醫院四十五處，設免費病床五百九十一床，診治了九千六百多人，改善病人的伙食北平共有委託醫院十八處，受惠病人達到一萬二千多人。盤尼西林在平津兩市、唐山、昌黎、石家莊、通縣、滄縣、承德、和中共區的獻縣、邯鄲、均成立有保管委員會，絕對免費爲患者使用，前後配出了二六二、八四〇萬單位，關於防疫方面主要是對天花白喉、鼠疫霍亂傷寒和斑疹傷寒的防遏。配撥的疫苗痘苗類毒素等計七十五萬三千五百多瓶。補助的工作人員共一五四七人，補助的防疫經費計十處，共支國幣兩千六百餘萬元，各種預防的人數計種痘有二百六十二萬人，霍亂預防有八百八十二萬人，其他傷寒鼠疫和白喉等預防有三十四萬九千人，合計是一千一百八十萬多人。D.D.T配發除了分發衛生機關醫院以外，主要用在貧難民罪犯集中的地方。在協助環境防疫上曾一舉清除了平津保八年積存的垃圾十四萬六千噸，共用了二十六萬三千多人工，車輛出動二十萬七千八百多次。平津兩市和石門通縣的地下水道也在分署補助之下作了澈底清掃，人工用了九十六萬六千工。這些設施，究竟得了多大效果，我們不敢說，但只就北平市衛生局所公佈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出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兩年來北平市死亡率及死亡率的銳減，也可作一個有力的證明。

北平市十年來人數及死亡率

年 別

死 亡 數

死 亡 率

二十七年

二八三三七三

一七·七

三十五年	一六六三四	九·九
三十六年	一八八〇七	一一·一

北平市十年來出生人數嬰兒死亡數及死亡率

年 別	出生人數	嬰兒死亡數 (未滿一歲)	嬰兒死亡率
二十七年	二四六五七	四五三八	一八四
三十五年	一五一八一	二四七二	一六二
三十六年	二二四一五	二七八五	一二四

北平市十年來法定傳染病死亡人數及千分率

年 別	人口死亡總數	傳染病死亡數	傳染病死亡者佔 死亡總數千分率
二十七年	二八三三七	六九四	二四·五
三十五年	一六六三四	二二四	一三·四
三十六年	一八八〇七	二三四	一二·三

乙、善後事項

1. 農業 爲了指導農業改良，推行農業教育，配發農業救濟物資，特選定冀熱兩省衝要地點，舉辦農村事業中心站。最初打算成立的是通縣、昌黎、保定、石家莊、大名、河間、滄縣、承德八中心地區，後來因爲治安情形不許可，只成立了通縣、保定、石家莊、昌黎四站。中心站主要業務是各農村成立農村改進會，辦理農村服務人員訓練班，兒童夏令營、托兒所、農畜產品評展覽會。在直接輔助農業生產方面曾貸放大興、通縣等十五縣十一萬畝的棉花種子，曾輸入配發各種優良蔬菜種子，曾推廣多產的甘藷玉蜀黍優異品種。曾配發役騾四百九十頭，種牛五十九頭，乳牛二百六十八頭。美式的小型農具，和化學肥料也都有所配發。在防止農業災害上曾阻止三十五年七月津沽一帶的役畜炭疽病

這樣幹了兩年

(Anthurax)，曾撲滅三十五年六月軍糧城楊柳青一帶的蝗災，保定的黏蟲。殺蟲劑分配了四八七七件，殺蟲用具分配了一六四件。爲了灌輸農業知識，曾成立電化教育組，攝製有關農村教育影片十四種幻燈片八種，放映於各地。這些教育影片，分署結束後交由華北基督教農村服務聯合會繼續運用保管。

2. 水利 在本區水利工程先後舉辦了十八件，堵塞了南北運河永定河子牙河灤河許多自由泛濫的決口，修復了永定河天津市各河子牙河大清河南運河毀壞的堤防，改修了通縣水溝涵洞工程，在防洪防澇上有不少益處。至於較大的成就是和河北省政府合組鑿井委員會，成立了一個擁有十餘個員工的鑿井隊，利用冀省接收的人力器材，由分署撥了一億八千萬專款，並配發了五十一萬多磅工賑麵粉，在保定大興通縣等地展開鑿機器井的工作。鑿成的井一天可出水二千一百到三千三百噸，一個井可澆地十五頃以上，能抵五十個磚井的用途。預定要鑿的井分三期共六百眼。因爲總署配撥的鑿井器材運到較晚，到分署結束僅鑿成了五十眼，但是工賑麵粉已配發了二百零五眼的量，撥到的新式鑿井機十部已全部裝妥，可以繼續工作，完成計劃的大部。永定河治本工程是本區一個最大的水利懸案，科學的設計勘測，經了二十年之久，因爲工款無着，迄未施工。分署以全力進行，決定先修工程的中心官廳水庫，撥了大量的工賑麵粉工款和應用物資。工程局在三十六年八月成立，工程正在進行，這一個工程完成的收益遠景是免除大清河三角澆水的周期水災，永遠省去永定河決口的堵築費，使永定河堤內灘地十二萬七千畝，兩岸放淤地五十九萬畝，龍鳳河流域窪地二十一萬畝變爲可耕的良田，間接可以改善海河航運，便利全白河水系宜洩。

3. 衛生 在衛生善後方面，最主要的是協助修復醫療衛生機構。北平的中央防疫處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和附屬醫院玉泉山療養院鐵道醫院天津的中央醫院滄縣的博施醫院，都由分署以工賑修復。中央防疫處工程前後用到二十二萬四千四百多工，麵粉用到五百九十二噸多。天津中央醫院也用到四萬多工。全部衛生醫事修建工賑，補助了三十一單位，用了四八一、二八七工，麵粉一、九七三、七九四磅。此外由善後救濟基金地方醫院復員修建費項下撥了本區四億九千四百萬元，分配在河北省兩億一千萬元，熱河省八千四百萬元，北平市一億一千二百萬元，天津市八千八百萬元。關於充實醫療機構，本區配到了千床設備兩套，分配在河北省五八八床（內中共區一四〇床）熱河省一二四床（內中共區二〇床）北平市五八〇床，天津市七一七床，共計二〇〇九床。衛生物資共收入三四二七一件，配撥在河北省八一二四件（內中共區一九八九件）熱河省一四七〇件（內中共區三六件）北平市七三二八件，天津市七二三〇件，共發出了二四一五

二件，已配未及運出還存有一〇一一九件，移交了衛生物資處理委員會，繼續分配。除了物質方面的協助以外，分署還會委託中央衛生實驗院北平分院辦理各項衛生人員訓練班，選聘專家在北大醫學院和天津市立第一醫院指導各項技術。

4. 教育 工賑修建房屋一〇九件中有六五件是修復學校。其中用工較多的清華大學用到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多工，北洋大學用到二十二萬二千五百多工，南開大學用到二十三萬多工，北京大學和附屬醫院共用到二十五萬多工。統計工賑用於修建學校的是一百八十六萬五千九百六十工，麵粉二八五七·二一二噸。修復的學校除了關係全國最高學術的大學以外，在地方則側重關係國民教育的中心小學，所佔的數目最多，分佈也較為普遍，關於學校設備工醫農三種學院損失最大，因而關於三科的補助也較多，分署代為按需要申請由總署會同教育部統籌分配。農學院分配有乳牛種牛農作物種子和新式農具多種。

5. 工業 工業善後特別注意與民生關係最密切電力自來水，煤礦機械木廠磚瓦等業，塘沽新港天津海河關係全華北的商業門戶，所以儘先配發發電機和適用機械。平津的自來水公司關係多數人民的福利，關於需要的發電機器材，也有分配。永利製碱公司是民族工業的花，為抗戰而犧牲，配撥九部電動機以助其復興。唐山啓新公司配售有新式製磚機，新泰建築公司配售有鋸木機，冀北電力公司分配有變壓器避雷針，承德電燈廠配有發電機，井陘長城煤礦亦均分配有發電機變壓器等設備，因內戰及停運關係未能利用。此外會供給天津銜接學校銜接機二十五部，美式的鐵木手工具二十四箱也配售在本區。天津中紡公司則主要依賴本署的原棉以維持生產在三十五年度，中紡用棉有六分之五是由署供給。

6. 漁業 本區沿海漁業在淪陷期間，因敵人侵略統制，漁民多破產改業，損失最重，為了籌劃漁業善後會呈請撥機輪造大量木船，訓練漁輪技術人員。總署漁管處有漁輪一百二十多艘，但本區並未配到一艘，造船的木材運到了五百噸，因為其他關係器材未到，分配的辦法未定，所以造船未能開始。總署和農林部合組的漁業善後物資管理處在上海辦有漁業技術人員訓練所，分署曾代為招考漁撈科學員十五名在三十六年十月赴滬受訓，希望在漁輪分配之後，成為華北漁業人才的中堅。保留的造船木材，全部在分署結束時由青島漁管處接管，將來還可以造不少的船，以彌補漁戶的損失。

四、中共區的救濟

抗戰是中國全民族的抗戰，善後救濟也是全民族的善後救濟。我們的物資分配，只問需要的緩急，效果的大小，毫

無政治上黨派上的偏見成見，我們深知道在八年戰爭裏，有些農村地方受禍過於都市，所以很想運較多的物資到中共區，但是交通和政治環境限制了我們的活動。在分署展開工作以前，本區的鐵路公路已經因為內戰，陷入麻痺狀態。從三十五年二月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到三十六年二月軍調部撤退，中共區的調查通訊運輸還較為容易，後來就更難了，我們會虛心坦白以爭取中共當局和解放區救濟協會的協力，但是中共的救濟協會常常忽視聯行總所定的救濟原則分配辦法查放報銷手續，有時使我們感到非常困難，在本署負責的階段，曾有第七八九一個工作隊在冀熱兩省內中共區工作。熱河會在三十五年六月到七月由平承線運到物資七百五十三噸，救濟熱中熱西各縣。冀中曾在三十五年五六月由大清河平漢路運物資救濟文安大城任邱定縣一帶。是年十一月又順運河運到冀南食品八百八十餘噸，衣鞋八十餘噸，賑濟了大名曲周邢台等十餘縣。三十六年二月到三月並由平津分別空運了衣服毛毯棉布等六千二百多包醫藥十六箱從空中投擲在太行山中的阜平地區。阜平在抗戰中曾為日敵三次攻入，焚掠最慘。以上水陸空三路運到中共區的物資，無不經過多方面的接洽，通過重重的檢查，經過犬牙交錯的國共防區，隨時隨地可以被誤會襲擊拘留，乃至掠奪，因誤會因國共防區的突變，辦救濟運物資人受難，經交涉才放回的有在定縣的第七工作隊丁芝泉等十二人，在滄縣的臨時工作隊朱迎璋等四人在昌黎的農業中心站一人，在古北口附近在徐水附近的押運司機人員十餘人，幸而生命都還安全，車輛在凌源失掉卡車一，在徐水失掉卡車十，吉普一，在平津路上失掉卡車一，有的被焚，有的被中共所扣留，失掉消息。

從三十六年三月總署把中共區的救濟，另成立臨清特別辦事處負責辦理。由王賀宸主任赫德副主任共同負責，分署把已分配中共區而未運出的物資全部交了臨清辦事處，臨清辦事處運到中共區的物資，有乳牛汽車麵粉衣服藥品共約一萬噸，分署在連繫接洽上也曾與以種種協助。

五、聯總的朋友

聯合國救濟總署天津辦事處和本分署同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展開工作。最初分署在平，聯總辦事處在津，爲了密切連繫，分署在三十五年三月遷津，共在一處（張自忠路三十九號舊日本三井洋行）工作。三十六年三月聯總太原天津兩辦事處合併，在北平辦公，分署也隨後遷平，共同借用舊奧國使館。在災情調查上，在物資運輸分配監放上，雙方永遠密切的合作。駐平聯總包含有中美蘇英法希臘比利時丹麥波蘭澳德白俄無國籍的形形色色的人士，大家經驗不同，想法不

同，見解不同，提出的意見辦法常不合實際，爲了事情的有效率，分配的合理有時爭論到面紅耳赤，所幸意見不是成見，爭論的是事不是人，所以最後總可以得到合理的協議。聯總人員的時時變動，也使我們增加不少困難。人和事剛剛熟悉，忽然換了一個新手，便須一切重新解說，研討一番，專門的知識技術和多方面的常識，有時不能具備在一個人身上。隨地採用的商人傳教士更多一曲之見。關於物資的報核手續，行總有一套成文的詳密規定，在聯總方面人員看起來，不免覺得繁複而迂緩，同時聯總方面根據個人簽字來報銷大批物資，在我們看起來也有時覺得過於輕率，因爲類似的事情，有時引起誤會，甚至成爲激烈的爭論。公開真誠終於使我們達到圓滿無間的理解。聯總人員給與我們工作人員的讚詞，有時使我們感到慚愧不安。在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聯總八十多個職員因業務結束和我們握別的時候，彼此都感到黯然魂銷。偉大的人類愛連結了多少不同血液不同面孔的人的心靈。「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隣」，我們永遠是合作的盟友，是攜手的伙伴。

六、國內的幫助

分署以僅少的人員在極短時間完成了大量物資的分配運輸，主要由於各方面的同情和協加。冀熱兩省參議會平津兩市參議會以及本區各縣市的民意機構，給了我們不少的災情調查和建議，使善救事業得到許多便利，平津兩市和冀省參議會開會，我們會幾次提出詳盡的報告，所遇到的永遠是同情和鼓舞，平津兩市的報紙通訊社也多爲我們作義務宣傳和說明，工賑急賑的成果，福利衛生事業的描繪紀述，新聞記者的報道比我們所能記憶的遠爲詳盡，天津的大公報民國日報北平的中央社華北日報平明日報承德的長城日報都會爲救濟事業服了最多的務。平津兩市政府冀熱兩省政府及其所屬的各機關也與分署保持密切的合作，分署結束以後，一部份善後事業得到地方政府的接辦，得以免於停頓。招商局平津鐵路局等交通機構對於難民遣送還鄉，救濟物資的水陸運輸會隨時予以最便利最優益的條件。分署爲了集思廣益審核善後救濟大計曾組織有冀熱平津救濟審議委員會，聘請各方面資深望重的胡適之張伯苓諸先生爲委員，定期開會。此外在平津兩市分別組織有賑務顧問委員會，委員多是熱心地方社會慈善事業的領袖。在承德、保定、滄縣、唐山、通縣等地也會有類似的組織。專爲了推進某一種事業而組織的如關於農業改良關於衛生關於永定河水利，關於兒童福利都會有連結各關係機關和地方士紳的組織。辦理地方臨時急賑尤其得到各地方宗教慈善團體和士紳的幫助。「廣結善緣」「與

這樣幹了兩年

天下共事業」，我們最初不過有此希望，意外得到多方面的熱心幫忙，實在是最可感謝的。

七、問題的困難

救濟是一種社會事業，需要有通上到下的機構和組織，需要有訓練的專業人員。本區各省市雖有主持社會行政的社會處局，但在處局以下並沒有完善統一的地方救濟機構。本署所組織的工作隊是一種流動性質，限於時間和人力，調查不易周密，業務的效益也不及詳細觀察紀述。較有永久性的善後事業非短時間所能完成，發動地方人士，形成社會組織，也并非旦夕所能成功。分署所計劃的業務太多而時期太促，有許多事業僅引起端緒而未能觀成，實在是一件憾事。談到人員方面，分署在日本降服後迅速組成，業務急遽展開，需要大量人員，各種業務既無前例，時候又在復員伊始，新機關林立，遴聘適當人員非常困難，分署又無永久性，因而已到職的人員的轉業改業比較的多。兩年從工作上從興趣上逐漸訓練出一部份有經驗有能力的社會服務人員，分署已到了結束時期，繼承分署事業的許多新機構，雖容納一部份人員，大部份不能不從新改業，這無論從社會事業看或從個人看，都是一種損失。

五萬多噸物資分配在兩省兩市住有二千八百萬人口的區域，言之災情，實不敷用。這些物資又包含有麥麩、菜罐頭等較次要的東西，遠道運輸，代價昂貴，衣服中有紳士的領帶，貴婦人的高跟鞋，物出捐贈，不能標賣，配給貧農，全無用處，三十六年八月華北救濟物資停運的命令更給我們以最大困難，有了鑿井機，有了鑿井隊和經費而缺乏關係器材，人機只得坐耗歲月。醫療事業農漁善後水利事業工業善後無不受重大影響。有時分配物資的通知書到了，而物資遲遲不能運到，有時物資到了而分配的命令和辦法未到，有時分配物資的通知種類數量不盡相符，這些都在爭取時間業務效率上發生不良影響。至於已經規定了物資支配計劃忽而又全盤改圖，更使機關和當事人進退維谷。譬如農具機械天津分公司原定由地方經營，分署對於籌資本尋廠址發動組織費了不少的力，並墊用了一部份款，後來才知道改定辦法由總公司直接經理，於是過去的努力完全付之流水。

最使人痛心的當然還是治安和交通問題。仗一直在打，通車的鐵路越來越短，公路更是破壞不停，連平津國道也是多阻少通，河運也因為犬牙相錯的防區通行困難。空運因為機場價格運輸力量種種限制，除了萬不得已時也難充分利用。在軍調部存在和談未破裂的時期，公路交通情形較好，分署缺乏運輸車，不能充分利用。後來運輸車多了，路又難行

，運送物資有重重疊疊的許可檢查，時日稽延，運費加重，耗損率也因而增大。難民應當還鄉的不能還鄉，罹災最深最重的地方有的得不到救濟，多半原於交通和治安的限制。

繁複的審計報核制度也增加了業務上不少困難。一件購置一件工事，因為完成手續，常常延遲了應用，隨物價高漲並增加經費上龐大的負擔。物資報核的繁複手續重複稽核，耗費過量的人力物力。行政費的龐大，結束工作的繁重也原於此。

八、經驗與建議

行總成績不能如預期的圓滿，內戰所給的惡劣環境是主要原因，華北如果沒有戰爭，善救事業的成就一定可以煥然改觀。除此以外，制度上的缺陷也很顯著，聯行總執行監察的權責不很明瞭，合作而不相隸屬，在雙方意志不一致的時候，便可以相互牽掣，妨害業務進行。以無經驗無訓練的人員，在極短期間要支配大量物資，完成較多事業，事實上近乎不可能。行總具備行政業務兩種性質，既須受政府的命令，又要得聯總的同意，還須考慮當地需要，人民意見，往往左右拘牽，進退失據。如果行總自始組織成一種純業務的悠久性的聯合救濟機構，在各地方展開救濟組織網，對國內取連繫，對國外保信用，兩年來從實際業務上陶冶出來的人才充實在機構裏，事業和影響都可以較大較永久。一部份願意獻身於中國救濟事業的外籍人員也可以容納在這種機構裏長期合作。優越的施捨感宗教偏見，在國人領導之下是容易克服的。

救濟事業要針對實際需要分緩急分輕重，赤貧次貧一般市民要分別看，無代價捐贈，半價或廉價平售要分別辦理，縝密的計劃，完善的規章極為需要。計劃要根據了悠久而客觀的調查，規章要從實際業務經驗的要求產生。行總過去有過計劃，因為轄區淪陷，事實的調查不充分，所以設計不一定全合實際，行總的規章隨了業務的展開陸續頒行，但是基於補偏防弊的臨時限制多，曲盡情理，可以垂為永久法守的章則少，客觀檢討，我們不會從兩年業務經驗產生出一套完善合理的救濟章則法令，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為美中不足的。

以國際善救事業為契機，作積極普遍的宣傳使中外人士體認已溺已飢，救災恤隣的精神，並自動起而協力救濟事業，這種工作的也不够。一般國內人民只知救濟總署是個慈善放賑的機關，不知道救濟總署是個倡導人類互助合作促進

世界和平的機關，甚至對一部份救濟物資的應用也缺乏充分了解，譬如農作物家畜新品種的輸入目的在換種，增加生產，有的人有的地方得到了只看作奇畜異卉，和天馬葡萄的輸入等量齊觀。在國際上捐贈救濟物資的盟邦人士，當然極願知道他們的功德的所得成果，這種成果應當用文學和藝術的生動的報導，使他們可以看得見聽得到想得出。

在善後事業上分署有許多只作了一個開始，河北省六百機井完成的不過十分之一，永定河治本工程是三年計劃，只開始了官廳水庫的修築。農具改良漁船製造還只託空言。輸入的種牛乳牛蔬菜農作物種子推廣改良，也應有有計劃的科學的管理控制。這些都需要主管的政府和接辦這種事業的機關團體善為經營，完成本署未完的任務。

九、結論

如果說中國的動亂由於貧，則解決貧不是爭分配而是爭生產，因為大貧小貧其相去的程度有限。如果說中國的動亂應當戡，則戡亂的有效辦法，是為失業者創業，為無屋者造產。把掘善後建設可以解決生產，也可以解決分配，可以救貧，也可以救亂。從獨佔向共榮，從破壞向建設，從爭奪向創造，興衰治亂只在一念的轉移。一面是康莊大道，樓閣莊嚴，萬家歡樂，昇平醉飽之歌，一面是荆棘壕塹，村郭寥落，夫離子散，毀滅飢寒之哭。兩年來我們為了走向前一途徑竭盡了微力。如果世界是進步的，人類是理智的，我們的朋友將逐漸加多，我們的陣營將逐漸充實。行總結束了，行總的精神事業是永續的發展的。

辦理蘇甯善救工作的回顧與觀感

鄭通和

蘇甯在八年抗戰之中是全部淪陷的地區，在戰事爆發之初，敵人的鐵蹄就踏遍大江南北，人民顛沛流離的慘狀，固然不忍卒書，而一切工業設備、交通工具、水閘堤防，更是摧毀殆盡。在抗戰期間，敵人以蘇甯爲後方，凡是其國內所需的物資，或是可以供給軍用的原料，均爲其掠奪無遺。所以在復員以後，蘇甯兩地——尤其是蘇北——真是百孔千瘡，淒涼滿目，任何一部門都有待徹底的整理與補充。

在戰時蘇甯的損失至屬浩大，原期在勝利以後逐漸整理，使流離失所的人民能够復歸故鄉，重理舊業，一切已遭破壞的工商設備，能够逐漸恢復，作爲復興的基礎。不幸一波方平，一波繼起，敵人的凶殘方告熄滅，而各地的匪患又接踵而至，人民再度離鄉背井，四出逃亡，殘餘的公路橋樑，生產機杼，再遭破壞，並且由於強拉壯丁的關係，農民畏避，田園荒蕪，農業生產銳減，其影響所及，真正不堪設想，在這種情況之下，蘇甯——尤其是蘇北——可以說是一個劫後的廢墟。

行總的任務有二：在治標方面是救濟貧苦難民，在治本方面是從事建設工作，在遭遇最慘的蘇甯地區以內，以有限的物資和少數的人力，要在廢墟上建立起輝煌的樓閣，實是難能之事，自蘇甯分署成立以後，二十五閱月來，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結果雖不能盡如理想，然而在環境動盪交通梗阻的情況之下，我們完成了現有的事業，也算盡了我們應盡的責任，茲將已完成的工作摘要略述如次：

第一、施賑業務：在三十四年十一月，蘇甯分署開始籌備的時候，京徐鎮揚及江南各縣難民麕集，啼飢號寒，爲狀厥慘，不得不集中力量，先在江南辦理急賑，一方面撫輯流亡，一方面安定社會秩序，至三十五年十月以後，蘇北局勢改觀，流亡難民紛紛返鄉，本署賑卹業務乃移重心於蘇北，撥發物資運入災區，拯救災黎，先後計發出施賑物資三一、二四八、〇一四噸，受惠難民四、六五九、四〇九人。

第二、工賑業務：行總最重要的任務是善後復興事業，因此本署對於工賑工程，概爲重視，希望藉行總的物資爲蘇甯奠定復興的基石，工賑工程分水利道路市政房屋四項，分佈遍及全省分述於后：

這樣幹了兩年

1. 水利工程：水利工程對於灌溉航運以及防洪關係甚鉅，本分署所辦的較大水利工程，為修復蘇北運河、揚子江堤、江南海塘、沂沐河鎮武運河等堤防，其他如歸江之壩，南京儀征武進江陰淮安灌雲等縣河道的疏浚，以及丹陽句容宜興崑山等縣圩堤與河堤等之修整，這類工程所費物資共有一九四七三·五一噸。

2. 公路工程：江南公路路面之修復者，計有鎮句鎮澄武錫金武武宜錫蘇蘇崑及崑太等八路，在蘇北者計有浦啓揚泰揚清等路，共用物資二、八〇五·八七噸，共用人工二〇四五七一九工。

3. 市府工程：已辦之市政工程計有南京之上海路中山路及市區下水道，鎮江之大西路寶蓋路江邊馬路及全市溝渠，徐州之青年路崇文路中山路中正路及下水道，海州之下水道，淮陰之街道等，計用物資三〇五〇·一三噸，共用人工一四四七六七三工。

4. 房屋工程：本署協助修復被燬房屋，分小學校舍及醫院房屋兩種，修復之小學校舍計有四六一所，補助物資七〇七五·四噸，修復之醫院計有三二所，補助物資計一三六一·三噸。

第三、農業善後業務：關於農業善後業務，已辦理者為發放農業物資，如茶種棉種農具肥料及器械等計七九二噸，利用曳引機開墾荒地一千二百餘畝，出售抽水機二一四架，至於蘇北黃泛區復耕業務，先後發放種籽六三八包，農具三五七二件，肥料四七六噸，受惠農民六四七九一戶。

第四、衛生業務：關於病床方面，計發五六八六張，分配醫院七〇所，關於藥品器材方面，計發一四三七噸，分配醫療機構九五單位，此外對於各地貧苦病人亦予以補助，受助病人七〇九八八人。

第五、遣送難民業務：本署轄區內之南京鎮江徐州三地，是水陸交通要衝，因此難民遣送較為頻繁，兩年以來，計過境及遣送難民二二〇一一三人，內僑民二七人，外籍難民二八一一人。

第六、社會福利業務：在本署轄區內設立兒童營養站五五所，每日領奶兒童平均約計一八一九二人，平價食堂五所，每日就食人數約一七六〇人，施粥廠四七所，發出食米五三五噸，縫紉廠四所，收容難工三百餘人，為難民縫製衣服，此外在鎮江平價出售羌餅，發售麵粉三一五三〇袋，受惠者約二四萬人，補助各慈善機關物資計六二二噸，受惠者一五一四五四人。

第七、工礦業務：經本署申請轉發之工礦物資，計有發電機八套，自來水器材兩套，磚瓦機一套，鋸木機兩套，工

用炸藥五噸。

我們看看上述的工作概況，不由地感覺到行總對於中國的善後復員工作，確有相當的助力，就蘇甯地區來說，所發物資雖不算多，可是以代價來計算數目亦不算少，在貧血的蘇甯兩地區，確是一服滋補劑，此外我根據過去的工作經驗，還有幾點感想。

一、行總最重要的任務是善後復興工作，所有物資應用於復興事業為原則，本署本此方針，依照計劃逐步舉辦各項水利道路醫院學校等修復工程，及農業工礦復興業務，對於戰後蘇甯區之建設已樹立初步基礎，如社會安定，再配合本區人力財力共同推進，定可恢復戰前舊觀，無奈勝利以後，匪患未已，在蘇北有些地區，善後工作無法開展，且有一部份工程復遭破壞，此於善後救濟物資，用於善後建設方面之功效大為減低，殊屬可惜。

二、蘇甯地區，在抗戰期間受難最深已如前述，本分署利用行總救濟物資，使缺衣缺食顛沛流離的難民，得以免於凍餒，並逐漸還鄉恢復舊業，為社會保持活力，為國家增加生產，如無變亂，則社會繁榮指日可待，不幸各地因受匪患影響，人民再度流亡，形成難民載道，救濟不暇，此於善後救濟物資用於賑卹方面之功效大為減低。

三、聯總行總所訂的基本協定，大體上都精密切實，然亦有未能適合中國國情之處，以致有許多地方不免窒礙難行，例如工賑方面，按照規定每工的代價是麵粉一市斤半，繼增為二市斤，須由難民作工，但實際上許多工程需要技術工人方可勝任，按照規定工粉量額在生活程度日趨高昂之時，實不足維持一個工人一天的生活，更無力兼顧家庭，因此在計算工程核配物資時，往往發生困難，又如按照基本協定，工賑物資應運送工地發放，但是有時工地的糧價遠較上海為低，如能將物資在上海出售，而以所得價款在工地購進，既可減省運費，又可增加數量，誠屬一舉兩得，惟以協定所限，不能因時因地制宜，難免有削足適履之弊，對於工賑業務之效率不無影響。

四、中國有一句俗語，所謂「善門難開」，我們自從辦理善救工作以來，深深的感覺到這句話的真實性，發放物資的對象，按照規定是以戰時遭受損害者為限，發放物資的方法，一切皆有規章不能隨個人的私意而自由處置，可是社會上一般人士，對於這一點不能體念與諒解，總以為所有的物資可由主辦者任意支配，以致已得者難滿所慾，未得者怨恨叢生，更有不明大義之輩，因所求未遂而肆意誹謗，發生許多無謂的糾紛，分散了工作的精力，對於善救業務及工作效能均有妨礙。

這樣幹了兩年

五、關於行總之本身機構，外界不明真像，或謂組織龐大，或謂費用過多，可是實際上行總業務繁重，轄區廣大，必有充分人員與經濟，難以完成其艱鉅的任務，且行總須與聯總配合工作，其費用較多亦勢所必然，至於入事方面，以行總員工待遇較優，可以勉維最低限度生活，人才因而易於集中，工作效率也就隨之增高，在短短的二年以內，行總之所以能達成其任務，未嘗非坐因於此，由此我們感覺到生活安定實為發揮工作效能的必要條件，值得一般機構之參考。

蘇甯分署業已結束，我們追懷往事，雖未能在劫後廢墟上建成輝煌的樓閣，然而業已清除瓦礫，奠定基礎，希望將來有一日在這基礎之上有輝煌的樓閣出現。

體驗與教訓

余籍傳

「聯總給予中國之物資，乃世界其他國民以盛意降情贈與中國人民之禮物，今交由吾人代為轉遞，乃一種神聖之付託，吾人應忠實執行此種付託，以期無負於天下。」行總前署長蔣廷黻博士曾有此言，而且發表於行總善後救濟工作檢討會議，由此我們明瞭，一個行總分署擔負的重大任務，是代行總處理所在地地區的善救物資轉遞事宜，其間自然包括最困難的事項——分配。

行總各分署，是行總一個分支機構，行總各分署署長，是承行總署長的命令而執行各地方行總所辦業務的負責人，分署署長的職責權限，有如行總署署長解釋總署署長的職權一樣——他解釋的非常確定，他說：「善後救濟總署署長一職，並非一做官之職位，聯總大會議決案及中國政府以會員國之資格所簽訂之條約，業已規定行總之宗旨及其政策，余之任務即推動業務，解決各種不可避免的實際問題」。所以我們都很了然，分署的任務，也是推動業務，和解決分署所遭遇的實際問題，使下層的工作者順利進行，達成任務。

行總受三部約法的拘束：聯總國際協定、聯總大會議決案、中國與聯總間的基本協定，行總根據三部約法，釐定若干基本原则，作各分署的施政準繩，所以，行總分署長有類於駐外使節，承國家既定方針，折衝罅隙之間，而不能違反國策；更有類於作戰司令，只可運用戰術，而不可與參謀本部既定戰略，絲毫違背。

聯總的協定，規定我們可以為和不可以為的最高原則，行總的命令，指示我們應該為和應如何為的大體規範，我們則要在技術上——在政策的運用上着想，以策劃、執行、推進、開展，結束所在地的一切救濟善後事務。

我想，在十五個分署主管中，沒有一個人不和我一樣，深深體驗，為人類的光榮，為國家的令譽，為發揮一己的責任心和道義感，我們應當將行總交付我們的一份神聖付託，毫無缺憾的全部完成，然而我們會面臨若干困難，而使我們的成果減輕重量。

無論何項機構，都是人與人的組合，無論何種社會，都是人與人的聯繫，然而組合的成分和聯繫的要素，總不如行總分署所接觸的關係複雜統一意志和團結精神，十分不易。一個分署署長日常接待的人物，有不悉中國國情的外籍人員

，有非常重視建設的政府官吏，有爲地方爭取物資的縣市代表，有直接守候振卹的戰後災民，這四部份人物，對於善後救濟的見解和要求我們想統一起來，十分不易。我們曾經驗過，聯總友人和省政當局有「急振第一」和「工振第一」的各自成見，「收復區和非收復區有「重點救濟」和「普遍救濟」的互相爭執，物資分配的多寡先後，又是救濟對象的爭取焦點，在技術上，時間與空間都充滿着不調協的見地。

聯總會以「停運」控制行總，聯總湘處也曾以「封倉——凍結工振物資」挾制分署；我們很不容易令其了解，我們有國情的特殊，和遭遇的困難。蔣廷黻博士曾慨乎其言：「劃分聯總與行總職掌之基本原則爲聯總物資應船邊交撥，交貨之後，一切處理之責任由行總負之，而聯總有監察咨商之權。凡此一切，均應依據基本協定及大會議決案之規定。不幸所謂「咨商」之權，至今猶有誤解。如有法律專家解釋「咨商」二字之定義爲行總應一切聽命於聯總，則吾人絕不能接受此種解釋」可惜的是，聯總「在各地的外籍友人，也有對「咨商」兩字加以誤解的，而且還超過蔣廷黻博士所不能接受的程度！

一九四七年八月，聯總新派一位代表駐湘，他曾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以來分署和歷任聯總湘處主任聯席會議決定分配的各縣普通工振物資，一律停發——理由是他有此權限，使湖南全省的普通工振（我們所謂普通工振，是普通核發各縣市以修道路、開溝渠、建平民住宅，小學校舍等的工振，而非專辦的大型工程——我們叫做特別工振）幾乎完全停頓。此件事的遺憾，比聯總停止運華物資，所給予我們的刺激猶深，因爲聯總停運的禁令曾經解除，而此次則無轉圜餘地，雖然分署和湖南省政當局會提出嚴重的抗議。

這是中外意見之難於調協。以外，我們不能滿足經濟重建的要求，省政當局和參議會當然感到失望；我們不能使未淪陷區獲得救濟，全省三分之一地區受間接寇災的同胞當然感到缺然；我們即許以最公平的方法釐定災情等第，受災縣份，還會發生爭執；我們即許用最迅捷的方法去轉運救濟物資，受惠的災民還會說「奚爲后我」？

總之，我們是在分歧的意見，不同的要求，苛嚴的責難之下工作着的，解決一切困難，我們只有用誠信大公，取得人家的諒解。

湖南災情具嚴重性，救濟工作具嚴肅性，我們應該用極科學的設計去執行我們的政策，可是歷史並不會供給我們以一點參考資料，我們從全世界，全中國，都找不到一個例子，來作我們工作的準繩。中國史上雖然有郭點、王薈、范仲

淹等，開倉施粥，和修倉廠辦工廠的故事，可是不能給我們以絲毫教訓。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好好的配合人力、物力、財力、時間，用極經濟的法則，去計劃和推行一切，而不許其失敗。

湖南分署是一九四五年冬成立的，我們確曾以兩年作預定期間，來計劃工作的推進：

我們的計劃，第一期急振爲主，農振爲輔，而與工振配合；第二期急振爲主，工振爲輔，而與農振配合；第三期工振爲主，同時辦理工鑛善後。至於衛生救濟，則是隨時舉辦。第一期——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我們會盡力主辦冬令救濟，施粥、施麵粉、施寒衣棉被、施盟衣舊鞋、施現款、施醫藥、送難民、目的在救死扶傷，送難胞各歸園里。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我們發動若干農振工作隊，直接向農民發放種子肥料（包括化學肥料）小型農具，緊急農貸、耕牛貸款、茶農貸款、塘壩貸款，我們在此期間——一九四六年上期，一直是救濟老弱，而使少壯者從事農作——由農村經濟的調劑到農村建設的復員。同時我們一面修復原有的公路，一面興修湖南三條公路，集沿線的少壯災民，築路受振，使湖南的春季糧荒，獲得救濟。第二期——一九四六年下期，我們會發揮最大力量，使五百萬災民，接受聯總的食糧，而維持他們的生存，因此分署工作人員的服務精神，會得到前總署長蔣廷黻博士的嘉勉。在此期內，我們會創辦和續辦若干工振工程——包括自辦的兩個大型水利工程，四線公路工程，兩市新村工程，一個河道測量工程，和協辦的一線鐵道工程，八線公路工程，一處機場工程，兩市市政（如沿河馬路等）工程，十一縣垸堤工程，五十四市縣醫院，平民住宅，小學校舍，慈善機關等建築工程，兩縣荒地開墾工程，以外還在三個地區創辦四個工廠，而我們的各項農振仍然配合進行。第三期——一九四五年以後，我們由急振轉入工振，而且注重農工鑛業的善後業務，我們除廢續辦理各種工振工作外，曾經訓練曳引機駕駛人員，成立新農業實驗區，以新式農具開墾荒地。我們爲全省工鑛商廠申請配購若干機器，以利工鑛事業的重建工作。至於衛生工作，兩年來如一日，我們重建二十七個大醫院，新修七個大醫院，配發了二千七百套病床，代發若干聯總的醫藥器材，並節約免費，使若干的難民，得到診治。

感謝行總的指導，聯總的合作，分署工作人員的努力，使我們在艱難困苦條件之下，兩年以來，也得到若干成就。我們不是普通官吏，振卹的成果，絕不算我們的政績；然而我們不自禁的喜悅，應該發抒在我們任務達成的時候，我們眼見狂虐的糧荒，（聯總新聞處長馬烈德先生用狂虐兩字形容一九四六年湖南大饑饉，而呼籲擴大救濟）如火如荼地蔓

延，經我們緊急救濟以後，又如煙如霧地消滅。我們眼見五百萬災民絕糧而吃草根樹皮，在我們施放急振之下得救。我們眼見幾千流離失所的難童，從我們收容教養之日起，三個月以後，瘦骨嶙峋的都變成強壯肥苗。我們眼見二十九萬的過境難民，在獲得我們的棉被棉衣藥品川資以後，步調齊一秩序井然走上回返家園的道路。我們眼見四十二萬老弱貧民和一百八十二萬的中小學生，都得到營養品的滋補。我們眼見急振工振和特別振濟，全省受惠的人以千萬計。多救一個人即多保存國家一份元氣，我們自然值得藉慰。

我們眼見岳陽永成垸。——我們自辦的機械農場——由一片荒蕪蘆葦叢生的廢垸，經過二十架曳引機開拓以後，變成五萬畝可耕作的沃土。我們眼見安仁永樂渠和衡陽鄱湖地區，——我們自辦的兩個大型水利工程，——由歷年清潦和亢旱的災區，經過我們興工修建以後，變成近十萬畝上好農田的灌溉區域。我們眼見洞庭湖十一縣廣大的濱湖垸堤，和湘西一大城市的常德城堤，由戰時的軍事破壞，經過我們補助增修，已成爲湖南堅固的糧倉，和沅江上游的屏障。（並且補助增修長江堵口，以免潰泛，）我們眼見全省若干的農田，經我們農振和農業善後的措施以後，因此而增加收益的達六百七十萬畝。我們眼見自修的四條公路——零道公路，零東公路，邵新公路，衡常公路——（共二百八十三·七二公里）先後完成，補助興修的八綫公路——都是屬於省方和交通部公路總局的——（共五百五十三·一五公里）陸續修復。一切大型的工振工程，都是我們和災民血汗交流的結晶，我們真的珍惜看，即許是點滴的成就。

我們不能不受感動，在我們工作者和災民的合作之下，已殘破的醫院一幢一幢建立起來（我們一共修復了二十七院，修建了七院，已見前述）一處一處的善救新村，一棟一棟的平民住宅和小學校舍及其他公共建築陸續完工，（我們一共修建了五處一百五十六棟新村，二百二十六棟平民住宅，（凡房屋破壞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城市，都予興修）九百零二棟小學校舍，又四十七棟公共房屋，一共容納二十八萬人）長沙和衡陽我們補助興修沿江馬路，和特別建築新村，都建立了新的市容。而且我們自辦工廠，治救濟與生產的工作於一爐，也收了極大的效果。

我們工作雖然艱苦，然而一加檢討，也得到許多安慰。

湖南分署成立，較各地分署要早，所以決策定計，往往無所取材，我們唯有運用智力和熱心，以及科學的計算，一步一步地推進我們的任務。

爲加強救濟和使湖南迅速復員，我們會不斷爭取物資，不問寒暑奔走於京滬港粵漢口各地，向上海力爭配額，向漢

口交涉轉運，向九龍洽商粵漢聯運，然而行總增配與否，則決定於經考覈後湖南分署工作的努力情形，第一，大量災民振濟的需求與實惠，須能相符。第二，廣大工程振濟的進度與效率須有表現。第三，致力於農工鑛業的復員輔導須和實際需要配合。幸而我們能以具體的計劃，表示我們的理想；能以具體的行動實現我們的計劃。因此，力爭的結果，行總給予了我們以十八萬噸物資，使我們能够完成艱巨的使命。

儲運一十八萬噸善救物資，湖南分署會盡了最大的努力，而且曾以一個副署長專負責任，兩年來我們不斷在解決難題，我們用「先期核配」來免除運輸的轉折，減少倉庫的囤積；我們用「賦穀調敷」來解除邊遠縣份的困難，使他們獲得調劑；我們利用若干儲運站，照料站，保養場，劃分若干接收基點和轉運據點，來指揮調度，辦理各項物資的收、撥、發；我們派遣人員專駐漢口、廣州、九龍以辦理物資洽運；我們與公鐵交通機構密切聯繫，並且自修公路，協修鐵路公路，爭取交通工具，來增進運輸的效率；我們利用 C.H.T. 的汽車隊，C.W.T. 的水上運輸隊來為我們協運；我們缺乏運費，在長期的考慮後，才用折實來解決困難。以外霉壞物資的處理，民船挑力的運用，都使我們的工作者費心攷慮。

聯總會因物資堆在上海而發出停運的命令，他們不知道中國戰後的交通艱難；而且物資品類的龐雜，不易清理；已壞物資的運進，不易清剔；善後器材未同時運達，不能配用，加以龐大數字的運費，行總幾無法支持。分署是行總的一環其困難自無殊異。我們的儲運機構，一九四五年底的担負是每日幾千噸，一九四六年最高額每月會到過萬多噸。倉庫積存，就顯現運輸的不力；如果加緊疏運又須顧及配調的疏失。我們的工作者會因此而接受許多不應負咎的歉罪。

我們要健全人事，才能够完成行總交付的重託：各種經驗豐富的外籍專家，國內學識卓絕的技術人員，我們承受行總的指派，和各方面的介紹，有許多參加我們的工作，我們並且派用不少的事務人員，去推行一切事務。

我們時常惕勵，希望共同工作者都能廉潔，我們源於中國傳統的偏見和國際誤會的指摘——都是這樣說：廉吏不可多得，尤其是關於辦振。可是和我們共同工作者，上千百人，各人的稟賦不同，教育的薰陶各異，我們很難一無失察而保證都廉能公正。我們的辦法是：以大義督責於前，以法律制裁於后，否則，不容易建立良好的風氣。

從兩年多的實際體驗，所得到的教訓，非常之多。我們才知道辦國際振卹者之大別於平常：第一是不容許有辱國體。其次代國際友人轉發振品，如果缺少非常科學的計劃與合理運用，結果將缺乏成果而免不掉三方面——聯總、行總、

人民——的督責。再則我們不能夠使每一時刻的腦筋——思維稍微停頓。我們要審思，明辯，我們還要篤行。我們如果缺一，則百事均無成就。例如外籍的運輸專家，對於我們一個起碼的押運人員，會測驗他的工作經驗，車類、船帕、路程、水位、儲量、運力、倉庫的容積，碼頭寬度的寬度，都成爲工作者能力的攷驗，如果不早期訓練他們，則難免被詢問和工作時倉皇無措。各種農業器材，曳引機、抽水機、開塘機、各種農具，各種工礦器材，X光機器，活動房屋材料，如果不先期派人從外籍專家那裏學會運用的技能，則爭取也等於白費。先進國家有進步的漁業，有精密構造和高度效能的新式漁船，可是，是幫助沿海人民獲得裨益的，如果，也爭取而用於內湖，可能在幾天內把洞庭湖的魚蝦打盡，所以，對無論何項物資都要爭取，是不智之舉，而使物力浪費。

再其次，我們主持振務，辦理國際合作，對人類仁愛的同情，自然不可缺少，然而修養的涵蓄和精神的控制，則十分需要而不可疏忽。我們會獲經驗：如果你的同情易於施予，則有人利用而製造災情；如果你的情緒易於激發，則有人藉此而獲得特惠；如果你不能自處於超然地位，則將爲中國傳統的人情世故而違背你的信念；如果你處處想普遍救濟，則大有影響於重點救濟的救死工作。

最後，我們雖已結束工作，而並未完成計劃，我們的救濟工作雖告終了，而善後工作，僅肇其端，我們需要以新農業改革——運用盟國新機器——來革新農村，以新工業運動——工業化——使經濟復員，以後繼我們而從事於善後工作者，比我們的責任尤重。

我們願全世界從此消滅戰爭，我們不願中國再罹戰禍，再受振卹！我們願將承受的付託，——辦理振濟——完滿交還行總以後，能够眼看着中國走上善後復興的大路！

我所得之經驗

孫曉樓

「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可知辦救濟之難，行總業務包羅萬象，於推行善救外，復折衝於聯總之間，既無先例，又乏成規，各自本其環境與平日之修養以求創造，理想雖高，經驗不足，則其困難可見，浙署成立兩年，爲時雖暫，業務繁多，有足述者，爰將個人之實際體驗，分錄於后，藉作檢討。

一、精誠合作並非難事

浙署成立以來，一事一物皆與省府作通盤計劃配合，蓋分署爲分配物資機構，而執行業務者爲省府及地方人士，彼此如能分工合作，始得收指臂之效，浙署本此原則，曾與建設廳及水利處合作，計舉辦農田水利工程二百五十餘件，與省公路局合作，計完成公路工程十餘件，他如教育之救濟，房屋之興建，以及曳引機之開墾，灌溉隊之籌設，無不配合地方政府之需要，精誠合作，共謀復興，而省政府及地方人士亦無不熱誠贊助，可知今日政治上有許多計劃，往往各部門因缺乏合作精神，而不順利完成，甚至於失敗，實則合作并非難事，祇要各盡其能，分任其勞，不偏不倚，毋怠毋厭，本服務之天職，從事於爲國爲民之大計，則天下當無不能合作之人，更無不能成功之事，證諸經驗，益信此言非虛，浙署結束時，承省政府省參議會省黨部及地方各團體惠賜錦旗銀杯等，謬承贊許，本人實覺受之有愧耳。

二、邦交易睦在於和衷共濟

我國政府與聯總訂有基本協定，規律綦嚴，手續繁苛，應付極爲困難。兩年來聯總浙辦事處主任賈克 Jack 至茅根 Morgan 前後五易其人，政策屢變，而聯總人員卅餘人中，有英、美、奧、加等國籍，對於中國之情形，每不能完全認識清楚，而各人之個性，又不相同，每一業務之處理，於中國之困難問題，必須詳爲解說，折衝擲俎，有時雖古微唇焦，獨不免固執成見，個中困難有非言語所可形容，惟本署同仁無不忍耐克己，開誠佈公，翻覆說明，以期其諒解，故浙署與聯總之間，雖意見時有出入，但結果浙署之計劃，必能獲得聯總之同意，故情感始終融洽，業務得以進展，檢討過

去，聯總人員最值得吾人欽佩者：即爲其守法精神，對主管能服從亦能負責。此爲吾人所不可及者。

三、批評易做事難

中國在戰時所遭受之破壞，可謂空前浩劫，勝利後瘡痍滿目，窮苦遍於全國，以聯總有限之物資，期收普遍救濟之成效，實感杯水車薪，難克有濟，況行總業務非同於以前之救濟機關，善後重於救濟，善後部份之建設，限於我國經費技術條件之不足，交通工具之缺少，運輸之不能配合，聯總物資其來也不能如其所望，又不能合於一般需要，且機械器材，零落星散，整理需時，以致不能完成預期之計劃，外間往往對行總之業務，不甚瞭解，責難之聲，紛至沓來，甚至有事實尚未判明，而舞弊瀆職之新聞，已宣揚全國，因之行總之聲譽，一落千丈，許多所稱爲行總大舞弊案早經法院查明真相分別裁判而無辜被累者，實屬指不勝屈，其個人名譽上之損失，精神之刺激，經濟上之打擊，有非言語所可形容者，如此社會，實屬令人寒心。現行總結束，其未了業務，類多散於各行政單位中繼續辦理，我想不久之將來，社會對行總之回憶，或可有一正確之批評也。

四、一個問題值得研究

前蔣署長廷獻有鑒於行總係一國際之機構，其得失成敗不僅影響於人民疾苦，抑且影響及國際信譽，故於任用人事非常慎重，於行總各單位負責人，類多選擇國內有名大學之教授或學術專家任之，且多係歐美各國之留學生，固不愧爲國內優秀人才以此許多優秀人才辦理善救工作，固不能謂完全失敗，但不能使社會完全滿意者，確係事實，其原因何在，蓋社會人士所希望者，亦不外如蔣署長之希望，能多羅致學術專家大學教授，以辦理國家行政，實屬最爲確當。而結果距理想者如此其遠，此中國教育問題歟，抑中國社會問題歟，此中國教育之跟不上社會歟，抑中國社會之跟不上教育歟，實值得吾人研究之問題。

五、人才喪失殊為可惜

浙署大小附屬單位廿餘個，工作人員計四百餘人，所經手之物資約六萬餘噸，價值在萬億以上，業務不可謂不繁，

機構不可謂不大，今日有許多機關，辦理結束，往往半載一年，尙不能竣事，而本署自卅六年十月奉命準備結束，十一月開始，至十二底即告完竣，以一月之時間，結束如此龐大之機構與業務，在我國機關中，恐亦不易多見，此皆由於本署同仁有始有終共同合作之功效。惜乎各項人才之羅致，最初向各方禮聘而來，今則一旦解散，令其各奔前程，無人過問，在國家實不能謂非一損失，反觀聯總結束時，其人員均早爲其政府預爲安置，一旦結束，即轉移他處工作，決無失業之虞，兩者相較，令人不禁慨然，予又不能不爲行總廉潔爲公之失業同仁一灑同情之淚也。

總之，行總爲時雖短，所獲之經驗良多，從辦理救濟中，使吾人深知民間之疾苦，從應付事物中，使吾人認識目前社會之危機，從許多官場中，使吾人體驗政治之結癥，從對聯總折衝中，使吾人瞭解友邦人士之特性，倘能集合各地分署之經驗，研究改進之途徑，於國家行政前途，或有相當之貢獻。

行聯總工作配合問題

延國符

——中外合作事業之關鍵——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可以說是空前未有；但在戰事停止以後，立即按照預定計劃，以聯合國偉大的集體力量，對所有遭受戰禍的地方，不分國界、不分種族、不分宗教及政治信仰，從事善後與救濟工作，藉以縮減創後的苦痛，俾早復原而進於繁榮，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壯舉。中國以戰勝國五強之一，參加了這一偉大的事業，更以受戰禍最久最深，接受了聯合國這種救濟；論性質、論數量、以及人事組織之龐大，更是亘古未有的事情。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是配合聯合國救濟計劃，所設的一個新興機構；此外更於國內各地，分區設立善救分署，同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也為推行其在華救濟，與行總配合工作起見，除設有駐華辦事處外，更於各分署所在地，同樣設有各區分處，並在行總及所屬各區各部門內，或派或聘有外籍專家，以地位論，行總聯總是平行的；以職權論，行總負責實際執行責任，聯總則僅為指導監督；組織獨立，事權亦清。不過雙方所辦的同一事業，性質是國際合作的一種，彼此間不但經常配合工作，抑且其成敗所繫的關鍵，主要是雙方配合問題。筆者忝任魯青分署署長，自開辦至結束為期兩年。茲願就個人管見所及，根據長期的工作經驗，檢討雙方的配合問題，往者可鑒，來者可追，行聯總的工作雖告結束，但中國既為聯合國的一員，在現在以至長久的將來，與國際合作的事業正多，此或可供國人之參考，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

行聯總由於配合得當，成功的方面當然很多；我們現以當事人的立場，對成功無須自作鋪述。因此筆者所指出的，是單就未能配合得當，影響工作效率的方面，但並非事後消極批評，實在是嚴於律已的意思。

(一)公文程序未能配合 外國人說：中國是『公文政治』，又說是『公文旅行的國家』，平心而論，我們的政治離不開公文，而公文程序又那樣迂緩；因此行政上的一切措施，多變成一些紙篇的東西；更由於公文程序的迂緩，往往影響行政效率，這一點在同等中國機關，原已痛感有改革之必要；一旦與重實際而甯可不重公文，求實效而甯可不顧程序的外國人一同工作，則虛實遲速間差距之大，真有如牛車與飛機同走，簡直不能以道里計了。有時外國人一句話或一片紙條就解決的事情，中國則須經公文往返，少亦半日，多則數日數十日不等。這在中國機關裏邊，有時是卸責的必要

步驟，因為中國官場的習氣，如果一件事出了差頭，上級慣好諉過於下級，但如果經過公文程序，白紙黑字再加紅印，各人的責任，便清楚了。外國人對此則很難了解，因此而詬病，甚至誤會，救災急於星火，行總又必須配合聯總行動，因此我們第一步未能將公文程序使之簡化，以配合聯總的簡單手續，竟至影響工作成效，減低國際友人的觀感，可說是一個失敗的地方。

(二)分層負責未能配合 欲求增進行政效率，分層負責，必須貫徹，否則事事須請示上級，不但時間上難免遲緩，而且上級對下級事務的措置，實際的情形也未盡明瞭，因此即令有所指示，終難免有隔靴搔癢，甚至閉門造車的毛病，我們常見一位聯總的工作同事，對於他所掌管的一切，他要怎樣辦立即去辦，只要他簽字，便無問題，因此他在職權以內，儘可以放心放手作去，而不必顧慮稍有逡巡。中國人上級慣好弄權，心理上唯恐權不集中，於是事事不肯放手，美其名曰事必躬親，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結果是無所不管，而無一能管，遂成爲管而不理的局面，至於下級，雖勇於負責誰算多事，作好了費力不能討好，作壞了擅專罪更加重，因此也樂得請示一下，准不准、好不好、都沒責任。上級不是好專權嗎？下級也樂得服從好了；至於事情不能辦，或者拖到幾時才辦，上級有權，無心理會，下級有心無權決定；特別在需要權變的時候，這缺點暴露得特別厲害，而中國又偏在非常時期，諸多事需要非常措置，但因為不能分層負責，權變的辦法無法推進。若果與外國兩相比較，便顯得上級有權無責，下級則有責反而無權，行總在分層負責方面，也或較其他機關爲好，但因與聯總共同工作，顯然是未能配合起來。

(三)工作情緒未能配合 聯總重要人員完全是外國人，其中尤以美國人最多，美國是個青年民族，戰後更是天之驕子，他們的國家的確勝利了，他們的家鄉的確安樂了，他們拿出錢拿出東西，到外國辦理救濟工作，任務是神聖的，心情是鼓舞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工作的情緒自然很高。反觀行總的工作情緒，相形之下則難免見絀。茲姑以魯青分署同仁而論，他們抗戰流亡八年，好容易才盼到國家勝利，誰知道凱旋還鄉以後，反成爲無家可歸的慘局！田園荒蕪，家破人亡，比敵僞毀壞得還要厲害。以前渴望的，現在失望了，以前樂觀的，現在悲觀了。他們除精神苦悶以外，還有極現實的生活壓迫，自己的家屬需要扶養，逃出來的親朋需要救濟。自己雖然在行總工作，而工作又是短期性的；至於行總結束以後，自己對前途固少希望，而行總對工作人員轉業，始終就沒有任何計劃。因此同仁乘興而來者，入後便漸感敗興而散；所以在工作情緒方面，大多是鬱悶而沉滯的。這情形自非行總所單獨負責，但行總未顧及與聯總配合，特別

針對各項事實，設法提高其工作情緒，也是勿庸諱言的事情。

(四) 語文與才德未能配合 行總與聯總共同工作，為便聯絡雙方的感情，和溝通彼此的意見起見，自然以精通外國語文最好。但精通外國語文是一件事，而能否辦事和理解問題，進而適當解決問題，又是另外一件事。行總各級工作人員，很多俱備上兩種條件；但也難免有一些人，只會外國語而不能辦事。這種人因語言常和外國人接近，有時因才德不足之故，反而有損行總的聲譽，以致敗事的地方很多。此後與外國合作的事業，我們選人應特別注意。

(五) 聯總與行總未能配合 上述各點，可說是行總方面的缺點，應由行總負責改進，以求與聯總配合的地方。此外檢討聯總方面，也有未能與行總配合的地方。其中最明顯的事例之一，是有些聯總專家，自己本身修養不夠，因而對中國認識不足，不錯，聯總有聯總的一套作法，凡係聯總的工作人員，自然應當遵照辦理。但們忽略了他們的工作環境，是在中國而不是在外國。中國有中國的特殊國情，外國的一套全搬到中國未必能行通。聯總在華的專家當中，很多具有高深的修養，對中國原有很透的認識，或最初對中國未能認識，經過一個期間或解釋後纔認識的。我們對這般聯總朋友，多半能遇事合作無間，工作上可謂相得益彰，例如聯總山東分處主任齊賀福先生，就因為有修養、有經驗、又肯虛心，所以在他任期以內，不但事事與分署配合，共同努力於共同工作。而且處處與外界配合，深為社會各方所信賴。但是也有些聯總專家，自己本身既缺乏修養，對中國不認識亦不求認識。他們的態度是傲慢的，他們的作風是專橫的，他們遇事固執成見，並且自是得永難說服。行聯總有時發生齟齬，多半由於這般人引起，也有時僵持而工作停頓，也多半由於這些人造成。這並非中國人好要面子，實在定合作效率問題。

總之、凡是國際合作的事情，有關的方面必須配合。以現在中外情形比較，中國的缺點比外國多，因此所謂配合也者，我們須先檢討自己，很虛心的澈底的改革自己。原則是落後的追上齊；而不應拖人向後看齊。行總已經是結束了，筆者以慚愧而坦白的心情，說出我們過去的缺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願我國人共垂察焉。

三十七年二月，於魯青分署

舉例來說吧

柯育甫

一 引言

一九四六年五月，行總皖分署成立後半年，聯總駐華辦事處，為加強皖省行總與聯總間的聯繫，在行總皖分署的所在地——蕪湖，成立了聯總駐皖辦事處，翌年十一月，聯總駐皖辦事處結束，十九個月中，皖省的行總與聯總，始終是在密切合作之下，共同推進善後救濟的工作。

聯總派來皖省工作的人員，大多是熱誠，忠實，努力，負責的，他們對於英勇抗戰的中國，以及因英勇抗戰而蒙受苦難的中國人民，都表示衷心的敬重與同情，這是造成我們密切合作的重要因素，其中只有極少數的人，也許因為旅居中國太久的緣故，多少遺留着他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輕華觀念，在談吐或舉止上，還不時表露出輕藐或傲慢的態度，但這只是極少數而已，其他的聯總人員，却是謙和可親的，因此十九個月的合作期中，無論在工作上，精神上，我們始終感到愉快。

善後救濟事業，是戰後中國辦理國際性事業的一個開端，在國際關係，日益密切的今日，像這一類的國際性事業，勢將接踵而來，我們與國際人士，經管事業，待人接物之間，究應採取什麼一種態度，才算妥適？這是很值得注意的，過去十九個月中，我因職務的關係，幾乎每一天都與聯總人員，有着接觸的機會，十九個月的時間雖短，但因接觸頻繁的緣故，却也得到不少的經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因就我所記憶到的，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二 爭取信任

國際性事業，是國際人士共同經營的事業，辦理這一類事業，最重要的一點，先要取得國際人士對於我們的信任，因為外人常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中國的公務人員，不是貪污，便是無能，因此與我們合作經營時，時時存着疑懼的心理，甚至多方牽制，使我們工作上，發生很大的阻礙，要打破這個難關，祇有用實際事實的表現，來爭取他們的信

任，在這裏，我隨便舉出兩個例子來證明：

聯總駐皖總代表白利琪 (Pride) 先生，剛到蕪湖的時候，我同他談到皖分署所擬定的幾個大規模的工振計劃，說明這些計劃的重要，希望他極力支持，他表示得很冷漠，似乎不信任我們能担承得起這樣大規模的工程，兩個星期後，皖分署修復無和段江堤工程告成，我們請他參加竣工典禮，并巡視江堤，他看到這長逾一百公里，每日有八萬工人，於兩個多月中築成的長堤，感到意外的驚奇，他信任我們的確有辦理大規模工振的能力，就是那一天竣工典禮的致詞中，他公開保證皖分署的每一計劃，都可以得到他的信任，的確，在這以後，他對於皖分署的工振計劃，都予以有力的支持，使我們業務推行，分外順利。

還有一樁事，也可以用來證明。聯總駐皖辦事處，對於皖省共區的善後救濟業務，未能展開，總以為這是皖分署有意歧視共區，頗表不滿，實則那時皖北共區，正有軍事行動，各項業務，無法推進，為使他們深信我們沒有偏見，同時并也并不畏懼危險起見，由皖分署派了一位專員，會同聯總駐皖辦事處的莊同禮 (Dale) 先生，攜帶物資，準備深入共區，詎料沿途遇到不少的危險，而工作依然無法展開，到了這時，聯總人員，才完全明白過去共區業務所以不能展開的原因，是環境的限制，不是皖分署的岐視，以後皖分署派員赴共區時，聯總就不再派員參加，表示對於我們工作的信任。

從上面兩個例子看來，可見外人對於我們工作，起初總是抱着懷疑的態度，可是，如果能够在事實上表現出我們的精神，那末也很容易把他們懷疑的態度，變成信任的心理了。

三 講求效率

中國政府機關，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辦事遲緩，不講求效率，一件緊急的公文，在外人機構裏，也許三五小時內可以發出的，在我們政府機關裏，說不定要拖延到三五天，這一點常為外人所不滿，因此，我在皖分署的時候，對於工作效率方面，特別重視，要辦的事情，計劃好了，立即付諸實施，并且要依限完成，絕不拖延敷衍，在這裏我要舉出兩個例子，來說明外人對於工作效率的重視：

三十五年下半年，行總會配發皖分署大批物資，那時聯總駐皖辦事處，恐怕這大批的物資，一時不能出清，頗有停

止續運的意思，後來我們向他切實保證，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全部物資，妥適運用，由於我們平日重視工作效率的緣故，工作展開得很快，物資迅速出清，聯總對於我們運用物資的迅速，深表讚許，後來配給皖分署的物資，一月一地增多，這是重視工作效率的一個明證。

還有一樁事，也值得一提，皖北某一縣份，因為災情很重，經皖分署前後三次，決定配撥相當數量的急振糧食和工糧，不料他們辦了過於遲緩，第一批糧食運到後，始終不發放，恰巧有聯總人員，經過該地，發現該縣所領糧食，尙未發出，深表不滿，認為該縣需要糧食的程度，并不迫切，立即通知停撥第二批和第三批的糧食，雖經該縣人士多次交涉，但聯總人員總堅持着非待所配糧食全部妥善發放後，才能續撥第二批的糧食，該縣因此而受到很大的損失，這是辦事不講求效率的一個惡果。

上面兩個例子，恰是講求工作效率，與不講求工作效率的一個鮮明對比，我們不難看到他們對於工作效率重視的程度了。

四 當仁不讓

辦理國際性事業，與外人相處的機會既多，在業務決策的立場或意見上，難免沒有彼此不一致的地方，遇到這種場合，我們固然不能無理的固執成見，却也不能一味遷就別人，我們必須事先加以詳密的考慮，決定我們應取的立場，當仁不讓，在這裏，我也隨便舉出兩個例子來證明。

三十六年四月間，正在皖北修築淮堤最緊張的時期，皖分署曾向行總請求配撥大批工糧，當時因為存糧無多，所撥到的，不如我們預期之多，於是聯總駐皖辦事處與皖分署，對於糧食的運用，發生意見的紛歧，他們誤聽了不忠實的報導，認為淮堤工伏無多，不需要大批工糧，主張將糧食用於急振，皖分署則以淮堤工程重要，不能功敗垂成，主張將糧食用於修堤，雙方相持不下。結果因為我們態度十分堅定，聯總駐皖辦事處允許派員到淮堤上作實地的視察，以工地實到工人數的多少，以及工程進行的程度，作為分配糧食的標準，聯總的人員趕到淮堤工地後，看到淮堤上參加工伏的踴躍，同時汛期又快要到臨，確有供應大批工糧的需要，只好放棄他們的成見，將大部糧食，撥充修堤之用，淮堤能夠得到大批工糧，如期竣事，未始不是我們力爭的結果。

此外還有一樁事，使我不會忘記的，三十五年九月，我在蚌埠，主持皖北善後救濟事宜，那時皖北災情十分嚴重，對於皖北救濟物資的分配，我必須因地制宜，在不違反行總聯總基本協定之下，作迅速而有效的處置，這原則是得到葉署長的許可的，可是聯總駐皖辦事處C先生，堅持每一物資的分配，都要事先得到他的同意，才能發放。我對於他的辦法，不能贊同。爲的是蕪蚌相距太遠，輾轉需時，聯總在蚌埠既有一個分處，儘可就近洽辦，何必多此周折，爲了這樁事，我和C先生，爭執多次，我始終不放棄我的立場，有一次爲着少數物資的分配，C先生以未得聯總駐皖辦事處同意爲題，堅持要撤銷這個分配，甚至以去就力爭，並且要求我也同時辭職，以解決這一樁事，可是我不接受，我始終認爲只要不違反基本協定，聯總人員是不能干涉我的，那時聯總蚌埠分處的人員，也支持我的主張，我聲明我不能因C先生的去就，而影響我的立場，同樣，C先生也沒有理由來干涉我的去就，大約C先生知道我的當仁不讓的精神，是無法動搖的了，就沒有再提到這樁事，這樁案子可以說明我們對於外人的意見，只能作合理的採納，不能一味的遷就，而損害我們的立場。

五 實事求是

和外人相處共事，有幾樁看似很小，却不能不特別注意的事情，如：

(一) 遵守時間 和外人約定時間，不論是開會，商談或宴會等，對於時間方面，必須嚴格遵守，舉一例來說，皖分署和聯總駐皖辦事處，每星期五上午九時，舉行一次聯繫會議，從第一次會議到最後一次會議，除了中間有特別事情，必須停開，於事前通知外，雙方人員，總是準時到臨的，因爲在外人的習慣上，教他們坐着等人是最不耐煩，也是最不禮貌的一樁事。

(二) 重視數字 中國對於統計數字，最不重視，外人却剛剛相反，每一張統計表，他們都十分珍視保存，遇到需要時，他們便拿出來印證，所以對於統計的數字，必須十分精確，前後尤須一致，有一次皖分署有一個附屬機構，因爲忽略了這一點，而引起很大的麻煩。

(三) 實地調查 中國人要擬定一個工作計劃，至多不過在報紙上或統計表上，找出一些材料，便着手擬訂，外人却注重實地調查，聯總駐皖辦事處的衛生組負責人古德(Goode)先生，一到蕪湖，便同皖分署的衛生組主任，前往皖省

各縣，視察衛生機構的設備情形，農業組負責人顧鵬申（Gulbranren）先生，大部份的時間是同皖分署的農業技術室主任，架了吉普車，前往各縣視察，因為他肯親到各地實地調查，所以他們雖是新到中國的，對於皖省情形，却瞭如指掌，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六 結語

在上面幾段中，我約略地提出我們與外人相處共事時，待人接物之間，所應取的態度。這些不過是憑着我記憶所及，隨便舉出幾個例子而已，總之，我們與國際人士，辦理事業，處處要表現出我們的辦事精神，而不要處處暴露了我們的缺點，這不僅影響國際合作事業的成敗，而直接間接更使外人對於我們的民族性多一層深切的認識，這是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的。（完）

這樣幹了兩年

一歲新猷

萬鴻開

——自三十五年十月至三十六年九月——

自去年十月至本年九月的一年間，可說是行總正式執行任務的第二年，因為聯總接濟中國的第一艘船隻，是在三十四年十月到達上海，從那時起，大批聯總物資才源源到達中國，行總的工作才正式開始。在這第二年開始的時候，適逢其會的是手創行總的蔣廷黻先生告退，當然霍寶樹先生也同時肩起了這一份沉重的負擔。

本年開始的時候，正在聯總署長拉加第氏宣佈中國物資禁運的不久之後，公開宣佈的禁運理由是聯總物資多積存在沿海各港口，無法內運，必俟港口情形改善，使聯總物資可以有効的吸收到救濟的人民之手，方可解禁。我們在這裏不必討論聯總禁運的是非，但是物資是操在他人之手，同時美國國會通過法律，到三十六年六月底，未曾應用的美國捐贈聯總資金要退還美國國庫，聯總資金的三分之二是美國捐贈，假如我們不能早日決解物資內運問題，則聯總已分配中國之資金勢將減少，因為聯總分配中國的物資，共約二百七十萬噸，到去年九月底運往中國的尚不及一百四十萬噸，（正式交接數量遠較此數為低）而每月的平均運輸量只及十五萬噸，停運時間過久，勢將無法全部運到中國；在當時，上海積存的物資約及二十七萬噸，其他港口合計三十四萬噸有奇，所以行總一方面集中全力清理港口積存物資，積極內運，由署內多數高級人員組織委員會，清理倉庫，督飭內運，一方面訂定預配辦法，使物資在到達以前，分配手續已事先辦妥，另訂船邊交貨與限期提貨辦法，使可以轉運之物資，由海輪直接卸載轉運之江輪，不必經過倉儲步驟，至於存倉物資經通知受配人而過期不會提取者，則予以改配，藉減輕倉庫之負擔。如此經前後數月之努力，至十一月底上海存底只餘九萬噸有奇，沿海各港總存底亦不過聯總一月之運量，於是十二月七日聯總之停運禁令全部解除。

按照行總的原定方案，上年的中心工作是救濟，本年的中心工作是善後，所以聯總在本年來的物資，亦以善後物資為主，如農業機械，交通器材，工礦器材等項是。此類善後物資除一部份無價分配政府各部門外，以其屬於資本工具有性質，并以單位甚少，不能普遍分配，再則行總舉辦的工賑，遣送難民等項救濟工作，在在需用鉅額資金，以及物資裝配倉儲內運等浩大費用，為減輕國庫擔負計，不得不酌收貨值。可是八年抗戰繼以兩年來的國內糾紛，使民間的購買力降

到了難以想象的程度，我們曾將發電器材免費分配給一個較小城市，但是當地人士無力負擔由上海內運的費用，其後行總自願負責運到，而當地仍無建廠的資力。這類事實我們會數見不鮮，民間購買力低落的程度是可想見一斑了。聯總規定善救物資的分配，應以曾受戰災者為對象，在生產事業方面是以戰前成立的事業為對象，遵照這個規定，有受配資格的廠商，多無負擔之能力，因此行總在農業機械方面成立了農業機械公司，該公司是應用聯總機械設備，國營金融機構供應流動資金，由行總農林部及投資各方聯合經營，不以營利為目的，使全國農民應用之廉價農具能得源源供給。該公司之設備，計可設立總製造廠一，分廠十八，裝修所三千，每一裝修所皆可修理曳引機汽車等項，現總廠已開始工作，分廠正在積極進行中。至於其他善後器材，則由行總與國家行局合組成立生產事業財務委員會，使受配者有分期付款之便利，以減輕受配者之負擔，對於確無負擔能力而有配給之必要者，仍可免費配給。

協助恢復交通在行總原訂方案中，列為最優先方案之一；惟自大戰結束以後，各國復員工作緊急，交通器材普遍缺乏，聯總對此項器材之供應，未能按照我方之申請方案執行，故行總去年交通復員工作，未能按照預定計劃進行。在行總方面，在上年內所能盡力於交通復員工作者，即為在全國各區發動修路工振，交通工具除酌留一部份供給行總物資內運外，一部份交由交通部統籌應用。最可痛者，即為共軍波及之區域，已修復之鐵路公路，無不疊次重遭破壞，此項器材之預算，為九千餘萬美金，鐵路公路及水運各約三分之一，共計佔總預算達六分之一以上，價值不可謂不高，然除水運船隻及一部份公路車輛仍為運送救濟物資所必需外，鐵路及公路器材，經與關係方面商定悉數集中修復南潯浙贛黔桂三線，公路器材則集中修理鬱桂福廈等公路，以免徒勞無功。現南潯鐵路已全部通車，兩公路亦於短期內將完成。

救濟工作在行總預定計劃中，原期能於去年辦理完成，不幸國內糾紛迭起，致此項目標無從實現，流離人民之未能返鄉者，迄今仍無返鄉可能，甚至原已協助返鄉之難民，亦不得不再度流離失所，故難民遣送工作，迄未能全部停止。急振工作原為復員以前濟急一時之措施，而本年兩廣湖南蘇北等地水災慘重，又適遇行總糧源告竭；惟以情勢嚴重，不能坐視不救，除一面專案呈請政府撥款救濟外，一面以挖肉補瘡之方式，挪移較為次要之工振糧食，撥發濟急。至於舉辦工振，以其兼收善後與救濟之功，行總推行自始就不遺餘力。淮河堤長江堤錢塘運河，經上年搶險以後，本年隨處予以加強，尤足稱道者，即為黃河花園口自二十七年決口以後，豫東皖北蘇北肥沃之區，八年以來，皆成澤國，民間犧牲至大，而功在國家，不容置疑。行總業務開始以來，即對堵口工作盡其全力，以花園口密邇共區，而黃河下游舊道，亦

皆在共軍控制區域，堵口艱難，不僅在技術人工及材料問題，而政治問題，實爲困難核心。經反覆協商，一再延至本年三月十五，率能峯迴路轉抵於完成。然堵口以後，黃汛區域，重災各縣，幾成一片荒蕪，欲使蒼海再度成爲桑田，重建工作不容或緩，是以本月四月一日起，豫皖蘇三分署，奉命集中全力辦理汛區救災及復興工作。四月十日霍實樹先生親率本署高級人員並會同有關方面人士，前往汛區視察。四月底成立汛區業務臨時執行委員會，一面推進汛區復興之初步工作，一面設計復興之詳細計劃。行總現餘物資，凡係重建該區所必需者，莫不優先配給；截至目前爲止，該區歸耕難民達三十萬人，行總在歸耕難民必經之路線，設有難民站，照料其沿途之食宿，并以活動廚車，在難民集中地點供食，集中拽引機二百六十餘架，代爲復耕，另供手用農具及種籽，協助難民復耕，現今汛區中心之北部已成一片綠色，估計本年收穫可達二萬噸，截至最近爲止，行總運往該區物資兩萬餘噸，撥款三百五十餘億，目前行總在該區之工作，僅限於協助難民復耕，至於正式重建工作，尙有待後繼者之努力。美國丹尼遜河流域，原爲文化經濟落後之貧瘠區域，經重建以後，富庶不遜於任何區域。汛區復興苟能依照科學方法努力以赴，友邦所得之成效，未嘗不能重建於遠東。

善後救濟的事業沒有前例可循，工作的範圍太廣也太複雜，實際得到的物資，只及原定方案的五分之一，工作的時期又非常短促，這些因子從頭已注定了行總任務可能完成的限度；凡此僅就其先天條件言之，本年以來，行總就現實環境而言，可謂形勢全非，貫澈任務不獨萬分艱難，亦且萬分痛苦。行總就組織系統言，爲政府之一部份，就條約義務言，應受聯總基本協定之約束；故政府戡亂動員，而行總仍須加強對共區物資之運輸。救濟性物質來源早已告罄，而各地待救之殷切，較之上年則有過無不及，於是祇得一面就力之所及，挖肉補瘡予以救濟，另一面又不得不將大部份純救濟性業務予以停止。善後性物質，因全部預算之被削減，爲數原屬有限，除交通器材農業機械及新式漁輪外，其能供諸民營事業應用者，實際上微不足道，即此微少之設備，又以聯總預算之限制，採購之困難，更因國人負擔能力之銳減，仍未能迅速應用從而發揮效能。現返鄉難民再度流離，在若干區中，即使供給肥料種籽與農具，仍然不能復耕。已修復之公路鐵道再遭破壞，堵口之黃河，不免再造汛區之憂，凡此各端，又豈行總所能獨自爲力？一年以來，行總同人努力克服困難，在現實環境許可範圍內執行任務，精神痛苦，自不待言；並以結束在即，總署及附屬機構不得不逐步裁併，人員緊縮，在職者多不得不一人而兼辦數人工作，仍能各守崗位，黽勉從公，推源維繫中心，蓋以此一事業關係國際視聽，本國信譽而已。

救濟工作中體驗到的幾個問題

陳樂橋

——二月六日在上海廣播電台播講——

我在前年十月行總督察分署成立，就參加工作，到現在已經有一年多了。現在願意就過去一年多參加實際工作中所體驗到的幾個問題，提出來隨便和大家談一談。我所要談的是關於「救濟」方面的幾個問題，因為「善後」工作，現在還在開始進行，還沒有什麼很好的經驗，可以供大家參考。這些問題，大都是行總一般辦理業務的人容易遇到的；同時亦是很有趣味，很值得人深思反省的。

第一是關於急賑。依照行總的計劃，急賑本來是一種過渡短期的工作。我們假定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在某些地點有一部份人因受戰爭的災害，必須在短時期內給予救濟，使他們暫時不致凍死餓死，然後再以「工賑」「遣送」等方式，使他們回到故鄉，重新從事生產。但是我們實際開始工作之後，發現這種急賑的業務，幾乎是一種不能結束的工作：尤其是到了北方的農村，一般人民都是十分貧窮。如果我們以「他的收入不足購買家庭人口每日必需食糧」做難民的標準，那麼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都可以說是難民。因此我們辦理急賑，就發生了下面的幾個問題：

(一)難民選擇的不易 因為人民一般的貧窮，而救濟物資有限，選擇難民就成了最困難的工作。無論我們用什麼科學的標準，選出來的難民，總超過了物資允許救濟的範圍。在晉綏察區我們實行了一種沒有辦法中的辦法：我們設立了許多「粥廠」，難民需要經過種種登記領證的手續，每天自己拿着碗筷等上兩三個鐘頭，才能喫到兩頓小米粥，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他仍舊必須來接受救濟，我們就認為他是當然的難民；這種辦法，我們叫它「自然的選擇」。這種辦法，當然並不科學，但的確是沒有辦法中的唯一辦法。

(二)急賑得無限制的辦下去 因為人民一般的貧窮，幾乎無時無地不需要救濟，又因為戰事的延蔓，難民天天都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之下，無論什麼急賑業務，只要一旦舉辦，就有不能定期結束的趨勢。地方救濟機關，往往因為一無所有，實際無法予以扶植，使它負起繼續救濟的責任。現在面臨着行總行將結束的危機，眼看着一大批在凍餒中的難胞，辦理救濟的人實在感到無法交卸這種救濟責任的痛苦。

(三)難民的「倒流」 行總原定的計劃，是要把難胞很快的遣送到他們的故鄉，使他們安居樂業，重新恢復生產。但是就在晉綏察區因為戰事的延長，社會次序的不安定，難民天天從他們的家鄉往外跑。有的已經遣送回去，又再度的流亡出來。行總的工作，在這種「招待」了又招待，遣送了再遣送的循環中，弄得毫無辦法。

(四)不能實現新的救濟辦法 因為難民多，為多救活幾個人，我們不得不採用了那種陳舊的「粥廠」的救濟方式。我們也曉得難民每天只喫兩餐小米粥，是不能維持他最低營養需要的。並且和行總的工作原則是太不符合的，因為行總要求把難民「更生」起來。但是在山西，一般中上級的公務員，家庭人口較多的大都天天也只能喫兩頓小米粥，如果我們把救濟難民的標準提高，不但物資有限，無法辦到；並且說句笑話，很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因此許多很好的物資，如牛乳，豆粉，罐頭食物，甚至於麵粉，除了孤老殘廢救濟機構外，都不能直接發給難民去享用，這也是我們認為很痛心的事。

第二，關於工賑。行總規定工賑應兼重「工」和「賑」兩方面。但是，我們實際工作起來，也發生了許多很困難的問題：

(一)有的地方有「工」，但是沒有難民，有難民的地方，往往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計劃。

(二)有時有了「工」，也有難民，但是當開工之後，却發現難民被政府徵去做其他的緊急工程去了。同時行總對於工民難民的工糧標準，定得相當低，每天只有麵粉兩市斤，有時真能做工的難民，又不肯來做工。必要的時候，因為工程已經開始，不能中止，只好借重地方政府的力量去「徵」一部份的難民來做工，這種辦法，當然並不理想。

(三)行總假定難民都有「自食其力」的自尊心，所以對於每天所做的工，也有最低標準的規定，例如土方每天至少須做一公方半。但是實際情形，並不如此。因為如果急賑和工賑同時存在，難民不工作也有被救濟的權利，那麼他只要隨便做一點工，都應該收到應得的待遇，我們事實上不能因為他工作沒有達到最低標準，便不給他喫飽。所以維持難民的工作效率，在實際工作中是很困難的一個問題。

第三，關於社會福利事業。像平民食堂，難童工讀工廠……等等，是唯一可以應用一點善後救濟原理的事業。但是這些事業，大都集中在少數城市，受惠的人只是極少數的人，很難普遍。

結論 我感覺到「善後救濟」確實是人類一種偉大的新事業，理想相當高，設計相當完美。但是在這種計劃確立的

時候，先有幾個假定：

(一) 假定我們在戰後，和平能立刻恢復；

(二) 假定人民中有一部份是難民，需要救濟；另一部份人不是難民，不需要救濟；

(三) 假定戰後社會次序能够立刻恢復，難民可以遣送回鄉，安居樂業；

(四) 假定難民有「自食其力」的自尊心，不願意接受無條件的救濟；

但是我們在工作中發現實際情形，是完全與這些「假定」相背的。所以我覺得今天如果行總的工作，不能辦得使大家都滿意的話，倒也不見得是辦理的人努力不够，而是我們當初所假定的理想和實際情形的發展，距離得太遠了！

僑遣工作在廣東

何伯平

廣東是華僑衆多的少數省份之一。華僑的遣送與接運，便在廣東的難民遣送業務中，形成特殊而重要的一部份。僑遣工作的特殊性，從運送的觀點而言，在其須與其他國家及政府發生關係。倘若某一國家的政府限制華僑入境，則遣送華僑回返該國的工作，便遭遇到了決定的阻礙。

僑遣室的專設

行總廣東分署僑遣業務，最初由振務組辦理，其時與一般難民遣送無異。三十五年八月，分署接獲聯總通知，辦理遣送華僑復員出國工作。十月至十一月中，分署派出人員，和聯總人員一起，協助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及廣東僑務處，分在廣州，汕頭，江門，海口四處，辦理審查出國華僑證件及核發護照及登記等工作；同時在廣州，汕頭兩地，各設華僑招待所一所，安置候輪出國華僑之膳食住宿。其時粵省待遣華僑，均於十一月底登記完竣：廣州區五，二三人，汕頭區四，三五五人，江門區七八〇人，海口區三二四人，總計一〇，六九八人。這種登記工作，一方面幫助華僑完成了出國的準備，一方面使我們對待遣僑胞的數目，有一個概略的了解。以後到達各港口候船出國的華僑，仍然經過這種登記。至三十六年五月，共登記一八，三一五人。（內中包括加拿大，中南美，印，澳，非洲，日本的華僑共一，八一一人，聯總已決定不予遣送。）

登記只是遣送的準備，只是一個開端。由於戰後船隻的缺乏，有些國家（如菲律賓）又限制華僑入境，遂致僑遣工作本身既益紛繁，而且又有須待克服的困難阻礙。於是在三十五年十二月，廣東分署專設僑遣室，負責辦理僑遣工作，並與總署香港僑遣辦公處密取聯系。

遣送的記錄

我們願意用數字來表明僑遣工作的進行。

華僑復員出國的口岸，一是廣州，二是汕頭，三是海口，截至三十六年五月底止，自此三口岸共遣送華僑九，三四人，各口岸的遣送記錄如下：

一 廣州——自三十五年八月至三十六年五月，共遣送十八批，出國華僑共四，一一七人。

二 汕頭——自三十五年十二月至三十六年五月，共遣送二十二批，出國華僑共四，七八〇人。

三 海口——三十六年五月，共遣送五批，出國華僑共四四四人。

遣送華僑出國，只是僑遣工作主要的一面；此外還有兩種接運華僑的工作：

一 接運自內地來粵出國僑工 戰時僑工返國服務，戰爭結束後有一部份亟待復員，因聯總指定廣州為內地華僑出國港口，所以都向廣州集中。計來自重慶者一九四人，來自昆明者一，二八六人，來自貴陽者九五五人，來自柳州者二九人；共計一，五二〇人。這些僑工的防疫注射及領取出國護照等手續，都由分署代辦，膳食住宿，也由招待所供給，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廣州分四批遣送出國。

二 接運自國外歸國的僑工 這一工作，我們是懷着沉悒的心情來作的：這些華僑的返國，充分顯示了他們在戰時或戰後不幸的遭遇！

歸國僑工共有四批，來自四個不同的地方：從澳洲，從菲律賓，從荷屬東印度，從新畿內亞。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澳洲歸國僑工七五二人抵達香港。他們戰時在駐澳美軍中工作，戰爭結束後即被解僱，由澳洲當局遣送至港。

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及二十二日，香港政府遣送荷印華工一，四七三人來廣州。他們戰時在荷印礦場工作，戰後因工潮被荷印當局遣送至香港，在香港時，曾絕食要求荷印政府補發工資。後香港政府停止供給膳食時，風潮更見擴大。本署即派僑遣人員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洽商遣送辦法，決定由香港政府送抵廣州，再由分署分別遣回原籍。

三十六年元月二日，華僑八〇二人自新畿內亞遣送至港，他們戰時在港粵為日軍俘往海外，迫作苦役。其中待返廣東者五四六人，分署接到香港僑遣辦公處通知，即派人赴港接運。

以上自四處地方返國，由分署接運的華僑，共三，五二七人。到達廣州後，即由分署遣送，各歸原籍。

困難在克服中

僑遣工作在進行中不免有牠的困難。

我們不是說多年來輾轉流徙的僑胞，如何請求長期的直接救濟，如何用包圍，請願，來強求分署僑遣室來作他力所不及的工作；我們不是說有少數職業的「待遣華僑」會頻添了工作上的麻煩；也不是說經費和物資的短絀，與本年停止直接救濟的規定，使廣州汕頭的華僑招待所不得不過早結束——雖然這些會是困難。我們是指一個主要的困難：即緬甸及菲律賓政府不允華僑入境，這使華僑七，一三六八（緬甸七，〇七六八，菲律賓六〇八）無法遣送，形成廣東目前待遣華僑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我們看着渴望復員的僑胞，相對焦急。

我國政府這次與緬甸，菲律賓政府交涉，菲律賓至今尚不准華僑入境，緬甸政府已派代表守吞貌氏來華，審查赴緬華僑證件。本年四月，已經在廈門簽准華僑二千人返赴緬甸；五月二十九日轉來廣州，辦理粵省赴緬華僑之審查工作。審查完竣後，遣送即可進行。這批緬甸華僑遣送完畢，廣東的僑遣工作，便可以說幾於完成了。這一困難的克服，應該稱道聯總和我國外交當局的努力，和緬甸政府猶未為晚的善意，我們願見在各方的協助之下，廣東的僑遣工作，在本年八月底分署結束之前全部完成。 三十六年六月一日廣州

行總牲畜之接運與利用

許振英

(十二月十八日假上海電台播講)

在聯總的農業救濟物資裏面，有一項是輸送牲畜到收復區域。目的是一方面供給弱小疾病者所需的養料，就是奶或奶的副產品，或者補充因戰爭而被殺傷的役畜，來耕種土地，恢復農業生產。這種工作在歐洲已經作了許多。因此在中國的農業復員計劃中也列有供應牲畜的預算，由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申請所需要的牲畜種類和數量。最初經聯總核准奶牛一萬零五頭，水牛三千頭，奶羊兩千頭，綿羊二百隻，這個數目，幾經波折，一直到今天還未十二分確定。大概是奶牛從二，二〇〇頭到三，八〇〇頭。綿羊一，〇〇〇隻，水牛一，〇〇〇頭，騾子七九二匹。就中祇有七九二匹騾子業於本年五月十號在秦皇島卸船，其餘如奶牛有一船即將從美國南岸起運，大概下月底可能到上海，這隻船卸貨之後立刻去新西蘭再裝四〇〇頭奶牛和一，〇〇〇隻綿羊。還有幾艘奶牛，據說在最近也要從美國西岸起運，但能否實現，目前無人敢加預測，至於水牛，已經由聯總派人與安南當局接洽允許出口一，〇〇〇頭，閩牛在簽定合約之後兩個月開始裝運到九龍或廣州交貨。由於氣候關係，這一批祇能分配在兩廣配售給水稻區域的農民。所有的綿羊，全部撥交農林部分發到太湖附近，黃淮區域以及西北的機關改進並增加羊毛的生產。

行總為接收處理這些有價值的家畜起見，特別在天津，上海，廣州三市設立牲畜飼養站，專司其事。就中津滬兩站已在五月間成立，華南站亦已派人前往不日成立。牲畜從到達港口起一直到發售為止期間的接運，飼養，管理，健康，運輸一切事宜都歸詞養站負責。牲畜將要來華的消息雖然醞釀已久，不過因為數目始終未確定，日期也一再延宕，使得籌備頗感困難，準備太早而牠遲遲不來未免過於浪費，太晚，又恐怕措手不及。譬如上批騾子就是很好例子。以下我約略將接運經過報告一下：

美國軍部的騾子七九二匹本年四月二十五號由檀香山起運，一直到五月七號已經開到中國領海，才收到由船上發播的無線電消息，十號已停舶秦皇島並且立刻就卸貨，倉促措辦，實在感覺應接不暇。由此連想到聯總與行總，行總與附屬機關之間，非有密切而迅速的聯繫不可。

這樣幹了兩年

船上裝滿極好而且帶來够喂一個月以上的草料。在聯總行總共同派有人員監接之下，四晝夜完全卸清。騾子雖經兩星期的海上顛簸，依然肥壯活潑。關於入口檢驗方面除却帶有美國農部獸醫證明不患鼻疽病，並且已經注射疫苗預防炭疽病之外，經濟部天津商品檢驗局也會派人在場查驗認為滿意。天津飼養站隨即會同本署天津儲運局向鐵路局交涉車輛於五月十八號，裝一列車共四〇〇匹帶同飼料到天津事先向市政府商借的站址。內中三〇〇匹早經總署指定分撥到太原的晉察綏分署。這一批都在六月初圓滿運送。贖在秦皇島的一半也隨即轉運到天津集中。

這批騾子毛色都很正常，以黑色或紅栗色居多，淺顏色的極少。割騾佔五分之四，母騾僅佔五分之一。體高平均一五五公分，體重估計約在一千二百磅左右。最小的比中國最大的似乎還大點。而且骨格健全肌肉豐滿尤其令人羨贊。年齡也在五歲至八歲間，正在役用壯年。可惜身體太大，公的太多反使農民徘徊觀望，他們一向認為母的可以多活幾年。再則過份龐大恐怕不易駕御。

在估價配售之前，決定先留養一個月。一方面使牠們適應華北一般環境，尤其要緊的是逐漸掉換飼料。用當地飼料如高粱，麩皮和豆餅以及稻草或鹽灘所產乾草，來代替美國草料。否則農民買去驟然變換飼料，一定發生不良影響。同時我們盡量訓練調教使他們習於中國口號以及當地農具。

關於配售問題一方面要遵循總署的既定方針一方面還要顧及當地實際情形。為集思廣益起見邀請聯總行總農業技術人員，儲運局主管，行總財務廳駐平津代表及天津騾馬市公會會長，合飼養站負責人共同組織估價委員會，按照當地當時市價評定每匹價格。定妥之後，才登報公佈出賣。並為鼓勵窮苦農民儘先購買起見特別給真正農民以相當折扣。付款辦法也定兩種，付現或分期付款都可。分期付款月息八釐尤其是優待農民。中國因為行總財務廳取銷這個辦法，暫時停頓標賣。俟後經許多方面申請方再恢復。經過這一段波折，從六月中旬起一直到九月中三個月才賣完。

在天津估價最低八十萬元，最高一百四十萬元。真正賣價，因為前後折扣不同，付款方式也不一律，所以參差頗大，大致總在六·五折到八折之間。實際數目最低五十餘萬最高一百一十四萬。這個數字似乎驚人，然而比起市面的頭等本地騾子來，行總這一批中的最壞的也值一百萬以上。再者牲口的行市三天一小變十天一大變，趕到農忙季節變動尤大這一次訂牢價格的辦法，農民就有吃虧有賺便易的了。還有許多不明內情的人，總覺得行總以牟利為目的，訂價過高，這也是聽信一面之辭而發生的誤會。

買主大多數是農民，或農業團體。工商運輸界買到的祇有幾匹。買到之後再轉賣的也有。不過主要原因並非賺錢而是駕御不了才賣的。甚至於賠錢賣的都有。大體上這批牲口性情都很馴，容易調教。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一天就能駕車，兩三天就能拉磨拉水車等。祇要配一個大脖圈，把套繩放長就行。所以在設備上面的添置也有限。當初驟未到以前，有些人顧慮語言不通，環境不適的許多問題，至此完全消釋。據飼養站十月底複查的結果，三分之二以上已經全部或局部役用。這還是農忙已過的情況。

在今年七月中旬天津附近東南發生驟子急性炭疽。蔓延極快，農驟死的每一鄉有幾十匹。因為正在水稻需要灌溉的時候，農民需要役畜尤其迫切。飼養站一方面聯繫農林部中央畜牧實驗所北平工作站請他們派人攜帶炭疽血清和芽苞菌苗，立刻到流行最利害的中心注射血清治療已病牲畜，或者注射菌苗預防，同時將行總驟子，無論賣去與否都全部注射。事經三個星期，才全部撲滅，然而農驟死亡將近千匹。行總的驟子，也有兩匹染病，雖經多方醫治無效而死。其他如外傷，癢爛，消化不良，眼部發炎，蹄心傷爛等小的毛病雖然皆都不免，但經獸醫診治都皆痊癒。

送到太原去的三百匹，在六月底七月初全部現款出賣。買主也以農民為主。標價分五十五萬，七十五萬，八十五萬三種。此外河南分署和東北分署也都申請每處分撥幾百匹，但一則交通不便，二則頭數太少不够分配，所以都未能照撥。以上是接運和配售驟子的經過。

關於醞釀雖久始終還沒運到的其他各種家畜，據最近消息有一船就要或者已經從美國南部的 *New Orleans* 城啓運，裝載大概有六〇〇——八五〇頭奶牛，大部分是美國教會團體捐贈給聯總的，希望能儘量分發給在中國各地的教會學校，醫院，孤兒院等團體。另外從新錫蘭來的四〇〇頭奶牛和一，〇〇〇隻綿羊，以及再從美國來的一船（每隻船大概裝八〇〇頭）則將全數交給農林部轉撥給各大學，各省農業改進所和政府的畜牧改良機關，由農林部指導監督務祈能達到供應牛奶給多數民衆，並在適當地點建樹合理化乳業的目的。

一千頭水牛，將來預備全部從廣州進口。至於分配和出售的方式，已經和有關部門商量妥當將來一定會在水牛未到以前的相當期間公佈。

以上把農業復員計劃的供應牲畜部份從設計，申請，連絡，裝卸，運輸，飼養，分配，出售，使用的經過，向聽衆作一簡單報告。因爲大批的還未起運，我願意借此機會供獻幾點意見！

○聯總行總費盡幾許心血才運進配售了八百匹騾。但是華北由於戰爭的牲畜損失每個縣份也不祇此數。如果要使每個角落都蒙受到補充農村動力的實惠，則非八〇〇匹的若干倍不成。事實上當然辦不到。所以我希望社會上千萬不要得到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華北的農畜的缺乏已經解決，或是減輕。

○為減少籌備接運牲畜上的困難起見，希望今後入口的數目，種別以及約計到達港口的日期，儘可能範圍內提早通知實際負責的人，以免臨時張皇失措。

○希望聯總與行總之間，行總各部門之間，行總各附屬機關之間取得密切聯繫，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們要知道牲畜是活的，不像死的貨物，多攔幾天沒多大關係。

○大量的牲畜入口，這次還是首創，而且直接交給農民，與以往的少數進口，由試驗場，農學校或商家經理者完全不同。結果如何，事先誰也難於預料，我們應當盡量從買主搜集資料，一方面作這次嘗試的考績，一方面供來日的參考。

半年來之魯青善救工作

趙文璧

一、山東現況

山東共有一〇八縣和四個市。據內政部二十六年的統計，人口共計三千八百餘萬。日人投降之初，國軍及受國軍節制之部隊，僅佔有泰安、臨城、歷城、濰縣、高密、膠縣、即墨、章邱、安邱、兗州等十個縣和青島、濟南兩個市，其餘九十八縣和威海、烟台兩個市，則均在共軍之手，或爲其所控制。半年以來，國共兩軍在膠濟、津浦兩綫上雖有多次明爭暗奪，而總的形勢，則始終未變。

山東省境，除四個市外，共分三大區域，膠東區最富，約二十二縣，人口也最多，約一千三百萬，幾全在共軍之手。魯南區次之，魯北區接近河北、山西、較爲苦寒。抗日戰起，省境即遭淪陷，直到勝利，整整八年，自民三十年十二月新四軍事件後，國共兩軍即於魯南長期相持，出入於蘇北，魯南各縣，所以現在難民的人數，也相當驚人。城市和鄉村的損失，也比較嚴重。據山東省府本年三月的估計，難民人數，約共一千三百四十餘萬。佔全省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其中由中共區逃出及由內戰造成的政治難民，約共三百餘萬，佔難民總數的四分之一。計沿津浦、膠濟兩線流亡者約一百萬，聚集於青島者十三萬，泰安者十萬，濟南九萬，濰縣、德州、昌樂、滋陽各七萬，膠縣、高密、安邱、張店、章邱、歷城、齊河、聊城、棗莊各五萬、即墨、周村、長清、臨城各三萬。大汶口一萬。又各礦失業礦工十九萬，失業普通工人十萬，失業公教人員二萬六千，無業知識份子包括失學青年在內，共約五萬，失業軍官佐包括抗戰期中自動打游擊的在內，約共二萬。由災荒及抗戰關係而流亡的難民約共一千萬，計失業農民約八百萬，老年及婦孺約二百萬。這些難民，當然國共兩區都有，不過在共區的較多，但并不成爲問題，因爲絕大多數是農民，失業祇是暫時的現象。在國軍區的雖較少，因爲大多都是不事生產的人民，所以成爲極嚴重的問題。

二、青濟情形

青島是華北的最大港口，戰前日人控制最久，工廠林立，交通發達，海運、漁業、都是華北之冠。人口約七十萬，

這樣幹了兩年

勝利初，一度爲共軍控制，人口減至五十萬，不久之後，由國軍游擊隊和美國海軍共同收復，人口又逐漸增加，到本年五月，連中美駐軍在內，據市府警局的估計，已近一百萬之數。在國共兩軍一出一入之後，市內一切損失甚大，所有工廠，鐵路、港務和交通事業，幾乎全部都呈停滯或癱瘓狀況。單是失業人數，已達二十萬以上，佔青市原有的人數的三分之一弱。加上陸續匯集而來的不事生產的政治難民十三萬，和國際難民與日俘共約二萬，故實際上的難民人數，約共四十萬，幾佔全市現有人口之半。青市糧食，本來全靠外來接濟，一切日用食物，則多靠附近縣鄉供應。而以戰前的海運，漁業、土產和膠濟路的運輸盈餘與工業產品來交換。現則特以爲交換糧食的東西，全歸烏有，特以爲交換日用供應的工業產品，也不存在。而人口反逐漸增加，離城二十里以外的鄉村，或都在共軍之手，或在國共兩軍相持之下；對外交通，也愈來愈困難，戰時日人經營的規模最大的東亞麵粉廠第一、二、三、四廠和民營的雙麩麵粉公司的兩個廠，到本年三月，都全部停工，故青市糧食問題，極爲嚴重。勝利後的接收，百之八十的房屋，都被機關部隊或私人佔用，大都於（一）佔而不用，（二）人少房多，若干房屋空着，（三）門窗破損，什物一空，這更給予難民以住的困難。

濟南情形，也與青市不相上下，人口僅有四十萬，難民倒佔二十餘萬，到本年五月，附城鄉村，也入共軍之手，膠濟、津浦兩綫，又時有爭奪，濟南爲南北交通樞紐，難民日有增加，糧食、住房、衣着、醫藥、無一不是問題。而難民的生活，更不若青市之有美軍的若干消耗可解決一部份，幾全靠救濟才得生存。

未經魯青分署救濟以前的難民的生活，大概靠（一）地方政府臨時救濟；（二）作臨時苦工；（三）依親友；（四）作小本經營；（五）乞討；（六）作不正常職業；（七）當兵；（八）回中共區；（九）流亡到省外，主要的如京滬一帶。這自然是指國軍區的難民而言。他們的生活都很苦，普遍以地瓜干（白薯）作食料；衣着方面，也自然襤褸不堪；營養的不良，疾病的叢生，更是普遍現象，尤其一般老弱婦孺，大都流爲乞討，終日不得一飽，鳩形鵠面，確實可慘。所以他們普遍的要求是糧食、衣服、醫藥、和可以逃亡的旅費，房子不是不需要，而是要來了無法安居。

鐵道交通，始終停頓，水道上祇有海路上可通華南華北各大港口，但國有輪船有限，民營輪船業全部停駛，帆船運輸，不但運量有限，且多在共軍之手，本年下半年以來，除運載救濟物資的外輪前後來過青島約十次以外，招商局的輪船，僅一來興輪來往過五次，載重不過二百噸。公路運輸，則國共兩軍區，各有系統，也不完全通行，兩區的交通處，不但檢查很嚴，而且路綫也往往不相銜接。交通工具，異常缺乏。修理的器材和設備也奇缺，尤以中共區爲尤甚。

物價方面，除一切日用物品，難民們都無力購置不去管它外，糧食價格，國軍區逐日飛漲，計青島的白麵，每袋（二十二公斤）由一月份的四千餘元漲到六月份的九萬餘元，平均約漲二十二倍；白米每市斤由一月份的八十元，漲到五月份的一千二百元，平均約漲十五倍。本年四月中，本署曾發放及平售麵粉三十餘萬袋，麵粉市價，本已由四月初的三萬餘元一袋，落到一萬餘元一袋，（本署發放及平售者，每袋僅六千四百元）然因五月內國共兩軍之宣傳戰及實際備戰的結果，麵粉價又復邁步上漲，至六月中旬，一度曾突破九萬元的大關。但中共解放區的糧價，據稱則始終平穩。

中共區的情形，雖不大明瞭，但據魯青分署及聯總派赴烟台工作者述說，山東全省，大體上說，國軍區所急需者為糧食，共軍區所急需者為醫藥物品和交通器材。衣着一項，兩區都普遍需要。國軍區的失業和失學現象，相當嚴重，共軍區則日用品及福利設施，最為缺乏。

三、救濟開始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最緊要的問題，是解決國軍區的難民食住問題，尤其是青、濟兩大據點和國軍駐在的十個縣。共區的救濟，自然也不可緩，不過因為都是鄉村，其失業農民雖多，而最切實而緊急的食住問題，尚不十分嚴重。所以此期的救濟工作，大體上限於國軍區域，而以青濟兩市為主，共區救濟，則事實上無法大量展開。

因為交通和對外聯絡的便利關係，行總在省魯的善救機構，都集中於青島，計（一）魯青分署，主持物資分配及推動善救工作；（二）青島儲運局，辦理華北各省救濟與善後物資的儲運工作；（三）公路運輸隊，專負魯省善救物資之公路長途運輸之責；（四）財廳駐青代表，則主持魯青區善救物資之平售及有關魯青區善救工作之財務事項。均先後於本年一月至四月成立，共用人員約五百名。聯總在青，也設有辦事處，但僅負督促及調協之責。

實際救濟工作，開始於本年一月，并邀地方政府及民意機構協助。直至本年六月，其情形如左：

甲、運到物資：

1. 交通器材——計鐵路器材一萬二千餘體積噸，卡車共一百五十餘輛。
2. 棉花——共五千餘長噸。
3. 衣着——共五萬餘大包，二萬餘小包。

這樣幹了兩年

這樣幹了兩年

一九六

4. 糧食——共小麥一萬六千餘長噸，麵粉二十餘萬袋，大豆二萬餘袋。
5. 營養品——奶粉共一萬餘桶，奶水五萬餘箱，罐頭食品二萬餘箱。
6. 衛生器材——共藥品三千餘包，病床一千張，雜用品二百餘噸。
7. 農業器材——共肥料五萬餘單位。

8. 雜類物品——計縫衣機五十架，麻袋十萬條。

上述這些物資，在這一段時間內，最能救急的當然祇有糧食和衣着了。其次是醫藥用品。其他物資，大多屬於善後範圍，祇有儲倉待用，不能立即用於救濟。

乙、發放物資：

1. 發放小麥——計發青島區小麥一千五百噸，高密、城陽等處三百噸。
2. 發放麵粉——計發國軍區之青島、濟南、膠縣……等十處麵粉共六十餘萬袋。（發放共軍區者見後段）。
3. 發放大豆——計發青島、高密等處學校及醫院等八個單位之大豆一萬餘包。
4. 發放營養品——計發國軍區之青島、濟南……等五處奶粉七千餘箱，奶水二萬箱，罐頭食品一萬箱。
5. 發放衣着——計發國軍區之青島、濟南、高密、城陽……等十處衣服三萬餘大包，二萬小包。
6. 發放醫藥——計發國軍區之青島、濟南、高密、濰縣……等九處之藥物共約二百噸。（以上各項配發於共區者均見後）。

但有些事情，不能單靠救濟物資，而需要現款才能辦理。尤以國軍區為然。所以救濟費用，也用了不少。

丙、救濟款項：

1. 匯解總數——經總署核定，每月為二億元，計一至六月，共十二億元。
2. 發放急賑款——共發二億元，分配於國軍區之膠縣、高密、青島、濟南、臨城、棗莊、泰安、安邱、章邱、周村、濰縣、兗州、聊城……等二十二個區域。
3. 辦理工賑——計先後辦理青島、濟南……等六處工賑十五起（主要者為清除市面垃圾，慎整街道，修建公共廁所……等工作。）共費三億餘元，工作現仍在繼續中。

4. 補助學校及學生——計補助國軍區之青島、濟南……等處的貧病學生一萬餘人，和簡陋學校共二十五所，兩項共計約費一億餘元。

5. 補助福利事業——計補助青島、濟南……等五處恢復育童學校、妓女改良所……等十五個單位，共費五千餘萬元。

6. 遣送難民還鄉——計遣送還鄉難民五千餘人，約費二千五百萬元。

7. 收容難民——計在青島、濟南、高密……等處，成立收容所六十所，每所可容難民六百人，共費約一億元。

8. 協助學校復員——計協助高密、城陽……等處五個中級學校復員。計費約三千餘萬元。

9. 補助地方救濟機構——計補助青島、濟南……等地方政府主辦之難民救濟委員會……等五個單位的費用，共用約五千萬元。

10. 輔導難民轉業——計輔導難民轉業者約一萬餘人，約費三千萬元。

11. 遣送外籍難民歸國——計遣送德、義及歐洲各國僑青難民（日俘不在其內）歸國者共約一千餘人，計費約五百萬元。

12. 辦理公共衛生——計辦理青島、濟南……等五個城市之夏季防疫、種痘……等工作，約費一千餘萬元。

13. 補助外籍難民生活費——計補助白俄、猶太……等外籍難民約一千人之生活費，計費五百餘萬元。

以難民人數之多，比照救濟物資之微乎其微的數量，再加被救濟時間之延長無期，粥少僧多的現象，當然不免；爲安定人心計，魯青分署又以若干物資，設法平售。

丁、平售物資：

1. 普遍供應——計在青島普遍平售麵粉十餘萬袋。於本年四月中旬開始，四月底即完畢。

2. 平售於機關及學校——計平售於青市的各復員機關、學校、團體、工廠……等二十個單位麵粉三萬餘袋，小麥五百噸。

平售物資，雖僅限於青島一市，但其影響却是很大的。尤其對青市的物價穩定，至少收了兩個月的效果；戊、受惠人數：

這樣幹了兩年

上列種種設施，到底受惠的人數有好多？

1. 賑款部份——計直接受惠人數約共二十萬人。
 2. 工賑部份——計受惠人數共約三十萬人。
 3. 衛生部份——計受惠人數共約三十萬人。
 4. 補助部份——計受惠人數共約十萬人。
 5. 收容部份——計受惠人數共約三十萬人。
 6. 輔導部份——計受惠人數共約一萬人。
 7. 發放物資部份——計受惠人數共約一百萬人。
 8. 平售部份——計受惠人數共約十五萬人。
- 總計：各項受惠人數，共約二百三十五萬人。

已、比較：

受救濟的人數，雖不及難民總人數一千三百四十萬的百分之二十，但難民真正需要救濟的，并不如山東省府估計之多。譬如前面說過，失業農民八百萬，大多都在共區，共區裏的糧食，并不成爲問題。今年秋收以後，這些農民都可復業。據我們所知，即在國軍區的難民，一部份已陸續回到中共區的家鄉，一部份則已轉業，轉業的人數，日在增加。如果工賑的工作仍能繼續，加上此後即將興辦的各種善後工程，也能容納一部份難民，則國軍區的難民人數，必會大減以至於無。不過這就要看大局是否能和平下去了。

四、共區救濟

前面說過，這一期的善救工作，主要的限於國軍區域，中共區所佔面積，雖佔魯省全境之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約三千萬，但因事實困難，工作無法展開。僅於二月與四月兩期，分別運送物資兩批，到共區的烟台和臨沂兩處，辦理救濟。五月初，又會計劃修復共區黃河堤壩。其情形如左：

甲、交涉經過：

本年一月，魯青分署延署長，以私人名義，藉聯總代表則恩慈和總署代表米星如來青之便，商約中共派代表來青洽商共區救濟工作的有關問題。經幾次會商結果，決定兩個原則：

1. 膠濟路以南地區，以臨沂為中心，由該署第三工作隊去辦理，隊部設在臨沂。
2. 膠濟路北地區，以烟台為中心，由該署第二工作隊去辦理，隊部設在烟台。

根據上項決議，魯青分署即於本年二月，派第二工作隊長李遇之，以登陸艇三艘，載運第一批物資約三百噸，隨同聯總代表潘佛爾前往烟台，辦理第一次共區救濟事務。物資之分類數量如左：

1. 衣着——計約二十一噸。
2. 糧食——計麵粉約一百四十噸。
3. 奶水與奶粉——計約一百噸。
4. 藥品——計八箱。
5. 吉普車——計四輛。
6. 卡車——計十輛。
7. 油類——計九噸。

這批物資，於本年二月八日運抵烟台，當即會同烟台中共當局開會決定原則幾項，由中共指定其解總負責辦理。當時決定分配的區域是：烟台45%；威海、20%；龍口、15%；石皇、10%；平度、10%；以上屬於城市；艾山區、24%；大澤山區、24%；小紀區、12%；牙山區、10%；高平區、8%；馬石山區、7%；榮城勞山區、6%；膠濟路側、9%；以上屬於鄉村。其辦理情形如下：

1. 由中共解總，按上列分配區域及分配額，實際分發；
2. 地方人民團體，也派代表參加；車輛由第二工作隊管理；
3. 聯總及第二工作隊長與全部工作人員，負監督之責。

上列物資，於二月十五日前發放完畢，計受惠人數，約共三十三萬五千餘人。

丙、第二次工作：

這樣幹了兩年

烟台工作，尙稱順利，魯青署遂於同年三月，又派第三工作隊杜雲廬，運載救濟物資三批，共約一千四百三十五噸，由中共代表陪同前往臨沂展開工作。物資的分類數量如左：

1. 糧食——計一千一百四十七長噸。
 2. 衣着——計二百二十九長噸。
 3. 醫藥器材——計三十七長噸。
 4. 種籽——計約一長噸。
 5. 燃料——計約二十長噸。
- 物資發放的辦法和步驟，仍然和中共區臨沂救委會商妥了七個原則如左：

1. 由臨沂救委會，召集已決定應受救濟的區域內之鄉村各基層幹部開會，宣佈配發各該鄉村的救濟物資之種類與數量。
 2. 分組討論各鄉村應受救濟的名單。
 3. 公布名單，徵求大眾意見。
 4. 由當地幹部，開羣衆大會，推選若干公正人士，組織評議會。
 5. 由評議會審查決定應受救濟的人選，并具領物資。
 6. 公布發放結果，徵求羣衆的反應。
 7. 第三工作隊有決定救濟地區，物資分配數量，監視發放和複查之權。
- 上項物資，經於三月初開始發放，決定發放的區域有臨沂、沂水、諸城、日照、莒縣、嶧縣、濰縣、膠縣、費縣等縣。惟至六月初，膠縣、高密一帶，發生戰事，運路不通，共區救濟，事實上即無法再行展開，總署遂有改設烟台，荷澤兩個辦事處之擬議。

總計在臨沂工作時間，前後共兩個月，發放出去的物資，受惠人數，共約三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四人。

照國共區所佔面積和人口的比率看來，配往共區烟台，臨沂兩處的物資數量，自然是很少的。不過這是由於（一）在這一段時期裏，聯總運的物資五萬多噸中，糧食佔了百分之七十三，中共區的糧食并不缺乏；（二）交通不便；（三）軍事

上的困難，而不是有什麼政治的歧視的。

五、善後工作

這半年的善後工作，約有以下幾項，嚴格說來，這祇是一點準備工作。

甲、善後工賑：

1. 水利工賑——

A 修復濟南邊莊五柳兩閘工程：小清河為濟南至魯北各縣的主要運輸交通水道，邊莊，五柳兩閘，位小清河上游，有調節水位，維持航運之功，惟年久失濬，魯青分署於本年四月開始修濬，預計本年九月可完工，約須一萬六千餘工，糧食四十二噸，國幣六千二百餘萬元。

B 濟南北園灌溉工程：北園東西長四公里，南北闊三公里，濟南各泉之水，都匯集於此，年來諸泉源沒有濬治，以致各渠道漫無系統，水量遂不能節制，本年五月，魯署會同山東水利局計劃整理，開始施工，預計三十六年四月可以全部竣工。約需二萬八千餘工，糧食八十噸，國幣一百柒十餘萬元。

C 青島水源工程：青島水源，在城外二十里之嶗山區，年久失修，通道破損，影響市民水量和健康，經與青市自來水廠於本年五月，開始整修，計費約伍百餘萬元。

D 濟南下水道工程：濟南溫泉多，縱橫貫流，下水道失修，影響市民健康，經與濟市府洽商，於本年五月，開始修治，共費約一千萬元。

E 烟台區黃河工程：計共修理三處，約費二千萬元。

2. 市政工賑——

A 翻修馬路：計在青島、濟南、濰縣……等處翻修馬路共十一萬餘公里。

B 埋沒水管：計在各大城市埋沒水管共二萬五千公尺。

C 修儲水池：計在青島修儲水池一座。

D 補換蓋溝石：計在各大城市，開始補換蓋溝石，預計可於本年內換一千六百餘公尺。

這樣幹了兩年

這樣幹了兩年

11011

E 清除垃圾：計在青島，濟南……等大城市，清除垃圾約共三萬八千六百噸。

F 搬運亂石：計在各大城市搬運亂石共一萬六千公方。

G 重建青島便橋：計建修青島市國民便橋一座。

3. 農林工賑——

A 合辦苗圃：本年四月，與青島農林事務所合辦森林苗圃十八畝，共育苗八十七萬八千餘株；又與濟南農林校合辦苗圃二十畝，共育苗六十五萬餘株；又與山東農林處先後合辦八十五畝的苗圃，共育苗二百餘萬株。

B 協助造林：本年春，撥助青島農林事務所處購買造林工具費五十萬元，又以工賑方式，協助造林一百二十八畝，計植樹三千一百六十二株。又補植路旁樹木一千一百七十三株。

C 獎勵農民捕捉害蟲：本年四月青市李村麥田發現粟夜盜蟲，當即以麵粉一斤換害蟲二斤的辦法，獎勵農民捕捉，計換到害蟲一千一百三十四斤，用去麵粉五百五十餘斤。

乙、衛生善後：

1. 成立工作隊——本年五至六月，先後於青島，高密……等處，成立六個工作隊。

A 第一工作隊：駐青島，并分赴青島附近鄉村及膠縣，即墨二縣工作，診治人數共四萬六千餘人。

B 第二工作隊：駐高密，并赴附近鄉村工作，診治人數共三萬二千餘人。

C 第三工作隊：駐臨沂。診治人數不詳。

D 第四工作隊：駐烟台，僅先後派醫師前往視察兩次。

E 其他：其餘工作隊，亦正籌劃成立，到六月初，才稍有眉目。

2. 補助地方衛生機構：本年五月，計補助青島市立衛生試驗所二千五百萬元，以製造霍亂疫苗，大約可製九十八萬CC，製成後交魯青區聯合防疫委員會，分發各醫療機關應用。

丙、撥交交通器材：

膠濟路之四方機器廠，戰前規模較大，戰時破壞甚多，這次聯總配運青島鐵路器材約為一萬體積噸，當即全部移交

該廠。

六、工作困難

魯青破損情形如此，國共相持局勢日漸惡化，難民人數，有增無減，配運物資有限，單談救濟，已够困難，而在無善後工作可以爲繼的情況下，困難之大，可以想見。然而最感困難的還有：

(一) 物資分配比例：共軍以地域和人口的比例，要求照比率分配；國軍以需要實情爲理由，要按需要程度分配，雙方各有理由，爭持不決，以致辦理善後工作的人，無所適從。

(二) 物資運輸困難：物資最初卸存口岸，在國軍區運往共區的物資，往往遭到留難；而運往國軍區青島以外的城市據點，又必經過共區，同樣遭受若干麻煩，有時在交界處被不明身份的武裝人士劫奪，雙方互推責任，弄得辦理的人莫明其妙。而運輸工具之在雙方地區，一遇軍運緊急，都不顧一切地扣車拉用。

(三) 分配救濟物品標準難定：國軍區的難民，份子複雜，人數衆多，究竟誰最需要救濟，地方政府，一時提不出可靠的統計，臨時調查，費時費事，緩不濟急，已不必談，難於周詳，也不可免，因此糾紛日多，無法解決。

(四) 幣制不統一：國軍區自然用法幣，共軍區則另成系統，全用北海票，而法幣與北海票，每隨軍事情況，而有漲跌。本年二月初，爲一與二十之比，四月則爲一與十五之比，到六月又回升。魯青分署的工作人員，自然也用法幣，可是派往共區工作的人，則一切開支，不能不都用北海票。不但會計記帳困難，折合法幣，開支也較國軍區大上幾倍。

至於其他工作上的普通困難，隨時隨地都有，也實在難於一一記述。

七、結論

明眼人早就看出，在目前的中國，辦理善後救濟工作，原本是吃力不討好的。如果大局和平下去，即以此有限的物資，一面辦理救濟，以培養可用於復員的人力，物力，一面繼續善後，兩相銜接，在不算太短的十八個月中，未始不可以收相當效果。無如國共和談，時斷時續，在繼續斷斷之際，雙方衝突，愈來愈大，宣傳戰更作得如火如荼，弄得不可

收拾。這在魯省，尤其如此。

以魯青來說，我們用在那裏的物資，已有五萬餘噸之多，時間僅有半年，實際工作時間，僅有四個月。用去的經費，也有十二億元之鉅，在此離亂痛苦的年代中，已算是難得的了。如果內戰停止，以魯省工礦事業之多，恢復舊觀，容納難民，實太容易。然而不幸的是雙方宣傳戰，做得有聲有色，單以青島來說，輿論上或明或暗造成欲和不能，非打不可的情勢，極為顯然。因為救濟並不是辦法，祇有加強善後，才是真正的救濟，也才能真正有助於國家，但這要在和平局面下才能辦到，目前魯青分署所努力的這點成績，倘使內戰繼續下去，在未來的極短時期，一定全歸烏有。

葫蘆島放賑

呂砭愚

葫蘆島港口碼頭上，忙亂着百十個汗流夾背的伙役，褐紅色的面頰，有時蒙上黑的塵土或白色的麵粉，他們搨着百斤的衣包，麵袋，藥箱之類的東西，依次拿着竹籤從計數員面前走過。起重機軋軋地響着，不管是白晝或黑夜，總是不斷的嘈雜囂叫。

輪船走了，碼頭上堆滿了雨布遮蓋着的布包和木箱，大小不同，輕重不同，包裝不同，內容也不同，這是三十五年行總東北分署物資接運站接來救濟東北老百姓的聯合國救濟物資。

從碼頭上再裝到車上，一列一列的車皮滿載着救濟物資開走了，不到幾天，碼頭上又清理完畢。伙役們在碇樁上打盹，物資運到那裏去了？作甚麼用？給誰用？他們都不知道，但有時他們卻發出那些問題。

船一隻一隻的駛來駛去，車一列一列的開進開出，一直到十二月下旬港口封凍，接運站工作纔稍得喘息，沒有船再能進港了，最後一列物資車也已經開出，有人在嘆息着都運走了，甚麼也沒有留下，葫蘆島這些無地可耕無魚可捕的老百姓們失望了。

但是區公所已開始造名冊了，由物資接運站代他們轉請東北分署發予救濟物資，第一次沒有批示，再度提出聯總與行總東北分署的聯席會議，外籍人士又提出反對，他們的理由是葫蘆島都是工人區，工人既有工資則可不需救濟。

再經分署服務視察來胡調查困難情形屬實，纔交到遼甯辦事處派員辦理，由接運站派員協助，撥給的物資有舊衣二百包，湯粉一萬包（三磅裝），脫脂奶粉三十大桶（二二五磅）。

最後經費無着成爲最困難的問題。此次服務經費完全沒有，除了辦事處的賑務委員的旅費以外，沒有任何款項，於是只好用最經濟的方法辦這次的賑務了。

接運站的卡車，經過東北分署第四工作隊補修完竣的錦葫公路，從錦州倉庫一車一車的載來，員工共同裝車卸車，小學生們聽說救濟物資來到，都歡喜得嘍跳，不久也都傳遍了他們的家庭，他們說救濟物資運回來了，彼此當新聞傳告

着，他們滿懷着極大的希望在期待着。

二

賑務委員來召開賑務會議，請當地士紳與機關首長出席，共同討論放賑辦法，選出賑務監視委員十五位，共同襄助，調查名冊，監視拆包並參加發放工作，大家羣策羣力辦理此次賑務。

此次賑濟對象包括一般民戶，漁民，快役，小學學生，教師等人。

區公所職員加着班趕造賑冊，因為賑冊須造九份，抄寫三千多名的清冊，實在費相當勞力與時間。

監委們也到各村去調查人數，檢對名冊。

每日兩次監委們到冰窖似的倉庫監庫，監視拆衣包及舊衣分類，計算數量和配份等等工作，每天工作完畢，監委們依次在封條上蓋了章，封鎖起來，明日再當衆開庫。

倉庫裏冷森森地煙塵繚繞，十幾個庫丁押運伏在忙着工作，五色繽紛的童衣，女衣，小帽，手提包，大衣，舊西服之類的東西飛舞，分着類一堆一堆的逐漸增高，拆包完畢。

配份是最不容易的，雖盡最大努力亦難求絕對公平。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標準，選擇不同的衣物，所以樣式會不同，價值也就懸殊。一件舊軍大衣，一件西服上身，都是一份，一件襯裙包上一個小毛衣也是一份，襯衣裏包了一個乳罩，兩雙線襪也算一份，只有綠毛線軍用小帽很多，每份都附有一個。衣服很多不適用於我國人民穿用的，發放時只好用抽籤法各自碰運氣。

三月十四日監視委員會再召開會議，討論賑冊及發放等等問題，並發表受賑人數及每份分配數量。

三

卡車載了整桶的奶粉和成包的湯粉，還有大小包細不等的賑衣，一列一列的開出來，監委們在車上押送，爲了領受者的方便，分區把物資送到幾個中心地點，免得許多人跑了遠路耗費時間。

監委們分別負責抽籤，捺手指紋，分衣服，秤奶粉等等工作。

沒有行列，沒有秩序，是一般民衆一貫的作風，監委們念名冊喊得喉嚨都啞了，張老太太依舊在和季老太太談他們的兒媳婦，直到小孫女去拉他們纔蹣跚地走過來，他問長問短，奶粉用不用糖，可否加了鹽醬吃，湯粉怎樣吃法，對多少水……，諸如此類囁嚅一大套。監委請大家暫停談話，向大家解釋那些問題，可是仍沒有人注意。所以除了從未與外人交談過的村姑少婦之外，來一人領東西，就要再講一次湯粉用法。

手續也的確很麻煩，他們不明白領三種物資爲什麼要捺九次指紋，時常聽見有的發問：給多少東西呀？這樣麻煩，可是領完了奶粉他竟會走了，還是兩包湯粉，又得用人請他們回來重領。

一位小姐抽了二十號籤，却願拿十八號的女大衣，和監委辯論起來，她說不認識字碼，認爲是監委騙她拿那件破襖衣的小包。

某村一位甲長是屠夫，他想把全甲物資領走，自行分配，監賑委不許，他就率衆拒絕不領，歸途遇見一村民帶了兩份賑品（一份是隣人託他帶回的），屠夫率衆回放賑場所大鬧，結果又得用人向他們解釋一番。

小學生總算受過訓練，一班一班地站齊了候點名，依次抽籤領賑衣，有兩個女學生拿回一件上衣，找監委問：我媽說不給大衣就不要了，賑委不好破例，婉言解釋不能換的理由，她們扔下賑衣抹着眼淚走了。

有一位母親拿了她女兒抽得的一件襖裙，也請求掉換，最後也失望了。於是『好衣服他們都挑出去了』的謠言就響出來。

滿意的人他們都高高興興地回家了。不滿意的幾位席地而坐了，開了座談會，於是經他們研究出許多理論，發表許多口頭抗議與煽惑性的宣傳，不過除了幾位以外，無人贊同，那種音波也就漸漸消失在海風中了。

兩禮拜過去了，倉庫中賑品淨光，功德圓滿，賑務委員得到一大批收獲——是一堆捺了指紋的賑冊。

四

一位同志也請求掉換所領去的舊衣，雖經婉言解釋，却不得到他的同情，始終抱着深深的恨意。

有兩個機關爲眷屬請賑，但賑冊在發放快完時纔送來，沒有富裕賑品可給了，婉言解釋，過後，反應又是一片怨聲。

這樣幹了兩年

愛戴我們的朋友說，這一次賑還不如不放，拿出東西，又得罪人。賑委都承認，但是無論如何，葫蘆島的老百姓究竟得到了些物資，草綠的軍用帽已普遍在行人的頭上了。

柳州兒童收容所

廣西分署

失依兒童的樂園

柳州在羊角山旁，龍潭溪畔，聚居着一百三十多個失依兒童，他們來自各方，他們團結在一起，他們有時讀書，有時遊戲，每個人的體格都很好，而且過的生活又是很合理；假如你要問他，他會告訴你一些動人的故事。

曾經有過不少的人來看這些快樂的一羣，他們異口同聲說收容所好比一個理想的大家庭，師長猶如家長，同學恰如兄妹，講到所的組織。和工作情形，我想在這裏把他簡單介紹一下。

簡單的組織

全所只有十三個職員，計主任，保教長，個案工作員，護士和事務員各一人，教師保姆各四人，他們抱着「自作自助羣策羣力」的精神，認真地負起牧羊人的使命，向着「培植幼年強祖國，育成大器建中華」的目標邁進。

工作概況

◎怎樣確保兒童健康？

(一)關於衣——食——住和其他：

(甲)衣——兒童衣物由廣西分署於救濟物資中撥給，去年冬配給舊衣物一批，衣車三架，由所自行修改穿用。今年又配給兒童每名布一十五碼，均是自行縫製，每個兒童所需被，毯，鞋及蚊帳用具，均由分署完全供給。

(乙)食——兒童糧食及營養品均由分署配給，食米每名每月四十斤，營養品則按期定量配發，每日三餐，晨早吃牛奶或稀飯，中晚餐進乾飯及豬牛肉罐頭與蔬菜等。

(丙)住——寢室設備，力求適合衛生，各室有保姆負責照料，一切內務清潔，全由兒童自理。

(丁)其他——諸如環境衛生，注射預防，檢查體重，均由該所護士負責處理。

這樣幹了兩年

(二)關於醫務方面：

(甲)凡新童進所，必先經過體格檢查，羸弱的增添其營養食料，有虫的爲他們除虫，有疾病的爲他們診治，務使其恢復健康。

(乙)兒童有病，輕的留所休養，重的送院治理，所患的是傳染病，則須入傳染病室與衆隔離。

(丙)該所設有醫務處，經常由看護駐守，處理種種醫務事宜。

◎怎樣教出新兒童來？

(一)給他們自由 決不束縛兒童，由他們跳，由他們笑，由他們叫，從他們的自由活動當中去觀察他們的個性，只不要侵犯別人的自由，則不過份管束他們。

(二)讓他們實行自我教育 不教兒童變成一個被動者，叫他們事事主動，讓他們自己教育自己。

(三)注意個別教學法 了解兒童不同的個性，運用對各人不同的教學法，使兒童的個性得以發展。

(四)側重感觀練習 多用間接的方法啓發兒童之視，聽，嗅，觸等覺，並多作反復練習，叫兒童的辨別力更敏銳。

(五)提倡實用教育 無用的學問不教，無用的學問不學，俾達到學以致用。

(六)實行民主教育 教兒童懂得民主的言論，大家服從真理，並且要他們懂得怎樣運用民權。

◎怎樣爲兒童謀出路？

年齡較長而程度較高的兒童，他們在工讀班裏，除了學到一些珠算，簿記，信扎，工商常識外，並得選習一種工藝，不管是鐵工，木工，縫紉，製鞋，抑或園藝——來奠下未來就業或就學的基礎，所方盡其所能爲他們求出路，這種就業或就學辦法，且已獲得社會人士和各機關首長的支持，現已安置在工廠學校商店者有三十八人。

本所的將來

這一個收容所由廣西分署負責辦理，係屬臨時性質，柳州育幼院新址建於沙塘，目前正在建築中，一俟新建房舍就緒，柳州育幼院成立，即移交該院，由廣西省政府繼續辦理。

萬山羣島漁民散賑經過及觀感

謝文景

(廣東分單週報第一卷第二十八期)

本署鑑於沿海漁民，歷年因戰爭備受敵僞蹂躪，損失慘重，事實亟需救急，使甦困厄並助復元。先後撥出救濟米五十噸，散賑寶安縣萬山羣島一帶災貧漁民，並飭由農林畜牧委員會派出職員鄭啓昌，王肇章；會同第一工作隊職員謝文景前赴辦理，同時邀請葉觀雄先生及中華基督教會宣教士李卓存先生參與工作。

七月十一日離署前赴工作，至九月十日散賑完畢回署，前後凡歷六十餘天，筆者係工作人員之一，以救濟漁民工作，尙屬初步，爰將此次散賑辦理經過情形及觀感報導於下：

我們奉到出發令後，便於七月十一日啓程，先乘廣九車抵港，擬即轉途赴萬山。詎料抵港後，因向九龍儲運局接洽載運振米，及往寶安縣府商請派兵護衛等事宜，因爲萬山羣島，是個偏僻與荒蕪海島，它在一般人腦海中是很陌生的，該處情況若何，實在不易調查，尤其經多年淪陷，久爲敵僞盤據及海盜出沒之區對於前去的問題，不能不周詳考慮。我們爲着要完成使命與負託，都抱着熱切底心情，期望工作迅速地推進，因爲我們不願向黑漆漆中亂摸，更不該在冒險中亂撞，我相信任何人去幹也都該抱這個慎重態度。

隨後得寶安縣府允飭萬山鄉自衛隊就近護衛，安全問題算有保障，旋即通知九龍儲運局預備船隻，日間載運振米前往萬山羣島。

八月五日下午，我們趁九龍儲運局所僱載運振米機帆，在風雨飄蕩，驚濤駭浪之中，離港出發，因水程頗遠，是日未克到達，泊長洲歇宿，深夜四時左右，浩海長天，漫漫黑黝，機船軋軋，駛離長洲繼續向萬山前進，至六日上午十時左右，船抵萬山，我們駐於垃圾尾島萬山鄉公所。行裝甫卸，即將九龍儲運局運來振米簽收，并僱苦力起卸存儲倉庫。查該五十噸振米，係由九龍儲運局負責運到萬山，然後由我等點收，該局以所僱運米機帆載重所限，將之分兩次運來，計第一次二百六十二包，連皮實重五五，八八五磅（二四噸二一二五磅）折合四一，九一七，七五司碼斤。第二次二百十五包，連皮實重五五，八五〇磅（二四噸二〇九〇磅）折合四一，八八七司碼斤。合計一一，七三五磅（四九噸

這樣幹了兩年

一九七五磅）折合八三八〇一司斤四兩。

振米運到後，便於七日展開工作，惟以萬山羣島，島嶼星散，僅靠漁船往來，交通殊感不便，出發各島工作，若非風調水順，來往每需多日，設遇吹風打浪，更屬危險萬分，曾幾度行船，險遭傾覆，其交通之不便，工作之困難，不言可喻。幸我等能出以持續之精神，協力以赴，克服當前之困難，並得地方人士力助，始克逐步推進，以底於成。茲將工作實況例陳如下：

(一) 散振方面：係依層峯原定辦法，不論男女老少，每人散振米十五司斤，因聞該羣島治安匪靖，又以交通不便，音訊傳達阻隔，對目前海道交通及各島嶼安全與否，實成疑問，即屬土著，亦引為可憂，我等陌生人士，豈稍敢輕舉妄動？治安既有問題，則運米往各島散振，當然有待考慮；而且各島嶼應振人數，亦未曾知到，要運米多少前去散振，又無從確定。因此，我們乃決在未散振前，先逐島調查確實赤貧人數，順便探告治安情形，然後按數逐島運米前赴散振。調查時，在調查振濟各冊上，按戶登記姓名，性別，年齡，籍貫，領米數量及領米日期等項，為簡化手續及便捷工作起見，各戶係由其家長全權負責前來領米。不過在工作過程中，常遇到之困難有下列兩件：(一) 因漁民智識水準低落，他們總以為不會有而且從未見會空給米不要錢底便宜事，固不知救濟為何？更不知救濟原因何在？各人皆抱懷疑心理，甚至有的未敢來領振米，考其原因，乃恐政府此次派員前來振濟，或先弭之而後剝之（註：因漁民向被人愚剝最多，故存如是戒心），如此誤會，對工作推行不無阻滯，是以我們除散振外，仍須做宣傳工作，廣為解釋，此乃困難之一。

(二) 漁船多屬出入無常，除一些經常駐泊者外，有的時在某島灣泊數月，有的時在海上飄流做生意數月，因此就難於認定其是否為某島籍漁民；且漁船隨海飄流，復無界限，大澳長洲，及其他非萬山境屬漁船，都來冒充萬山漁船領救濟米，因其並無特別標註，不易鑑別真偽，故我們不能不採慎重防備政策；第一如其說是屬於某島者，必須該購發置漁民或漁商妥為保證。第二因萬山鄉公所，設治伊始，開始調查戶口及發漁船牌照，所以我們亦必須他們繳驗鄉公所承戶籍之證件為根據，兩問題清楚解決後，才許與登記及發米。現統計各島嶼振濟人數及發米數量如下：(一) 坵坡尾四八四人，米七二六〇斤。(二) 忠心洲二二五人，米三三七五斤。(三) 芝洲二二四人，米三三六〇斤。(四) 隘洲一九九人，米二九八五斤。(五) 廟灣三九九人，米五九八五斤。(六) 外伶仃四七三人，米七〇九五斤。(七) 黑洲二二九人，米三四三五斤。(八) 穿藤門二八六人，米四二九〇斤。(九) 竹灣頭二一八人，米三二七〇斤。(十) 萬山(包

括各排灣)三六九人，米五五三斤。(十一)西澳一四五人，米二一七五斤。(十二)布袋三一六人，米四七四〇斤。十三大岩二八七人，米四三〇五斤。(十四)三門二五八人，米三八七〇斤。(十五)賊灣二七二人，米四〇八〇斤。(十六)一門二五三人，米三七九五斤。合共振濟人數四六三七人，發米六九，五五五斤，爲四一噸九〇〇磅。

(二)工振方面分爲下列三端：(甲)運費方面，即僱船運米往各島散發之費用，係依工振辦法辦理，計共發米四四〇五斤。(乙)因當地治安不謐，事前商得寶安縣府，飭萬山鄉自衛隊派出官兵三十名，日夜護衛，此項護衛費，亦照工振辦理，每人每日發米二斤，由八月六日至卅一日止，共計發米一五六〇斤。(丙)准寶安縣萬山鄉公所未週代電，以該鄉漁民文化未開，民百十居其九，爲發展漁民教育，決辦漁民中心小學校及國民學校各乙間，於外伶仃及垃圾尾二地分別辦理，惟校舍殘敝，不堪使用，請求撥助米若干，用工振辦法修建。經查尙屬實情，乃商議將發餘振米六九五斤，全數撥交爲修建漁民學校校舍之用。

以上各項工振，共發米一二九二〇斤。連前散振發米六，九五五五斤。另儲倉及輸運捐耗一，三二六斤四兩。合共米重八三，八〇一斤四兩，爲四九噸一九七五磅。

我們這回除首要任辦振外，同時附有考察地方民情，風俗，生活習慣以及戰災情況之目的，蓋搜集真實材料，以資參考，實爲辦救濟工作者所應隨時注視的。姑將所見實情與觀感分述於下：

(一)萬山羣島土地荒瘠，盡是海島山地，可耕面積甚少，陸居者僅就低斜山地，墾闢開耕，但因地瘠，收成極低，歲中收入，最多僅供二三個月糧食，其餘荒月缺糧，便須向大澳，長洲或澳開等地採購，然以輒外間遠涉，交通不便，難得相通相濟，故在淪陷期間，飢餓而斃者估計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獸蹄蹂躪，滿目荒涼，其貧瘠飢荒之嚴重可知；而受戰災之慘禍更可洞鑑。

(二)島民既耕不足給，且向外間採購甚難，故生活甚爲困苦，復因地理環境關係，居民性極保守，別無其他發展與辦法而爲調注。查其生活方式不外下列三種：(甲)海上漁民，專靠捕漁爲活，然因戰亂多年，頻遭蹂躪，工具殘缺不堪，覓食自屬不易。(乙)陸居者：不足耕耘，荒月生活，祇靠伐薪彌補，生活最苦。(丙)水陸兩棲者，時在陸上耕植或伐薪，時在海上捕打魚蝦，生活似較靈動適變，然以入不敷出，依然困苦。他們住的是茅草寮棚。衣着是粗衣破衲。至食的方面：較裕者，可有飯兩餐糊口，魚蝦充餽饌。貧者祇吃粥糊，以蝦醬鹹魚佐之。由此日常生活形式表現，

總可知其生活實況，他們的生活是還落在這世紀後邊；是還停滯在上世紀舊社會生活底廢墟上面。

(三) 萬山羣島，領海漁產，本屬不少，但漁民捕魚工具粗劣，技術保守欠精，益以經戰爭之多年影響一落千丈，無異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且交通欠便，漁產運銷困難，屢須自己駛船運往香港或澳門等地銷售，既費時日，兼之影響生產，無形損失甚重。若以之賣給中間收買者，輾轉幾度，剝削重重，損失尤鉅。在此我簡單舉個例子說明：因上述原因，當地有潛勢力之士，便設法在島嶼做個灣主，並設置漁欄收買漁產，漁船因要靠島灣泊出入，自然要與之訂立不成文合約，即漁民日中捕魚，要抽成若干，交給漁欄，而漁欄並非即付代價，要至年末始行清找。在漁欄方面，除許與灣泊出入之便利外，每月並供給漁船兩次彈船柴草，所需登入來往數目，以此而為互惠條件，但漁民無知無識，在此交換形式上，不知黑暗地被剝削幾許血汗與利益！！

我們眼看到上面的事實，殊值得寄予同情，然問題不是同情便算了，我們該把握住問題的癥結，去根本替它解決，就此以觀筆者聊將鄙見陳述一二：

(一) 展開積極救濟！我們知道『救濟善後』之涵義，不獨僅在乎救濟，尤重善後，亦即是救濟必須是積極性的，建設性的，務須切實配合復原與建設之核心，如此救濟，才算不失本旨。彼須救濟，我施救濟，則必須救濟其所須救濟。而此次萬山羣島漁民散振，每人發米十五斤，數量雖不為多，但人人受惠，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然而這個救濟還屬消極，未能澈底，對其歷年受戰災糜爛與乎飢荒之嚴重，尙未摸到癢處。故我認為仍須顧及實際需要，推進更積極階段；(甲)該處土地荒瘠，耕不足給，民生飢饉，嚴重至極。當今救濟工作，已由消極轉到積極，由急振工作着重於工振工作，農田水利與農業繁殖等工振業務，成為目前主要中心，故急應設法協助他們開墾，不論從人力，物力與財力各方面，都該盡可能給予幫助，使耕植面積擴展，農產增加，糧食有決，居民生活，庶可獲得屬實解決。(乙)漁民因頻年受敵偽及海盜劫掠，捕魚工具破缺不全，既經洗劫，元氣大損，實難有餘力添置，生產資料與工具缺乏，生活自然不易，故認為在可能範圍內，應速予捕魚工作之救濟，或辦漁貸，或用其他辦法解決亦可，這樣救濟，我想還勝於向之散振幾十次。

(二) 推行教育：該島漁民，文化未開，民盲十居其九，民無智識，技術低能，思想落後，富源不知利用，困難亦無法克服，故其生活表現，極為粗野一切建設更無從談起。我此次到各島散振，據調查所知，僅有幾間形式小學校，徒名

學校，而實私塾。教的是：子曰之書，學生程度，姑勿論矣，就教師而言，亦不過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宣讀者，學生只聽其讀，不明其解，試問如是教育，何以啓愚開智？國家之興衰繫乎教育，國民之生命亦繫乎教育，該處漁民既愚昧無知，若非認真灌輸智識，開化思想，實事設法衝破粗野生活之桎梏，而踏上有生機的現代社會生活的門檻，故應急於協助辦理漁民小學校，或漁民識字班等，以救其弊。我們此次前去散振，深鑑於此，復以過去恭聆凌署長飭注意教育復原諄諄訓誨之旨，乃將發餘振米六九五五斤撥助以爲修建漁民校舍及發展教育之用，然以百年樹人，非朝夕可致，仍望政府對此能切實注意。

(二)組設漁民合作社：漁民由於智識落後，生活飄浮，向皆抱「個人自掃門前雪」之惡習，全無集體意識，對共同利害之維護及應興應革之處，漠漠無從，散漫愚昧之中，被愚剝而損失者不鮮。實急應爲之組設漁民合作社，使其養成社會集體生活觀念，有系統而有組織的聯繫，以維護共同利益。向外採購物資，可由合作社供應，而免厚利壓榨。漁產運銷，亦可由之統籌辦理，而免中間者抽剝。自己利益自己維護，是最好的。站在國家政府立場而言，有此組織，亦得便於行政推行，易於管理。有漁貸可通過之而普遍推進。有救濟時亦可透過之而順利分發。總之設立漁民合作社，是爲維護及發展漁民福利最有效力之組織。

(四)發展交通：因交通不便，致向外採購困難，物資不易調節，尤其漁產運銷，更難解決，每被中間人愚惑剝削，其損失數目當龐大。由是以觀，交通運輸，實爲其主要命脈，亦即是生命泉源與活力之契機，應該爲之發展，便於運輸，務使物資供應與銷售，調節得宜，漁民福利自然增進，漁民生活庶可繁榮。

以上數端，均是針對客觀事實，急而要者；並且有其連鎖性與貫通性，蓋積極救濟，猶補注血輪，猶補注血輪。推行教育，猶發展思維。組設合作社，猶健強骨節。發展交通，猶暢流血脈，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而不可者。我們實應予予注視。不過，最後我還要特別提出者，即萬山羣島乃我國疆土，寶安縣屬地方，其領海權益，當然係屬我國，然因該處遠僻海角，位列於香港澳門之間，我國政府向疏管治，以致該地漁產，完全流入香港與澳門等外地，漁業權益，喪失浩大。不獨是者，復因與香港澳門貿易往來密切關係，年月歷久，民心對國家意識冷淡，由於我們此次前去散振，他們對政府此舉，多抱懷疑態度，可見一般。因萬山羣島漁產豐富，我政府如能計劃開源發展，則權益收回不少，今寶安縣政府，雖已在該處設鄉公所治理，同時政府最近亦設海關分卡，對該處權益，已漸注意，然屬初步，尙須積極進行。聞香港政府，決行漁業

統制，彼處漁民亦受影響甚鉅，深盼政府能予援助，更期予以澈底解決，統籌開源發展，務使漁權收歸國益，不獨漁民幸甚，實亦國家幸甚。

淮陰辦事處成立經過及工作始末

李家琛

三十五年八月中旬總署以蘇北救濟工作及江北運河工程亟宜另設機構，主持其事，乃調派家琛爲淮陰辦事處主任，尅日籌組成立。當時以蘇北戰局緊張，物色工作人員，極感困難，經過約二星期之匆匆籌備，其間曾偕同聯總所派副主任畢孝普同赴南京、鎮江、揚州一帶，與有關各方面分途接洽運河工程事宜及其他公務。回滬後，復與各方面接洽物資人員之載運。原定八月底可以出發，以船期延誤，至九月四日始得成行。

九月五日登陸艇萬恆號由滬啓程。七日清晨到灌河口外候潮，下午駛入灌河，停泊堆溝港碼頭，因等候中共蘇皖邊區政府之許可，於九號下午六時駛到響水口碼頭卸貨。

次日率同聯總行總工作人員分乘卡車二輛抵達淮陰，宿葉園招待所。

十一日邊區政府副主席韋憲來訪，當約同與聯總代表董克聖，副主任畢孝普作初步會談。韋副主席對邊區政府免費供給辦公房屋、傢具、工作人員免費膳宿，及本辦事處不敷之工作人員由邊府調派並支薪各節，均無異議。當以蘇北戰局緊急，爲保障工作人員安全起見，一致認爲辦事處應另覓地點設立，決定次日往阜甯，益林一帶查勘，有無可用房屋。關於調派人員一案，以在滬籌備期間，工程人員裹足不前，最感缺乏。經韋副主席同意調派邊府建設廳水利局副局長江國棟主持運河工程，擬另設河工組，專司其事。其他工程及事務人員，亦允陸續調派。

是日邊區政府李主席一岷來訪，當經詳爲說明淮陰辦事處之主要任務，爲普通救濟及醫藥衛生工作與江北運河工程，並請供給有關資料，以便擬定工作計劃，付諸實施。李主席當表示沐陽因沐河氾濫，及寶應白馬湖附近，本年均遭水災，須辦急賑，至詳細報告，當飭主管機關抄送，以供參考。至關於本區衛生工作，當與邊府衛生處及聯總暨本處醫師會商辦理。少頃，邊府建設廳副廳長汪道涵來，當向其說明本處組織綱要，並請其設法調派工程人員參加河工組及技術室工作，如有可以辦理工賑之工程計劃，亦請籌劃提出，以便審查後次第舉辦，至於沐陽附近受災情形，請抄送報告一份，以便派員覆查籌辦急賑。

十二日率同畢孝普、董克聖、韋憲等乘車同往益林轉阜甯查勘。到益林後，經阜甯縣縣長石林介紹當地和濟運輸公

這樣幹了兩年

司磚房三棟可用，即於十二日夜間準備遷移。十三日拂曉全部人員及公物，由淮陰分乘卡車到達益林，遷入新址辦公。是日下午邊府衛生處處長齊仲桓，及華中醫科大學校長江上峯偕同嚴斐德醫師來到益林，當即召開衛生工作座談會，議決由邊府衛生處供給有關區內衛生醫療設施之資料，並由本處衛生組會同聯總醫師草擬第一期衛生工作計劃，以便申請醫藥器材，次第推進。

十四日韋副主席偕由淮陰趕到益林。是時童克聖已決定由益林經阜甯、東坎轉往嚮水口，仍乘萬恆號登陸艇返滬，當於下午召開本處業務籌備會議，決定：（一）規定十六日為本處正式成立日期；（二）韋副主席已面允担任本處副主任，應呈請總署特派畢孝普、韋愨二員為本處副主任；（三）呈請總署令飭蘇甯分署移交江北運河工程有關案卷、圖表、工款、及人員，以便由本處統籌辦理；（四）本處組織，以業務需要，比照各分署設各組室。此外，因主辦運河工程，應增設河工組，以專責成。對於主管部分人員工作之分派，均經同意。其次由童克聖提出：聯總行總工作人員在邊府因公差旅行，其差旅費應由何方負擔一案，韋副主席聲明邊區政府免費招待膳宿，僅以辦事處所在地為限，若因公出差，則仍應由各人差旅費項下支給膳宿費用等語。決議呈請總署核示。又其次關於救濟物資運費應由何方負擔問題，當以此案在離滬前曾經煙台辦事處王主任與伍代表雲甫會商，未有決定，仍候聯行總及中共代表團最高當局在南京會談決定後，本處應即遵照決議案辦理。旋以時間過晚，宣告散會。

十五日下午召開運河工程及工賑工程座談會，出席者：韋愨、汪道涵、江國棟、魯庶（邊府調派建設廳皮正），童克聖、畢孝普、武甯吉等。決定：（一）由江組長國棟陪同顧問工程師武甯吉及畢副主任視察運河工程，特別注意橋涵閘壩等建築物，其有應予修復者，將來由武甯吉示意交河工組負責設計施工；（二）行總麵粉，源源運到，將來有增無已，各倉庫勢必擁塞，亟應從速計劃工賑築路，以便散放麵粉，並可改進運輸現狀；（三）派魯技正庶查勘阜甯嚮水口公路破壞情形，並擬定工賑計劃儘速興工。

十六日據報國軍已到淮陰西南二十五里之馬頭鎮。是日以工作忙碌，改於十七日上午補開本處成立大會，會後改派江國棟護送童克聖赴嚮水口，並沿途勘查公路情形，由魯庶陪同畢武二員赴運河南段視察。

十九日據報淮陰已為國軍佔領，邊區政府各機關大都疏散各地，不但本處工作計劃所需資料，一時無法供給，即參加本處工作之人員，亦難於抽調，韋副主席以二淮戰雲密布，囑武甯吉暫緩視察運河工程，以免危險；但武甯吉以到蘇

北運河工作，本係暫時借調性質，下次物資船到，即須返滬，堅欲前往，韋副主任不得已，始表示同意。武畢魯三人，偕繙譯一人，乃於二十日乘車前往淮安，轉往寶應，高郵視察。廿一日益林附近可聞炮聲。廿二日醫務人員往阜甯人民醫院（暫設益林）工作，至十一時半有飛機二架，在益林低飛盤旋甚久，並在附近村莊掃射。聯總人員目睹是日情形，極為惶恐，堅請即行遷移比較安全地點。家琛當以工作人員，尤其聯總外籍人員之安全，自當盡力維護，惟欲於黑夜三四小時內即行遷移，勢不可能，且前赴運河視察之人員，尙未返益林，亦不能棄之而去。正在爲難間，武甯吉等於廿三日上午歸來，據稱淮安歸路已斷，係由寶應經水路趕到。是日下午儲運組長譚文寶率繙譯等由嚮水口回到益林。當召集章、畢二副主任及聯總嚴斐德會商本處工作方針，決定本處仍留益林，暫不遷往他處，惟韋副主任應隨時將戰事發展情形及早通知本處，以便有所準備。

廿四日上午與韋副主任商談嚮阜公路工賑問題，仍須待江組長勘查歸來，始能着手辦理。

譚文寶在嚮水口卸物資，曾遇飛機掃射，頗受驚慌。歸益林後，即以工作地點不安全爲辭，以書面呈請將辦事處撤退。是日下午聯總人員多在鄉間叢林中疏散，家琛當持原函向該員等剴切說明工作之安全，本人絕未忽視，惟飛機所到範圍甚廣，既在此區域工作，實無絕對安全可靠，按目前情形，嚮水口，阜甯等地似此益林更覺危險，至關於軍事情報，當隨時向邊府密取聯絡，以策安全。畢副主任亦再三解釋，各員始無異議。

當晚會請邊府電台轉拍總署一電文曰：

「伍雲甫先生請轉行總鈞鑒，下列物資，請速運陳家港：無線電器材、汽油、機油、滑油、中型卡車二部、大卡車二部、吉普備用、內外輪胎各二個、吉普用老婆機二個、修車工具一套、水平儀三脚架及水平尺、及已經分配本處之醫療器材。射陽河進口事，未得此間當局允許，不急需之聯總工作人員，擬乘此船回滬，職李家琛畢孝普。」

廿五日約同畢孝普、譚文賢、葉海洲等開儲運工作檢討會議，指示工作方針，並以邊府所派葉海洲等二十二員，以前辦理運河工程物資之儲運，頗有經驗，決定由本處加委，令其組設濱海儲運所，設嚮水口，爲接收進口物資及分配轉運之機構。

嚮阜公路施工，規範在草擬中。現以益林暫時雖覺平靜，將來恐須遷移，東去之嚮阜公路，既難一時修復，擬將來

仍經漣水，沿淮陰，至嚮水口公路，以達嚮水口。惟其中有爬上老黃河堤一段，及老黃河汽車擺渡，亟須早為籌備，以免臨時周章，於今晚派畢、武、譚等前往漣水附近勘察。

廿六日以邊府所應供給資料，遲遲未到，恐邊府當局對於本處使命及工作性質，尙未能明白認識，特召集章、畢二副主任及建設廳汪代廳長道涵開會商討，詳為說明，此外對於其他各事項亦有所商討。本會議紀錄議決各項，曾經以公函送達邊區政府，主要決議案如左：

一 以本辦事處成立伊始，善救工作亟待展開，其工作範圍包括：特賑（如老弱殘廢之救濟）；急賑（災區難民之救濟）；工賑（以工代賑修復戰事破壞之各公用事業，如河堤公路房屋）；福利（如舊衣乳粉之散放）；農工礦之善後救濟（例如農村工廠礦山之曾受戰事破壞而急需補充裝備器材，使之修復戰前原狀者）；醫藥衛生等項。惟以限於時間及交通困難，不克一一實地調查，然有關前列各項之資料，需要迫切，除工作區域內醫藥衛生之需要情形，已逕函邊府衛生處供給有關資料外，其餘各項工作，擬請由邊府協助，供給有關資料，以便統籌規劃全區工作計劃方案，及向聯總行總申請物資，並次第付諸實施案。（李主任交議）

決議：由辦事處函請邊區政府轉知所屬有關機關及各縣政府暨慈善團體或救濟協會，迅速供給有關資料，及工賑計劃，彙送本處備用。

二 工賑築路土方單價，以麵粉價付標準，請予規定案。（汪代廳長提出）

決議：由魯拔正庶就近參照總行土方給價標準，及當地工價規定適宜單價，以不失之過高為原則。

三 請建設廳儘速供給左列資料，以便參考及研究具體工作計劃付諸實施案。（李主任交議）

一、沐陽，白馬湖等三處災情及工賑計劃；

二、各縣鎮房屋破壞情形，擬請飭各縣政府查報轉送本處備查；

三、蘇皖邊區內戰前原有公路交通狀況及受戰事破壞情形；

四、五，六，七分區水利工賑計劃；

五、邊區政府在戰後一年內，以地方財力物力自辦善後救濟工作之經過情形及所得成績；

六、本年春季蘇甯分署運來一批救濟物資分配經過詳實情形；

七、三十五年運河工程防汛始末與使用聯總物資情形；

八、蘇北濱海棉舉區農業現狀調查報告。

決議：由汪廳長就已有資料儘先檢送。其(七)項俟工程完畢，即行編送。(八)項俟調查完畢檢送報告乙份備查。

廿七日旁晚韋副主任來告：國軍已自淮陰方面發動攻勢，其意向及目標尚不明瞭，爲安全起見，勸將辦事處暫遷阜甯附近。家琛與畢孝普副主任意見，則欲遷濰水口，因遷阜甯後無公路可通，勢必須放棄車輛，則以後行動更必困難，乃決定當晚派武甯吉及譯員乘車到阜甯調查有無可用房屋再議。

廿八日衛生處處長齊仲桓來，當召集韋、畢二副主任及全體醫務人員開會，齊意欲調本處全體醫務人員往距益林五十里新近成立之和平醫院工作，當決定甘理安現主持本處衛生工作，須待其區內衛生計劃草擬完成後，再看戰事形勢，是否須將辦事處遷移他處及該醫院工作是否安全，再行決定去否。

是晚武甯吉由阜甯歸來，報告該處並無合用之房屋，惟同往調查之邊府朱祕書尙留阜甯繼續查勘中。

廿九日晨派車去阜甯接朱祕書，因本處已決定遷濰水口，須該員隨行照料，關於本處今後工作方針，曾與韋、畢二副主任詳細研討，關於本處萬一撤退時物資處理辦法，決定重要原則數項：

一、蘇北所有救濟麵粉甚多，其價值足可償付以前物資運費而有餘，倘辦事處撤退時，擬即如此清算物資運費。

二、以前運來分配蘇北運河工程之洋灰及工具，可移交邊府建設廳轉發運河工程應用。

三、醫藥器材交邊府衛生處會同本處及聯總醫師處理之。

四、辦公物品如吉普車等與救濟物資不同，不便移交。

當晚由邊府電台轉拍伍代表雲甫轉總署一電文曰：

「伍雲甫先生請轉上海行總，關於下次運物資船隻北來，曾發一電，迄未得覆。茲以邊府當局同意暫遷往濱海縣附近辦公，至是否撤退，須視局勢發展情形，俟船到再行決定。李家琛畢孝普。」

是日魯技正庶籌備漣水擺渡竟日，至晚九時起，以吉普前導，二卡車殿後，午夜到達漣水南門渡口，不見魯庶之蹤影，亦無渡船，等候竟夜，已近天明，當以此處有空襲危險，於三十日四時半，令各車暫避開渡口，各覓隱蔽地點。

三十日上午有飛機在漣水渡口附近及各鄉村掃射良久，幸本處卡車掩蔽得法，未被發覺，當晚渡船正在加工趕造

中。

十月一日上午零時三十分，渡船造成，二時三十分各車安全渡河，六時三十分駛抵濶水口，覓得織布工廠爲辦事處，但聯總人員，堅欲住在鄉村，當即代覓附近八里之民房，於下午四時遷去。夜間派卡車一輛，載送醫藥器材三十一箱回益林交嚴醫師，代爲分配。

本處在益林時曾託邊府電台轉拍數電，探詢物資船之消息，迄無回電，既如前述，二日忽據報謠傳海上有大船出現，當即往濱海縣政府「設濶水口」探詢究竟，亦不得要領，乃約同畢孝普，譚文寶等於下午五時乘民船下駛。

三日拂曉抵達陳家港，早餐後步行至堆溝港，發現萬慶號登陸艇及小型登陸艇與平底木船二隻在碼頭停泊，三號汽船則停泊海口外開山島附近，不肯進口；另有鋼質平底船裝載木料一批，停泊下游。以邊府業已同意，物資船直駛濶水口，乃與船長豪實祿商定，於明日正午十二時開往濶水口。

查每次物資船到以前，習慣均由本署人員與地方聯絡，派員迎接，始免誤會，此次萬慶號於九月三十日即到口外，而本處事先既未得通知，且尙在由益林至濶水口，故該船到後次日，中型登陸艇LCM率施船進口，曾發生當地駐軍向之射擊之小誤會，此等事若本處人員已到，決不至發生，不幸本處既未先得通知，亦且在遷移途中，總署水運隊根據船長之報告，即令萬慶號於接獲電示後，即連同所載物資及大小船隻立刻駛往青島。

四日上午，家琛與畢孝普尙在堆溝食鹽運銷公司探詢船上行總人員自動登岸後之下落，譚文寶持此來電，閱悉爲之愕然良久，隨即偕畢返萬慶號向船長交涉，是否能將本處物資卸後，再開青島。畢孝普謂船長已奉令即開青島，不便違令，亦無再電請示之時間，家琛當決定二面兼顧之辦法，即萬慶號仍遵令開青島，但同時請其代拍一電至行總聯總，請飭萬慶號於青島返滬途中，仍將本處物資帶回，即派譚文寶攜電稿在船上拍發，電文譯曰：

「萬慶號四日正午開青島。茲派譚文寶隨船赴青，以便與總署聯絡。淮陰辦事處是否撤退，尙待與邊府商酌，但此船恐係最後機會，請飭萬慶號仍將本處物資帶回，如決定撤退，即將物資人員均撤回上海，如決定繼續工作，則當將現狀下可用之物資卸下。和平醫院物資必須帶回。關於撤退問題，日內當與邊府代表有所決定。職李家琛畢孝普。」

午餐後僱民船由堆溝回甯水口，午夜到達。

五日上午召集章、畢二副主任及聯總嚴醫師會商本處今後工作方針，章副主任以本區物資運到又復運走，頗不謂然，經家琛說明，此事純係誤會，設本處人員預知船到消息，早日起來迎接，決不至此，現已去電總署請求原船所載本區物資仍舊開回陳家港，再作決定，章副主任始無異詞。旋以軍事形勢，一時不致急劇變化，決定繼續工作，並擬一電稿待發。會後與章副主任商談甯阜公路工賑工程，已經邊府同意，且計劃已久，擬立即開工。章副主任表示此路可暫緩，現擬修築由此地往山東之公路，以便本處將來撤退之用，且此間亦不安全，二三日內須將辦事處沿公路向西移遷等語。家琛當以上午決定繼續工作，原係認為辦事處仍可設在甯水口，且聯總人員是否願意長途跋涉，前往山東，尚有問題，此事於開會時未經提出討論，應向聯總人員公佈，以免事後糾紛。下午畢，嚴均到，章副主任先已在座，即由章副主任報告二三日內須遷移辦事處及準備撤往山東之意畢，嚴等當以時局嚴重至此，應即推翻原議，重加考慮，家琛亦認為長此遷徙無定，實無法工作。乃決定暫行撤回上海候命，俟大局穩定，再返邊區工作，並請邊府電台，代拍一電，報告總署，文曰：

「上海行總伍雲甫先生請轉聯總行總鈞鑒，淮陰辦事處決定暫撤回上海待命，請飭萬慶號登陸艇速回陳家港卸貨，並搭載職員，計聯總七人，行總十四人，返滬。邊府章副主席提議將救濟物資移交此間中國解放區救濟委員會，並將所載車輛與汽油全部移交該會，以便自行散放物資，並認為行總有道德的義務，應交還和平醫院之物資，邊府當局保證所有物資不得移作軍用，並對於萬慶號進口出口負責保證安全，如何之處，謹乞電示，分別由伍雲甫及萬慶號轉職李家琛畢孝普章愨。」

六日乘吉普視察公路破壞情形。七日訪章副主任，表示本處雖決定暫行撤回上海，將來時局穩定，仍必來繼續工作，關於前請邊府供給各項資料，仍請多方搜集，俾供參考，本處計劃詳盡，始可申請物資。而計劃詳盡與否，實有賴於參考資料之多寡，至於何時可以再來蘇北，將來只須電告伍雲甫先生，即可轉達。少頃葉海洲來到，葉昨日曾請本處撥款償付物資運輸，當以本處來此僅領得開辦費少許，而運費浩大，即全部開辦費亦不移支付，且目前運費由何方支付問題尚待最高當局會議解決，尚不知結果如何，最好仍照以前辦法，繼續向華中銀行借款暫時應付，將來俟運費問題有所決定後，再行清算可也。

這樣幹了兩年

八日編製各項報告。下午一時袁司機報告國軍向灣水口進攻，離此不過十里，現有軍隊到此，即將駐紮本處防守，以資保護等語。當飭袁開車往村中持函交畢，嚴二員速回灣水口，開緊急會議。少頃韋副主任亦來通知，今晚即須遷往他處暫避。當派畢副主任前往沿公路勘查後，決定暫遷大新集東十里之薛大莊。韋副主任同行，於夜間十時到達、嚴、陳二員在灣水口留守，以便與登陸艇聯絡。

九日上午飭魯技正庶準備第一道河之卡車擺渡。由此去山東之路，一二日卡車行程內須經過五道大河，均須擺渡，現擬一一籌設，下午借畢，武等驅車往附近勘察公路情形，並估計修復工程數量。

當晚譚文寶，嚴斐德由灣水口攜來總署電令，飭即隨三號駁船赴青候令。晚餐後，即裝車開行，十一時到達灣水口。

十日零三十分，人員行李及辦公物品均裝入守候之中型登陸艇LCM二號，立即開行，途中時間槍聲，尙無妨礙，四時抵陳家港，槍聲甚急，經泊船檢查後，派畢，譚二員往鹽政局晤林局長，洽商臨沂和平醫院物資交還辦法，因此項物資，原由萬慶號運往青島，現已由三號駁船帶回，正在口外停泊。六時抵達駁船，即將和平醫院物資裝入二號登陸小船，由譚文寶押送，交與守候之帆船接收，駛到灌河口，既不見帆船，且聞兩岸機槍迫擊炮聲交作，只得將原物帶回駁船，上午十時半開，下午十時抵達青島。

十一日與畢副主任赴聯總行總洽商物資處理問題，有所決定，公電聯總行總請示辦理，並電告全體工作人員，擬乘萬慶號回滬候命。

十六日發電總署報告本處工作人員全體搭乘萬慶號，如無問題，即擬返滬候命。十七日萬慶開抵石臼所海面停泊。十八日將船上所載物資計魯青分署配發諸城及莒縣醫院醫療器材九十七件，本處福利物資轉送臨沂魚肝油四十二大桶，中國福利基金及臨沂和平醫院物資五百八十八件，交解放區救濟委員會山東分會石臼所辦事處劉源誅具領。

萬慶號於十八日下午六時開行，於二十日下午抵達上海楊樹浦碼頭。

二十一日即到總署報到，始知淮陰辦事處早奉院令撤銷，而本處在蘇北工作，外間信息隔絕，迄無所聞。溯自奉命赴蘇北工作，以迄返滬，計時幾達二個月，在此期間，除往返行程外，辦事處在蘇北區域遷移四五次之多，往往櫛風沐雨，忍飢受寒，復加以戰事與空襲之威脅，可謂艱險備嘗，幸賴本處及邊府所派之工作人員，不辭勞瘁，不分晝夜，通

力合作，得以安全撤退，雖以形格勢禁，未能完全達成預期之使命，然所經過之事實亦可供將來之參考，故爲記其始末如上。

這樣幹了兩年

二二六

山東共軍佔領區內善救工作之展開

王師亮

一 籌設烟台辦事處之意義

(八月二十九日在滬招待記者報告)

蔣署長認為：各聯合國共同締訂之聯總大會議決案爲一莊嚴之國際公約，議決案之第二條，明文規定，聯總之救濟工作及其物資在世界各地實施時應一視同仁，不得因政治、種屬、或宗教之區別而有所歧視。中國爲聯總議決案之簽字國，且爲被救濟之國家，應忠實履行條約上之規定。目前國內政局嚴重，各地秩序不甯，困難重重，但行總仍應不避艱險，展開共軍佔領區之善救工作，以解除該區內同胞因抗戰而蒙受之痛苦。因此蔣署長聘本人爲行總顧問，六月中旬奉召由菲律賓返國，開始進行設立行總駐烟台辦事處，派本人兼任主任，負責辦理此事。

二 初步工作情形

本辦事處於本年七月十五日在烟成立，其轄區包括山東全省境域以內之共軍佔領區，及河北省滄州附近之八縣，(中共控制下之所謂「北海區」)。七月十一日日本人偕一部份工作人員及周恩來先生之副官朱友學君乘萬真號及萬恆號兩艘登陸艇自滬啓程，直放烟台。兩登陸艇所載物資計有麵粉二七〇〇噸，罐頭食品二百噸，醫藥器材五三噸，麻袋二百七十餘包，卡車十輛，吉普車兩輛。七月十四日抵烟台海面。港岸上見有船隻接近海岸，急以旗語遙令停止前進。朱副官乃先行登岸解釋一切。當地主管人員諒解之後，即表示歡迎。

登陸後，即成立辦事處，開始辦公，並與當地「中共救濟委員會代表」磋商運輸物資問題。兩艘登陸艇所載物資約三千噸，中大部爲麵粉及麻袋，專供修復魯北黃河入海舊道堤工之用者。共軍佔領區之魯北蒲台縣境，黃河水利委員會動員十萬民衆，搶修河堤，因之該項麵粉及作堆堤用之麻袋，須運至蒲台縣供民工食用。由烟台往蒲台，陸路無運輸大路，上述物資，除車輛及一部分物資在烟台卸下外，其餘二千餘噸均須由海路載往萊州灣小清河口之羊角溝，(距烟台

一百七十海里)。登陸艇抵羊角溝後，因沿岸均爲沙灘，不能靠岸，遂泊於海岸六十華里外；用小帆船徐徐駁運登岸，再改裝小木船上溯小清河至山東博興縣，再換牛車運至工程所在地之蒲台。登陸艇載至羊角溝之物資雖僅二千餘噸，用小帆船卸至岸上即須時十二日，交通之困難，可想見矣。

魯北共軍佔領區均爲農產地，尙無嚴重之飢饉現象，故需要糧食不若湖南廣西之甚。魯南糧食則較缺少。大體而言，山東共軍佔領區之民衆所迫切需要者是醫藥品及農業器材，交通工具，衣着，及若干工業器材，在該區內善後應重於救濟。

三 四大困難

本辦事處成立以來，工作上處處努力尋求當地有力人士之合作，以期免除阻礙。烟台辦事處聯總代表及中共「山東解放區救濟委員會」三方面組織之綜合小組委員會，其任務即爲協商一切有關善後救濟的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由本人担任，所商之事，主席有權作最後決定。一切實際工作，均由本處職員辦理。本辦事處獲得初步之成功，一部分應歸功於當地人士之同情瞭解。惟本處環境特殊，工作上仍有與衆不同之困難。請舉例言之：

一、幣制問題 山東共軍佔領區通用「北海票」，按照當地規定，每元「北海票」折合法幣二十元。行總撥發本處之經費是法幣，在一對二十之比率下，本處經費被貶低至可憐之程度。當地物價又極昂貴，由碼頭搬運一噸物資至倉庫，不出十碼之距離，需付苦力工資三百五十元「北海票」，合法幣七千元。爲優待行總救濟物資，僅收半價，若按原價結算則需法幣一萬四千元，餘可類推。

二、通訊之困難 本人離滬前，周恩來先生曾於七月二日自南京電致烟台當地主管人員，囑予便利。此電直至本人抵烟後五日，方到達烟台主管人員之手，一電計行十七日，較海船尤慢。本辦事處成立後無法與總署通訊，聯絡阻斷，聲氣隔絕。備用之無線電收發器，又因未獲當地之同意，不能使用。

三、交通不便 膠濟路之點與線大部在政府治下，中共所控制者爲面，無交通線可資利用。由此次登陸艇由烟台運物資至蒲台之困難萬狀，可見交通不便，達於何種程度，不須再加贅述。

四、軍事衝突 善救工作之最大阻礙，厥爲各地時時發生之國共軍事衝突，軍事行動區域，從事善後救濟的工作人

員，即不能進入。

上述各種困難，除最後一點無法補救外，其餘數項，業向蔣署長報告，並會同聯總人員向上海中共代表磋商，已獲有若干改善之辦法。

晉綏察中共區發放賑衣紀實

威爾遜

(行總編譯處攝影組組長李欽瑞及外籍人員威爾遜，曾奉派赴井視察河堤工賑工程及各項善救業務，並拍攝有關之照片；十月二十九日，隨同晉綏察分署工作隊入中共區發放賑衣，本文即係威爾遜氏所草之報告，特為譯載。)

二輛行總的卡車，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駛過晉境渺無人煙的山道，儘管沿途哨兵的槍彈幾乎使這一救濟隊伍演成慘劇，但終於將一大批急需的醫藥物資和寒衣，輸送予中共區的貧苦民衆了。

這二輛卡車沿途揮着一面表示休戰的白旗，駛過荒涼的山谷，殘破而鬼氣森森的村莊，和虛無一物的公路，但當在八路軍把守的懸崖峭壁間遇到來復槍彈的射擊時，它們便祇得停下來了。

行總工作人員在漆着黃藍兩色的卡車上，用顯明的方法揚着白旗，可是槍彈仍繼續在掃射。一顆槍彈從第一輛卡車的邊緣飛過，距離行總攝影員李欽瑞氏的身邊很近，直射進行總美籍通訊員威爾遜氏(Dick Wilson)所坐的藥箱裏。另外一位聯總太原辦事處的美籍護士海明威小姐(Isabel Henningway)也同樣的倖免了傷害。在共軍停止放射而從山上下來檢查以至讓這一運輸隊繼續行駛之前，這一小隊中外救濟工作人員，幾乎已遭遇到十次的射擊了。

當卡車抵達了吳城，(這是一個距公路線幾英里的小鎮，沿山鑿有密洞，殘破不堪)，聯總分配組的官員華爾瑟斯君(Peter Walther)，協助着行總和中共區救濟協會的工作人員，把醫藥物資一噸和寒衣五〇包配發掉了。

寒衣——這是在遭日軍燒掠一空的這個農村裏，最為急需的一種救濟物資——是分配予那些曾經行總和中共區救濟協會事先調查過的真正貧苦的人民；醫藥物資則是由原始的騾車，輸送到晉綏交界的中共區裏那十一個設備簡陋的山野醫院去的。

這次的運輸隊，是一月來第十五次運送物資到中共所轄的這一個區域。自九月二十八日開始，行總在那兒配發的物資(包括麵粉、牛奶、罐頭糧食、藥品、疫苗、醫藥器材，和美國友人所贈的舊衣等等)，已達五五噸。

所有那些由騾子背運到各小山村去的行總物資的分配，那位生長在東北營口的美國人華爾瑟斯君都是親歷目睹的，保證這些救濟品都是配到那些曾受戰爭蹂躪的區域中最需救濟的民衆手裏。

生長於太谷附近的海明威小姐和她的妹妹，都會協助過行總和中共區救濟協會的工作人員，爲了她們常常冒險來回於戰區，深得當地民衆的讚譽。

根據他們的報告和其他聯總視察人員（他們已在晉境八個分配區域乘車，騎騾和徒步旅行過數百英里）的報告，謂行總雖在兵荒馬亂和交通阻梗的情勢中，仍經常輸送物資，救濟中共區的難民。

就他們的調查報告發表，中共區約含有山西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口的半數（這是包括戰時被日軍佔領的區域和游擊區的人口數字。又據當地從事復員工作的人員稱：當時日軍爲了要使所有村落不能容留中國的游擊隊員駐紮，他們侵略的口號是「殺盡一切，燒盡一切，搶盡一切」！

無數被驅逐的居民，祇得被迫去替日本人做工了，晚間他們是成羣的被趕進所謂「人倉」的露天柵欄裏去；其餘的則被驅進山野的窖洞裏，許多人在那裏不是餓死，就是在嚴冬的時候僵斃了。

就當地的記錄來看，居民被日軍逮進監牢而生生餓斃，或因有同情八路軍的嫌疑而受刑致死的案子委實太多了。除了殺人放火的罪行還未計算在內，在國軍，中共軍，和游擊隊曾經做過抗戰基地的村莊都遭日寇摧毀了。據鄉長

們報告：百分之五十的房屋被敵破壞，大量麥子被槍走或燒掉，牲畜被充公或宰殺，人民的衣物被劫掠一空。戰後的紛亂更加重這一區域的苦難，過去半年來的旱災，虫災摧殘了農民的收穫，而現在又將面臨着冬季的饑荒

了。

中共區救濟協會，以及行總和聯總的視察人員，都一致認爲足以抵禦山西高原風雪的衣服是這裏目前首需的物資，所以行總在上一個月已將四〇〇大包衣服輸運到那兒去了。

聯總駐晉察綏代表蘭特氏（Harald Lund）在報告聯總駐華辦事處處長艾格頓少將的公函中稱：「從聯總調查團深入各縣調查的報告，我們知道這裏會遭日寇蹂躪的各個村落，至少有四，〇〇〇，〇〇〇人口，在今冬假如不能獲得救濟，勢必爲了缺乏冬衣，棉被，住屋和藥物而將遭受嚴重的災難。」

因此，行總便集中全力把這種急需物資送到這一嚴重的區域去。行總太原辦事處除了撥發一大批舊衣之外，還撥發了麵粉四〇〇袋，牛奶四〇〇箱，營養食品四〇〇箱，醫藥物資（包括器材、藥品、魚肝油、牛痘和傷寒疫苗等）四〇〇噸。

各種物資在不可想像的困難情勢之下運輸，但當內戰逐漸擴大以致軍車不能通行的時候，情勢就更壞了。行總的卡車祇得沿着與殘破的公路平行的山道行駛，或沿着峭壁間的狹窄的駱駝道行駛了。

每當卡車抵達戰線背後的地時，便由中共區救濟協會集中所有的驢子、騾子、甚至駱駝，把行總的物資轉運各處偏僻的村落，配給那些迭遭戰亂而急待救濟的民衆。（李麟角譯）

動盪中的「行總」

平齋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四十四個聯合國國家的代表齊集在美國總統府，簽訂了聯合國善後救濟公約。接着代表們就到大西洋城去開第一次國際善後救濟大會這次大會中決定了一件歷史上空前的偉舉——成立「聯總」。四十四個國家，就在這個組織之下，羣策羣力，來辦理有系統的，有計劃的善後救濟。

一個偉大試驗

三十三年三月，我國行政院的善後救濟調查設計委員會開始工作，由蔣廷黻先生任主委，但蔣先生這期間正在美國辦理對外的折衝，所以實際上主持會務的是中國農民銀行總經理顧季高先生，他會同了十多個有關部會裏派出的高級人員，還有「聯總」派出的三位專家，提出了一個週密的報告。根據這個報告，我國善後救濟的費用共須美金二十五億元，外加法幣二十七億元。但是，「聯總」自己經費的總數却祇有美金二十億元。結果，我國在九月三十日把報告送達「聯總」，上述計劃和預算大體上仍舊維持，不過，我國向「聯總」表示希望協助美金九億四千五百萬元，其他部份則由中國政府及人民自籌。

「聯總」接受了我國的請求。到三十四年一月，執行這個善後救濟任務的機構終於成立了，就是「行總」。「行總」的工作是艱巨而重要的，因為如果這個組織辦得成功，中國便可以在這空前良好的機會中很快的恢復元氣；反之，如果辦得失敗，那末不但中國老百姓將多受顛沛流離以至飢饉的痛苦，就是中國的地位也將在聯合國之間一落千丈，而且，在別種新的試驗中，失敗的經驗可供下一次努力時作為借鏡；但在辦「行總」的時候却就很少這種改善的機會，因為試驗的時期至多祇有三年，如果發現了錯誤，就是馬上着手改正，也往往已經趕不及了。

怎樣幹？

「行總」可能遭遇困難的，蔣先生並不是沒有預先料到。在他那本小冊子「善後救濟總署——幹什麼？怎樣幹？」

裏，他首先指出了「行總」應當具備的三個條件：第一，應該辦事迅速：因為，「倘若我們應該作的事不能於兩年之內作完，我們就不能取得聯總的協助了」。第二，行總應與行政院所屬其他各部會署竭誠的分工合作，不可起磨擦，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糾紛。他明確地指出：「根據經驗，我知道機關與機關之間，分工不易，合作尤難。這一次事業尤其複雜，因為我們一面必須在國內辦救濟，一面又須在國外應付聯總及其所屬的大會，委員會和辦公廳」。第三，行總的人員必須廉潔。他說，「倘若不幸發生舞弊的案情，不但物資的損失可惜，政府在國際上名譽的損失尤為可惜」。同時，他指出了單有物資而沒有人，事業還是辦不成，他以為行總的業務全部開展時，需要外籍專家約達一千五百名之多。他認為如果這次大量聘用客卿的試驗能够成功，將成為行總重要貢獻之一。

那本小冊子是卅四年七月間出版的，蔣先生周密的計劃和對事業的熱情使全國水深火熱中的同胞歡欣鼓舞，各地都紛紛要求行總趕快開始工作，大有「後來其蘇」的感覺。而且，因為敵人很快就投降了，這些工作更有馬上推進的必要。卅四年冬天，行總到達上海。十二月中旬，開始在上海發售平價麵粉，向漢口廣東等地運出疫苗，收復區裏先後成立了十五個分署，加速推進工作，蔣先生和聯總那時的副署長韓雷生一同招待記者的時候說，「聯總將大批援助物資運華，計劃定可付之實施」。接着，他說：「在最近一二年中，全中國可無飢荒」。

千千萬萬輾轉於戰神鐵蹄之下已達八年的民衆，在聽到了這些諾言之後，的確是曾經感激涕零過的！

幹什麼？

這次辦理善後救濟有一個引人的特色，就是：這次和以往的放賑不同，這次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有系統」可以包括在「有計劃」之中，那麼這個「計劃」之中，那麼這個「計劃」到底是怎樣一個內容——行總預備幹些什麼呢？

三十三年九月卅日，蔣先生代表政府，向聯總提出了一個文獻，這文獻就是『中國善後救濟計劃』，共計十一冊！而「各項資料，尙未齊備」。依照這個計劃，救濟的範圍是北到黑龍江，南到兩廣，西到川陝甘甯，東到台灣，共分十一個區。這十一個區內的總人口是四萬六千一百萬。對聯總希望接濟的項目，大概是這樣：

一、糧食——在最初十二個月內，希望輸入三，二七〇，〇〇〇公噸。其中不但有米，有麥，就是魚和肉也有二萬

五千公噸。對婦嬰的營養尤為注意，有奶粉，肉湯粉（每年請求四萬公噸），魚肝油，鈣素片，糖。共值美金一億五千餘萬元。到本月六月底為止，本應運華九一八，九七八噸，但到五月底，祇來了三七八，二三五噸，差不多祇及原額十分之四。

二、衣服——中國請求聯合國資助棉花，棉布，紡錠（四十萬），零件，縫紉機，綫，針，共重十四萬公噸，值美金一億五千餘萬元。（到六月底止，本應運華一三五，四二四噸，但到五月底左右祇來了三九，〇三三噸，不到原額十分之三）。

三、房屋 分爲二類，一是臨時住所，分設水陸交通各站，以便難民途中住宿。二是幫助人民修理，改裝及重建其被戰爭毀壞之房屋。這裏，中國要求聯合國接濟物資五萬公噸，值美金五百萬元。

四、醫藥衛生——要辦理醫藥救濟，防疫，婦嬰衛生，藥品救濟，同時更訓練人才，共要求物資七萬四千公噸，計值美金六千六百萬元，並請聯合國資助延聘外國專家七百二十五人。（六月底止，本應運華一四，七二一噸，五月底左右到一三，九八八噸）。

五、交通運輸——這是我國要求的接濟之中最重要的一項，包括鐵路網，公路網及水運交通器材，我國請聯總協助的數字，是一百六十萬公噸的物資，價值美金三億三千萬元，換句話說，就是差不多相當於食糧，衣服，房屋這三種接濟的總和。（本年六月底止，本應運華七三四，三〇九噸，到五月底左右祇來了三分之一不到，計一七九，三七五噸）。

六、農業——行總期望能做到①糧食增產（包括穀，蔬菜，牲畜，漁類），②衣服原料增產（包括棉，絲，毛等），③出口物品增產，以期覓取外匯，償付必需輸入之物品，④恢復鄉村農業，解除農民困苦，穩定農村經濟。要求聯合國補助物資六十六萬公噸，價值美金七千七百萬元。同時更請代聘外籍專家三十九人來華工作，資助中國專家五十九人出國深造。

七、工業——行總預備辦理一點近代式的工業，包括麵粉廠，榨油廠，煉糖廠，棉紡，毛紡，水泥廠，鋸木廠，造磚廠，玻璃廠，煤礦，電力廠，自來水廠，機器廠，電工器材廠，煉鋼廠，肥田粉廠，灰碱廠，燒鹼廠，肥皂廠，造紙廠，橡皮工廠，需要中國工程師八，〇二二人，技工二六，九八三人，並擬請外籍工程師三五一人，技工七二九人。請

求聯總的幫助，是器材十九萬噸，價值美金一億一千五百萬元。

八、泛濫區域——包括黃河花園口堵口復堤，淮河修復，豫皖泛區排水改善等工程。器材方面所需的接濟，約四百萬美元，重九千公噸。並需延聘外籍工程師一人或二人，技工二十人。計劃書中在這一節特別指出：「國幣部份經費，數額鉅大，共計國幣六千八百萬元，倘能將聯總資助我國之糧食，移充工賑之用，則國幣經費，大可減少。估計是項工程所需米麥等糧食，共計十萬九千噸」。

九、社會福利——包括救濟難童，殘廢等等。行總擬設立區域救濟隊三十，縣福利救濟事業中心站三百，村鎮救濟組八百，共需人員七千人。此外，並供給家用器皿，及民衆謀生的工具，更設托兒所五百，每所容兒童五百人。對於難民回鄉之協助，則設難民招待所五百所，食品供應站五百所，每所供應一千人之飯食二餐。另設殘廢人員訓練所五個。請求聯總的接濟，是物資二萬七千噸，價值美金三千二百萬元，並擬聘請外國專家二百三十人，並資助中國專家一百人出國深造。

十、難民——招待所與救濟品，共需接濟值美金五百六十萬元，包括物資一千噸。
中國善後救濟事業所需國外輸入之物資，在十八個月內，共計美金二，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共重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公噸，我國向聯總提出要求接濟的，祇及這個數額的百分之三十七，計美金九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重四，〇〇〇，〇〇〇公噸。

這個計劃書在美國公佈之後，輿論界非常之注意。蔣先生說，「當時各方的感想，兩句話可以包括：①數字何其大耶！②參酌中國抗戰之久和戰區之大，數字却在情理之中」。

但是，儘管是「在情理之中」罷，聯總方面却做了一樁「意料之外」的決定，他們把我們已經打了折扣的數字再打一個六折，對這個九億四千五百萬美金的請求，祇核准了五億六千萬美元。而且，運來的物資中，有許多根本不在原來的計劃之內。因之，行總所能做的工作，變為祇是將聯總運來的物資加以處理和運輸到需要的地點了。

「超過了估計」

三個月之後，局面已經轉變到極嚴重的階段。蔣先生坦白而摯誠地指出了全世界糧食問題的嚴重，他承認，「糧食

這樣幹了兩年

的實際需要已經超過了從前所估計的數量」，而聯總所能供應的却遠在原來計劃之下。因之，他不得不乘出國參加四屆聯總大會的機會，親自去推動糧食的接濟問題。

他說，「擺在我們前面的局面，比在計劃中的更嚴重，更困難」。鐵路，房屋，城市……等等的破壞，都超越當初的估計，尤其是廣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河南等省，連中國式房子所需要的磚瓦木料，聯總都是無法供給的。遣送難民的時候，也發生新困難。難民詳細的統計數字既無從得到，倒是在重慶還發現過假冒難民的情形。在漢口，又發現有人帶着嗎啡和白麵在難民裏面做生意。運輸的情形也非常嚴重。陸上交通被戰爭完全破壞了但是，內河沿海裏所急需的船隻却又不够。這困難使行總不得不仰仗太古怡和的船隻幫忙，給果是立刻引起了航業公會極忿慨的抗議，引起了保衛內河航權的軒然巨波。

這些困難，都是蔣先生在三月七日對行總在滬人員的談話中親自指出的，發表了這篇演說之後，他匆匆趕到了美國。四月十七日，蔣先生在美國告訴聯合社記者說，「余此次來美係代表中國要求源源接濟糧食，但余不得不承認所負使命，已歸失敗。聯總已削減中國要求之數量，英美加聯合糧食委員會復再度加以減低。吾人要求接濟肥料五十萬噸，結果僅獲一萬噸，英國又因政治及經濟關係，不願以暹邏餘糧接濟中國……」前美國總統胡佛到中國調查糧食情況之後，到上海來出席聯總遠東區大會說的話却是「華盛頓已深信中國糧荒，實甚嚴重，但是否因此而能增加配給，則有待於世界糧食情形之改善」。

然而，在湖南，在蘇北，廣西，江西……三千萬飢民却在天天掙扎着，樹皮和草根都快吃完了！

強有力的機構

蔣先生在籌備組織行總的時候說，「我們所需的是一種強有力的機構，少帶行政性質，多帶業務性質」。

在這個原則之下，行總的組織是比較新，也比較特殊的，它的內部單位，分儲運，分配，財務，賑恤四「廳」，另有總務，會計，調查，編譯四「處」，還有工礦，農業，衛生三個委員會，一個人事室，儲運廳負責點收物資，並且要輸送這些物資到使用地點。在交通衝要地點，儲運廳設立若干儲運局，分配廳根據各省市縣及各種事業的需要，負責決定分配數額及先後緩急的次序。財務廳掌管物資出賣及賣價的運用，蔣先生指出此舉的目的在於「一則協助政府其他機

關平定物價，一則以籌備工廠事業的經費」。賑恤廳負責辦理緊急救濟，幫助難民回家，及籌劃工廠。總管全署事務的是署長，署長之下有兩位副署長協助一切。另外還有一位執行長，負責執行一切業務，並監督各廳各分署，物資如需變賣，亦須先由執行長核准。此外，行政院另派代表駐行總分配廳辦公，而行總吏另派代表駐於行政院負責聯絡，很有些像國際間五派使節辦理外交的樣子。當然還有參事，祕書，技正，科長，編審，技士，科員——還有聘用的國內外專門人員，雇員，而聯總駐華辦事處也在各部門派遣「顧問」，以便「觀察」。

此外，在受戰事損害較重的地區，行總還設立了十五個分署，（東北，台灣，冀熱平津，晉綏，魯青，河南，上海，蘇甯，浙閩，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下設賑務，儲運，衛生，總務四組，若干工作隊，由組長，副組長，隊長分別負責。當然也還有祕書，視察，技正，技士，組員和雇員。

在沒有行總分署的地區，此外，還設立「善後救濟審議委員會」，人選由行總就各該區域內政軍各界及社會負有聲望的人士中遴聘。

所以，以上海一市而論，就有「行總」總署，行總上海分署，外加聯總駐華辦事處。到了鎮江，就有行總蘇甯分署，到了南京，却還有一個行總總署的一部份。再舉一個小一點的例子：上海的總署裏有儲運廳，上海分署有儲運組，而另外上海還有一個儲運局，（因為上海是裝卸物資極多的地方）。

署長和執行長的職掌是很難劃分，尤其是這幾個月來執行長的職權似乎頗有消長。最近，好像署長已經變了國府主席執行長彷彿是行政院長的樣子，但是這個「行政院」下面各部門的首長却又是署長委派，就任早在執行長之前。於是，公文就不斷的在打着圈子，出了什麼事時，推諉起責任來却往往又非常容易。

「事在人為」

這樣一個龐大的組織，這樣一件艱巨的工作，人的問題當然是非常重要的。蔣先生在他那本「善後救濟總署——幹什麼？怎樣幹？」裏開卷第一章就是「人力可以勝自然」而最後一章也還是「事在人為」，可見他對於「人」的問題重視。「行總」的確網羅了不少優秀的人材，他們有熱情，有能力，有許多是在以前早已在各種事業上有相當成績和地位的。

但是，即使在這個嶄新的機構裏，中國官場沿襲而來的一個最討厭的現象——門戶之見，却還是沒有能够免掉，加上兩個機構裏又是「經過銓敘的人員與不經過銓敘的人員兼用」的，要能够密合無間就不容易，因之也就無法發揮最高度的效率。而且，行總的組織又是暫時性質的，有許多能够找到一個比較永久性質的職位的人，就不願爲行總工作。就是目前還在行總工作的人，也往往想盡法子要找一個比較永久的職位，「五日京兆」的心理多多少少地存在於行總的每一個職員的心裏。至於有許多天天鑽頭覓縫想加入行總的人，却誠如蔣先生所說，是想來作官的。這現象在「天高皇帝遠」的幾個分署裏更爲顯著，我們祇要翻一翻幾個省參議會開會時候質詢的紀錄，就可以發現目前遭受攻擊得最利害的，不是別的機關，而正是特地到這些省份去普養衆生的行總。行總分署長個人受到批評的也並不少，然而我們還沒有看見過總署毅然加以撤換。固然總署也許另有苦衷，但根本上沒有適當的後任一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惟其因爲好的人材不够，所以，每天祇是來應應卯，敷衍敷衍就走的人也有了，外勤職員之中招人物議的也有了。上海的儲運局更是黑幕重重，人言嘖嘖。蔣先生因爲補養人材缺乏而延擱了不少「客卿」，而想不到就是客卿之中，也發生過有使聯總不得不特地派員查賬的不快事件。

最近聯總下令停運物資來華後，蔣先生在招待記者席上，竟又會意外地被外國記者指摘報告的統計數字和聯總的數字不符，雖然到後來查出來是輕噸重噸互用的關係，然而在那種地方，我們不能不指出行總主管儲運的職員未免太疏忽。這種疏忽本來就可能引起嚴重的誤會，何況在那時聯總對我們的觀感又正是最容易被挑撥離間的時候！如果行總署長經常所收到的都是那種馬馬虎虎的情報和統計，後患還堪設想嗎？

「行總」專員很多，真正在任勞任怨埋頭苦幹的又祇有多少？蔣先生說過，「辦理善後救濟的機關本身不能作爲失業人員的救濟所」，然而外面悠悠之口，在鎮江，在廣州，都有人說過救濟總署已成爲「救濟本署」了，我不願以這種不負責任的譏評來指摘行總，但是我希望行總當局在爭取這剩餘下來短短幾個月的時候，拿出決心來，用事實來消弭這種譏評！

我們需要外籍專家來幫忙

蔣先生說，「行總的業務全部展開的時候，外籍專家在我們這裏服務者將到一千五百名」。這些外籍專家，不一定

都是在行總所屬的機關工作，有很多都是行總和行政院各部會商妥之後，由行總出面到外國請來，就在這些部門——如農林部、交通部、衛生署……等工作。但是截至本年五月底止，到華的外籍專家，尙祇四百名左右。

我國科學落後，技術人員的缺乏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而應聘來華的專家之中，的確有不少是全為熱心驅使，想到中國來好好做一番事業的，例如黃河堵口工程的塔德工程師，勞苦功高，充份表現了盟邦對我國的友情，美國的時代週報上稱譽他「功繼大禹」，實在是並沒有過份的。

不過，這些專家派遣來華的時候，手續上顯然很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據我們所知，他們來華之前，往往並不通知行總，而且和聯總接濟物資的程序，也沒有完全配合。專家們往往突然蒞止，行總安插他們職務的時候自然不免就有耽擱了。又如來了許多漁業專家的時候，往往需要他們指教用法的機器却一件也沒有來。當然有了機器沒有人指示用法的情形也不是沒有。經費固然浪費，就是這些專家們的光陰也就爲之虛擲了。

此外，行總有許多並非專家的外籍職員，如打字員、速記員、視察……等等，數目相當可觀。其中有一部份是聯總「借」給行總的，尤以軍人爲多。行總要供給他們相當好的宿舍、膳食，這筆費用如果拿來聘請中國職員，未始就不能用到相當優秀的人材。這些外籍人員多數對中國情形了解得不够深刻，成見倒往往極深，他們覺得處處不順手，中國職員倒反而把很多時間費在翻譯和解釋上面了。現在行總的文件幾乎每種都要有中英文兩份，試問這又浪費了多少時間、金錢、和人力呢？譬如說，叫一個外國視察到外面去考查分署工作情形，而這個視察也許還是第一次到中國來，試問他又能知道多少？即使真有八弊他也未必能洞澈底蘊罷？

而這些外籍人員在許多小的地方，因爲種種關係，也往往使行總的中國職員爲之側目。例如，他們在本國是坐慣汽車的，於定到了行總來，就出門非吉普車代步不可，而中國職員如果要坐汽車，却必須寫條子，經過核准，地位雖高，往往倒常不如一個小小外人打字員之縱橫如意——明明是一個屬於行政院的機關，却染上了洋行風氣！

超乎政治 一心一意

蔣先生對聯總首任署長李門先生的介紹詞裏說：「李門先生以前作過八年紐約州州長，富有行政經驗，而他的政治思想又很與羅故總統接近。他現在脫離政治，一心一意的領導聯總，爲戰後的痛苦民衆謀福利。」誠然，要使善後救濟

工作辦好，脫離政治和「一心一意」是必要的條件。但是，要「脫離政治」是很困難的事情。

行總在中國本土裏運輸物資，時常發生被軍隊阻擋攔截的情形，治理河道用的機器，也會給人家炸毀。恢復鐵路，公路等交通網本來是行總計劃中最龐大的一部份，要求聯總的接濟比要求衣食的總數還要超出很多。——但是這個恢復交通問題所包括的政治關係之複雜又是怎樣？

交通問題不能解決，那麼普遍的救濟就談不到。指定給廣西的救濟物資到了廣東，廣東的行總分署就把它們截下給廣東人了，於是廣西就祇能落空。上海的吳市長也會經說過，要是米糧真的不來，他就決定先用了行總的食糧再說，這件事雖未實行，然而筆者當日看見過吳市長講這幾句話時的神色——他是的確想這樣辦的。

大家「權宜」一下，「近水樓台先得月」起來，於是偏處在內地如湖南、河南、廣西等省的災民就永遠祇能挨着餓呆等。交通如果不能解決，他們「等」的機會就越多。

聯總駐華辦事處二百多個外國職員指摘我國辦救濟有政治歧視的傾向。但是行總和周恩來商談之順利可以證明了這種指摘顯然和事實有相當距離。可是，以後這種不愉快的事情能不能從此不再發生呢？我想，每一個關心行總和聯總的人士恐怕都不敢確切說一句，「從此沒能有事了。」

人是政治的動物，誰也免不了有點偏見。「聯總」駐華辦事處裏的職員，不同的國籍有二十二個之多，他們有些是學者、專家、軍人，還有不少以前租界時代上海工部局裏的「老上海」，「中國通」。各人背景不同，思想自然也就不同。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磨擦，既相當劇烈，「門戶之見」也着實深刻。奧姆斯丹德和賴氏之間的感情不能融洽，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種事情和拉伽第亞的暴跳如雷也恐怕不無關係，結果倒是對中國來一個傳運令，「殃及」了無辜的「池魚」。可見照目前這種情勢，「客卿」們要「脫離政治」既決無可能，「一心一德」也不像會得實現。如果周恩來要求派人參加行總各部門一事居然實現，那是「行總」裏面政治空氣之濃厚，恐怕將在全中國各機關中佔第一位了。

「行總是一只將沉的船，然而我們要幹好它」。一位行總裏的高級負責人對我這樣說。

照目前的情形說，實在使人不能不對行總感到莫大的關切了。這只「船」會不會「沉」，當然還在未定之天，然而時間太迫促了，而驚浪駭濤却實在太多！

主持的人，都是第一流的人才。蔣廷黻先生不但有遠見，而且有魄力，對聯總的交涉更是極盡了縱橫捭闔之能事。負責執行的劉鴻生先生也是在各種事業上飽經風浪的「老手」，辦起來毫不拖泥帶水。一般幹部也可說是在水準以上的，很有幾個極幹練富朝氣的人才。

計劃也相當完備，而且都相當切合實際。

行總如果失敗，這失敗的原因是值得我們深長思慮的。我們討論行總，當然不能以行總和中國的政治脫離來看，如果政治上不軌道，却偏要行總單獨成功，這就未免刻舟求劍，很少成功之望。行總工作的性質，需要和各部會緊密合作的地方最多，即以交通而論，目前物資運輸之困難，固然由於政治原因者為多，但是，有許多交通之未能暢通，却並不在於有人破壞，例如京杭國道，粵漢綫，為甚麼在勝利已達一年的今日，還沒有好好修復？財政方面，行政院也沒有給行總多少幫助，政府所撥的四千三百二十億元善後救濟基金，數目雖然着實不少，而這筆預算雖係行總所造，行政院却早把這筆錢分配給交通部、水利委員會；等等部會去了，結果是編造預算的機關，自己倒一文也沒有收到，最近雖已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借到了八百億，但這八百億祇佔了原預算中的幾成呢，說出賣物資罷，行總是和行政院談妥了出賣幾成才定聲請接濟的數量，可是出賣的時候，行政院往往又自己先借了款子，買了同樣的物資到市場上來拋售，結果不是貨物供過於求，無人過問，就是行總祇好等行政院賣完了再賣。即使如此，拋售物資對遏止通貨膨脹也已經起了極大的決定性的作用。然而行總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能發揮最高度的效率，却實在憂憂乎其難了。

再說供應物資的聯總罷，固然這四十幾個友邦背抱已溺溺人之心，來幫助我國，實在很可感謝，然而也還是有「口惠而實不至」的情形，答應給你的東西，實際上往往祇給你三成五成，有時忽然中斷二三個月再來，有時你不需要的東西倒送了來，你需要得最急的偏又沒有。中國的善後固然有很詳細完備的計劃，而他們的接濟却並不適合這個計劃。中國全不適用的大機器堆滿了上海的倉庫，結果反是聯總下了停運物資的命令，說是倉庫出清得太慢！

最近，國內烽火又起：河南分署的工作人員已有死傷，工作推進當然更難，而事實上善後救濟的需要却又更為迫切。歲月不居，再有幾個月可以拿到物資呢？羅斯福總統的這個偉大的理想，似乎是不容易實現了。

（轉載卅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申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1364B

這樣幹了兩年

二四二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叢書

這樣幹了兩年

著者 行總各工作人員

編印者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編纂委員會

發行者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

印刷者 六聯印刷公司

上海周家嘴路一〇二〇號

電話 五二一八一號

出版日期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 日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上海書店	
冊數	1
總售價	0.40